

7

碧野著



春天有没有花



★ 文 藝 新 集 ★

長篇小說

沒有花的春天

著 者 碧 野

發行人 唐 秉 彝

發行所 總店上海四馬路山
西路怡益里七號
建 國 書 店
分店重慶林森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 元

一九四六年六月滬總第一版

滬 1-1500

序 曲

在久遠的年代以前，這南邊浜臨南海，北邊傍靠九連山脈的周圍千里廣闊的地面上，曾經有過一次大災禍，使當地穴居的土人幾乎絕了跡；於是從中原遷來了不少的流民，在這荒無人烟的地方紮了根，繁殖了千百萬的後代子孫，這就是在歷史上被稱爲「客家族」的人們。由於他們的先祖用「滴滴的血汗」開闢下來的每寸土地，使他們得以一直繁榮到千百年代後的現在，因此在他們每個男女的血脈裏都遺傳有堅苦耐勞的血素，他們體魄強壯，精神飽滿，並且勇於生活上的一切鬥爭。

這裏的山巒是重重疊疊的，山上終年飛瀉着泉瀑，半山以上遍佈長年發綠的森林，森林裏有各種各樣的野獸和飛禽；半山以下却佈滿閃光的水田，每年稻子可以收成兩季。山脚就是村莊，在每處泉瀑沖瀉下來的山脚，磨房日夜不停地在唱着歌，這歌聲夜裏催人入眠，在日裏鼓舞人們奮勇工作。

這裏的男人除了長留故土耕作和打獵的以外，還有不少的被賣做「豬仔」遠漂海洋到南洋羣島去做苦工，因此這裏經常生活着一美年輕的寡婦。這裏的女人是和男人一樣幹着粗重的工作的。六七十歲的老女人還能夠工作在山林和田野之間；尤其是這些年輕寡婦，更以沉靜的工作來安慰她們的寂寞，她們差不多都是很健康的，這大自然的風物和帶鹽質的海風使她們的臉頰黑裏透紅。

這裏的孩子們也參加了工作，自小就習慣和熟悉他們的工作。在天晴或者細雨泥濘的日子，他們要是有十歲以上十四歲以下，都能夠挑着三五十斤的担子爬過陡斜的山路，由於他們自小就負重，因此等到他們長大成人的時候，差不多都是一副矮而寬的體格。再一方面，因為他們自小就是大人們中

開混日子，所以他們大多數未到成年就已經是早熟的樣子。

這裏人民的生活雖然極樸樸風情，但却非常閑塞。在山嶺之間，雖然密佈着河汊，但是四圍的崇山大嶺造成了他們獨立的生活。這裏只有一條奔騰的巨水——韓江，從福建西南部流來，南北貫穿過這周圍千里的廣闊地面，奔向南海。也只有從這條江流上傳來山外面的消息，那稀疏的帆影僅僅告出外面還有活着的人們。雖然有不少男人出山遠涉重洋到南洋羣島去謀生，但是能夠回來的，一千個人中間沒有一個，縱然一千個人中有一個回來了，但不是發了的就是害了病的，二十五年或是五十年的間隔中，偶然也會有一個不死的人滿載財物從南洋羣島回到故鄉來，建築一座式樣新奇的大房子，但是這在人們的口頭上就會當做一種神奇的故事傳播着。

在這目生自滅的生活環境中，我們可以從這裏看出一種高型的原始的大部落的情調來。這裏冬天是下雪的，海洋的風使這裏永久像一個春天。雖然是在冬天，但是大森林裏的野獸和飛禽們仍然像在春天一樣的繁殖着牠們的子孫。因此，每當冬天農閑的時候，男人們就要成羣結隊地扛着獵叉和帶着獵犬到山上去打獵，終於把他們獵獲的禽獸用槍尖或叉尖挑着，或用抬着回來，於是把獸皮硝了跟山外面的人換取食鹽，把飛禽的翎毛給女人和嬰孩們當做裝飾品。而獸肉和禽肉呢，除了分一半給家裏當食糧之外，就提到村頭的「閑館」裏薰的，燉的，炒的來下酒，在配酒中唱着一些原始性的歌曲，你拉我唱地度過深冬長的夜。但是有的時候，也會因為一個到「閑館」裏來賣弄風情的年輕姍姍互相格鬥起來，乘着酒興中甚或會把自己最要好的同伴打得頭破血流；但是等到酒醒的時候，他又會親自扶着受傷的同伴回家去調養，等到傷口復原的時候，他們又是好朋友，沒有一抹仇恨埋藏在心裏。

誰說這裏不是大地的搖籃？在這大地的搖籃裏撫育着這些剛強的「客家族」的子孫。但是在這奇異

的部族中，却一樣產生出一部份不肖的子孫，這裏仍然有地主壓迫着窮農，到處都還看得見愁苦和飢餓的臉孔，到處都還聽得見呻吟和哭泣。……

只有當那新時代帶着無極的光輝到來的時候，只有奴隸們掙斷鎖鍊爭得解放的時候，這裏才不再會有人奴役人的現象，才不再會有愁苦和飢餓的臉孔，才不再會有呻吟和哭泣。

第一章

這漢子雖說是農忙時的短工，但是他的插秧和刈稻的技術是遠勝於一般的長工的。他插秧能够使秧叢拉成一條條整齊的直線；刈稻的時候，他能够不讓穀子掉落泥田。他是一個獨身漢，身子矮小，但渾身突出栗子肉球，像一隻小種的頑強的公馬一樣。他除了做農忙時的短工之外，農閑時却能替人家當泥水匠，編織籃子和籬筐，釀酒和屠宰牲口。他沒有家，沒有一定的住處，經常在各個村子裏過着流動的生活，誰家雇用他幾天，他就誰家勾留和吃喝幾天；他經常挑着兩隻編得格外精緻的籬筐在各村奔走，他用他這兩隻精緻的籬筐當作他精於技藝的招牌，籬筐裏挑着他的一條破被子，碗筷和一些工作時的用具，如鑿子、鐮刀，方刀，托泥板，小斧子，屠刀，平牆匙之類的東西，還有一個大酒杯和一根烟桿，他是喜歡啤酒和抽抽烟的，因為他覺得自己沒家沒小，生活寂寞而孤單，要不是用烟和酒來舒舒氣和潤潤腸子的話，他該早就活活地被悶死了。尤其是酒，他差不多除了掙得一碗飯吃之外，所有賺來的工錢幾乎全都花在喝酒上。他的脾氣暴躁，因為他懂得幾手拳術，動不動就跟人家火拼一場，每次他打得都狠，要是對手不向他示弱的话，他總是要跟人拚到底的，不是自己受了重傷，就非把對手打得半死不活。因此，雖然他的工作的技藝很出色，但也有餓飯的時候，因為有些人家不敢雇用他，怕他在家裏鬧事。像這樣的日子裏，他只有住到龍王廟或土地廟裏去，東緊褲帶睡他幾天大覺；飯不吃在他倒不十分打緊，但是酒却不能不喝，因此他會跑到附近村頭上去除些酒來喝，在尋常的日子裏他只喝斤把酒，在這個時候非痛痛快快地加倍喝他個够不可。酒家是樂意贈酒給他喝的，因為他從來不賴賬，只要他有工

作，手頭弄到錢，高興的時候還可以多算錢清還酒賬。凡是做過他的買賣酒家們，都會翹起大拇指來稱讚他是一個真正的酒漢，有酒德。

縱然有些人害怕雇用他，但是也有些人家特別樂意雇用他。只要人家待他好，他一定會把他全副的本領賣給主人家的。甚至他除了幹份內的工作之外，還願意替人家挑水，推磨，餵豬餵狗，什麼零雜的小事他都爭着幹，要是不讓他幹，他還會罵你看不起他。只要他一個人高興，他一定會使主人家的全家高興的，在吃過晚飯後的黃昏，或工作完了的晚上，他只要求人家給他跟前擺上半盞酒，和一把花生，他就會拉起他的破舊的胡琴，唱起歌來，或把他在各個村子裏看來的和聽來的新聞，很巧妙地編成動聽的故事，講給主人家的老小和媳婦們開開心。

這年初夏，正是農民忙着收刈春稻的時候，他就挑着兩籬筐的行當，一路唱着歌往這裏走來了。他是被這裏的一家大戶人家雇來收刈稻子的。這大戶人家是當地有名的地主，每年收入總是在千石穀子上。但是這地主家的刻薄是和他的財產同樣有名的，對外人刻薄，對家裏人也刻薄，他家裏的人沒有一個閑人，上至老太婆，下至小孩子，一年四季工作着，從早到晚忙個不停。單說地主家裏就耕作三四百畝水田，租田給佃戶們耕種是出於不得已的事。不過地主對他却一向比較優待的，因為雇他來做短工真可以當得起兩個長工的工作；至於他因為每年農忙的時候都被這地主家雇了來，跨熟了門坎對他也是個溫暖。

這地主人家的大院子是座落在一個大山腳下的，四周高大的圍牆插滿了碎玻璃，大門口經常守着四條肥壯的公狗，而且院子裏藏有二十支槍，不但土匪不敢來向地主家搔癢，就是連乞丐也不敢接近大門來要飯，遠遠來的乞丐有不少就被地主家的狗咬傷了的。

他一早就踩着露珠到這地主人家的大門口來了，他剛剛把兩隻籬筐歇下來喘一口氣，突然那四隻因守夜而疲倦得蜷伏在門邊打瞌睡的公狗，機警地跳了起來，一齊向他身邊圍撲過來，他連忙拔出扁担揮舞着，他是懂得使槍棍的，他對準那最先撲過來的一條花狗一揮，就把花狗打出半丈遠。花狗嗚嗚地哀叫着逃進大門去了，其他三隻狗却圍着他狂叫起來。

接着其中有一隻黑狗停止了狂叫，踏着穩重的脚步慢慢地向他走了上來，用鼻尖嗅着他的脚跟，他把扁担防護着自己，心想只要黑狗的牙齒一毗開，他的扁担就要敲碎牠的腦蓋骨的。但是黑狗嗅着嗅着就突然連連地搖起尾巴來，其他的兩隻狗也走了上來，嗅着，而且一齊搖起尾巴來，就是連那隻被打痛了鼻尖的花狗也從大門後走了出來，遠遠地對他乞憐地搖着尾巴。

「瘋狗，你們還認得我『大伯』呀！哈哈。」他爽朗地笑了起來。

一個梳着一根大辮子的年輕女孩子，匆匆地從大門裏走出來，她一看見他就尖銳地叫了一聲：「阿興來啦！」立即她就轉身子害羞地飛跑進大門去了。

他發呆地站着望那跑進大門去的年輕女孩子，她時拖在屁股上的長辮子拉得長長的。他心想阿艾這妮子只半年不見面就長大了。

這個叫做阿興的年輕漢子，在這地主家裏住下來了，並且開始了他的勤奮的工作。這地主家裏一共有五個長工，現在連阿興算在一塊，又臨時雇來了三個短工。照道理說這十六隻粗糙的手滿可以在短時日之內就把三四百畝稻穀收刈了的；但是地主家却想縮短時日把稻穀收刈完，省得多發付這三個短工的食糧和工錢，因此地主本人帶頭領着全家老小和這八個長短工，一齊下田幹活。

地主是一個白手成家的老頭子，現在他已經快踏上七十歲的人了，兒孫滿大羣，但是他不願讓自己

過一天清閑日子，在尋常的日子裏，他連廳院裏被風吹折下來的樹枝子都要親手拾回灶下去當柴燒的。他連烟也不願意吸一口。雖然他有一身長衫馬褂，但這是在逢年過節的時候才穿一下的，平日裏，他總是穿着一件破衣裳，冬天來了，就加上一件硬板板的破棉背心。因此他對自己吝嗇，對家人吝嗇，對外人更吝嗇。他除了無可奈何地發給長短工的工錢之外，在這收刈期間，從來不願意煮一頓白米飯給長短工吃，每天他親自到菜園裏去揀回來一些不能長大的青南瓜，然後把南瓜挖開一個窟窿，灌進一點鹽和一些難消化的高粱粟子，吩咐他的一個兒媳婦蒸了送下田去，給長短工和家裏的人吃，大人們分一個南瓜，小孩子們就只能分得半個。這撈什子說也奇怪，吃下肚子裏去就可以擋半天飢餓的。他不但想出了這個節省米糧的鬼辦法，而且他還想出了能够擋塞長短工們說閑話的辦法——只要等到稻子收刈了，打成穀子曬滿院子門前和山坡上的時候，他才把豬圈裏的豬拉一隻出來宰了，把豬頭豬腸豬蹄子豬尾巴燉做一大鍋，把去年冬天釀造好的酒扛出一壺來，賞賜給長短工們盡量地吃喝個够；而把成方成塊的豬肉腌起來，給自己家裏的人過年的時候吃。

老地主是經常在田裏一邊幫着刈稻，一邊監視着家人和長短工們工作的。雖然他還相當健壯，但是總是上了年紀的人，每刈不到小半壠稻子，就要爬到田坎上去坐着歇歇氣。在歇氣的時候，他就從田坎高處望着遠近工作着的長短工們，他尤其注意阿興的熟練的動作。阿興離他前面不遠的田裏，把背彎成弓形，手裏的鐮刀碰在稻莖上發出爽利的沙沙聲，他的兩隻腳像蟹鉗般的很有力地往前移動着，他雙手動作像風一般的輕快，黃金的稻叢在他跟前迅速地倒了下去，在短短的小半個時辰之內，他已經跳到第三壠田上去了。在他的鐮刀揮過的田土上，就像被熨過一樣的齊整，不但沒有遺留下幾根零星的稻草，就是連穀粒也很少遺落下來。

老地主望着阿興的起着栗子肉球的脊背，在初夏的太陽下閃着光，他爲阿興的工作能力欣賞得發呆了，很久很久都忘了下田來刈稻子。他兀自在心裏讚嘆着：

「阿興這蠻牛，像一隻穿山甲哦，他連山都穿得過的嘍！」

老地主心想要是把阿興雇做長工的話，家裏的長工就可以解雇掉三個的，自己家裏的長工都是好吃懶幹的傢伙，一個個都像笨牛，一叫他們做工，真是叫做「牽牛上場屎尿多」咩！要是真的把阿興雇做長工，就省得自己整天東操心西操心的了。但是當他一起起阿興的吃量，每頓要吃兩個蒸南瓜，而且還要揀大的吃，心裏就不由得冷了半截。還有，阿興好喝酒，愛使氣，要是有一天待他稍爲不好的話，恐怕連家神牌都會被撒出來踩碎的。一想到這樣，他就覺得雇用阿興做長工，簡直是引虎入廳堂，總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黃昏的時候，人們已經歇工了，都從田裏趕回家裏吃晚飯去了。阿興獨自跑到一條小溪裏去洗了一個澡，把滿身的污泥和汗臭洗得乾乾淨淨。他感覺很疲倦，就是一隻茁壯的公牛經過這整天的勞苦也會疲倦的呵。他不想就回地主家裏去，於是揀了一片比較乾燥的稻田躺下身子。這片瀟瀟的稻田還不會收割，他的身子躺在稻稈上感到一陣輕鬆和爽快。稻子在他的四周發散着帶點甜味的清香，一支肥大的穀穗沉甸甸地垂落到他的臉孔上來，他用牙齒咬落穗上的幾粒穀子，吐掉壳子，慢慢地用牙齒磨嚼着，他覺得滿嘴的香甜。心想那老吝嗇鬼却偏偏有福，每年他家田裏的稻子都長得這麼飽實。

晚風吹來，把稻葉子和穀穗吹得輕輕地搖曳起來。阿興從稻葉子中間，凝然地望着黃昏的天空，天空上反映着一片殘霞的光輝，烏鴉陣陣地從遠處的稻田裏飛回山林裏找宿處去了。在鴉陣飛過他的頭頂發出來翅膀的唼唼聲中，他慢慢地陷入了冥想：烏鴉還有一口溫暖的窩呢，可是自己連一個破陋的家

也沒有呵！暗暗地計算起來，自己不多不少已經是二十五歲的人了，要是再這樣混下去，自己將來還不是一個孤老頭子嗎！眼下還可以憑着自己的兩手兩腳來掙碗飯吃，可是到了自己手顫腳軟的時候呢，那還不是只好拿着一個破碗沿門挨戶的去要飯嗎！眼下自己力氣大，手藝好，誰都高興雇自己做工；可是當自己拿着破碗求乞的時候，誰都會給你白眼的吧！……他在稻叢裏痛苦地翻了一個身，『唉，這日子是怎樣打發的呵！』末了他悲鬱地嘆了一口氣，他感覺到自己的生活就像遠眼前的暮色一樣地蒼茫。

好像什麼地方傳來了叫聲，阿興爬起半個身子側耳傾聽着，叫聲逐漸清晰地傳了過來：

『阿興，阿興！……』

叫聲是很清脆的，那顯然是從一個女人的嘴巴裏發出來的。阿興猜到那一定是阿艾來找他了。聽那聲音是沿着溪岸叫了過來的，他一點也不聲張，把身子順着稻叢悄悄地躍到臨河的田坎上去。

阿艾邊叫邊走近來了，已經可以聽得見她的細碎的脚步聲了。阿興像一隻貓般的緊緊地把身子縮做一團藏在稻叢裏。

阿艾很快地就走近田坎邊來了，阿興看個準一箭步竄到阿艾的跟前。

『哎喲！』阿艾嚇得險孔『瓜青』，倒退了幾步，差一點跌進溪流裏去。

『哈哈哈哈哈……』阿興開心地縱聲笑了起來。

『呵，你這絕滅仔快把我嚇斷魂呀！』阿艾用袖子擦乾額門上的冷汗。『我到處尋你，以為你鑽到孤鬼墳裏去了呢，差一點跑回家去扛把鋤頭來掘你哇！』

『你年紀輕輕的，吹法螺來咒我早死有什麼好處，我死了你不怕絕代嗎！』阿興吡着牙齒笑。

『呸！不要臉皮的！』在暮色中還可以看出阿艾的臉孔羞成一片紅。『轉家吃晚飯去吧，東家說夜

裏還要你磨二十幾把鐮刀呢！」

阿興一聽說老地主今夜還要叫他磨鐮刀，心裏就一陣子不高興。

「磨鐮刀，磨了來砍他老鬼的狗頭嗎！」

「不要爾舌頭，轉家吧。」

「我今夜偏偏不轉去！」

「趕早轉家吧，要是被那老狗熊疑心的話，我又會吃他的大竹鞭呵！」阿艾帶着微弱的哀聲說。

阿興一聽見這話，就輕輕地嘆息一聲。于是他跟着她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了。

小溪裏已經倒影出幾顆被水流沖蕩得搖曳不定的星星，前面的路已經黑下來了。在星光的微輝下，他可以看出前面的她的長辮子在左右輕輕地搖擺着。她的脚步漸漸地慢下來，他猜想到她一定怕黑的，於是遮天兩步趕了上去，跟她併排地走着。

從這裏回到地主家裏去還有長長的一段路。他倆默默地沿着亂石沖激起浪花而發出清越的水聲的小溪走，足足有十分鐘之後，才折向一條田徑裏去，還沒有收刈的稻子緊夾在田徑的兩邊，糾纏和碰着他倆的脚，發出輕輕的瑟瑟聲。現在又是阿艾走在前面，阿興進一步的緊跟在後面。在星星的微輝下，他看出她的影子已經跟他長得一樣高了，只半年不見面，她已經長成一個大人模樣了。他大概她現在踏上年十六歲了吧。記得當他十八歲那年到這地主家裏來當短工的時候，她才是剛剛被賣到這地主家裏來做丫頭的九歲黃毛孩子呢。呵，日子過得多快呀，七個長年就像小溪的水紋的急急地流去了哇！自己從年輕變得快踏上中年了；而她卻從受主人家磨折的日子裏變成一個大人了呵。聽地主家裏的一個老長工說，阿艾小的時候是跟着她的父母逃荒到這裏來的，像他們逃荒的人的日子，誰也不敢說是怎樣過下去

的，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餓死，什麼地方「半路亡」埋。因此那兩個老人爲了要叫他們的女兒活下去，就忍心把阿艾賣到這地主家裏來做丫頭了。現在阿艾的父母餓死在什麼地方，掩埋在什麼地方，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怪不得阿艾總是「愁愁溜溜」的呢。阿興想到這裏，就不由得同情地嘆息了一聲。

「你好生生的又嘆氣做什麼？」她回過臉孔來說。在星光下，他看見她的蹙然閃爍的眼睛是溫柔而又含愁的。

「沒有什麼，我想你長大得像一個大人了呢，噯，這總算不容易的一回事呵。」

他看見她的頭微微地低了下去，她的脚步也隨着沉重和遲緩下來。

他倆已經來到另一條小溪的橋頭上了。從這裏可以隔着一片疎林望見地主家的大門裏射出來的燈光了。

「阿興，你慢走一步吧。」阿艾忽然停下脚步來對他說。

「爲什麼？」他覺得有點奇怪。

「你知道家裏人多嘴雜。」

「怕什麼！」

「不，還有那老鬼多心……」

「我不怕他多心，說好我給他作個揖，說不好我點把火燒掉他的烏鬍子！」說着，他理直氣壯地拍了一下胸脯。

「阿興，你不要賭氣，該替我想一呵……」她顫聲地懇求他。

「那麼你不怕黑嗎？」他說。

正在這個時候，從遠處照來了火把光，他倆想那大概是地主家裏的人出來找他倆了。

阿艾朝着火把的方向匆匆地走了。

他站在橋頭上，茫然地望着橋下小溪的流水。在這初夏的南方的山村裏，迎面吹來的夜風有點涼，他把敞開胸脯的衫子扣好了。

那舉着火把的人走到橋頭上來了，他還不覺得，等到那人在他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他才從沉思中驚醒過來。在火把的火燄光中，他看見站在他旁邊的人原來是地主家裏的一個勃子上套着大肉瘤的長工。這長工故意把火把舉到他的臉孔上，歪着半邊嘴巴揶揄他說：

『怎麼，你想找個地方「自盡」嗎？走，我帶你到前面的深潭裏去！』

『大瘤鬼！』阿興惡狠狠地叫了起來。

『哈哈，火神爺做生日嗎？——好旺的火氣，你受了阿艾那妮子的氣了吧！』

阿興覺得一陣子惱怒，他舉手對準長工的胸脯上就是狠狠的一拳，把長工打得跟踉蹌蹌地跌倒在幾步開外的一片水田裏去。他把從長工手裏掉落到地上的火把拾起來，大踏步地一直向地主家的路上走去。

當天深夜裏，大家都睡着了，就聽見從上房裏傳出來一陣慘痛的哭喊聲，在哭喊聲中還隱隱約約地聽見竹鞭的聲打聲和憤怒的咆哮聲。一直等到那慘痛的哭喊聲漸漸地嘶啞而低微了，那聲打聲和咆哮聲才停止下來。不久，夜仍歸寂靜。

隔天清早，在大家到田裏去上工之前，一個流言在地主家裏傳佈開來了，這流言說是阿艾和阿興昨天晚上在野地裏幹下了污穢的勾當，而且有的人還說阿艾被老地主吊在上房的樑上過了一夜。

老地主爲這樁事情怒得連鬚子都在抖索着，一清早，他到屋後的「茅坑」裏去的時候，碰見了阿興，臉孔鐵青着，對阿興連一句話也不說。在他認爲阿興和阿艾幹下的這樁醜事，敗壞了他清白的家聲。他從來就很注重他大門頂上的四個泥塗的大字：「耕讀傳家」。那怕他家裏幾代以來都不曾有過一個讀書人，但是他偏偏要用「耕讀」兩字自傲。每逢過年的時候，他就要爬到大門上去，用石灰和墨把門頂上的四個字塗刷一新，使人們在遠處就可以看得清楚他家的這「耕讀傳家」四個字。可是現在却給外姓的阿興和阿艾來弄髒了他的家門，他憤恨得連老骨頭都要冒出煙火來了。要不是他還要用阿興收刈稻子和打穀子的話，他早就把阿興攆出他的大門去了；同時要是另外的一個長工或短工鬧出這醜事的話，他起碼也要用扁担打他個半死，但是對阿興却不敢動武，阿興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呀，要是打了他，說不定他就會用斧子暗算你，或者點把火把房屋燒掉的。

晌午在田裏歇工吃過地主家媳婦送來的晌午飯之後，有些長工和短工已經坐到田坎上吸煙去了。一清早到田裏工作到現在，阿興時時刻刻地留意着那個大肉瘤長工的行動。現在好容易他才看見那個大肉瘤長工跑進一片樹林裏去了。于是他把腰帶繫緊，趁大家不注意，就繞過一座石頭古墳，一直往那片樹林裏趕去了。到了樹林邊，他往樹林裏細心地張望了一陣子，他看見那大肉瘤長工正背朝着他鼓脹腰子根在拉稀。他像一隻野貓般的輕輕地走進樹林，輕輕地走到離長工後邊半丈遠的地方，立即從腰裏拔出一把豬刀來，像一隻猛獸般的撲了過去，一把抓住長工的衣領，把長工用力地拖了開來，把豬刀對準長工的咽喉，作勢就要殺。長工來不及拉起褲子，嚇得稀屎撒滿了褲襠。他看見阿興的豬刀正對準着他的咽喉，不由得掙扎，心想自己命根子難保，就嘶啞地求起饒來：

「呵呵，阿興，我什麼地方得罪你呵？饒了我吧，饒了我一命，來生給你做豬做狗呵……」

「傷你？我要把你當豬一刀宰翻！」阿興咬緊牙關恨恨地叫。

「救命呀！」長工尖聲地叫起來。

阿興用刀面狠狠地打了一下長工的大肉瘤：

「你媽，喊，再喊我一刀插進你的喉嚨！」

「呵，僞僞……」長工只想往地上跪。

「你這「臭卵蟲」胆大包天，敢在「伯公」頭上滾土！」

「呵？」

「你敢在那老狗面前說我和阿艾的壞話！」說着，阿興立即又把豬刀架在長工的頸項上。

「呵呵，不是我，不是我！……」

阿興氣得又用刀面打了一下長工的臉頰，把長工的鼻血都打流了出來：

「咬鳥的，還敢賴！」

「呵呵呵，我再不敢了，我再不敢了！……」

「你再敢放半個屁，我僞得你，就莫妄想我的豬刀僞得你！」

「是是，阿興哥就僞我這一回……」長工暗自咽了一口牙血。

「寄下你的狗頭！」阿興把長工的腦袋用力地往地上一擡，大踏步地走出樹林去了。

長工蒼白着臉孔帶着滿鼻子的血跑回田裏來。

大家一看見他這狼狽模樣就問道：

「大肉瘤，你怎麼吓？」

長工偷偷地望了一眼坐在旁邊田坎上吸煙的阿興，低聲地對大家說：

「我身子不好過，流鼻血。……」

第二章

稻子收割後已經打成黃綠的穀子。今年的春穀收成特別好，尤其是這個地主家裏，大大小小二十幾口人和七隻公牛和母牛，都累得喘不過氣，全村子裏的家家戶戶都豐收，單說這地主家裏連兩個戶們繳的租穀就多了三百石的收入，家裏的六間倉房眼看着是不夠囤積穀子的；老地主特地把他和老婆住的一間臥房搬空了，臨時叫阿興改造成倉房，而自己和老婆却住到廳上去。

老地主這一次高興得親自到豬圈裏飼外地拉出兩條肥豬來，叫阿興宰了，把兩副豬頭，豬尾巴，豬蹄子，豬腸，滲雜着兩籬筐菜，分成兩大鍋燉了；而且親自跟一個長工到酒窖裏去抬出一滿壘酒來，讓辛苦了整整半個月的家人和長短工們，痛痛快快地吃喝個夠。

當大家歡歡喜喜地圍坐在院子裏大吃大喝的時候，連平常不喝酒的老地主也灌了兩三大碗。他趁着酒興，酒沫吐滿了鬍子向大家宣佈了他要在屋後的山頂上建造一座七層寶塔，讓自己的家更興旺些，而且可以壓壓村子裏的地煞。

兩天後就由一個行地理的風水先生用羅盤在後山頂上勘定了地勢，風水先生用他的生花的口舌對老地主說明了那裏是來龍，那裏是去脈，而且低聲地告訴老地主說，只要把寶塔建築起來，他家的財丁會更加興旺，同時他老人家起碼可以活到一百歲。這番話說得老地主心裏開了花，臉孔笑得鐵成一團。于是老地主叫擇個黃道吉日趕忙在山頂上開工。老地主把建築寶塔的事說得全村子的人個個開了心。因此建築的費用，由村子裏的家家戶戶分攤，人工除了泥水匠之外，村子裏有的是年輕力壯的漢子，抬石挑

泥，全不必老地主花費心機。

于是在第六天早上，就有一大羣人在山頂上忙碌起來了。阿興是這一羣人裏面的主要脚色，他是往喜歡沉醉在艱辛的工作裏的。他把上衣脫下來，當作腰帶縛紮在腰上。他連褲襠都給汗水溼透了，帶頭領着村子裏的漢子們在拾大石砌塔基。當他們工作得最緊張的時候，阿興一定要高聲帶頭呼籲起來的，這一大羣人的呼籲聲聽起來是淒厲得可怕。照他們迷信的習慣說來，當動土木的期間內，只有用合羣的呼籲聲才可以把周圍的鬼怪嚇散開去的。這時嘯在一個過路的疲倦了的行人聽來，心裏一定會感覺到恐怖；但是在村子裏的人聽來，却滿含着勇敢和熱力，尤其在老地主聽來，却又成了快樂的歡呼了。

每當這一羣人工作得最緊張的時候，老地主就會應着這悠長的呼籲聲爬到山頂上來的。他像一個「老太公」般的扶着他的農閑的時候才拿出來使用的拐杖，照他現在的體力看來，他是不需要使用拐杖的，但是他要表現他是一個有身份的老人，常常把拐杖用力地敲着地面走路。現在他跑到山頂上來，時不時用他的拐杖東指點西指點的，好像只有他才知道怎樣才能把一座寶塔建築得更堅實更雄偉。他最忌憚出嫁後的女人們走近塔基旁邊來，他認為世上只有她們最污穢，不許她們走前來把龍氣沖散了。于是他揮着拐杖這邊趕趕年輕的媳婦們，那邊趕趕抱着嬰兒的母親們，就像趕一羣鷄鴨似的，而且他一邊揮着拐杖一邊大聲地罵着：

「媳婦們都給我滾下山去！你們都像麻狗一樣髒，還敢把狗爪子伸到龍臉上來！」

有些頑皮一點的年輕媳婦，竟笑嘻嘻地提慢脚步往開處走，肩膀上就會挨他兩下拐杖；而且要挨他狠狠地罵兩句：

「快給我轉家「咬鳥」去，要不，我要用狗血潑你們！」

而老地主的老伴當在這個時候却不知好歹，她以為她是上了年紀的老女人，而且還以為她是一個有福氣的老太婆，滿不在乎地走近塔基來。她看見她的丈夫到處去趕跑年輕媳婦們，就來代替她丈夫的職責，模倣着她丈夫的儼然的姿勢向做工的人東指指西指指的。正在她指得很得意的時候，一個冷不防她的丈夫憤憤地揮着拐杖突然向她衝過來，她丈夫的唾沫星子一直噴到她的臉孔上罵：

『母雞也來學公雞啼，你只合窩裏去孵小鷄！』

她嚇得在開處跑，猛不防却給一塊石頭絆倒了，突然一個「烘糞」從她的兩腿間摔了出來，逗得大家哄然大笑起來。

在冬天她喜歡提烘糞，在春來和秋初她還是喜歡提烘糞的，這正和她的丈夫一樣，向人家表示她是一個有身份享福的「太太」。

不到一個月工夫，這座寶塔已經從塔基從一層二層三層一直建築到第七層了，而且加了一個八角形的塔蓋，和一個石圓頂子。現在這座寶塔已經高巍地聳立在山頂上了。在三五十里內的遠近地面上，都可以遠遠地望得見這座輝煌的寶塔的。

寶塔是建築起來了，那個監理建築寶塔的風水先生已經揸着他的沉重的柁輪走掉了。村子裏的人們早上第一步跨出門來的時候，他們就不由得要抬頭起來，用他們驚異而又新奇的眼光注視一下那聳立在山頂上的巍然的寶塔。

照例新建築一座寶塔是要拜祭一番的。現在老地主心裏在盤算着一件最要緊的事——怎樣來祭塔。也正在老地主心裏默默地盤算着怎樣來祭塔的時候，在周圍三五十里地內的各個村落裏的人們，遠遠地望見這山頂上的聳立的寶塔，就像蜂子出窩般的嘩嘩地議論起來了。這遠處的議論聲是氣憤而又怨

恨的。他們認爲這高山上的寶塔會傷害他們的人了，只要認得見這座寶塔的地面上的人家，都將會受到悲慘的厄運。但是他們也只有氣憤和怨恨罷了。他們的氣憤和怨恨雖然由一個村子又一個村子地傳遍了三五十里地內的地面上，但是他們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來擺脫他們即將到來的厄運。向這建起寶塔的老地主說情拆了嗎，他們差不多都知道這個有名富足和吝嗇的老地主不是一個容易說話的人；說是動武強着去把這寶塔毀了嗎，又恐怕老地主村子裏的人多槍多，有那個村子敢先出頭頂這口熱鐵鍋呢？

說也奇怪，就在山頂的這座寶塔建築起來的第三天，附近的村子裏就發現了鷄瘟，緊接豬瘟，牛瘟一齊傳佈到三五十里地內的每個村落裏去了。在短短的七八天內，各村落的牲口幾乎傷折了一半；到了第十天早上，在幾個村子裏就聽見年輕的母親突然傷心地啼哭起來了——她們的嬰兒夭折了！這哭聲像泛濫的河水般的漫延了開去，一個可怕的「春瘟」像黑毛蟲般的無情地爬進各個村落裏去了。

在三五十里地內的地面上的氣憤和怨恨，現在變成了哭泣和嘆息。……

老地主在廳堂裏睡着睡着又爬了起來，他連燈也不捨得點，只坐在黑地裏的床沿上想心事。他的老伴當在床角裏打鼾，他心裏恨恨地暗罵道：

「娘兒們真是撒尿不上壁，一點也不中用，一天吃飽飯就睡得像條豬！那怕是天塌下來的一樁大事，她也不管！」

老地主還是在煩惱着怎樣來祭塔的那一回事。星光從院子裏映射進廳堂裏來，他在咬着鬍子根苦苦地沉思着。在他當小孩子的時候，他聽見上一輩的老人說過：從前有一個州府裏有一座寶塔，塔影上午射落到北京城裏去，下午却射落到南海裏去，原因是那座寶塔曾經用一個沒有出過嫁的貞潔的女孩子祭了塔神的，於是那個州府裏代代出狀元，出學元，州府裏的大石注定出大官，小石出小官，單說上萬

石穀子的人家就有三四十戶。

這樣一來，他竟異想天開地也想用一個沒有出過嫁的真潔女孩子來祭他的這座寶塔，而且他想應該挑選一個長得格外漂亮的女孩子，才能博得塔神的喜歡的；但是像這樣的女孩子到那裏去找呢？他想來想去阿艾倒是一個合適的人，論身材論容貌她都長得還漂亮，只可惜她跟阿興有了一手。一想到這裏他就恨入骨子。塔神是千萬騙不得的，要是用一個失了身的女孩子去祭它，它一定會降禍到他的身上來的！

「嘿，阿興那蠻牛，我雇他來做工，他却到我家來打野食！」他憤恨地在黑地裏低聲叫，「等他把豬圈牛欄修理好後，我就揮起掃帚來叫他像狗一樣的爬出我的大門去！」

他仍然在黑地裏苦惱着祭塔的事。

天亮的時候，忽然一個長工跑來告訴老地主說。昨天晚上有人跑到山頂上去，挖跑了塔上的幾十塊磚。老地主連忙拿起他的拐杖氣沖沖地趕到山頂上去看，離塔基不高的塔身上被挖了一個大洞，要是再挖一兩次的話，寶塔恐怕就會倒塌下來。他氣得在塔跟前亂跳亂吼，叫人立即把阿興叫上山來，動手把塔身的大洞填補起來，然後他警告長短工們暫時不要聲張出去。

當天晚上，老地主就親身出馬帶領了家裏的長短工們埋伏到離塔不遠的一個凹地的樹叢裏去，他們帶來的武器，有兩支長槍，四支獵叉，兩支鐵尺；而阿興却腰裏藏着一把豬刀，手裏拿着一把板斧，他的天性好鬥，他希望能夠實現一場慘烈的械鬥。

果然二更天過後不久，一個蹲在山頭上瞭望的長工急急地順着草爬了下來，低聲而又急促地告訴大家說：

「來了！」

那個胆小的頸頸上長着大肉瘡的長工連忙問道：

「他們多少人手？」

不等那瞭望的長工回答，老地主就狠狠地對大肉瘡長工的脊背上掃了一拳：

「躲起來，快！」

于是大家七手八腳地慌忙躲進了樹叢的深處。他們各各握緊了手裏的武器，打算狠狠地廝殺一場。

不到吸幾桿烟的工夫，從星光下就可以看見有一個黑影子爬上山頭來。那影子把匍匐的身子探進半截來望了望周圍的動靜，然後回轉頭去對山背後揮揮手打了一個尖長的唿哨，接着就有一羣人擁上山頭來了，看樣子他們一共有五六個人。他們一直向塔邊趨了過去，不一會兒就聽見鑿子打進磚頭裏去的叮噠叮噠的響聲。

老地主一聲呼嘯，舉起一把獵叉鎖着長短工們一齊跳出了樹叢，直往塔邊猛撲過去。

那五六個毀塔的漢子措手不及，一陣慌亂，其中就有一個被老地主的獵叉刺倒在地上。立即就在塔邊展開一場激烈的械鬥。

阿興鬥得格外勇猛，他嫌一把板斧不够使用。把腰裏的豬刀拔出來，他對準一個鬥得最頑強的漢子的頭上一斧砍過去，那漢子被砍去了半邊肩膀倒了下去，他趕上一步去，一豬刀把漢子擱了。

因為這些來毀塔的漢子除了鑿子和鐵錘之外，並沒有帶長武器，被老地主這上十個人打得連還手都困難。因此死的死，傷的傷。其中有一個漢子丟了他的鐵錘輕身跑下山去了。阿興鬥得正火熱，捨不得讓他白白逃掉，他奮力地跟蹤追奔下山去，在半山上他就把那漢子捉住了。他本來想一斧劈了他，但是

老地主那一幫人已經從後邊趕上來了，老地主命令那漢子帶他們到他村子裏去。

那漢子被老地主這大幫人迫着在星光下走了約莫有七八里地的夜路，才進了一個村子裏來。立即全村的狗在狂吠起來。老地主狠狠地打了漢子一個耳光，急促地說：

『那家有好看的細妹仔？快說，說了饒你的狗命！』

漢子沒辦法，只好指了指一家低矮的門牆。

立即老地主就領頭跑到那家門口去，阿興自抱奮勇爬過牆去把門開了，大家立即衝了進去。

只一會兒，在老老少少恐怖的號哭聲中，老地主親自拖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跑出門來。他交給兩個長工先抬着她走，自己到處找那個帶路的漢子，但是漢子在他們的匆亂中偷跑掉了。

『趕快打轉頭，慢了脫不得身子！』老地主低聲地呼喝着大家，于是他帶領着其餘的人押後跑出了村子。

當他們剛剛跑出村子不到一里地遠，就聽見後面傳來了喊殺聲，他們嚇得回頭一看，在大路上正奔來了幾十支火把，把附近的田野樹林照得通亮。

『上山！』老地主的聲音都變了。

『不要害怕，你們上山慢慢走，讓我倆個兒押後！』阿興把板斧一揮，高聲地叫。

他們急急慌慌地跑小路爬上山去了。

老地主他們一幫人跑回村子來的時候，已經是四更天了。

老地主回到家裏來，立即叫他的老伴當點着燈，而且叫站在旁邊時候他的阿艾在燈盞裏特別添上幾根燈草，把燈頭剔得很亮。然後他叫長工把搶來的女孩子帶上廳堂來。在明晃晃的燈光下，他看見女孩

子穿着一身破舊的衣裳，披散着頭髮，長長的髮絲遮住她肩膀。他看見她的臉色蒼白，兩隻眼睛恐怖地望着他。她的臉孔是喘莊的，稍濃的眉毛下有着兩隻生來就深情的烏黑的眼睛，她的模樣十足是一個亞熱帶的美麗姑娘，她的美貌出於他意料之外的滿意，他把一隻被蠶子刺傷了的手輕輕地撐着他的鬚子。現在離天亮已經不久了，他叫阿艾趕快燒盆香艾熱水，而且把貪睡的兒媳們統統叫起床來，幫忙着阿艾替這女孩子洗個乾淨澡，換一身乾淨的白竹布衣裳。

『老狗，你要佈什麼八卦陣呵？』他的老伴當疑懼地望着他說。

他不理睬他的老伴當走出廳去了。他站在廊檐下，深深地吸了幾口沁涼的夜氣——他的心確實快被歡樂的火燒焦了。昨天晚上那一股煩惱像烟般的被一陣風吹散了。

他叫他的大兒子把醃肉拿出兩三大塊來，切了煮酒。然後大鍋端來給他和他械鬥回來的長短工們吃。

『阿興，你是一個鐵胆硬漢，來，多吃一碗！』老地主破天荒第一次親自動手替阿興添了一碗煮肉酒。『大肉瘤，你也來，虧你背上挨着了人家一鎚。來，再吃半碗。』

阿興滿不在乎地把碗端了過來；而大肉瘤長工却驚喜地顫抖着雙手端過碗來，半碗煮肉酒差不多有——一大半被倒落到地上去。

全家的人都在懷疑着老地主究竟要把這搶來的女孩子怎麼處置呢？他要阿艾和兒媳們替這女孩子用香艾熱水洗澡，而且換上乾淨衣裳來幹什麼呢？全家人的心裏都懷着鬼胎。

當老地主吃過煮肉酒後，就走到院心裏去望天色。村子裏的公鷄菜多而又悠長地啼唱起來了，他現在已經快到五更天了，東邊的天際已經顯出了一絲灰白。

他立即吩咐一個長工出門到鄉村街上去鳴鑼，要他告訴全村子的人說：一到辰時就祭塔。要全村子

的男女老幼都參加祭典，而且說明凡是年輕力壯的漢子都要隨身帶武器，以壯神威。

隨後他跑進他的大兒媳的房子裏去看那個洗過澡的美貌的女孩子。他叫他的大兒媳替女孩子梳頭塗粉，而且另外叫了一個長工到村子裏去請一隊吹鼓手來，預備好花轎鳳冠。

「綳妹仔，我今天婆給你作媒成親呢。」他變得非常和霽地對女孩子說，「成了親你就可以萬古千秋地享清福，我們村子裏的世世代代子孫都會每年春秋兩次奉祭你的呢。」

女孩子聽不明白他的話，老是用兩隻恐怖的眼睛望着他。

太陽從東方升了起來，已經是辰牌時分。老地主吩咐兒媳們替女孩子穿上了紅繡花衣褲，戴上了鳳冠，然後由長工們用兩根染紅的繩子把女孩子的雙腳綑縛了，拖上花轎去。女孩子一繩子一繩子，才知道她結局的悲慘，她突然尖厲地號哭起來，但是已經不再得她掙扎了。花轎已經被四個壯漢高高地抬了起來。

立即等候在大門外的吹鼓手熱鬧地吹打起了他的樂器，導引着花轎動身往山頂上去了。

山頂上密密地擁擠着村子裏的男男女女。有些是誠心來祭塔，有些是貪圖着來看熱鬧的。漢子們有的扛着長槍，有的舉着獵叉，有的揹着雙股劍，有的拿着三節曲尺，有的握着兩端鑿鐵的打棍，每個都是雄糾糾，氣昂昂的。老頭子們有的扶着拐杖；有的衝着幾尺長的銅嘴烟桿，而銅烟斗裏的烟早就熄滅了，因為他們的貪玩的孫子已經跑開去撒野去了，沒人來替他們點烟。老太婆們有的在數着佛珠，虔誠地在口口聲聲地唸彌陀；有的特地用一塊烏綉紗怕子蒙住頭，不讓她們頭上的白髮給人看見。年輕媳婦臉孔塗了厚厚的一層脂粉，髮髻用「頭油草」汁塗得閃亮，髻上插滿了鮮花。姑娘們的辮梢纏着一大把新紅絨綫，辮頭上插着一朵鮮花，一邊鬢上也插着一朵鮮花，在她們天然紅潤的臉頰上，還添塗了一層

自己用細紅泥做成的胭脂。孩子們光着腳板露着小腿，頑皮地到處竄着，跳着，叫着，笑着。……

在喧天的鼓樂聲中，密密地擠在山頂上的人們，看見有一乘花轎從山脚下往山路拾上山來了。鬧鬧哄哄的人聲即停止下來，山頂上變得寂靜無聲，人們心裏在驚奇在納罕——爲什麼老地主家裏抬出花轎來祭塔呢？

老地主家裏的兩個女工敲的兩面大鑼在前邊鳴道，隨後就是嗚嗚啦啦，咚咚隆隆的吹鼓手。隨後才是在颯蕩中還聽得見一簌簌哭泣的囚，拾花轎，最後跟着老地主和他的打扮得桃紅柳綠的家人。

老地主今天忽然穿起一件黑緞馬褂，腳上踏着一雙烏雲靴，當他扶着拐杖隨着花轎走上山來的時候，他的神情是非常嚴肅的。

老地主家裏的長短工們高高地舉着纒又把人們趕開了二三十步，使塔前留下一片空地來。於是花轎被放在空地的一角，立即就有兩個長工在花轎旁邊疊放起一丈見方半丈高的一堆柴草來。塔前八張八仙桌湊攏起來當做祭壇，祭壇上又高高地疊起三張八仙桌，上面擺着香爐，大紅蠟燭，貢香，左右是匏瓜了毛的一隻全豬和一隻全羊，祭桌中央擺滿了鷄、鴨、魚、糖菓、水菓之類的豐盛的祭品。老地主放下拐杖拿了一方紅綢，很虔誠地掛到塔門上，那方紅綢上寫着四個大字：「神恩浩大」。然後他以一個部族長老的身份。被阿興扶上祭壇。

在祭壇上，老地主是一個主祭，他叫了十個村中老頭子的名字，要他們到祭壇上來作陪祭。當這些老頭子一個一個地被阿興扶上祭壇的時候，他們的臉孔在蒼老中是顯得過分的灰白的，她們的心不安心地跳動着，他們的腿有點顫抖，因爲他們早就被那堆高大的柴草嚇暈了，他們料想到一幕可怕的慘劇就要在他們的面前發生了。但是他們迫於老地主的威嚴，不敢不上祭壇來。

老地主站在祭壇的中央，他的模樣祭像一個老巫公。他點着九炷貢香插進盤龍的白錫香爐裏去，點着了那兩支大紅蠟燭，大紅蠟燭在陽光下冒着兩柱黑烟。

於是祭典開始了，祭壇的一角上站着一個老秀才拉長哭嗓子讀禱文。然後老人們在壇上隨着老地主向寶塔行三拜九叩頭的跪拜禮。全村子的男男女女都在驚愕的神情中嚴肅地站在寶塔的兩邊。一動也不動。只有那些捻着佛珠的老大婆們在勤快地低聲地唸着經。當跪拜禮快完結的時候，忽然一個老頭子的瓜皮帽從頭上磕掉了下來，恰巧被一陣山風吹得像一個皮球般的滾落到祭壇下來，廣大的人羣忽然忍不住地嘩然地叫笑起來。

老地主燒起金銀的紙箔來，而且斟滿了一大杯酒，遠遠地向塔身上潑了過去。然後他叫他的長工提上一隻紅色的大公雞來，親自把公雞宰了，把鷄血滴進酒壺裏去，把鷄血酒攪勻，斟滿了十一杯，叫壇上的老人一齊跟他喝盡。

阿興把掛在塔邊的一棵柏樹上的一條長長的鞭炮點着了。在鞭炮的爆响聲中，和濃黑的硝烟中，孩子們不知憂愁地成羣地擁到長長的鞭炮下面，他們叫着，笑着，竄着，跳着，搶着掉落到地面上的未燃着的鞭炮，他們既高興又害怕，其中有一個最小的孩子被其的。孩子們擁擠得東倒西歪，忽然一個「天光炮」掉到他的小腦袋上霹靂一聲爆响了，把他嚇得尖聲地啼哭起來，他的母親連忙跳上去拉他跑開，一個不當心，却給一個撞到他跨下的頑皮孩子頂得仰天跌倒下去。人們又大聲地嘩笑起來。等到她掙扎着爬起來跑開的時候，她的髮髻已經跌歪到腦袋的半邊去，髮髻上的鮮花掉落了滿地，等到她跑開來站定脚步的時候，就手指天脚畫地，大聲地咒罵起那惹孩子來。

一陣鼓樂聲突然騰起，人們才又安靜下來。這陣急驟得震聾耳聾的鼓樂聲後，就悠悠然地吹起簫笛

來了，這簫笛聲聽起來總使人感覺到一種凄慘和一種幽怨的。

在這凄慘而又幽怨的簫笛聲中，老地主命令那個大肉瘤的長工在那堆柴草上澆油。立即就有另外的兩個長工掀開花轎的轎簾，把手腳纏着的女孩子抬了出來，高高地放到柴草堆上去。

人們立即恐怖地沉默下來，大家好像都停止了呼吸。唸經數佛珠的老太婆們突然停止了她們手和嘴的動作；年輕力壯的漢子們全都皺起眉頭；媳婦們和姑娘們眼睛突然潮濕起來，鼻子像吸進去了醋一般的發酸；老頭子們和老太婆們低低地像風一般在嘆息着。孩子們是嚇呆了，只有大人們的心事都在暗暗地恐怖着：『這是那一家細妹仔啊？唉，年紀輕輕的，誰料下這一世的冤孽啊！……』

有些媳婦和姑娘偷偷地拭着壓抑不住的眼淚，連忙擠出人叢外面去了。

老地主的一個長工點燃了一支火把，因為內心的恐怖，他的脚步非常遲滯地往柴草堆旁走去。

那個被仰放在高高柴草堆上的女孩子臉孔黃白得像一張紙。眼睛深深地閉着，從鳳冠裏披散出來的幾絲黑髮在微風中無力地飄動着，她連掙扎的力量都沒有了，人們聽不見她的哭聲，也聽不見她的嘆息，她竟像一隻可憐的垂死的羔羊一般癱軟地躺在高高的柴草堆上，她被嚇得完全昏迷過去了。

那個長工好不容易才走攏柴草堆去，他的手是顫抖得那麼利害，他把手裏的火把放進柴草堆下去，但是因為手發顫，却放進了空隙，沒有把火引着。而正在他把火把放進柴草堆下的當兒，站在旁邊的一個年輕媳婦突然凄厲地尖叫一聲暈倒在地。

緊接着站在人叢外圍的一個老太婆突然叫起來：『股嚇，不好了！』

而同時站在祭壇上的一個老頭子驚叫着從祭壇上滾跌到壇下來。

老地主在高高的祭壇上忽然看見有一大羣人從山後向山頂衝上來了。

立即人們驚叫着衝撞着逃散了開去。老頭子們喘息着，老太婆們跌跌着，媳婦們和姑娘們奔跑着噙哭着，小孩子和嬰兒尖聲地驚啼着。人們正像潮水般的湧下山，向自己村子裏奔逃去。

年輕力壯的漢子們立即舉起了他們的長槍，獵叉，打棍，抽出了他們的雙股劍，揮起了他們的三節曲尺，很快地築開陣脚。等候着從山後衝上來的那一大羣人廝殺一場。

那個長工被嚇慌了，他拿着火把呆呆地站在柴草堆邊。老地主跳下祭壇，飛跑到柴草堆邊來，他打了長工一耳光，搶過火把來，點着柴草堆，柴草堆立即就飛騰起了一股火舌，一片黑烟。

那一大羣人像一陣狂風般的呼嘯着衝上山頂來了，因為來勢很猛，守在山頂上的人一時抵擋不住，顯得有點慌亂和長退。長槍在混戰之中已經失去了作用，因為一開槍就會誤傷自己的人。現在只有用獵叉、雙劍、打棍和曲尺來應戰了。

雖然那衝上山來的一羣看樣子也不過只有四五十個人，但是他們個個都是勇於拚命；這邊的人固然要多出他們八九倍，但是屢不開自己的陣勢來，人一多，反而你賴我，我仗你，誰也不願意先去拚死。因此，那四五十個外鄉漢子竟像一隻隻虎狼般的東衝東突，他們的磨得非常鋒利的獵叉片刻間已染滿了血，這邊已經有五六個人被刺死，十五六個人被刺傷了。而對方只有一個人受傷。

老地主本來是站在一邊督戰的，忽然聽的一聲一把鋒利的獵叉從他的側面飛刺過來，幸好他急忙往後一跳，躲過了那把飛刺過來的獵叉。他認出這撲殺過來的人原來是昨天晚上被迫帶路的那個漢子，他知道他是非翻翻他不可的，他慌忙往開處狂奔逃命去了，但是那漢子饒不過他，隨後緊緊地追了上來。他眼看著那漢子的獵叉離他的脊背只有半丈遠了，心想這一下命該休了。正在這緊急的當兒，忽然有兩個人從斜刺裏奔了上來，奮力地截住那漢子，他定睛一看，那奔上來打救他的人，原來是他的兩個長

工。他胆子一壯，手舉打棍捲回來許那漢子。

而同時，有一個格外年輕的漢子，從混戰中衝到柴草堆旁邊來。柴草堆的火勢越來越猛，那個女孩子在上面無力地掙扎着，在濃烟烈火中，她的衣角和髮絲在開始被火舌舐到了。那年輕漢子冒着煙火打草把地救下柴草堆，但是他的伸出的一隻手被火燄燒傷了。

在混戰之中，誰也沒有注意到柴草堆。只有看守柴草堆的大肉瘤長工，從柴草堆的另一面跳出來。跟那個年輕漢子廝殺，但是交鋒不到兩手，大肉瘤長工就被年輕漢子的一飛腿踢翻了。大肉瘤長工被踢到一塊石頭上去，腰骨被石頭狠狠地碰了一下，呻吟起來。

阿興眼尖，他忽然瞥見了大肉瘤長工被一個年輕的漢子踢翻了。他連忙捨棄了正在跟他廝殺着的一個漢子，飛步到柴草堆跟前來跟年輕漢子廝殺。這年輕漢子也不弱，阿興一時還奈何不了他，他只好使出他的平生氣力，滿頭滿背流着汗拚一場。那年輕漢子的手剛才被火燒傷了，漸漸地顯出很吃力。他明知道碰着了一個強手，就是拚了命恐怕也不容易打救下柴草堆上的女孩子，因此他只得看個空跑掉了。

阿興是越殺越狠的，他個子小，身體非常靈活，他使出渾身的本領來。因為他殺得狠，很快地就把竹子裏的漢子們鼓壯了鬥志。在一場更猛烈的械鬥中，那四五十個漢子漸漸顯得不能支持了。終于他們抬着四五個死傷的人，邊戰邊退下山去了。

已是午牌時分了，這場惡鬥才暫時結束下來。但是一查點在地上的人數，死的有十三個，傷的有二十四個。

阿興滿臉滿身都濺了血，他疲倦地坐在塔門口的一塊石頭上吸煙，把一把染滿污血的獵叉靠放在塔身上。他覺得腰骨隱隱作痛。他用他那門得發紅的狼一般的眼睛望着惡戰後的塔週，八個桌有幾張被毀

了，香爐蠟燭台和酒壺跌爛了，豬，羊，雞，鴨，魚，麩果和水菓撒滿了一地。那些殺死和殺傷的人，有的仰天躺着的，也有仆地躺着的，血流滿了一地。雙劍，打棍，獵叉和曲尺被遠遠地丟落在一邊。死的是默不作聲，而傷的却痛苦地在呻吟。

那堆柴草的高架子被燒得塌了下來，火勢慢慢地弱了。那個女孩子不再能看得見了，塌下來的柴草堆上只看得見一些餘火和一堆火炭；但是在空氣中，却還可以嗅得到人肉經火燒後的奇異的臭味。

死傷的人一個一個慢慢地被抬下山去了。村子裏又憑添了十幾個新墳，又憑添了上百個年輕的寡婦，又憑添了幾個孤兒。

阿興隨着最後的一批人走下山來。

現在，在中午的陽光下，那山頂上的那座寶塔，仍然那麼巍然地輝煌地插入高空。

而在那寶塔旁邊，却輕輕地在繼續升起一小柱殘煙，那殘煙是淺灰色的，淡淡的，沒有定向的。

第三章

阿興在猛奮地磨着他的豬刀。地主家裏的長短工們，除了那個大肉瘤的長工腰部受傷呻吟在下房裏之外，其餘的都在一齊磨着他們的獵叉。現在已經是二更天了，在靜夜中，整個村子裏的家家戶戶都隱隱約約地傳出來磨刀叉的聲音。

幾個漢子都被派到村口上放夜哨，他們是懷着同樣畏懼的心情靠攏在一棵高大的烏桕樹下的。他們聽見村子裏傳出來的磨刀叉的聲音，心裏都預感到一個更慘烈的惡鬥就要開始了。

天剛剛泛亮的時候，這幾個放夜哨的漢子都疲乏得打起倦睡來了。其中有一個被下意識的心靈跳地驚醒，他突然看見在遠處的山岡上，溪流邊，疎林裏，平原上，都有白點子在蠕動。他急忙把其餘的漢子推醒，叫大家看那遠處的白點子究竟是什麼東西。

一個漢子揉了揉眼睛說，「那是在尋早食的白鷺。」

可是那白點子隨着天色的明朗逐漸地移前來了，在這個時候，已經可以看出在那些白點子後面還蠕動着一串串更小的黑點子。

「阿姆！不對頭，我看那是好幾陣人扛着白旗來了！」先頭那個最先驚醒的漢子突然大聲地叫喊起來。

立即這幾個漢子就朝自己村子的上空放了一排槍告警。

緊接着村子裏發出來一陣連續不斷的亂鑼聲。整個村子立即沸騰起來，年輕力壯的漢子們舉着他們

的刀槍像奔馬般的衝出村子來了。老頭子，老太婆，媳婦，姑娘和孩子們躲在家裏。家家戶戶的大門緊緊地上了門，而且還用板凳，石脊臼，磚頭，磨盤和木柴之類的東西頂堵住門扇。

老地主一聽見傳來的排槍聲，鑼聲和沸騰的人聲，就急急地帶了他的長短工們跑上屋旁一個高坡上去看看情勢，他看見村前村左村右遠遠地飄來了幾支白旗，那些白旗慢慢地迫近村子來了，而遠遠的地方又繼續向這邊飄來幾支白旗。

一個認得幾個字的長工用發顫的聲音告訴老地主說，那最前邊飄來的幾支白旗上都寫得有赤字，大字上寫的是各村的村名：「灑坑」，「七河」，「陳屋樓」，「石村」……

老地主眼看着附近村子都派出人馬聯合着來攻打他的村子了，他預感到今天的惡鬥將對自己一家人不利，他的臉孔突然變得異常蒼白。

看情形，今天出動人馬來攻打各村子的人數，約莫總要超過八百。而自己村子裏的漢子們湊合起來，却不到四百，現在要想用一個人去對付兩個人，事情恐怕不大妙。

不到吸幾筒烟的工夫，村外的喊殺聲突然爆發了。

老地主除了留下兩個長工幫同他的兒子們守住大宅院之外，他帶了其餘的長短工們奔上山頂去了，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拚全力保護住那座寶塔。

在山頂上，他俯視着村子外圍混戰的情形，他看見白旗子慢慢地迫進了村子，眼看着自己的人馬漸漸支持不住了，傷的傷，死的死，而且被衝擊得非常散亂。

阿興看不過村子裏漢子們的慘敗，他像一隻好鬥的野獸般的，吼叫一聲衝下山去了，老地主和其餘的長短工們叫不住他，也阻擋不住他。

阿興揮舞着一根打棍，像滾地狗熊般的滾到戰陣裏去，但是他抵擋不住人潮的倒退，隨着村子裏的漢子們捲了回來，在倒退的人潮裏，他連腳跟都站不穩，一退就退了一條街。

現在他們已經敗退到這條街和另外一條街交口的地方，這裏是一個小小的石坪。於是村子裏的漢子們好容易才紮穩了腳，準備重新一場廝殺。

只看見那幾支白旗子一揮，一大羣人就嘶聲喊殺衝了上來。

阿興縱身一跳，他掄起打棍最先衝上去。

這邊的人一時氣壯起來，幾步衝出，掩殺一陣。

在惡鬥中，只聽見獵叉和刀劍刺入和砍入肉裏去的響聲，仆地聲，怒吼聲，呻吟聲。有多少人倒下，又掙扎着爬起來，最後又倒了下去。

在這混戰中，突然有兩個格外勇猛的漢子殺了過來，一直衝殺到阿興的身邊。他看見這衝殺過來的兩個漢子中間，就有一個是昨天在山頂上跑到柴草堆打救那女孩子的年輕漢子。阿興心裏明白這幾個強手是專來對付他的。那年輕漢子使着一把雪亮的大刀，對準阿興的天靈蓋砍來，阿興急忙雙手握住打棍的兩端往上一頂，誰知大刀砍勢很猛，只聽見一聲脆響，打棍被砍成兩半截。正當他鬥得脫不得身的時候，突然從背後的一條街上衝來了一彪人馬，一看見那前邊高高舉着的白旗子，就知道是另一批敵手趕上來了。這邊的人馬在慌亂中斜刺裏往一條小巷裏奔潰去了。阿興看看勢頭不好，心裏也着實發慌，立即跟着村子裏的漢子往退路上跑掉了。

不到已牌時分，村子裏所有的漢子都完全退出村子，退到山頂上來。村子整個被佔領了。

老地主的臉孔上塗上了紙灰，非常難看。他是一直鎮守在山頂上的。現在他看見他家的兩個長工和

他的兒子們護送着他的老伴當，兒子婦跑上山來了，其中唯獨看不見阿艾跟來。他心想阿艾跟沒跟來倒不打緊，可是他的家呵，他的那麼大的一座宅院裏的穀子，傢俱，牛和豬，他的大半生的血汗經營，現在眼是難得保住了的。

『阿艾呢？』阿興一把捉住了地主的老婆睜圓眼睛問。

『呵，阿艾嗎？』地主的老婆給阿興的兇惡模樣嚇住了。阿艾是她不准她跑的，她叫她死也要看守住她的家。但是她終於撒了一個謊，『她不肯跟我們跑呀！』

『唉，那個能去守家呵？』老地主望着阿興長嘆起來，『那個能去，我日後賠一套大嫁妝把阿艾嫁給他，多人能去，我一定每人分給十担穀子！』

老地主這嘆聲只能打動阿興一個人，不管老地主賠嫁妝也好，不賠嫁妝也好，他一定要去把阿艾救上山來的。他立即丟了他的兩半截打棍，搶過旁邊一個長工手裏的獵叉來，奔下山去了。

但是不到一頓飯工夫，阿興的一隻胳膊流着血跑回來了，他拚死力也別想能打通到地主家的路。

突然山脚下的村子裏有幾處起火了，火勢很快地蔓延開來，巨大的火舌在濃烟中向空中飛捲着，而且向四週的房屋舐食。在短時間之內，整個村子成了一片火海。烈火的燃燒聲呼呼地響，一家一家的房屋被燒着了，樑柱嘩剝響，連磨盤也砰然炸裂，終于屋頂垮啦地倒塌下去，只剩下扇扇的牆壁。村子裏的四季常綠的樹木枝葉全被燒光，樹幹却仍然在燃燒着。

村子裏的號哭聲傳上山頂來，但是退守到山頂來的漢子全都嚇呆了，明知道那些號哭聲之中，有着他們的父母，妻子和女兒的呼救聲，他們只有空焦急，連一個辦法也想不出來，只有眼睜睜地望着山脚下村子裏的大火，和忍心聽着那片淒厲的號哭。

只見村子裏的老頭子，老太婆，年輕媳婦和孩子們逃出家門，衝過刀槍和烈火，帶着震天的哭聲散亂地逃到山頂上來了，他們有的在半道上倒入烈火中，有的燒掉了頭髮和衣裳，有的燒傷了頭，手或腳。一個嬰兒在它的母親的懷抱裏被燒死了；一個老頭子被燒焦了半邊臉孔，被他年輕的媳婦攆上山來；一個老太婆的稀疏的白髮燒掉了；一個孩子的腳底板被烙焦了，在昏迷中被他的母親抱上山來。……

在沖天的烈火和濃烟中，從這山頂上仍然可以看得見騷亂的村子裏的人們的動作，而那些打進村子來的漢子們的後邊，擁集來許許多多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們，他們把村子裏的牛馬牽跑了，把豬捨跑了，把新入倉的穀子挑跑了，甚至把桌、椅、犁耙、鋤頭、鐮刀和零星的鵝鴨都搬運跑了。

老地主正慶幸着村子裏的大火沒有蔓延到他的大宅院，他跑到寶塔前，很虔誠地跪倒身子，抖動着鬚子喃喃地祈禱着：

「塔神威靈顯佑，只要弟子家裏一瓦一木保全，一豬一狗平安，弟子許願連唱三天三夜大戲，酬謝神恩……」

正在他虔誠地祈禱着的時候，忽然他的老伴當失聲地驚叫起來：

「呵，那些豬狗禽獸，天誅地滅的呀！」

他被這叫聲驚動得連忙站起身來，一片新起的火光映現在他的眼前，他的大宅院被燒着了，火勢正從草蓋的牛馬棚裏沖起，那顯然是剛剛被人點着了。

老地主看見他的老伴當昏厥過去了。嘴角吐着白沫，他的兒子和兒媳婦們正圍着她號哭。他望着那片逐漸擴大的火光，巍顛顛地站在山頂上呆住了，他眼看着自己勞碌大半輩子才富強起來的一個家，在片刻之間就要完全化成灰燼，他的心頭很快地閃過他的每一件家產：呵，成倉成倉的穀子，牛，馬，

豬，狗，鷄，鴨，水車，犁耙，朱漆桌椅，被子，衣裳和金銀……現在一切都快化成炭了，什麼都沒有了！

阿興看見地主家的火勢燃燒得越來越利害了，他唯一記掛在心裏的就是阿艾了。現在阿艾恐怕還躲在地主的宅院裏吧，外面有那麼多打進村裏來的漢子，她一定不敢跑出宅院的，那麼她就憑白守在家裏被燒死麼！在那猛烈的火燄中，在那迷漫的濃烟中，隨着一陣風火交響的雜亂的響聲，阿興好像隱隱約約地聽見一陣淒厲的號哭。他想那也許是阿艾在濃火之中被那些漢子們殺了吧！他的心一陣驚悸，立即又湧上一陣憤怒，他狂呼一聲，像一塊頑石般的向山腳滾下去了。

「衝下山去，快跟着衝！」老地主高高地揮舞着他的那根拐杖，大聲地呼叫着山頂上的漢子們跟着阿興衝下山去。他想趁這個機會叫大家打救他的全部家產。

阿興的這一聲狂呼和老地主的這一大叫，真像兩聲雷鳴般的把大家從昏呆中震醒過來。大家在家破人亡的慘痛中，憤極的一聲怒吼，就像暴發的山洪般的帶着悲壯而慘厲的呼號往山腳奔瀉下去了。……而在前一刻的時間之內，阿艾被打進村子裏來的漢子一推一擁地迫到村子中央的一片方場上來了。她的衣裳被剝掉了，渾身赤條條地被背縛在一根木樁上。方場四週的房屋繼續遮沒在烈火和濃烟中，她覺得皮膚有點炙熱，她的辮子散開了，長長的頭髮在風火中不停地飄散着。

在方場上，漢子們在忙錄着，他們一個個都被惡鬥弄成非常猙獰的樣子，他們的眼睛是紅得可怕。他們有的把汗衫脫下來纏在頭上，有的把褲子脫下來纏住腰，有的却穿着搶來的花花綠綠的女人的衣裳，甚至有的還把搶來一串金鑰子銀鑰子戴在手上。

方場上擡着幾口大鍋，大鍋裏煮着一些紅薯，豆子，粟子等混合的雜糧。鍋底下的現成挖掘的土灶

裏，塞滿了窗木斷條，塞得火氣不通，黑煙瀰漫。漢子們有的用獵叉，有的用長刀，有的用長矛把活活的鷄鴨和乳豬戳在叉尖上，刀尖或矛尖在火上烤着，烤熱了就整鷄整鴨整豬地吃嚼起來。

不知道他們從那一戶人家裏拾來幾罐酒，於是他們就爭先地圍攏了過去，爭先地張大嘴巴咬住罐口的邊緣，大口大口地喝起酒來，好像他們是在喝涼水解渴似的。

阿艾恐怖地望着周圍的情景，方場四周燒塌房屋的震響和漢子們的野獸似的狂笑，不時地驚嚇了她。現在在她被背縛着的木樁旁邊新燒起一鍋淨水來了，鍋裏的水慢慢地冒出熱氣，慢慢地升起水珠，繼而沸騰起來了。幾個喝醉了酒的漢子同時向她迫攏了過來，其中有一個漢子提起一滿桶涼水，把她從頭到腳澆了下來，胡亂地替她洗淨身子。

起初她是嚇昏過去的，但是那一滿桶涼水把她澆醒了，她開始掙扎着啼哭起來。

這是一件多麼羞辱的事情呵，那漢子強有力地雙手磨擦着她的胸脯，肚子，屁股和大腿，她哭着掙扎着，她心裏藏着這樣一個意念：像眼下活着被人羞辱，就不如早點死了吧！

木樁旁邊的大鐵鍋裏的水嘩嘩地滾得更加利害了，水珠子濺出鍋，飛落到地上。阿艾被洗淨了身子，立即就有另外的一個年輕漢子握着一把雪亮的刀向她走了過來。這年輕漢子就是阿興的死對頭，他昨天打救那被燒死在塔邊的女孩子的時候，被阿興打敗過，但是今天早上他却打敗了阿興，他一手點火燒着老地主的大宅院，一手糾住阿艾的辮子，把阿艾從老地主家裏拖了出來。他心裏燃燒着仇恨的火，他緊握着刀，咬着牙齒，橫着臉孔向阿艾迫了過來。

『噫，這個細妹仔多漂亮呀！』站在旁邊的一個漢子在嘆息着。

『要是我就巴不得把她搶轉去成親哦！』另外一個漢子把手裏的吃剩下來的半隻鷄遠遠地擲掉了。

這年輕漢子很不高地橫了他們一眼，立即他用牙齒咬住刀，先用兩手摸了一遍阿艾的身子，看看她身上什麼地方的肉肥嫩些。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發出來一個蒼老的叫聲：

「阿姆！這個不是阿艾嗎！」

阿艾抬起頭一看，原來是一個挑着兩半籬穀子的窮老頭停下了担子走前來。這窮老頭在幾年前曾經被老地主雇來看管牛馬的，那個時候阿艾剛剛被賣到老地主家裏做丫頭，地主家裏上上下下的人都欺侮她，常常吃不飽飯，只有這個窮老頭常常分出半個粟子粃或半個摻糠的碎米飯團來給她充飢。現在已經幾年不見面了，阿艾已經從枯瘦的黃毛丫頭長成很出脫的一個姑娘了，這窮老頭人老眼力倒不差，一下子就認出她是阿艾來。

窮老頭走到阿艾的跟前，大聲地說：

「你前世作下什麼孽呀，怎麼給人家羞辱到這個樣子呵！」

年輕漢子把咬着的刀拿了下來，氣咻咻地說：

「我殺個把那老狗種家裏的人，干你什麼鳥事？要不是看你年紀滿大把，我一刀把你擱個「四脚朝天！」

「她是那老「絕代」家裏的「使婢」呀，東家作惡干她脚下人什麼事？」窮老頭氣壯地叫起來。

一聽說阿艾是地主家裏的一個丫頭，年輕漢子立即把刀一丟，嘆了一口氣說：

「我還當她是那老狗種的兒媳婦哩，唉，差一點枉殺好人。」

于是年輕漢子吩咐他：伙伴弄來了一身衣裳，讓阿艾穿上。

突然村背後的那座山頂上飛騰起一陣呼嘯聲，隨即就可以看見黑鴉鴉的人羣從那山頂上散亂地殺下山來。眼看着又要發生一場惡鬥了，漢子們立即聚合起來，隨着一支支白旗，往山腳下狂奔去。而繼續在攔截着穀子，牲口和傢俱的老頭，老太婆，媳婦和孩子們都嚇得慌忙逃出村子去了，遠遠地聚集在村子外邊的一片山岡上，看着這場惡鬥的結果，要是他們的人打敗的話，他們就可以拔腿先跑，要是打勝了，他們就要重新跑回村子來搶些東西。

很快地就在山脚展開這一場最猛烈的惡鬥。阿與領頭第一個衝下山來，因為衝勢很猛，一下子就聚在山脚下候戰的漢子們衝破了陣腳，但是對方人多，立即就又把他們團團地圍在核心裏了。

阿與眼看着自己和幾百個村子裏的漢子們被圍困住了，就鬥得格外的兇狠。他胸脯的毛叢裏冒出大粒大粒的汗珠，眼睛睜得滾圓，但是是一個不提防，却被突然從後面飛來的一把刀斬傷了左肩膀。他覺得一陣劇痛，差一點倒了下去。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繼續支持下去了，立即竭盡平生的氣力很艱難地打開一條路，一直往山上奔逃。在半山上，他才敢跳上一片岩頭，回過頭來望望山脚，他看見村子裏的漢子們都朝着他打開的那條路上衝出來了，隨後往山上奔來。

這一次，各村的漢子雖然把阿與他們一大夥人打上山，但是折傷了不少人手，其中有一個陳屋樓的首領竟戰死了。因此在羣情的憤激下，那一支支白旗在風中揮舞着衝上山來了。在白旗揮舞的地方，喊殺聲震撼了全山，在那人潮湧過的山路上，矮樹叢和野草都被踏平了。看樣子，他們是非把阿與這一大夥人統統殺滅不可的。

阿與這一大夥人再也不敢戀戰，他們保護着村子裏逃難來的老老小小，往幾里地外的另一座山頭趕

走了。

老地主帶着他的家小，隨着雜亂的人羣逃走，村子裏的火勢漸漸地弱了下來，只有他的大宅院的火還很猛烈地燃燒着。他一聲聲地嘆息着，但是他的嘆息聲再也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了，他顛踉着往前奔逃，這時就是連他的長短工們也沒有一個走前來攙他一把的了。

當老地主帶着他的家小，好容易跟着村子裏的人逃上這另一個山頭，坐在一塊石頭上歇口氣的時候，忽然他遠遠地望見那對面山頂上的那座輝煌的寶塔慢慢地傾斜了，一瞬間就轟然一聲地高高地倒了下去，立印那山頂就被飛起的一片塵烟遮蔽了。

老地主突然從石頭上跳了起來，向着那對面的山頭悲痛地呼喊一聲：

「倒了！」

他立即就昏厥到地上。

他的家人啼啼哭哭地好不容易才把他救活。他坐在野草堆裏失聲地痛哭起來，眼淚和鼻涕塗滿了鬍子。他的哭聲引不起人家的同情，只引起人家的驚異，因為平日裏人家只看見他常常發怒，却從來不會看見他哭過。他一邊哭着，一邊像「巫公」般的狠狠地咒罵些什麼。一直等到他喉嚨啞了，眼淚瀾塌了，才慢慢地安靜下來。

現在他在沉痛中沉思起來：「唉，什麼都完了！自己勞碌大半世，雙手起的家燒得精光了，眼下連那座塔也倒下去了！呵呵，要是塔神有靈，該把那些惡鬼一個個誅絕！呵呵，以後一家餓飯的日子怎樣打發呢？……」他把眉頭皺得更緊促，「還有那幾百畝田地，只要保得住人了，那幾百畝田地還可以生出黃金，可是要怎樣才能逃過這個劫數呢？……」

突然一陣喊殺聲把他從沉思中驚醒，他抬頭往下一看，那一支支白旗向這邊山脚飛奔來了。

老地主顫巍巍地站到石頭上去，他大聲地對着慌亂的衆人叫道：

『大家想再這般打下去，還是同他們講和了事？』

每個人的臉孔都愕然地望着他。

『我們看在自家家小上，看在自家的田地和家屋上，我看還是早一刻講和早一刻安生啐。』他環視着周圍的人的臉孔，他從每一張臉孔上看出自己說話的力量。

『老天公，快講和啐！』有幾個逃難的老頭子一齊哀叫起來。

『好，我們同他們和了吧。』他的眼睛搜索到了阿興，他舉手直指着阿興叫，『把他縛起來，不要讓他跑了！』

阿興連掙扎也來不及，就被一大羣人擁上來，用繩子把他縛住了。

那一支支白旗已經飛到半山上來了，喊殺聲震動天地。

老地主站在石頭上，高高地揮着隻胳膊，極力提高喉嚨對半山上叫喊：

『鄉親們，我們求和囉，我們求和囉，求和囉！』

他看見那一支支白旗停止了飛動，那千百成羣的漢子們黑鴉鴉地聚集在那一支支白旗底下去了。

『鄉親們！』他繼續大聲地叫喊着，『我們的過失我們自己担當，後話等一下再提，眼下我們先把罪首交給鄉親們發落好嗎？』

『屁話，你這老狗種就是罪首！』半山上的人騷動了，他聽見半山上傳來這樣的叫罵。

『不是我，不是我！』他的臉孔嚇青了半邊，『我這老狗種還不算罪首，罪首是我家的一个短工，

他親手搶了石坑村的一個細妹子，他又親手殺了陳屋樓的一個頭目！」

半山上的漢子們在呼嘯：

「交出他來！」

「快交出來！」

老地主把手往後一揮，立即就由他家的幾個長工把阿興押了出來。

「把他押下去給他們！」他惡狠狠地叫。

阿興像一隻狼般的往老地主跟前衝：

「老狗，天眼睺，我同你無冤無仇，爲什麼害我一條命！」

「哼！」老地主的鼻孔毛都哼了出來幾根。

不由得阿興掙扎，立即他就被長工們推下山頭，押送走了。

阿興的雙手被牢牢實實地背剪地縛着，他被推着顛蹶往山下走。慢慢地他越來越走近那一支支白旗

跟前了，他並不恐怖，心裏只藏着一個恨，眼看着他自已就要被戮成肉泥了，他不由得長嘆一聲。

「阿興，你把豬刀呢？」大肉瘤長工在後邊緊緊地拉着繩子，陰厲地低聲地問。

「腰裏。」阿興毫不猶疑地回答。他心想自己從前曾用豬刀嚇殺過大肉瘤，也好，眼下讓他報前仇

吧，要是死在大肉瘤的手裏倒也痛快些。

大肉瘤長工立即從阿興的腰裏抽出那把豬刀來。正在這個時候，忽然從前面白旗底下跳出來一個拿刀的人，阿興連忙定睛一看，原來跳出來的人就是他的死對頭，那個強壯的年輕漢子。

阿興回過頭來對大肉瘤長工說：

「快動手擱了我……」他下邊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就覺得胳膊一鬆，他手上的繩子被割斷了，「快跑！」大肉瘤長工對着他的耳朵急促地低聲說。

阿興一得了救，身子一掙，繩子完全脫落了。他立即撒開兩腿，像一陣風般的往山坳裏狂奔去了。突然人們滿山遍野的呼喊起來，這呼喊聲像大伏天的狂風暴雨一樣的掀騰，山峯山谷都震撼了。

就在這突然飛起的呼喊聲中，那個年輕漢子握緊手裏的刀，瘋狂地往山坳裏跑去追捕阿興了。

阿興雖然傷了左肩膀，但是奔跑起來還是很快的，年輕漢子用盡了氣力，一時却追不上他。山路是這樣的崎嶇，阿興和年輕漢子好幾次跌著跌，但是每次他們都一骨碌爬了起來，絲毫不停留地奔逃著，追著。

漸漸地後邊的人聲遠了，消失了。現在只有寂靜的山野迎接著前後跑著的他們。阿興偶然回過頭來一看，追捕他的人只有那個年輕漢子，他壯了壯胆停了下來，眼看著年輕漢子追前來了，他立即彎腰拾起一塊石頭對準年輕漢子遠遠地投擲過去，但是年輕漢子身子一閃，躲過了，箭般的奔跳過來。阿興看見年輕漢子手裏的那把閃亮的刀，心裏一慌，拔腿就跑。

那年輕漢子變得很快，一步也不放鬆緊追著。不久阿興就被趕到山谷裏來了。在谷底下流着一條山澗，澗水嘩嘩地湍流著。阿興覺得左肩膀一陣劇痛，他的左肩膀上的刀劃破裂了，鮮血一滴一滴地灑落在澗谷的石板上，他的脚步不由得慢了下來；而後邊的年輕漢子眼看著就只差十來步追上來了。于是他忍不住劇痛，奮力地往前一衝，突然他的脚被一條樹根一絆，懸空地跌落到谷底的澗流裏去了。

等到年輕漢子趕上來一看，阿興已經直挺挺地擱在澗流中，一動也不動。因為這裏處處是嶙峋的亂石，從上面很難能够爬下山澗去，年輕漢子喘着氣細細地打量了好一陣子，心想阿興一定跌死了。他恨

恨地往山澗裏吐了一口唾沫，掉轉身子慢慢地往追來的路上走回去。……

黑夜已經降臨了，四處靜寂得像古潭，只有遠處的山頭上傳來一聲聲狼嗥和貓頭鷹的叫聲。到這個時候，阿興才敢把眼睛慢慢地睜開來。他的身子一直被澗水沖激着，他感覺得一點寒冷。他的右腿已經跌傷了，一陣陣的難熬的腫痛使他咬緊牙關。他看見那彎彎的上弦月掛在西邊的天際上，清淡的月光把遠近的樹林照得像輕烟一般。迷茫。

四週沒有一個人的脚步声，他知道用不着再裝死了。于是他慢慢地爬出了澗流，試着往谷頂上爬，但是他的左肩膀和右腿痛得利害，他只好坐在澗流邊的一片鵝卵石上悽涼地嘆息起來。

月光照着他濕漉漉的身子，照着面前的澗流閃射出清冽的光。四周是這樣的靜寂，樹梢上的鳥兒睡着了，山澗裏的魚蝦也藏進石洞裏去休息了，山野裏的一切都安靜地沉入夢中，只有他，只有他一個人得不到安息的地方，夜露越來越濃，他的濕漉漉的身子覺得有點森冷，他的左肩膀上的創口和右腿上的跌傷在陣陣作痛，他看不見一粒燈火，聽不見一個人聲，他平生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身世的淒涼。

彎彎的上弦月漸漸西沉，澗水嘩嘩地流着，這淒清的月光照着他的蒼白的臉孔。

他想起自己是一個單身漢子，一歲死了阿爸，七歲死了阿媽，自己沒有一個家，沒有一個親人，他被人叫做浪蕩漢地活了二十五個年頭，他給人家做工掙得一碗飯吃，二十五年在貧窮和孤獨中度過，而現在他受了傷，像一隻野狗般的被人擯棄在這荒山裏。

他痛恨地想起那陰毒的老地主來，他羞一點被那老狗謀害掉性命，要不是那大肉瘤長工救了他，他早就被人斃成肉泥了！他恨那老狗壞良心，他替他家做工，替他家拚命，到頭來還要害死他！這口冤氣，怎樣才能報雪！

接着他又想起現在阿艾到底活著呢還是死掉了？她給那老狗做丫頭，吃不飽，穿不暖，終年吃盡苦頭，結果還被人追着守在家裏受難。呵，那大火，那濃烟，恐怕她已經連骨頭都被燒成灰了！爲什麼自己不先把她帶走呢？爲什麼自己還貪吃幾頓好酒飯，貪戀械鬥呢？他糊塗了這麼多年，結果是糊塗成這個悲慘的下場！有錢人家到底是有錢人家，窮人到底是窮人，有錢人家只會支使窮人替他幹活拼死，你苦苦幹活，收成還是有錢人家的，你却分不到半粒米糧；你拚命拼死了，有錢人家也不會施捨一副薄棺材給你，只有讓你被野狗去分屍！

于是他用拳頭重重地槌了一下腦袋：

「唉唉，清醒清醒吧，阿興！這筆糊塗賬你今生今世要把它好好算清！」

突然谷頂上有火把的亮光，那火把的亮光慢慢地迫攏谷崖上來了，把澗流照映得一片微紅。而且已經可以清晰地聽見人的脚步聲了。阿興心想那恐怕是那個年輕漢子帶着他的伙伴來查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他連忙爬回原來的澗流中躺下，把眼睛緊緊地閉起來。

忽然他聽見谷崖頂上傳下來說話的聲音：

「唉，尋錯地方了吧？」

「不，我眼看着他從山坳那邊跑來的，從那邊到這裏來沒有第二條路呀。」

「呵，你把火把擎高些，你看，那澗水裏是不是一個人？」

「哎喲。真是一個人！」

「你看看活的還是死的？」

「唔，讓我下去看看。」

立即就聽見有一個人很艱難地從崖上爬了下來，火把光慢慢地照攏前來了，

「阿姆！就是阿興呀！」

阿興突然把眼睛睜開，從火把光中，他很清楚地看見爬下谷底來的就是大肉瘤，而那站在崖上的人好像是阿艾。

「阿艾……」他欣喜而又淒涼地呻吟起來。

「快下來，他還活着呢！大肉瘤叫着連忙爬下潮流裏來，從水裏一把把阿興抱了起來：

「阿興！」

阿艾很快地從崖上爬下來了，當她快爬下谷底來的時候，突然摔了一跤，但是她連一聲呻吟也不發，就撲到阿興的身邊來了：

「阿興！……」

立即她的眼淚成串地滴落下來。

阿興伸出一隻手來，輕輕地撫摸着阿艾的散亂的頭髮：

「呵，你沒有燒死麼？」

阿艾被這句話逗得突然啼哭起來。

「哭什麼呵，我們先把他救上去要緊。」大肉瘤也不由得用破袖子拭了一下眼睛。

大肉瘤脫下身上的破衫子，替阿興穿上了，然後他和阿艾很艱難地把阿興攙扶着爬上了谷頂。

大肉瘤重新點燃一支火把，他細細地察看過阿興左肩膀上的刀創和右腿上的跌傷，然後擎着火把到附近的樹林裏去找草藥去了。

阿興坐在一片草地上，阿艾靜靜地望着他。淡淡的月光照着他倆，四周是一片靜寂，只有大肉瘤的火把偶然從樹隙間射出來的時候，才聽得見那隱忽的幾下脚步聲。

阿興悲鬱而又舒爽地嘆了口氣。

而這一聲嘆息又勾起了阿艾的悲哀，她靜靜地哭泣起來。

阿興撫摸着她說：

『還哭什麼呵，天公有靈，可憐我倆都還活着。……』

阿艾突然停止了哭泣，對他低聲地說：

『走吧！』

他望了望逐漸西沉的月亮嘆了口氣說：

『好，走吧。……』

大肉瘤把草藥找回來了，他把草藥放進嘴巴裏嚼爛，然後替阿興的刀創和跌傷敷貼上。阿艾把衫褲撕成布條，替阿興縛好了肩膀和大腿。

『等不得好久天就要亮了，你們走吧。』大肉瘤靜靜地說。

『你呢？』阿興痛苦地問。

『你們儘管走你們的，我也要漂流到外邊做工去了。』大肉瘤說着由不得低下頭去。

『呵，你一手救下我的命，我怎樣才能報答你的大恩呢！』阿興哭着喉嚨說。

『你忘了你也救了我的命嗎？』大肉瘤說後往原路上走去了。

火把點完了，阿艾扶起阿興，也乘着殘月的光照往山谷那邊的路上慢慢地走了。

『喂，阿興，在我口袋裏還有些葉子烟呢。』阿興看不見人，只聽見大肉瘤從遠遠的地方傳來話聲。

第四章

這裏是廣東東北部和福建西南部交界的地方，一個貧瘠的市鎮像一個負重的窮老頭子般的匍匐在萬山叢中，名義上雖然說是一個市鎮，而居民却不到一百家。人們把這個地方叫做峯市，除了重重疊疊的崇山大嶺之外，很少有平坦的水田。南海和東海的海風吹不進這小小的市鎮來，這裏沒有南方特有的明朗的天空，終日被濃白而含有毒質的霧籠罩着，一月之中也不容易看見十次八次太陽的露面。這裏的男人和女人都害着貧血症，每個人的臉孔都是灰白得像一張紙。他們整月整年甚至一輩子都生活在疾病和貧窮中。沒有陽光，羣山是寂寞地被籠罩在濃霧中的，山上生長着一些杉樹林。如果說這裏的大自然還有一點生氣的話，那就是屬於南流入廣東境內去的韓江的源流的一條小河了。這裏的居民的主要作業，就是砍伐杉木和燒碗窖，他們把砍伐的杉木從山頂上拋滾到河裏編成杉筏，他們把燒成的碗裝放在杉筏上，一同浮到廣東去換取米糧油鹽和日用品。他們就這樣一代又一代地艱苦地生活下去。

阿興帶着阿艾沿着韓江一路要飯，好容易才漂流到這峯市來的。

他倆一踏上這峯市的地面，立即就受到人家的注意。在這個荒瘠的山鎮裏，是很少有外鄉人漂流到這裏來的；尤其是阿興的強壯的身子，和阿艾的泛桃紅的臉孔，更使這裏的居民們驚訝。當他倆一到這裏的時候，居民們就用剩飯殘湯款待他倆，而且晚上叫他倆住到一個杉寮裏去。

爲了居民們的同情，他倆很快地就找定了工作。阿興給一家碗窖上去做工，而阿艾却替那家碗窖挑碗泥。可是他倆除了吃窩上一碗飯之外，是得不到一點工資的。

碗窖上的生活是辛苦的。阿興從清早起就要陪着阿艾上山去。他到山上砍柴燒窖火，她却到山上掘碗泥。平均她每天要從山上挑二三十挑碗泥回窖上來，而阿興除了砍柴燒窖火之外，還要鋸細碗泥，挑水和做飯。他們窖上平常吃的是糙米飯和紅薯，每月只有到初二和十六兩天打牙祭的時候，才嘗得到一點油葷。不過窖工們按捺不住飢火燃燒，有些夜裏他們會偷來一隻狗或搜捕來幾條草蛇，殺了燉來吃。而他們中大多數都是酗酒的人，他們常常在吃狗肉蛇肉的時候，喝得酩酊大醉，兇狠地打起架來。一到第二天清早，他們就會帶着他們受傷的頭和打得青腫的身子，從茅草房裏爬出來互相地笑了笑，重新開始他們一天的工作。

阿艾整天不停地工作着：她彎着身子順着崎嶇的小徑爬上那很陡的山上去，她彎着身子挖掘着白堊土，然後又把碗泥彎着身子挑下山來。這勞苦的命運注定她終日彎着身子替人家奴役。她感到自己的呼吸比前格外粗重，格外短促，尤其當她彎腰勞作的時候，她的肚子感覺到一陣輕微的隱痛，而且有一個東西在肚子裏頑強地掙扎着。

這天清早，阿興照例陪着她爬上山來，當他倆在一條三岔路口要分手的時候，阿艾忍不住怨恨而又羞澀地對阿興低聲說：

『這兩天肚子裏的小東西在作起怪來了呢！』

阿興一聽見這話，臉孔突然一沉，他連一句話也不說，車轉身子很快地就走掉了。

她發呆地望着阿興的身子隱沒在晨霧中了，於是她頹然地坐在帶露珠的草地上，露珠沾濕了她的衣裳，她感覺得有點發冷。現在已經是入秋的天氣了，她身上仍然穿着破舊的薄衫子。剛才阿興的陰沉的臉孔像一根刺刺般的刺傷了她的心。她計算起自己已經有五個月的身孕了，她輕輕地拍着微微隆起的肚

子，哀怨地呻吟起來：「這小雜種多麼害人呵！……」

但是被濃霧籠罩着的田野靜寂得沒有一點回音，只有她肚子裏的小東西在頑強地翻動了一陣子。

她開始感覺到人世渺茫的，山野籠罩着霧，她的心也一樣籠罩着霧。生活在這裏她看不見一絲陽光，連給她一點溫暖的唯一的親人，今天也對她換上了一副冰冷的臉孔！……

今天是初二逢打牙祭的日子，而且正逢開審的吉日。晚飯的時候，阿興端上來一鍋豬肉燻鹹菜，兩大盤煎魚。這是難得的一頓盛餐，只有每逢封審和開審的日子才吃得到這樣的好菜飯的。審工們圍圍地圍蹲在小土坪上，高高興興地互相敬着酒，猜着拳，唾沫星子面對面地噴着，他們用「博古碗」輪流地喝着酒，誰要是猜拳輸了，起碼會被灌下半「博古碗」酒，使你不半醉，也要打幾個酒嚙。

當阿興把菜飯統統上齊了的時候，才用圍腰帕擦掉臉上的烟煤子，擠進人堆裏來吃喝。他忽然發現上首有一個嘴上不生鬍鬚的陌生的小老頭子，單獨坐在一張小凳子上喝酒。因為阿興是被工頭叫來做工的，聽說審主下廣東去了，他心想這小老頭一定是剛從廣東回來的審主，他連忙提着酒壺走上去斟酒，而且恭恭敬敬地說：

「多蒙東家叫我夫婦到這裏來混碗飯吃。……」

但是他的話被工頭截斷了：

「你的眼睛長在屁股溝裏嗎？這個老伯伯不是東家，是東家的舅舅！」

「呵，老伯伯，請乾下這碗敬酒吧。」阿興只得勉強地搭訕着。

這小老頭子也用兩隻非常驚異的眼睛望着阿興，他驚異着這漢子長得這樣的結實，這樣的靈利。

工頭低聲地告訴他說，這漢子是帶着他的女人從廣東漂流到這裏來的，同時工頭伸出大拇指告訴說

這漢子的女人長得很漂亮。

小老頭子輕輕地嘆了口氣。

這小老頭雖說是審主的母舅，但是他的身世並不怎麼好。他中年的時候就死了女人，前幾年也還續過弦，但是第二個女人在前年又死掉了，他現在已經活到五十多歲了，身邊沒有一個男孩或一個女孩。據卜卦先生說他命帶孤老星，命中注定尅妻。因此他就心灰意懶地守着幾十畝山田過日子，但是他是一個不甘寂寞的老頭子，他時常出來走走西走走。他知道今天是審上開審的吉日，他的外甥又運碗到廣東去還沒有回來，于是他特地跑到審上來看開審，而且乘便來吃一頓好菜飯，找尋一點快樂。

當天晚上當審工們吃喝够了，一個個酩酊大醉地吵着嘴咒罵着爬回茅草房裏睡覺的時候，阿興才把大家吃剩下來的煎魚頭和鹹菜湯泡成一碗飯，端回自己的小茅草房子裏去給阿艾吃。

阿艾蜷臥在乾草地鋪上，一盞微弱的油燈，用昏黃的光芒照射着這間破陋的小茅草房，秋夜裏的寒風一陣陣地從破洞的地方吹進草房裏來，把那盞油燈搖曳得很利害。阿艾蜷臥在地鋪上一動也不動。

「阿艾，起來吃晚飯呀。」阿興把一碗泡飯放在地鋪跟前，把筷子架在碗沿上。

可是阿興聽見她在靜靜地啜泣着。

「呆了麼？」阿興把油燈剔亮了些，很溫和地說，「吃吧，這碗裏還有煎魚頭和兩塊肥豬肉呢。」阿艾從啜泣中忽然嗚咽起來，她把顫動着的身子蜷縮得更小了。

「呵，你哭什麼呵？誰欺負了你嗎，爲什麼委曲成這個樣子呀？」他說着坐到地鋪上去，伸手輕輕地拍着她的肩膀。

于是阿艾嗚咽得更利害了。

『唉唉，你哭傷了身子怎麼辦呢？說吧，心裏有什麼委屈告訴我吧。』他望着她的黑髮在嗚咽中波動着，他覺得自己的喉嚨有點哽咽，鼻子有點發酸，眼眶有點潤濕起來了。

『我……我命苦呵！……』阿艾終于嗚咽着這樣說。

阿興緊皺雙眉痛苦地沉思了好一會兒，然後才說：

『是爲了沒有穿沒有吃的麼？』

『呵，跟你出來……只爲了……吃穿麼！……』她突然停止了嗚咽，回過頭來。他看見她的哭得紅腫的眼睛在燈光下憤恨地閃着光。

他微微地吃了一驚：

『可是爲了什麼呵？』

『好，讓我說出來吧，我問問你有沒有良心？』

『良心？……』

『你當初在收刈穀子的那個夜裏，在望寮上對我說的什麼話？』

『我到底說的什麼話呢？』他納罕起來。

『你們男子漢說話就像狗屙屎不上算麼？』

『你替我說出來不好嗎？』

她只指了指她的微微隆起的肚子，突然又伏倒下去更傷心地嗚咽起來了。

他突然領悟到她說的是什麼了。是的，在今年初夏收刈穀子的時候，有一天夜裏他被老地主派到田裏的望寮上去守夜，她乘着黑夜來找他的，當時她會哭着告訴他說她肚子裏有了孕，他曾經安慰她說：

『這也沒有什麼，只要把孩子生下來，還不是你的骨肉嗎。……』

可是他現在心裏由不得一沉，他的痛苦和憎恨是無處可伸訴的。他每次想起阿艾肚子裏的小東西是他仇人的大兒子種下的根苗的時候，心裏就由不得一陣作惡，要不是爲了保全她的性命，他恨不得早就一脚把她肚子裏的孽種踢死。但是今夜她却偏偏提起這樁事來，是的，他是曾經對她說過撫育孩子的話的，然而說這話的那個時候，他跟老地主一家人還沒有種下仇恨，可是現在呢，仇恨如山，叫他怎麼能承認過去的話呢？

『呵，阿艾，這難道是我的錯嗎？』他忽然哽咽起來，『這不是我的錯，也不是你的錯，爲什麼這孩子命裏註定是我們的小冤家呢？』

『咳，阿興，你不要昧良心呵，這可憐的孩子是沒有罪的呀！……』

『可是我不能够假裝着來疼愛這小冤家呀！』

『唉，你連我的一半血肉也不看在心上嗎？』阿艾從地鋪上很艱難地爬起身子來，她用手撫摸着阿興的心口，一邊哭着一邊哀訴，『你也不要死死記着那過去的事，說好說歹這孩子都是我身子裏長起來的一塊肉呀，它跟我一同受過驚嚇，跟我們一同漂流過。……』

阿興悲涼地長嘆了一聲，他的眼睛不由得紅潤起來：

『好吧，爲了你，我什麼苦頭都可以咽下肚子裏去的。……』

於是她心酸而又欣慰地嘆了一口氣。

他茫然地望着光芒慢慢地弱下去的油燈，一隻手輕輕地撫摸着她額上的流海，而且用破袖子拭乾了她的滿臉的淚。

正在這個時候，小茅草房子的柴門突然被人推開了，工頭領着那個小老頭子走了進來。

興連忙推脫了阿艾，慌張地站起身子：

「呵，老伯，請坐，請坐。」

阿興順手把油燈剔亮。

「剛才好像聽見嫂子在哭？」小老頭坐下來溫和地說。

「她身子有點不舒服，要是吵鬥了老伯，請不要見怪。」阿興陪着笑說。

「老伯可不是這等人。」工頭接着說，「老伯是生怕你兩口子吵架，才過來看看的。」

「我問你，嫂子身子那點不舒服？要不要請個先生來按了脈？」小老頭仁慈地笑皺了臉孔。

「不打緊，讓她歇歇就會好過來的。」阿興不好意思地說。

「恐怕是懷喜了吧？」工頭簡短了截地說。

「呵，嫂子懷喜了嗎？」小老頭子有點吃驚地從凳子上站起來，一直往地舖邊走去。阿艾害羞得把臉孔朝裏躲着，但是從她的濃黑的頭髮和小半邊臉孔，已經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很動人的女人。小老頭看了她幾眼，然後回轉頭來嘆口氣問阿興：

「幾個月了？」

「老伯，五個月啦，」阿興囁囁地說。

「你這傢伙爲什麼不早對我說？」工頭叫了起來，「我還以爲她有身孕不久的事呢。咳，響上天天叫她爬上山挑碗泥，你不怕損了她母子倆嗎？」

阿興痛苦地沉默下來，而阿艾却在地舖上低聲地啜泣起來了。

小老頭把工頭拉到門邊去，低聲地對工頭說了些什麼，然後長嘆了一聲走出門去了。

工頭高高興興地跑了回來，叫聲：

「阿興，好了，一概請放心！」

阿興愕然地望着工頭的臉孔。

「阿興，你不要難過，嫂子，你也不要傷心。」接着工頭把阿興拉到一邊，把手掌捧着阿興的耳朵低聲說，「剛才東家的母舅說他願意認你做乾兒子，那麼嫂子就當他的乾兒媳婦了。他是一個孤老頭子，家裏還有幾畝田地，够吃够穿的。只要你答應一聲，嫂子就可以住到他家裏去過活，幫忙做些輕鬆活路。好比餵雞餵鴨，績幾縷麻線，做雙鞋，縫補件衣裳，總比審上舒服些。你也得看在嫂子的身孕上，嫂子還是頭胎吧？生頭胎就要格外經心些呀！……」

阿興歡欣地嘆了口氣。

「夜深啦，該睡覺囉，你好好跟嫂子商量商量吧。」工頭說着走了出去，輕輕地掩上柴門。

阿興坐在油燈跟前，油燈的火捻子正開着一朵鮮紅的燈花。在南方的習俗上說來，這正是一個喜慶的徵兆。阿興默默地望着這鮮紅的燈花沉思起來：看樣子那老頭子倒是一個好心人，他既然是一個孤老頭子，當然受盡了孤單。眼下他要我給他做乾兒子，那麼阿艾就可以不再跟我一塊挨凍挨餓過日子了。過幾個月她生產的時候，也不會受罪，因為到底有一個家了呵。好的，暫時給人家當乾兒子，又不是一輩子給人家頂祖宗牌，到頭來，他姓他的，我還是姓我的。要是他真的待我和阿艾好，當然我也不會虧良心，在他歸天的時候，我一樣可以替他披麻戴孝。這鬼地方我是不願一輩子默下去的，到了那個時候，我不會帶走他一個錢，他的家業歸還他的親戚，而我和阿艾也總算盡了報恩的心，重新漂流到另外

的地方去。……

『阿艾，你看，這燈花開得多好看呀！』他快樂地叫起來。

阿艾從地舖上翻轉身子來，他被他的快樂困惑住了，只輕輕地『唔』了一聲。

『你看這燈花是對我們報喜的呢！』

『睡覺吧，像我們這種窮骨子那裏來的喜呢，你不要歡喜得糊塗了，明天一早就要出門做工呵。』

『你用不着再幹這鬼打牆苦工了！』他用手指輕輕地敲着破壞的桌沿，悠悠地吹起口哨來。

她驚異得坐了起來：

『呢？』

『你可以安安靜靜地享受幾天福了。』緊接着他的口哨聲吹得更加嘹亮。

阿艾立即爬出地舖來，赤着腳跳到阿興的跟前，兩手緊緊地攀着他的結實的肩膀，睜大了眼睛急促

地說：

『阿興，你瘋啦？』

『哈哈哈哈哈！』阿興狂朗地笑起來。

『呵，你笑得多麼嚇人！』她恐怖地渾身戰慄起來。

阿興輕輕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聲音忽然變得非常溫柔：

『阿艾，不要害怕。』

『到底是怎麼回事呀？』她惶惑地望着他的柔和眼睛。

他慢慢地說：

『你有了一个新的家啦。』

『呵！你在說什麼？』她恐懼地叫。

『你有了一个新的家啦。』他重複地說了一遍。

『呵，阿興，你忍心一手把我出脫了麼？』她用力地捉住了他的肩膀，兩隻眼睛哀怨地凝視着他的臉孔。

『出脫？』他不解地低聲說。

她突然甩開了他，用衣角掩着臉孔哭着倒回地舖上去：

『我早就知道你沒有良心，像眼下日子過得艱難，你就要把我改嫁了的！呵，我多麼苦命呵！……』

這一下倒把阿興嚇呆了。但是他立即就跑過地舖去：

『你先把話聽清楚呀，把話聽清楚了再哭好不好？』

『我不聽，我不聽！』她在地舖上哭着打滾。

他又好笑又好氣地嘆了口氣。

一直等到她哭够了，他才把長工對他說的話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她，末了他還添上兩句：

『好歹總算有了一個家，你能不受苦，好好地保養幾天，我也可以安下心來呀。』

阿艾笑自己性子太急，沒有問個明白就白哭一場，真是沒來由。但是她又忍不住問道：

『你相信得過人家嗎？』

『人家是沒男沒女的孤老頭子，看樣子總還算是一個好人。』

也許因為他倆過分興奮得疲倦了吧，這夜他倆睡得非常的安穩，非常的甜蜜。

隔天，當鳥雀們在山林裏格外快樂地歌唱的時候，當審工們爬出茅草房來伸懶腰發出一陣歡嘯的時候，那正是東方的天際泛起了可愛的紅潮。在平日，阿興和阿艾早該起身了，但是今天他倆仍然沉醉在甜蜜的夢鄉裏。他倆居住的這間破陋的陰濕的小茅草房，今天變得奇異地明亮起來。一個審工從破審洞裏探了半個頭進來偷看一下，他看見阿艾和阿興在均勻地吐着甜蜜的氣息。審工伸了伸古頭，很快地就跑掉了。

阿興在夢中忽然覺得自己的臉孔上一陣溫熱，好像泡在溫水裏一樣的好受。他不由得睜開朦朧的眼睛一看，一片燦爛的金光正從茅草牆的縫隙裏投落到他的臉孔上，于是他用力地把阿艾搖醒，大聲地歡叫起來：

「呀，出「日頭」啦！」

阿艾突然被搖醒過來，她一看見投射進來的陽光，也不由得驚嘆起來：

「當真出日頭啦！呵，我的好天爺！」

阿興想起還沒有燒早飯呢，他不敢留戀在阿艾的身邊，立即衝出柴門往廚房裏跑去。

廚房裏瀰漫了黑烟，黑烟從屋頂上高高地飄起，被早晨的太陽映照成乳白色。

當阿興跑進廚房裏一看，工頭正替他把飯鏟了。這樁事很使阿興吃驚，但是工頭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帶着被火烟燻出來的眼淚對他說：

「早飯用不着你操心，上山挑碗泥也另派人去了。一吃過早飯，你就把糞子送到老伯家裏去吧。」

吃過早飯後，阿興就幫阿艾的忙收拾了一個小包袱，阿興把包袱揹在背上，就跟着小老頭把阿艾送上了路。

工頭和審工們都遠遠地站在一塊。眼送着他們三個人走了，其中那個早上偷看阿興兩夫婦睡覺的審工，還遠遠地大聲叫道：

『阿興，不要忘了從你乾爸家裏捉隻大鬧鷄回來燉了大家喝杯喜酒呀！』

他們三個人很快就拐過一座山坳去了。秋天的陽光和煦地照着他們，前面的山峯，叢林和小溪很爽朗地呈顯在他們的眼前，他們一同默默地往前走，他們的心是快樂的，他們的脚步是輕鬆的。

約莫走了七八里的山路，他們終於來到了一個平靜的山坳裏。這裏是一個狹長的小盆地，有着五六戶人家，其中除了有一戶人家露出碎磚瓦的屋脊之外，其餘都是一些茅草房子。在這些人家的公共打穀場的前面，是一個活水的池塘，池塘裏生滿了水草，沿岸上生着翠綠的竹子，翠綠的竹梢深深地垂到池塘的水面上，一陣微風吹過，竹梢就在水面上拂起一片漣漪。當他們從池塘邊的小路繞過來的時候，正看見有一隻大肚子母牛靜靜臥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幾隻鷄雛在打穀場的邊地上用爪子找吃着初夏時候散落下來而埋進石縫裏的穀粒。

阿興前後左右望了一圈，覺得這個地方倒還安靜，把阿艾留在這裏過日子，他已經有七分放心。

小老頭剛剛把他們帶到打穀場上來，一隻小黑狗就學着大狗的姿勢兇兇地向阿興和阿艾的腳邊撲來，而且尖聲地叫着。

『滾開，小黑，當心客人踩斷了你的腿！』小老頭用根竹鞭把小黑狗趕去。

孩子們聽見狗叫聲和小老頭的叱喝聲，都從茅草房裏跑出來了，他們帶着青鼻涕團團地圍着小老頭子叫道：

『銀老公公，你答應帶的糖餅呢？』

『吃鼻涕的細貨仔，』小老頭子指着場邊的池塘，把沒有鬚子的嘴巴歪了歪，『那不是澆嗎？你們怎麼不跳進去吃個够呀！』

孩子們失望地圍着他嘆息，其中有一個格外頑皮的孩子突然跑了開去，在打穀場的邊地上一邊跳一邊高聲唱起來：

『銀老銀老，

嘴上不長毛，

到死沒有老婆討！』

立即其餘的孩子像小麻雀般的一哄飛散開去了，同聲地跟着唱起來：

『嘴上不長毛，

像我們褲襠裏的「小閩哥」！

哈哈哈哈哈！』

『你們這些沒娘教的小雜種，當心我把你們丟進屎坑裏吃屎！』小老頭氣得把他手裏的竹鞭揮得呼呼地響。

『你這老不死的才吃屎呢！』孩子們一點也不示弱，成羣合伙地站在遠處叫罵。

小老頭慢慢地從身上掏出一個紙包來，他打開紙包，顯出一些帶點肉絲的豬魚骨頭來，很驕傲地把紙包向孩子們揚了揚：

『嘻嘻，好香的豬肉魚肉呀！』

孩子們門立即睜了下來，每一個都睜大了眼睛向這邊張望，他們的小舌頭不由得伸出來咂了咂嘴巴。

那個最頑皮的孩子突然又領頭唱了起來：

『銀老公公，

長得好威風，

兩手一張開，

像隻大鷄公！』

立即孩子們齊聲歡叫起來：

『銀老公公，把手張開來呀，給我們吃吧！』

『小雜種們真沒出息！』小老頭笑着罵道。他果真雙手左右一張開，把紙包裏的豬魚骨頭遠遠地撒落在打穀場上。

孩子們哄的一聲全都跟過來搶吃的了。亂嘈嘈的擠成一堆，我叫你笑，你踩我推地打成一片。這那隻小黑狗也跳進孩子們的腿中間去搶吃骨頭去了。

『你看他們像不像七月十三夜的一羣小孤鬼？』小老頭回過頭來對阿興笑着說。

阿興笑着沒有回答，他心裏想這些豬魚骨頭一定是昨天打牙祭的時候，小老頭偷偷地藏了起來的。小老頭把他們領到用碎磚瓦建築起來的屋子跟前，小老頭從一大把鑰匙裏挑出一支長長的大鑰匙來，把大門開了鎖，把他們領進屋子裏去。

在隣右舍的大人們聽說小老頭的家裏來了一男一女的客人，都很驚訝起來。這小老頭是從來沒有過客人的，他們猜想不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於是他們從東家跑到西家，像出窩的蜜蜂般的嗡嗡地議論起來。終於他們推出了一個老太婆，假裝着到小老頭家裏來借半合米煮頓飯吃，看看小老頭家裏的客人

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

這老太婆正在大門口勾頭探腦地張望着的時候，突然給小老頭發現了，他大聲地叫道：

『你像孵蛋母雞般躲閃閃幹什麼呀？』

老太婆立即裝了一副可憐相走進大門來：

『銀伯，借半合米給我煮頓粥吃吧。』

『你這老母鷄真是，我家今天來了客人，正在發愁沒米下鍋呢！』小老頭放低了聲音說。

『呵，你家來了貴人嗎？』老太婆故意逗留着不走。

『什麼貴人不貴人，我的兒子媳婦回家來啦！』他嘴巴上雖然沒有鬍子，但却用手做着捋鬍子的模

樣。

『你的兒子媳婦？』老太婆驚疑地張大了沒牙的嘴巴。

『哼，你就愛落我一輩子沒有兒子媳婦嗎！』小老頭氣憤得高高地跳起來。

老太婆車轉身子就跑出大門去了。

不一會兒，從大門上就傳進來一片高昂的叫嚷聲：

『銀老公公，恭喜你家人丁興旺呀！』

『銀伯，趕快把新郎公新娘子請出來見個面呀！』

『我們來討喜酒喝的呢！』

誰在大門口用個破銅盆當鑼敲了起來，而且有一個人捏尖嗓子在唱「麒麟送子」的戲曲。

小老頭眼看着這頓酒飯是被人家喝定了的，而且他不願意在阿興和阿艾跟前顯得太寒酸太吝嗇，只

好把十幾個男女隣人請進來坐在小小的廳堂上。自己親自到廚屋裏去燒一大鍋白米飯，而且忍痛地宰了一隻大公鷄炒了給大家下酒。可是他把兩隻肥大的鷄腿藏了起來，預備自己晚上煮酒吃。

當大家高興與地在廳堂上吃喝着的時候，阿興和阿艾變變地給小老頭家裏的祖宗牌位行過了跪拜禮，從今以後他倆就成了小老頭家裏的人了。

大家一邊吃喝着，一邊偷偷地指點着阿興和阿艾低聲地談論着，他們都讚嘆着小老頭有老福，竟認得這兩個年輕人做兒子媳婦。大家都不敢再叫小老頭是孤老頭子了，現在他們都當面逢迎他說享「老來福」。小老頭被逢迎得笑得合不攏嘴巴，末了他竟親自替大家斟酒，勸大家多喝幾滿杯。

爲了怕耽誤審上的活路，阿興等大家吃喝完酒飯走散的時候，就悄悄地跟着阿艾到廚屋裏去盥洗碗筷，一洗完碗筷他就要動身回審上去。

「阿艾，你在這裏好生住些日子吧，等孩子生產下來後，再另打主意。」

阿艾頹然地跌坐到一隻小凳子，把頭伏在灶頭上嗚咽起來。

「唉，看你正高高興興的，怎麼又哭起來了呵！」阿興沒奈何地嘆息起來，「當心才要給那老傢伙碰見啦，弄得大家不好看。」

阿艾這才勉強地忍住傷心，低聲地說：

「你什麼時候來看我呢？」

「只要有空我常常來。」阿興故意裝着微笑說。

「審上的人給你的那條剛補好的褲子，還壓在草墊下面呢。」阿艾拭着眼淚說，「以後要洗要補的衣裳抽空給我送來吧。」

「洗洗補補我自己會幹。可是你得安心住下去呀，說不定我三天兩次來看你的。」阿興說着眼眶也禁不住紅潤起來。

終於阿興走了，她一直把他悄悄地送到大門邊。她站在門扇後邊，把臉孔從門扇後邊露出半邊來，眼睛含着淚水矇矓地望着阿興走遠了，禁不住憂鬱地低聲嘆口氣。

從此後，阿艾在這裏一住就是一個多月。她每天從早到晚的活路並不少，起初以為可以過一些時的清閑日子，而實際上沒有一天不是累得喘不過氣來的。一清早她就要挑水燒飯，然後就是洗補衣裳，接着就上山砍燒。中飯和晚飯是把早上的剩飯炒熱了吃的，可是一吃過中飯就又要縫縫補補，或扛把鋤頭到屋前屋後的菜園子裏去除草，澆肥。晚飯後在微弱的燈油下紡紗績麻，一直到半夜裏，織機星已經西斜的時候，她才能進房子裏去睡覺。小老頭還怕她把骨頭懶散得生銹了呢，他從發霉的布堆裏把他從前兩個太太的破衣裳一股腦兒拖了出來叫她洗滌縫補，他把洗補好的衣裳疊放進古舊的箱籠裏去，並不拿出一件來給她穿，雖然眼看着她是在秋風中穿着一身單薄衣裳打戰，他也不在意。除此之外，他還特地買回來幾隻小豬讓媳婦養，並且買回來幾隻母雞生蛋孵小雞，要他把小豬雞鴨拉下來的糞，掃了去肥菜園。名義上阿艾雖然是他的兒媳婦，但是他並不放心一個外鄉女人的行爲。自從阿艾到他家裏以後，他不再像從前一樣的出門閑要去了，他經常守在家裏，注視着他的一切財產，連一個雞蛋他都緊親手把它藏在什麼地方的。

他常常對他的隣人誇耀道：

「哈，我的兒媳婦一進門來，我的家運就興旺得像一個聚寶盆呢！」
而隣人們却在背地裏罵他：

『老龜公，你家來的是個半路貨！看着吧，那沒有尾巴的狐狸總有一天會把你的脊樑骨啃斷的！』

在這繁忙勞苦的工作之下，阿艾很快地消瘦下來了。她的臉頰已經失掉了紅潤，下巴像被一把刀子削尖了似的，她的眼睛也昏鈍無光了。在最近半個月來，她的小腿腫得非常利害，這是孕婦們的病態似的特徵，但是因為整天從早勞碌到晚，腫得更利害。每當她上山砍燒把柴挑下山來，或挑着兩桶糞水去澆菜園的時候，她的腿痲痛得利害，而且肚子裏的小生命被壓縮得一動也不動，隱隱作痛，她的呼吸粗促，時常感覺得耳鳴，眼花和頭暈。

阿興說是三天兩次來看她，但是在這一個多月來，他只來過兩三次，而且都是乘着星夜和月夜來的。因為他白天的工作很忙，分不開身。他每次來只敢逗留短短的一刻時間就回去了，臨走的時候，阿艾交給他幾根火把，讓他路上點着走，因為深夜裏山路上時常有狼出現，只要他點着火把走，總比較安全的。

有一天，小老頭忽然從古舊的箱籠裏挑選出來一身鑲邊的花衣裳來給阿艾穿。褲子很狹窄，而上衣却又寬又長，衫裾蓋到膝蓋上，雖然她的肚子已經很高的鼓脹起來了，也還合適穿。這身花衣裳還是小老頭第二個老婆的嫁妝。當她從小老頭手上接過這身花衣裳的時候，她的心跳動得很利害。

當天晚上，小老頭特地拿了兩個雞蛋進廚屋裏來交給阿艾煎荷包蛋：

『多放幾滴菜油也不打緊，煎焦些，焦些香些。』

阿艾很奇怪小老頭的反常，平時他嫌她用油太多，而且從來不肯煎個蛋吃的。尤其今天他的皺摺的臉孔上始終帶着笑容，還動手幫忙她做這做那的。她暗暗地納罕着：『他今天那裏來的這份好心腸呢！』

吃晚飯的時候，小老頭特地燻了半壺酒，叫阿艾陪着他吃飯。在平常是他自己先把飯吃了才把剩飯殘湯讓阿艾吃的。不管他怎樣叫她跟他一塊吃飯，她都不敢坐桌上邊去。

這夜，他不叫她紡紗績麻，他說：

『以後不必熬夜做活了，你的身子要緊，你知道我老人家快要抱孫子了。』

他親自點着燈把她送回房子裏去睡覺：

『早點上床去歇歇吧，鷄鴨已經進了埕，豬我會去餵飽牠們。』

阿艾躺在床上，身上蓋着一條硬骨被，她的眼睛在黑暗裏睜着一時閉不攏，因為現在不過是初更天，在平日的晚上，她一定要紡兩沓紗或績一指麻線才能够睡覺的，尤其今天有了小老頭的幫忙做活，她並不感覺怎麼累。夜漸深，從屋頂的亮瓦上投射下來一縷白朦朧的星光，這星光引她想起許多往事，她想起自己小的時候被賣身到那老地主家裏去當丫頭受盡折磨，想起現在自己就快做媽媽了，想起自己的可憐的爸媽現在漂流到什麼地方去了？到底是活着受苦呢還是死在半路上了？同時她又想起阿興，他是一個苦命人，勞碌了半輩子還是穿着一條破襠褲子，現在自己不得不寄人籬下過着愁苦日子，小老頭的臉孔像天色一樣的無常，有時晴朗，有時陰沉，自己就在這時而晴朗時而陰沉之下過着半溫飽的日子。『自己和阿興什麼時候才能够翻身呢？』她對着亮瓦上的星光低微地自語着。

忽然她聽見有一陣隱隱約約的脚步聲向她的臥房移近來，她心裏正驚訝間，就聽出小老頭在說話了：

『阿艾，你不要喝杯好茶？』

『爸爸，不。』她連忙回答。

「是雨前燕子呢，喝杯吧。」他好像有意糾纏。

「不，爸爸，我不渴，你老人家自己喝吧。」說着她把硬骨被裹緊了一下身子。

只聽見一聲低微的嘆息，接着：

「呵，夜深啦，你還沒有睡着嗎？」

「唔……」她心裏感到一陣惶惑。

過了這一會兒，才聽見小老頭走了，腳步聲慢慢隱逝。

但是不多一會兒，就忽然聽見小老頭在他自己的房子裏唱起山歌來了，越唱聲音越高，在他的蒼老的帶着濃濁的鼻音的歌聲裏，是滿含着一種人生的蒼茫和不可及的欲望的。他的山歌懂得很多，而他却好幾次重複地唱着：

「柑子跌落古井心，

一半浮來一半沉，

你要沉來沉到底，

莫來半浮動郎心！」

可是他的歌聲聽來一點也不美感的，而且老喉嚨越唱越啞，真像半夜裏的怨鬼在哭號。阿艾恐怖地把被掩住頭，心想這老傢伙一定是發了老瘋。

困意慢慢地向她襲來了，她慢慢地把眼睛閉攏，從矇矓中慢慢地走入了夢鄉。

突然她被一陣窗子的響聲驚醒了，她緊張地叫了一聲：

「誰？」

但是四周一片靜寂，只聽見埤裏的公鷄第一聲啼唱起來。她的緊張的心慢慢地弛鬆下來，她心想那一定是老鼠在窗上走動。

悠長而嘹亮的鷄啼聲，很和諧地又把她引入了夢鄉。這一次她睡得很熟，很酣。

突然窗子發出一聲劇響，而且有一件什麼笨重的東西從窗口上跌落到房子裏來。阿艾立即從夢中驚醒，胆怯地把頭伸出一半到被子外來張望，藉着從亮瓦上投射下來的星光的微輝中，她忽然發現有一個黑影臨窗站着不動。

「呀，強盜！」她尖聲地叫起來。

但是那黑影慢慢地向她的床跟前迫攏過來了。

第二天阿艾整天沒有起床，臉孔朝着牆壁睡着。小老頭端飯端菜放到她的床前，她一點也不理會。她的頭髮散亂，臉孔蒼白，眼眶起着濃重的青圈。

這一天，家裏的一切活路都由小老頭一個人去做。當他出門到菜園裏去澆肥的時候，他把阿艾的房門和大門都上了鎖，他生怕阿艾跑了。

他的隣人們用奇異的眼光望着他問：

「怎麼，你家的兒媳婦裝起癡來了嗎？」

「你們不知道嗎？」他把沉重的兩桶糞水從狹窄的肩膀上放下來。

「怎麼啦？」好幾個隣人同時圍攏前來。

他詭祕地眯了眯眼睛說：

「你們昨天晚上沒有聽見什麼響聲嗎？」

「沒有。」

他這才鬆了一口氣：

「我的兒媳婦昨夜一整夜哭哭鬧鬧的呢！」他故意做了一個嫌惡的表情，「她說他病啦，誰知道她害的是什麼病！」

「好像她的男人不常回來。」那個喜歡鬼鬼祟祟的老太婆說，「我看恐怕她害的是男人病吧？哈哈！」

「你這老母雞學什麼公雞啼！」他紅了紅臉罵道。

「你的老賊窩又沒有第三個人，你這老鐵狗正可以嚼塊肥肉呀！」老太婆毫不示弱，單刀直入地攻擊他兩句。

「什麼話，當心我揍扁你的腦袋！」他抽出扁担來一揮。

老太婆嚇得點着後腳跟遠遠地跑了開去。

「哈哈哈哈哈……」大家突然大聲地哄笑起來。

他覺得很窘，連忙挑起他的兩桶糞水顛躑着往菜園裏跑掉了。

到了第三天，阿艾才勉強地爬起床來。她看見灶邊的柴已經燒完了，只吃了半碗稀飯，就扛起扁担拿着斧頭上山砍燒去了。她覺得自己的肚子隱隱作痛，兩腿走起路來輕輕浮浮的，但是腦袋却很沉重。

霧中的山野是非常寂寞的，連鳥雀的叫聲也聽不到幾聲。她揮動着斧頭，只聽見斧頭砍着樹幹的單調的叮叮聲。她急促地喘着氣，渾身出着虛汗。她每砍一陣子就要停下來休息一下，她覺得她渾身的骨節酸痛，手脚無力，每次用力過後，眼前就跳躍着一片金星，她的頭痛得更加利害，肚子好像在往下

陸。

好容易她才把柴砍够了，然後用繩子編成兩大網。因為太累了，一時沒有氣力把柴挑下山去，她只得揀了靠近竹林邊的一片逐漸枯萎了的草坡坐下來歇歇。

歇了好一會兒，她才挑起兩網柴往下山的小路上走去。

佈滿了亂石的山路非常崎嶇，她費盡了力氣偏偏倒地往下走。她渾身酸痛，兩腿無力，她不由得想起了前天夜裏自己被小老頭威迫的那一幕悲慘的情景，她心裏痛苦地叫着：『阿興呵，我對不起你！你那一天來呀，走吧，把我帶出這火炕吧！……』

突然她被一塊石頭絆倒了，高高地被栽落到一片亂石上，昏厥過去了。好久她才清醒過來，她的膝蓋擦去兩塊皮，鮮血流了下來。她摸摸自己的肚子，幸好肚子裏的東西還微微地在動，她慘淡地嘆息了一聲。她把唾沫吐到出血的膝蓋上，輕輕地揉了揉，然後很艱難地爬起身子，重新勉強挑起兩網柴，小心舉着步子往山脚慢慢地蹣下去。

阿艾一心想要離開這裏，但是只能夠等阿興來接她走。本來她自己可以偷偷地跑回窩上去的，但是有一天吃中飯的時候。小老頭威嚇她說：

『你是不是想走？試問你要走到那裏去？想跑回家鄉去嗎？我先問你能不能插上翅膀？我們這個地方的人可不好惹呢，就是飛上山去的鳥也要用火銃打下來，連骨帶毛地吞下肚子去的！』

她心想這地方的人倒不見得能够那麼狠，但是她跑回窩上去並不是一個好辦法，因為碗窩就是這小老頭的外甥開設的，自己一跑回去，恐怕連阿興都不能够在窩上幹下去了。要是阿興沒有工做，又沒有辦法安頓自己的話，那日子怎麼過下去呢？『走，我一定要走的！』在餓豬的時候她低聲對自己說，

「只等阿興一來，我就要他趕快向他審上的伙伴借點錢做盤纏帶我走！可是爲什麼這麼久不見他來呢？不是他做工真的分不開身？還是他害了病嗎？」她失手一勺剛燒熟的豬汁澆到一隻小豬的腦門上，那隻小豬突然尖銳地哀叫一聲。

她常常在廚屋裏對着灶火愉快地流眼淚，她每頓飯都盼望着「火笑」，她心想火一笑阿興就該來了。

「火神呵，你保佑阿興快快來吧，我再也不能夠在這裏活下去了！」她常常對着灶火煩愁地含着眼淚祈禱。

她顯得更加消瘦了，眼睛整天是紅腫腫的，她早上懶得再梳頭，讓頭髮散亂地披垂下來，她往日臉孔上的美麗完全消失了。要是一個陌生的人看見了她，一定不敢再看她一眼，因爲她現在的模樣會使人感覺到她像鬼一般的可怖。

一天半下午，在落葉的飛旋中，阿興突然冒着深秋的風雨下鄉來了。

小老頭很殷勤地把阿興接待到小小的廳堂上坐下。他先把阿艾支使到廚屋裏去：

「我的阿興回家啦，今天早點做晚飯吧，把我晌午撈回來的那尾烏魚煎了吃吧！」

然後他找出自己的一身夾衣裳來給阿興換上，把阿興換下來的被雨淋得濕漉漉的單衣裳送到廚屋裏去給阿艾烘乾。

他從酒甕裏打成一碗酒，又從倉屋裏捧出一些花生來放到阿興坐着的桌子面前：

「呵，趁早喝幾口酒吧，把身子煖一煖。你好些天不回來，怎麼冒雨會來呀，當心你着涼害起病來呵！」

「爸，你那裏知道眼下審上的活路忙得不可開交呢！前半個月「下水」碗商來定大批貨，審上只好日夜趕着做呀。」阿興喝了一大口酒，笑着說。

「唉，你進門來看見你的媳婦吧。」他把眉頭深深一皺，「你看她瘦成什麼樣子，她說她有病，可是不肯吃藥，還要跟我爭着做家裏邊的活路！幸好盼望得你今天回來，你替我好生地勸解她一番吧！」

「爸勸她歇歇她敢不聽嗎？」阿興不安地嘆了口氣。他把剝開來一把花生米放進嘴裏狠狠地嚼着，賭氣似的一口喝了半碗酒。

小老頭用埋怨的口氣說：

「年輕媳婦只有丈夫的話肯聽。她那裏願聽我這老蒼懂的話呢！唉……」

阿艾站在灶邊煎着魚，她的一顆心也像魚般的被煎得發焦了。今天，阿興總算到來了，但是自己却找不到一個機會來跟他說話。

她把煎好的魚裝進盤裏，然後把一鉢剩飯倒進鍋裏去炒。這時忽然阿興帶着陰鬱的臉孔走進廚屋裏來了。

阿興默不作聲地坐在灶前的一塊木墩上，用火鋸從灶裏夾出炭火來對着短烟桿吸烟。

阿艾看見他的陰鬱模樣，心裏不由得打了一個冷戰。她幾天來壓抑在心裏的悲哀，不知道怎樣來對他發洩。她靜靜地望着他，覺得很難過，她連鍋裏的飯也忘了用鍋鏟翻翻，鍋裏已經發出焦糊的烟味。他慢慢地抬起頭來，他的臉孔被灶火映得通紅，嘆了口氣說：

「阿艾，你覺得身上什麼地方不舒服？」

她反倒沉默地低下頭來。

門。

他倆彼此都沉默下來。他好像有點生氣，用力地吸着烟。她却像一隻胆怯的小貓般的凝視着廚屋的

隔了很久，他才用力地把最後的一桿烟的烟灰敲掉，並不望着她說：

『好的，你一句話也不說，我不知道你是什麼心腸！』

她渾身戰慄起來，她被一種不可告人的痛苦壓抑得心頭劇痛。她的嘴唇突然變得非常蒼白，微微地顫動着，她的喘息聲是怕人的短促而沉重，終於她用力地吐出這句話：

『我要離開這裏！』

『什麼？』他渾身一震，站了起來，他的臉孔突然一沉，眼睛睜得怕人的滾圓。

『阿興，你不要來嚇我，』她流着眼淚低聲懇求起來，『你可憐可憐我吧，趕快把我帶走吧！』

『呵，我看你瘋了！好生生地又說要走的話！』

她第一次看見他對她這樣高聲咆哮。她驚慌而又痛苦地搖擺兩手，示意他不要高聲叫囂，她怕給那小老頭聽見了。

『呃呃，我在這裏默不下去了！』她的眼淚突然淋漓地流了下來。

『老人有什麼地方虧待了你？虧你說得出要走的話！』他仍然憤憤地叫。

她只好沉默地流着眼淚，要她怎樣才能把心頭的痛苦傾訴出來呢？她能坦然地告訴他說她被小老頭污辱了麼？她恥于告訴他，也害怕告訴他。她心想要是真的告訴了他，會發生多麼可怕的事情呵！他是一個性子暴躁的漢子，說不定他會一刀把小老頭砍了！要是鬧出人命案子來，對阿興和自己都會不利的。要是阿興把小老頭殺死，那麼這個地方上的人能饒過他倆嗎？說不定他倆逃不出峯市境，就被人活

埋掉了！……

她慢慢地走到他的跟前，突然她兩手抱住他的肩膀，把頭伏在他的肩膀上哭泣着說：

「我求求你吧，呵，帶我走！……」

他憤怒地推開了了她，使她踉蹌地倒退到灶門邊。他這突然而來的狂暴，把她完全嚇呆了，她忽然停止了哭泣，心痛起來。

他邁大步子走出廚屋去了。

「阿興！」她驚慌地追了上去，但是她看見他已經很快地走過淋雨的天井，一直往大門走去了。一陣心酸和痛苦擊倒了她，她頹然地坐到廚屋的門頭上，雙手掩着臉孔。

一陣沉重的脚步聲走近來了，她抬頭看見小老頭正扳着鐵青的臉孔問她：

「你對他說了些什麼話？」

「沒有，我什麼都沒有說。」她哽咽地說。

「真的什麼都沒有說嗎？」小老頭又沉重地迫近來兩步。

她哽咽得什麼也說不出來，只搖搖頭，重新把臉孔埋到雙手上。

她沒有吃晚飯就上床睡覺去了。在床上，她苦苦地輾轉着身子。外面的風雨聲，使她感覺到人世的飄零，那滴答的簷溜，好像她哭泣的聲音。她想她現在什麼都完了，人間在這樣的陰暗和淒涼，她沒有父母，沒有家，連她的唯一的親人都拋棄了她！她眼看着將來的日子是越過越灰黯的，一種奇異的念頭像黑色的毛毛蟲般的在她的心窩裏爬動，她覺得她沒有辦法再活下去了，雖然自己肚子裏還有一個無知的小生命，但是這小生命在未出世之前已經帶來了乖運，縱然把它生了下來，它的一輩子是悲慘的。還

個奇異的念頭戰勝了她的一切對人類的冀求，悲憫和求助。這個念頭隨着夜深而愈加堅定了她的心，這在就是她想用什麼方法來了却她的一生了。

突然一陣大雨從天傾瀉下來，有幾滴屋漏水冷冰冰地滴落到她的燃燒着的臉孔上，她的心一抖，想起了自己唯有求助於屋樑來了結她的一切痛苦。于是她在黑暗裏爬下床來，在角落裏摸索出一根繩子，然後輕輕地拖把凳子上床。她立即站到凳子上，伸手探摸頭上的一根橫樑，但是橫樑比她的手高了一點，她一時急躁，用力把繩子往上一甩，身子一傾斜，就高高地從床上跌倒下來。她立即昏迷過去。但是一陣痛楚把她救醒過來，她覺得肚子裏像刀割一樣的劇痛，她咬緊牙關不叫自己呻吟出來。慢慢地她又覺得痛得輕了一點，于是她艱難地爬上床去，她剛剛躺下身子，突然一陣更急劇的痛楚襲倒了她，她感覺到肚子墜得利害，而且痛得利害，她再也壓制不住自己了，大聲地哀號起來。

一抹燈光帶來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過後就聽得見小老頭在門外問：

『怎麼啦？』

『呵，肚子痛！』她從牙縫裏迸出聲音來，這聲音聽起來是非常慘厲的。

小老頭急急慌慌地走了，不到一杯茶工夫他就帶來了一個人，設法把她的房門端開了白，走進房子來。

小老頭帶來的人就是那個隣家的老太婆，她在燈光下察看了一下阿艾，突然失聲地叫喊起來：

『臨喜啦，臨喜啦！』

她立即把老頭兒推出門去：

『老不死的，還不趕快把盆子剪子針線拿來！不要忘了燒鍋香艾水等着用！』

經過幾陣煩重而又冗長的生與死的掙扎之後，老太婆終於用剪子把「葉包」剪破，用骨稜稜的手指把帶血的嬰兒拖了出來。把嬰兒剪結好臍帶，洗過湯浴之後，就把嬰兒交還給阿艾。阿艾在半暈迷中把初生的嬰兒接了過去，用含淚的辛酸的眼睛凝視着嬰兒的紅撲撲的拳成一團的小臉孔，輕微地嘆了一口氣。一個初做母親的人的心情是奇異的，她不曉得從什麼地方發生物出來的一股心疼的微溫的母愛，她用手輕輕地撫摸着嬰兒的軟絲似的胎髮，嬰兒正沉沉地吐着均勻的微弱的氣息，她怕弄醒它，她的蒼白的嘴唇只敢輕輕地觸了一下它的狹小的前額，她連忙揚了一下頭，把兩滴眼淚灑落被子上。她用全身的溫暖烘貼着嬰兒的身子。她聽聽外面的雨聲小了下去，甯子上已經有了一線微白，她想天快要亮了。她盼望天亮後不久阿興會來看她和親一親她的孩子。但是她的心不由得驚悸了一下，阿興對這個孩子會怎樣的一種看法呢？他能心愛它嗎？他會憎恨它是一個混血的孩子嗎？他會不會用最寬宏的心懷來疼愛它嗎？這一切都使她感到很大的不安。她想着想着不禁又淒涼地嘆息起來，兩條淚流得緩慢地軟弱地打濕了她的枕頭。

阿艾生下來的嬰兒是不足月的，而且是被劇烈地震動下來的，嬰兒的頭髮還沒有長得很好，而且個子比初生的乳狗大不了好多。當它被老太婆挖掉喉頭的血絲，而被倒吊起來打了兩下屁股的時候，它的哇的一聲啼哭並不嘹亮的。

當老太婆把阿艾和嬰兒安頓好了以後，她就躡尖脚步走出門來，輕輕地把房門反掩好。

小老頭陰沉着臉孔很煩惱地坐在一盞只點着一根燈草的殘燈前。老太婆像鬼魂般的悄悄地走了過來，把他嚇了一跳。

「恭喜，是一個端香爐的呢！」她低聲地對他說。

他並不高興，斜瞪了她一眼說：

『你這母夜叉還沒有把我活活嚇死！』

她接過了生，總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雖然小老頭這樣不知好歹地對她瞪眼，但是她仍然心平氣靜地說：

『她懷胎幾個月？』

『聽她男人說過是七個月吧？』他皺着眉頭懶懶地說。

『七生八死，更該恭喜你包穩是當公公的啦！』她的沒牙的嘴巴笑成一個黑洞洞。

『唔。』他並不望她，只呆呆地望着面前的殘燈，很冷淡。

『你也該煮碗糖荷包蛋給月母子養養神呀。』她好心提醒他。

『要你來嚼嚼些什麼！』他憤憤地低聲說。

立即他走出房子去了，隔了一會兒只提來一個小口袋，痛心地裝了一升米把老太婆打發走了。

小老頭望着天井裏的天光逐漸明亮起來，天空上雖然還遊走着薄薄的灰雲，但是雨是停止下來了。他把大門上了兩套鎖，然後朝着雨後滑溜的山路往審上走去。

不到半上午的時候，阿興帶着慌張的神色跟着小老頭回到鄉下來了。

阿興輕輕地把阿艾的房門推開走了進來，他看見她母子倆正沉沉地酣睡着。她的睡態是疲倦而又安祥的，長長的頭髮披散在枕頭上，有幾根髮絲却落到嬰兒的額門上，從她的睫毛遮蔽着的眼角上，還可以看到看見潏潏地停留着兩粒淚珠。

他輕輕地坐到床沿上，彎下身子，細心地掀開被頭，審視着嬰兒的紅撲撲的臉孔，他看出嬰兒長得

並不像他，也不像那老地主的大兒子，却像阿艾。于是他在悽然的欣慰中低低地嘆了一聲，沉思起來：自己終究做了父親，但是這個混血的孩子並不能使他衷心喜愛。有了孩子，拖累又重了一重，以後的日子會更加困難的，自己的背脊會被壓彎了的，噯！……

阿艾只等嬰兒洗過「三朝」就走出房門來幫小老頭做些比較不很吃力的事了，好比上廚屋掃地之類的事她都幹；而且還要替嬰兒洗屎尿片，從小老頭的爛布堆裏檢些布塊出來，替嬰兒縫製幾件小衣裳。但是只要傳來嬰兒的一聲尖銳的啼哭，她就會放下手裏的工作，連忙跑回房子裏去給嬰兒餵乳。

她生產過孩子後並沒有吃過一隻雞或一隻豬蹄子來補養身子，只有阿興帶來了審上朋友們送的十來個雞蛋。雖然她得不到什麼東西來補養，但是她的天賦的體質和年輕的生命力使她不致於太衰弱。

在月子裏她是沒有氣力去挑水，澆肥和砍燒的，她的食量却變得奇異的大。她看見小老頭的臉孔一天比一天陰沉，好像濃雲密布暴雨即將到來的天空一樣。他不再有一絲微笑投給她，有時他故意把飯多吃兩碗，讓她捱餓。每當嬰兒夜裏啼哭的時候，他就會用拳頭撞着他的床板，在惡辣辣地咒罵些什麼。他越對她壞，她就越不挑選些比較粗重的工作做，于是生產後不到十天，她就試着到井邊去挑水和上山去砍燒，她的腳軟腰酸，無論怎樣她的工作成效是遠比不上前些時的，但是她心想既然吃了人家的一碗飯，總得多勞碌一下子的。

一天早上，阿興突然搗了一個包袱跑到鄉下來了，他一眼阿艾見面就大聲說：

「我們走！」

她驚愕而憂愁地望着他，她忽然發現他的頸子上和額門上有着青紫的傷痕，她預感到一種不幸的事
情爆發了。

「你死死地望着我幹什麼！」他乖戾地叫起來，「你前些日子不是說要離開這裏嗎？眼下就走呀！」

她懷疑着是不是他已經知道了小老頭和她的事情，她的蒼白的臉孔不由得羞憤得紅了起來，眼睛惶惑地望着地上。

「怎麼，你不想走了嗎？我一定要叫你走！」他不可遏止地發怒了。

「呵，是怎麼回事呀？」她凝視着他額上的一塊傷痕，囁嚅着說。

「我不想再幹那密上的鳥事了！」他把牙齒咬得叭叭地響。

她這才偷偷地鬆了口氣。

於是他們跑進房子裏去收拾幾件破爛的衣裳一齊網進他的包袱裏去。他揹着包袱，她却用一條破褲子包住嬰兒，緊緊地抱在懷裏，一同走出房子來。

原來阿興被碗窖歇了工，原因是那個工頭近幾天來天天故意找他的錯，這邊說他碗泥鏟得太粗，要他重新鏟過；那邊說他砍回來的柴燒不着窖火，要他重新上山去再砍。昨天吃晚飯的時候，工頭當着大眾的面吵嚷他煮的飯不熟，他只輕輕地頂了工頭兩句，就被工頭打了一耳光。他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蠻性子，跳上去對準工頭就是一拳，把工頭打倒在地上打滾。立即就有幾個工頭的私人的窖工向他圍上來，幫同工頭廝打，無奈他來不及撒開拳脚就被按倒在地上挨了一陣毒打。

現在當他和阿艾揹包袱抱嬰兒走過廳堂的時候，突然被小老頭阻攔住了。

小老頭顯得很慌張地攤開兩隻手說：

「怎麼，月子裏就把她帶回窖上去嗎？」

『什麼審上不審上，我們要出遠門。』阿興暴躁地叫。

『呵，出遠門？什麼時候才回來呀？』小老頭還是一味阻攔着。

阿興氣兇兇地從廳堂上衝到天井裏去：

『鐵樹開花的時候回來！』

『呵，阿興，你是說把我這老頭子撇下不管了嗎？』小老頭裝着一副苦臉。

『誰知道你是那一山的鬼！』阿興帶着阿艾急急地往大門口走去了。

小老頭只低聲地哼了一聲，他深感自己計謀成功的可喜，他的嘴角立即掠過一抹詭秘的微笑。

深秋的早上是佈滿了濃霧和有點寒冷的，阿興和阿艾往着不可知的遙長的山路慢慢地走着。他們身上穿着單薄的衣裳，一陣晨風迎面吹襲過來，他們同時打了一個寒噤。突然嬰兒啼哭起來了，阿艾生怕嬰兒着了涼，解開衫扣，用衫子把嬰兒包住，緊緊地抱在懷裏，打算用她全身的熱力去溫暖她的孩子。

第五章

石寮溪的水流是急激的，由亂岩沖激起來的浪花嘩嘩地響。阿興的日子也像流水一樣的過得快，現在他已經是一個中年漢子了，多變的世故在他的額門上刻下了很深的摺紋，他的頭上已經雜生着幾根白髮，他的鬍子帶點枯黃，生活把他磨難得背部略顯痠瘦，他雖還中年，但是看起來却近於蒼老了。

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大孩子十三歲，但是因為七個月就離開母胎，身子顯得很孱弱，動作遲鈍，兩隻眼睛很小，而且露出怯弱的光，身子無時無刻不是畏縮成一團的，就好像一隻突然被拋在太陽下的土撥鼠一樣，常常顯出疑懼和不安的神情。

小兒子却是一個頑皮蛋，他的額門很高，經常戴着一頂破舊的紅帽子，活像一隻精力飽滿的小公雞。雖然他不過是一個剛滿十二歲的孩子，但是比起他的哥哥來却低不到半寸。他的身子寬寬的，他的母親正發愁着他哥哥穿過的小衫子太窄，不合他穿，要新縫件衣裳給他却買不起布料，只好把哥哥的舊衫子東拼西湊地縫補起來給他纏住屁股；可是一件剛縫補好的衣裳經不起他十天半月的磨，就會有幾個大洞洞的。

阿興帶着一家子流浪到這石寮溪來已經有四個多年頭了，他在這個窮僻的山村裏生活，好像一棵半枯的樹淺淺地植下了根，枝葉稀疏，開不成花，更結不成果，而且說不定就會被一陣稍為勁厲的風掀折的。他在這裏燒一個小小的炭窯，一個月之中只能燒出一千多斤炭，還要僱搭下水的便船運到府城裏去賣，所得的錢也就只够一家人的溫飽；但是遇到他害病的時候，炭窯燒不成，一家子就會挨餓的。因此

有時他雖然害點小病也只好勉強支持着做活，他知道一家四口是全憑他的雙手掙着過日子的，他尤其不忍心眼睜睜地看着兩個孩子餓得哭失了聲。在這慘淡的生活中，怪不得他老得這樣快，只要工作稍爲吃力的時候，他就會感覺到難以支持，尤其是每逢下雨刮風的天氣，他年輕時候因械鬥而跌跛了的一條腿，酸麻作痛。

阿艾很少有閑工夫來照料兩個孩子，她整天要幫着阿興在炭窰上做活，或者到深山裏去砍回松柏柴來燒炭。工作的勞碌，和產後的失調，使她漸漸地衰弱下來。她的臉頰失掉了往昔的紅潤，鬢髮也稀薄下來，十指磨成肉繭，腰身瘦削得像一根枯木樁子。她的眼睛不再有那青春的光彩，嘴唇乾紫，而且額門和眼角上佈上了一些皺紋。她的頭髮很少梳理，沒有洗過，更沒有塗過油，枯黃得像深秋的一堆亂草。生活是這樣的磨難了她，十幾年前她還是一個健康標緻的姑娘，而十幾年後的今天，她竟成了一個衰弱的黃臉婆。

現在，阿興正在屋後把阿艾砍回來的一大堆松柏柴拖到窰門口，他打算趁着這晴朗的天氣再燒一窰炭，好把剛燒成的一窰炭一同運到府城去賣錢。因爲現在已迫近清明時節了，而且城裏的人家有些已經挑着「三牲」，糕點、酒菜和飯盒，扁担上掛着鞭炮和紙錢到鄉下的祖墳上來祭奠了，要不是趁早多燒幾窰炭賣出去的話，一過了清明，炭價是會一天一天地賤下來的。

「阿潮，趕快把木砧拿來！」阿興拿起沉重的板斧高聲地叫喚着他的小兒子。

阿潮聽見他父親在屋後叫他，就連忙撒下他用尿泡濕的泥餅，兩隻泥手往胸衣上一擦，就抱起木砧往屋後跑去。木砧又大又沉重，他顯得非常吃力，顛顛簸簸地走着。他並不叫他的哥哥幫他的忙，他願意單獨在他的父親面前逞能，他想用自己倔強的性子博得他父親的喜歡，好讓他的父親進城賣炭後多帶

一點糖食回來給他吃。

阿潮把木砧放落在他父親的腳邊，小嘴巴喘着氣說：

『爸爸，木砧拖來啦。』

阿興愛撫了一下孩子的頭讚嘆着說：

『我的阿潮真乖，真有出息，你日後一定是一個跑江湖打世界的好腳色嘛！』忽然他看見孩子的胸衣上髒濕一片，他用一隻大手指點着孩子的胸脯，『你看，這是什麼？』

『泥餅渣渣，好吃的嘍！』阿潮顯得有點尷尬。

『又是尿泡泥巴玩？』

阿潮被迫問得反而頑皮地高聲笑起來。

『你這髒鬼，好，當心你媽打山上轉來給你吃竹鞭！』

於是阿興把松柏柴放在木砧上，用力地揮動板斧砍起來，砍得他額門冒汗珠子，氣喘喘地活像一隻公牛。

阿興的大兒子，靜靜地坐在離審門口不遠的一片疎竹林下，吃驚地望着他的父親像牛般的賣勁地工作，雖然用力地睜大了眼睛，但是眼睛還是很小。他是一個愛靜的孩子，寂寞地生活在這窮苦的家庭裏。他的混血兒的命運帶給他一個悲涼的身世。他知道他的父親是不怎麼喜歡他的，只有他的母親在背地裏偷偷地給他一點憐愛。他吃飯的時候不敢多動菜，不敢大聲的哭，也不敢大聲的笑，整天沉默地過着日子。雖然他的父親不會大聲地呵斥過他，但是父親的臉孔也不會對他笑過。他不像他弟弟的先天厚足，不像他弟弟的強健活潑。他比他弟弟大一歲，卻沒有氣力幫爸媽做活，他知道自己的身子很瘦弱，

不敢跑到父親工作着的窯門口去攔手礙脚。在他這沉默無言，不動聲息的生活中心，他的小小的心靈是憂鬱而且早熟的。因此，天賦給他一對會觀看父母臉色的小眼睛，他不敢隨便說話，也不敢隨便動，他生怕說錯了話做錯了事，會挨父母的打罵。

一陣從遠處傳來的隱約的鞭炮聲，驚動了阿潮。他連忙躲到屋角後，揮着小手招呼他的哥哥跟他一塊兒跑出去玩。但是他的哥哥還是呆望着他父親在砍松柏柴，並沒有看見他的手勢。他急得低聲叫起來：

「哥哥，哥哥！」

他哥哥的耳朵也那麼不靈便，連他的叫聲也沒有聽見，他急得有點生氣了，於是拾塊石子擲了過去，這一來才把他哥哥驚動了抬起頭來。

「哥哥，來！」他又招手，低聲叫。

他哥哥胆怯地繞過一片小小的雜木林向他走了過來。他一把拖住了他哥哥的瘦胳膊，奔騰而去，嘴巴裏還在埋怨：

「喊你半日，你就像隻呆鳥，還不趕看鬧熱去！」

阿潮把他的哥哥拖得踉踉蹌蹌地往前跑。阿潮跑勁很大，但可把他的哥哥拖得上氣不接下氣，因此他哥哥不由得低聲地叫起苦來：

「呵呵，慢些，你快要把我拖死啦！」

阿潮不但不慢下脚步來，而且還怪聲地叫道：

「怪不得爹姆喊你做病雞，你害歇骨病嗎！」

他們住的本來就只是一個臨着石寮溪的小小的村子，因此他們很快就跑過了狹小的村場，一直往起伏着山岡的荒野裏跑去。

山岡上的「當尼」叢已經開了花，阿潮這才把脚步慢了下來，貪婪地望着兩邊的「當尼」叢，他心想當尼開花了，再過些時就可以到這裏來摘當尼吃了，他一起把那紫紅色的當尼果子，好像就有一股甜汗落到他的喉嚨裏似的，他不由得偷偷地吞了一口唾沫。

阿潮的哥哥好容易才喘過一口氣來，他向地上吐了一口白唾沫，累得把瘦骨稜稜的屁股往草地上坐，他想想好好地歇一陣子。

但是阿潮立即叫了起來：

「走呀，你怎麼坐着當起「山神伯公」來了？你想過路的會祭你「三牲」嗎！」說着阿潮就跳前來拖。

阿潮的哥哥是被拖怕了的，他連忙搖搖頭站了起來，服服貼貼地跟着他弟弟走了。

快到晌午的陽光照耀得遠近山岡的草野閃閃發亮，有幾隻愛鬧的山雀在「千條杉」的枝頭上叫噪，這正是春末夏初的南方的好晴天，滿山遍野上開着當尼花，杜鵑花和梔子花。尤其是阿潮和他的哥哥脚下踏着柔軟的草地，兩個小小的心靈上同樣感覺到一種輕鬆和快樂。起先，阿潮的哥哥心裏是有點埋怨阿潮把他拖個半死，但是現在睜眼看着四周美麗的景色，心裏的惱恨也就被迎面吹過來的溫和的山風帶到遠遠的後面去了。

遠處的山岡上佈滿了重重疊疊的荒墳，那許多荒墳是窮人家和路斃的乞丐葬身的地方，而在那些荒墳的中間一塊種植着濃鬱的古柏樹的岡槽上，却隱約地露出來一座有着石人石馬的大墳墓，阿潮會聽父

親說過那地方是有名的風水地，叫做什麼丹鳳坡，是城裏的一個三代翰林의 富貴人家的祖墳。現在正從那古柏樹林裏轟轟地颯起一片青烟，阿潮心想那一定是在祭奠燒金箔紙錢了，果然隔不到一會兒就聽見那邊響起「冲天炮」。

那歌在「千條杉」枝頭上叫噪着的幾隻山雀，被鞭炮聲嚇得呼的一聲遠遠地飛跑了。阿潮立即抓住他哥哥的胳膊，也不管他哥哥連聲叫苦，就拖着往那山岡上拚命地跑去。

他們一口氣跑進了濃鬱的柏樹林裏來，在巨大的古墓前已經圍了不少從村子裏跑來看熱鬧的野孩子們，阿潮強拖着他的哥哥擠進了野孩子們的中間裏去。他看見跪拜在古墳前的男男女女，不像他們這樣襤褸，那些男女穿的都是漂亮的衣裳。在阿潮落下地來活了十二年，却從來不會看見過這樣富貴的人羣。

有些野孩子在互相踐踏着搶那沒有點燃的鞭炮，阿潮並不示弱，撇下他哥哥飛步參加進鬥爭的羣中，他被雜亂的野孩子推倒了兩次，腳際被重重地踩了好幾次，才搶到了一個電光炮，高高興興地跑了出來，交給他的哥哥收藏在肚兜裏。他心想自己家裏養着一隻小豬，聽母親說夜裏總有狼跑到屋前屋後來窺巡。現在他有了一個電光炮，就可以在夜裏點響了去嚇嚇狼啦。

祭奠的人在給野孩子們分發糕餅了，阿潮和他的哥哥也分發到幾塊糕餅，阿潮貪饕得一下子就糕餅吃光了；可是他的哥哥却很省儉，把糕餅藏進肚兜裏去。

「你爲什麼不吃？」阿潮奇異地眯着小眼睛說。

「帶轉去給阿姆。」哥哥用舌尖舐了舐嘴唇回答。

阿潮忽然覺得這一點不如他哥哥的用心，但是他却理直氣壯地說：

『就不給阿爸吃嗎？』

哥哥不由得惶惑起來。

阿潮覺得太為難哥哥也不好，於是說：

『把你的糕餅帶轉家去，就說是我們兩人一同帶的。聽見嗎？』

哥哥像放下重担般的輕鬆地點點頭。這家有錢人家雖說是來祭奠園草掃墳，而事實上好像是一家人一同出來踏青遊春似的，只聽見他們的笑聲，並沒有聽見他們的哭聲。現在他們爲了要逗着這些窮苦的野孩子們玩，就想出一個惡作劇的方法，故意站在高高的石墳頭上，把一把把的銅子從高處撒落到墳前的草坪上，讓野孩子們去搶。野孩子們看見在撒銅子，就像一羣爭吃的小狗般的一擁而上，你扯我咬似的，有的樂得狂笑，有的痛得大哭。阿潮年紀雖小，但却是一個好強腳色，他也擠進人堆裏去搶銅子了，他看見他的哥哥不敢進來搶，就高聲地叫罵道：

『病鴛，進來呀，死樣相！』

但是哥哥一進來，就被一個野孩子一手推倒，腦袋碰在一塊小石上，痛得啞聲地哭起來。阿潮看見他的哥哥的額門上流出血來，氣得吼叫一聲就向那個野孩子撲了上去，互相扭住衣領一陣子廝打。那野孩子氣力倒很大，但因爲是一個獨眼龍，打得有點笨，而阿潮却打得靈活多了。他對準那獨眼就是一拳，打得那野孩子一片昏天黑地，阿潮又趁勢把小腦袋向對方的小肚子一頂，把對方頂跌出二三尺遠。那野孩子的一把銅子立即撒落下來滿地滾跳，阿潮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銅子搶了過來，一溜烟跑出柏樹林去了。

爲了等哥哥跟上來，阿潮隱藏在柏樹林邊看看林子裏的動靜。他看見祭奠的人已經停止了撒銅子，

却聚在墳前的祭石上吃噉起來了。那些野孩子並不走，還張大了每張貪饞的嘴巴望着祭墓人吃噉，好像他們還等着吃噉一點剩菜殘湯似的，其中竟有幾個最貪饞的野孩子，掄吃着丟下的鷄骨頭和魚刺。阿潮看着看着也不由得嚥下一口唾沫。

那個被打傷了獨眼的野孩子，却坐在草坪上納悶，大概他的獨眼痛得利害，已經無心顧到他的那把失掉的銅子了。

阿潮好不容易才等得他的哥哥走出柏樹林來。於是他們沿着來路上走了。太陽早已偏西，阿潮覺得肚子餓得利害，把步子加快了些。他斜視了一下他哥哥結了血疤的額門，大聲地說：

「你真是軟骨頭，一陣風就會把你吹跑的！呃，要是阿爸阿姆問起，你不要說我們打架了呵！你只說你給樹根絆了一跤，記着呀！」

當他們剛剛走近家門口，就看見母親從山上挑着兩捆沉重的松柏柴，蹣跚地走下山來。他們連忙跑進灰暗的小屋子裏去，裝得很乖地坐在那倒的一張壞了一條腿的長凳上。緊接着他們就聽見母親喘着氣走進屋子裏來了：

「阿划，日頭快落山啦，你還沒有燒飯嗎！」

平常母親不在家的時候，是由阿潮幫着哥哥做飯的，但是今天阿潮貪玩把哥哥拖出去玩，忘了在家裏做飯。

哥哥阿划哭喪着臉，一聲也不敢響。

母親發覺到阿潮變得那麼乖巧地陪着他哥哥靜坐在凳子上，心裏就有七分明白這兩個孩子今天又做錯了什麼事。母親放了僻阿潮的性子，平常他頑皮透頂，只有做錯了事情才會變得格外乖巧的。於是她

氣憤憤地叫起來：

『阿剎，說呀，你怎麼連飯也懶得燒？你是小瘟豬麼？怎麼一聲也不響！』

阿潮看見哥哥被迫快要哭了，他怕哥哥被母親迫出了真話，說他跟那個野孩子打了架。他急忙地偷偷扯了一下哥哥的衣角，低聲地說：

『把糕餅拿出來呀！』

阿剎這才像得了救般的暗暗地鬆了口氣，他把肚兜裏的糕餅很快地掏出來，交給母親說：

『阿姆，吃。』

母親很奇異地看着落到手掌上的幾塊糕餅，看樣子她也很少看見過這樣好看的糕餅吧？

阿潮趁這個機會向母親賣乖，他親自伸手從哥哥的肚兜裏掏出他的搶獲物，得意地對母親揚了揚：

『嘿，阿姆，你看，電光炮呢！』

阿潮一高興，連他搶來的一把銅子一同交給母親說：

『給爸爸買酒，給哥哥和我買豬肉，好嗎？』

阿潮却沒有料想到母親把眉頭一皺：

『你們這兩個小狗腿，跑去看人家祭奠了呵？』

『是弟弟硬把我拖了去的！』更想不到哥哥又告了一狀。

『好呵，連飯也不燒，你們就快快乐樂到處去浪蕩，阿爸阿姆上吊，你們絕滅子，還當是在打鞦韆呢！』母親恨恨地罵着，把兩個孩子交給她的東西往床上一擡，就回轉身子到屋簷下做飯去了。

阿興已經把第二窩炭燒成了。他心裏清明時節會有一陣子細雨的，他希望春寒的黃梅雨季裏把炭運到府城去賣，好多賺幾個錢來維持家用。他想阿艾已經三個月頭沒有縫製過一件衣裳了，褲子破了襠還是用他的一隻破襪子補起來遮羞的；而且兩個孩子的補釘衣裳也已經破得沒法再補，尤其是阿潮，整天東跑西溜的，把兩隻小腳板磨成了許多繭泡，也該買雙鞋子給他穿了。同時他又想起大兒子阿划始終是臉黃肌瘦的，可是肚子却有點發脹，這孩子雖說是別人家的血種，但到底總算是自己的孩子，自己雖然不大喜歡他，但對他却不能說沒有一點憐憫心的。他想趁便從城裏買幾包疳積藥來給他吃，只要他的身子硬朗起來，總能够替家裏幫點忙的。

家裏只剩下兩升糙米了，阿興計算日子只要離家三五天就能够回來，他跑到村子裏的一家人家裏去借了幾斤紅薯回來，叮囑阿艾省儉過日子，而且留下了半塊錢作家用，就僱了一隻下水的便船，親自把一筐筐的木炭挑入船艙，最後他上船了。

阿艾拉着兩個孩子一直送到一片堆滿了鵝蛋石的河灘上，她眼望着船解了纜，悒悒地在水面上漂動起來了。她看見自己的丈夫站在船尾上，身子有點瘦，她不由得心酸地背着兩個孩子偷偷地掉了兩滴眼淚。然而不知愁苦的阿潮却尖聲地叫了起來：

『阿爸，不要忘了帶桑棋槓呵！』

阿興在船尾上揮了揮手。

船已經搖搖蕩蕩來了，很快地往下水的地方遠遠地漂去。阿艾眼望着船兒把自己的丈夫帶遠了，不見了，才夢寐地嘆了口氣。

但是她一時還沒有離開河灘，她呆呆地望着溪裏的沖激的流水，她深深地感覺到自己的青春就像流

水紋的匆匆地流去了。雖然她現在還不過是三十歲的女人，但總覺得自己好像是老了。她常常覺得腰酸頭痛，但是爲了一家丁的生活，她不願意讓阿興一個人太勞苦，雖是身子不舒服，也只好咬緊牙關幫着阿興做工。想着想着她就不由得傷心起來，眼圈一紅，兩滴眼淚又撲簌地掉下來。

阿潮突然預感到母親有什麼傷心事似的，他剛剛把小臉孔仰起來，就恰恰碰到母親的兩滴眼淚掉下來。他驚異地睜大了眼睛，他看見母親的眼圈有點紅，他知道母親哭了，立即乖巧地說道：

『阿媽，爸爸會帶一方肉轉來給我們吃啐！』

她把頭向後一仰，趁勢用袖子拭了一下眼睛，強裝着笑說：

『乖孩子，轉家去吃你們阿爸吃剩的鹽粥去吧。』

于是她一手牽着一個孩子，茫然地移動脚步離開了河灘。

自從阿興走後，家裏突然冷落下來，兩個孩子再也聽不見父親在屋後勞作的聲音了，尤其在夜裏，父親用講故事給孩子們聽的時間來休息他日間工作的疲勞，如果遇到父親囑過幾兩酒的話，他就會乘興唱一些山歌來娛樂全家子的。生活雖然折磨了他的身子，但是他的心靈還多少保持着他年輕時候做人的氣味的。現在父親走了，留給母親的是一片空虛，留給孩子們的是一片寂寞。自從父親走後，母親的眉頭更加的深深鎖在一塊兒，因爲這貧苦的生活是要她獨力來支撐了。她發愁自己的丈夫出外會發生不測，她怕他因爲酗酒和人打架，被關進牢裏；她怕他在外害了病，苦在小歇店裏。

母親在白天裏帶着兩個孩子到邊荒的山田裏去找些野菜，夜裏結幾根麻線來縫補東西。每天三頓飯吃成兩頓，有時把野菜放進紅薯稀飯裏一塊煮，再撒上幾粒鹽，就算打發過一頓，有時就只買半塊豆腐渣乾炒了來填三口的肚子。自父親走後，家裏的日子過得更苦，阿划更加沉默得像一塊枯木，而阿潮

也失掉了整天愛叫愛鬧的頑皮天性了。

計算日子該是父親回來的時候了，但是父親終究不見回來，母親憂愁得沒有一絲笑容，而且在靜夜裏還背着孩子暗暗地傷心掉眼淚。她夜裏很難睡得着，縱然入睡，但總被惡夢驚醒，她只有睜大了淚眼等天亮。她深恐自己的描想成了事實——丈夫因酣醉打架入獄，或病倒在小歇店裏了。家裏邊的幾升米和紅薯全吃光了，一家三口的生活眼看着已經掉進可怕的深淵裏。她心想自己挨餓倒不要緊，但是兩個可憐的孩子是挨不住餓的。這幾天她每天只有單獨跑到山上去找些「狗頭」根回來煮去苦汁，磨成粉煮成糜讓孩子們吃。她是不願意跟村子裏的人家借糧的，因為別家也很窮，她怕會被人家冷言拒絕。

每天中午和黃昏，她總要帶着兩個孩子到原來的石灘上去望望上水的船隻，但是每隻路過的船都帶給了她一個失望。當上下游都沒有船影兒的時候，她只有發呆地望着從腳邊匆匆逝去的流水。

「孩子，你眼尖，看看那頭是不是過來一隻船？」母親用沉思的眼睛望着遠處的下游說。

阿潮不安地拾起一塊鵝卵石丟到水裏去說：

「阿媽，那是一隻跑到河唇喝水的牛。」

母親失望而又憂鬱地嘆了一聲。

「阿媽……」阿潮仰起頭來用他的失神的眼睛望着母親的焦愁的臉孔。

「孩子，餓了嗎？她低下頭來凝神地望着大兒子的沒有一絲血色的蒼白的臉孔，她感到一陣心酸，不由得彎下身子輕輕地把大兒子抱了起來，用她那枯焦得發紫的嘴唇吻了一下大兒子的瘦削的臉頰說，「我們轉家弄點吃的去吧。」

當阿潮被母親吻了一下臉頰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得非常惶惑。在他懂得一點人事以後，母親從來不

會這樣心疼地吻過他，這突然的溫暖，竟使他的小小的心靈有點經受不起，就好像枯萎了的小草經受不起大雨的一樣。他懷然地把腦袋靠在母親的肩膀上，靜靜地流起眼淚來。

母親突然覺得頸子上濕漉漉一片。她吃驚地側過頭來看了看身上的大兒子，她失聲地叫了起來：

「呵，乖，你身子不舒服麼？」說着她用手摸了摸大兒子的額門。

阿划被母親愛撫得突然低聲地嗚咽起來。

「唉，乖乖，你肚子餓嗎？」母親把阿划緊緊地抱在懷裏。

阿划爲了要安慰母親，微弱地搖著頭。

「孩子，眼下阿爸不在家，你是病不得的呵！」母親說着，兩滴飽大的淚珠撲簌地掉落到阿划的身上。

一回到家裏，阿划真的病起來了。母親把他放在破棉絮的床上。他渾身發着高熱，只聽見他在微弱說着夢囈：

「阿姆，你看，星，滿天星……」

母親靜靜地坐在床邊，一邊嘆息着流眼淚，一邊輕輕地拍着大兒子的攤着四肢的身子。她的眼淚是由於一種對於大兒子的憐憫和懺悔流下來的。她覺得自己過去不應該對大兒子太不關心和疼愛了，這孩子在母胎裏就帶來了一個不幸的命根子，他的爸爸不喜歡他，難道連自己當母親的人也不疼愛自己的骨肉嗎？……

阿划靜靜地坐在門坎上，他只聽見屋角裏的那隻小豬飢餓的吵叫，和母親低弱的啜泣聲。在暮色中，外面已經漸漸地昏暗起來了。

第六章

父親一直到半個月後才回來，他並沒有帶回來一隻鞋子，半斤鹽或一尺布，甚至連錢也沒有帶回來一文，他的頸上，胳膊上和腿上佈滿了一條紫紅色和青色的傷痕，他比離家前瘦了許多。帶幾根斑白的頭髮長了，而且亂得像剛出獄的囚犯，指甲鬍子也突然長了許多。從他的頹喪的樣子看起來，他一定受過很大的磨折才逃回家來的，

當他跨進門來的時候，正是天剛剛發亮。他是跑過很長的夜路才回到家裏來的。他的赤腳塗滿了泥巴，褲腳被露珠打濕了，他的衣裳也被荆棘掛破，他的眼圈青腫，臉孔烏紫，脊背顯得更加駝了。

母親用失眠的含淚的眼睛吃驚地望着父親回來了，從她的昏黯的眼光裏，可以看出她欣喜而又悲酸的心情。而阿潮却慶幸着父親總算回來了，但是父親並沒有給他帶點吃的東西，心裏有點悵悵。他本想跑上去抱抱父親的大腿，說幾句討好的乖巧話，但是一看見父親陰沉的臉孔，他却長縮住了。

原來在這山窩窩裏是聽不見外面的一點消息的。中國跟日本火碰也全不知道。父親一到了府城，就聽城裏的人說「東洋紅毛」從海上打來啦，攻戰了海口的大埠頭。城裏的人亂得像螞蟻搬家，紛紛地逃命了。鬼子的飛機滿天價響。父親眼看着炭是賣不成了，想把炭運回來吧，但是誰家的船不願意運財貨多賺錢，那裏還來運他的木炭呢？因此他只好盡自己的力氣挑了四簍炭往回跑，心想炭是血汗燒成的，丟去也不能全丟了。

在路上，他碰見了一隊兵。說起來這隊兵是從大埠頭上退下來的，他們比老百姓跑得還要快。聽說

這支軍隊是有名的「X」的「豆腐軍」，一聽見槍炮聲就嚇破了胆，平時只會欺壓老百姓，這次大埠頭被「東洋紅毛」用什麼特務隊外攻內應，不到兩個鐘頭就被打下了的。

全家人都在悲傷中沉默下來。逐漸變濃的曙光雖然從門外投射進來，但因為是陰天，天色還是很暗。小小的屋子裏除了阿划在病中發出來的微弱的呻吟外，沒有一點聲息。很久很久母親才打破了沉默問道：

「阿興，你怎麼啦？」

父親低下頭去望着門前的一塊青石墩：

「不要問吧，苦命人偏偏碰到蛇咬腳。呃，有什麼吃的弄點來。」

阿興身上的一點盤纏被大兵們搜去了還把他拉了快，叫他挑着幾口搶來的箱籠跟着走。幾口箱籠着實有百多斤重，每天起碼要走上百把里路，大兵們扛着槍都還嫌累，阿興怎能整天挑着沉重的担跟着跑呢？大兵們一天只給他一頓飯吃，沒有氣力挑，他的脊背上就會受到槍桿的敲擊和鞭子的揮打，就是受了傷也還得挑着走。爲了保條性命，雖然他的跛着的一條腿又受了傷，也只得勉強掙扎着往前邁步子。

他白天挨餓勞苦了一天，而一到夜裏大兵們還用繩子把他縛了睡覺。夜裏得不到安睡，白天又沒有吃飽，這勞苦的日子他怎麼捱得下去？他心想自己再這樣跟着大兵跑下去，總要倒在路邊給野狗啃骨頭的。幸好有一天晚上，跟他一塊睡在草堆裏的幾個大兵，因為燒狗肉喝了酒，熬不住身子裏的熱力，結幫出去強姦農家婦女去了。他故意翻了幾下身子，側耳傾聽着四下裏沒有一點動靜，因此他在黑暗裏掙脫了身上的繩子，藉着淡白的星光，偷偷地跑進了附近的一片山林裏逃走了。

阿興逃回家裏來，但是眼看着家裏已經斷了炊，自己又沒有帶回來一個錢一粒米，可是他不忍心看

着阿潮和害病的阿划用飢餓的眼睛望着他，不忍心聽阿艾的悽涼的嘆息，于是他摸了摸自己酸癢的兩腿，默默地跨出門坎去了。

他的脚步把他帶到村子裏去了，他仍然跑到前一次借過紅薯去的那家人家去借點雜糧。

剛一進門，他就跟從門裏趕狗跑出來的一個老太婆撞個滿懷，那老太婆失聲地叫聲「波啲」，往後踉蹌了幾步，好容易才站穩了身子，大聲地埋怨起來：

「呀，一大早就偏偏碰上了你這個惡煞星，差一點把我老伯姆送了命！」她把氣平了平，「你那麼久死在外邊，在陰間發了橫財，魂遊回來的嗎？」

阿興知道這老太婆心裏善良，而嘴巴却很嚙舌的，他心想要是聽下去的話，就不知道她要嚙舌好一大陣子呢，因此他直截了當地說：

「一出門就遇打頭風，倒了運，眼下日子船重又攔淺啦，再來求求老伯姆借升把雜糧來糊口呢！」

「雜糧？你說話像唱戲，口頭那裏知道手頭艱難！去年年冬不好，眼看今年又要鬧飢荒。我家幾畝田又是石子地，那來有好收成呵！昨天還叫我的小孩子到東隔壁人家去借半升粟子來燒夜食的呢！」老太婆一口氣就說了一大串。

但立即她就看出阿興的臉色很尷尬，於是她嘆了一口氣說：

「眼下我家裏只剩下一筐蟲咬的爛紅薯，你不嫌辣壞腸子就分點去吧。」

阿興向老太婆借了一隻簸箕，隨便揀了十幾根爛紅薯裝着就想走：

「老伯姆，過三兩天就想法連上次借的紅薯一同還你吧。」

「紅薯生在田頭，吃在肚裏，虧你說什麼還不還！」說着老太婆又拉住了阿興的一隻胳膊，指着西

隔壁的人家低聲地說，「前兩天那馬車間搬進來一家人家了哩，聽說他也是你們那個地方的人。」

阿興的臉孔雖然蒼白起來，他預感到一件不幸的事情就要落到他的頭上來了。他沉默了好一會兒才慢慢地舉起昏黯的眼睛來問老太婆：

「他家姓什麼？」

老太婆苦苦地思索了好久說：

「聽說姓姓李？不，好像是姓張，不，不，我是一個老「瘋東」，記不得他家是姓什麼的啦，不過他家是你們那麼地方人倒不假。」

阿興縮着竅竅一聲不響地走了。

阿興把半簸箕紅薯拿回家裏來，阿艾揀了幾塊煮成紅薯湯，給阿興和阿潮吃。然後又把幾塊紅薯研成羹給阿划吃，但是阿划只嘗了一口就搖頭。

「唉，這「細貨仔」一病就是半個月，瘦得骨頭都快露出來了呵！」她一邊用手撫摸着阿划因呼喚而急促地跳動着的心口，一邊乞憐地望着她的丈夫。

阿興吃完了最後的一碗紅薯湯，就站起身子出門去了。

他一直往着上山的路走去，他想到山上去尋些草藥回來給生病的孩子煎了吃，而且順便採點野煙蕪子回家用火烘乾了捲成葉子煙吸。

當他走到半山上，就看見有一個挑了兩大捆柴的壯漢向下山的路走來。那漢子迎面慢慢地走近來了，而且老是用眼睛打量着他。他也覺得這漢子的臉孔很熟悉。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面，但是一時却想不起來。

突然那漢子把柴挑一放，叫了起來：

「喂，你不是阿興嗎！」

他一怔，這才想起這漢子就是他十幾年前的仇人，——那個曾經跟他交過幾次拳腳的年輕漢子，那個被老地主活活地燒死了的姑娘的未婚夫，他的跛腿還是被他追趕失腳掉到溪谷裏跌傷了的。

他裝做不認得他，連忙往斜刺裏的一條山徑上走掉了。

阿興在山上兜了個圈子，就兩手空空回到家裏來了，他並沒有尋回來草藥，也沒有攜回來野烟蕪子。一跑回家就倒上床，把破被子緊緊地蒙住頭，孩子在他身邊呻吟，他也聽不見。他只覺得腦袋昏沉沉地發脹，渾身的骨節都酸痛起來。

阿艾看見自己的丈夫悶頭悶腦地蒙着被子直挺挺地躺在牀上，就移到牀前來，深深地彎下身子，用惶恐的聲音說：

「呵，你好生生上山去做什麼？清明前後的節氣不順，你是不是着了邪呵！」

阿興並不理會她，只感覺到自己的心頭非常悶塞，他很想跳起來狂嘯幾聲，但是他的身子酸痛得不能動彈，他的喉嚨叫不出聲來。他的心好像被一根繩子打了個死結一樣，扯又扯不掉，解又解不開，他的呼吸一陣陣地艱難起來。

一個頑強的意念嚼食着他的整個心靈：是拚命呢還是和解呢？剛才在山上碰見的正是他的生死的仇人。現在狹路相逢，又是同落腳在一個村子裏，天老爺好像故意在作弄他們，徧徧在十幾年後的今天使他們碰在一塊。他回想起當年的那一幕惡鬥，他在烈火的柴草堆邊打退了那漢子，使他永生失掉了心尖上的人；而自己却被追趕在荒山裏，終于跌破了腿，使自己一生變成殘廢。他們兩方的仇恨都像海般深

的，他能饒過自己，或者自己能饒過他嗎？俗話說的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誰能預料到對方不乘機來暗算呢？就說自己被他一匕首暗害了，倒也沒有什麼，仇人碰見仇人，不是我活就是你死，一命拚一命，一隻牛兒拖一把犁，這是誰也拗不過來的事；但是要是自己真的拚掉了命，那麼阿艾和兩個孩子將依靠誰去過日子呢？難道自己就輕輕易易地撒下了一個寡婦兩個孩兒走出人世嗎？……

阿興一直在痛苦地扭絞着腦筋，他始終想不出一個好方法來處置自己和處置仇人。他愁悶地在被子裏嘆了口氣。他的思索又隨着嘆息波動起來：當年自己是被那老地主愚弄了，自己出力替他拚命，想不到他最後一着還把自己出賣了往對方的刀下送命，要不是那個大肉瘤長工打救，自己早就在人家的刀下變成肉泥了！爲什麼當時自己那麼傻氣，爲什麼偏要打退仇人，使那可憐的姑娘活活地被燒死呢？自己變成了跛子，莫非這是天意麼？唉，這條跛腿使我一生一世記起恨事，也使我變成這樣衰老了呵，……因爲他已經有兩天兩夜在路上奔逃，而且一直受了那十天十天的苦頭，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地閉下眼睛，朦朧中他做了一個惡夢，突然從夢中驚醒過來，他渾身出了一把冷汗。他睜眼望望門外的天色，知道已經是中午時分了。他一骨碌爬下床來。揉揉疲倦的眼睛，趁阿艾沒有注意的時候，把一把刀藏進腰裏，出門去了。

他跛着腳一直向村子裏走去，在老太婆的門前他遲疑了一會兒，就急劇地轉個身，投進老太婆的西隔壁的那家門裏去了。

半上午在半山上碰見的那個壯漢，正坐在一隻矮板凳上編補一隻破草鞋。那漢子抬頭看見阿興氣喘兇兇地跑進門來，就立即站起身子，兩手叉着腰，眼睛很陰沉地望着阿興的臉孔，好像在等待一場即要到來的惡鬥。

阿興沉默地站在他的面前，只一味凝視着他的陰沉的眼睛，一句話也不說。坐在屋角裏的兩個老人和一個小女孩，一齊用驚疑的眼睛望着他們，整個屋子裏的空氣是怕人的，而且充滿着殺氣。

阿興眼着這站在面前的十幾年前生殺的仇人，竟也比從前憔悴蒼老得多了。額門有了皺紋，鼻溝深了下去，臉頰陷落，顴骨突了起來。而且從他的因氣憤而裂開來的嘴巴裏，還可以看得見他的門牙有兩顆已經脫落了。一看就知道他在這悠長的歲月中也受過不少的磨難的。

阿興突然拍了一下壯漢的肩膀：

『記得上午我跟你山上碰過面。你問的我就是阿興！』

壯漢的陰沉的眼光裏燃燒着兩股隱約可見的仇恨的火花，他咬緊牙根濃濁地哼了一聲。

『你阿哥當年一定想我掉死在山溪裏了嘍？』阿興痛苦地扭絞了一下臉孔，『可是我沒有死，只跌跛了一條腿。』說着阿興又指了指他的右腿。

壯漢好像被這提起的話深深地刺傷了心，不，他十幾年來隱藏在內心的傷疤，給他的仇人一爪抓破了，他的眼睛冒紅，他的嘴唇變白，他的牙齒在嘴巴裏磨得叭叭地響，他的緊捏着的拳頭是抖動的。

『呵，我知道你阿哥要尋仇的。』阿興說着立即把藏在腰裏的一把刀抽出來重重地往旁邊的桌子上插。

『哎喲，天公！』坐在屋角裏的那個老太婆突然驚叫着把身子癱到牆根下去了。而那個小女孩也突然尖聲地啼哭起來。

『不怕，我不會傷人的！』阿興連忙對着屋角叫，然後又回轉頭來對壯漢說，『好，阿哥，刀在這裏，你只要舉刀一落，我的頭就會消你的仇了！』

白。

阿興的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倒使壯漢惶惑住了，他的拳頭一鬆，手心沁着汗，臉孔變得非常慘白。

「阿哥，好漢見刀眼亮，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擔當，快動手呵！」阿興說着索性把扣子解開，露出毛森森的胸膛來。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激跳着的心窩，「來，只要朝這裏一擲就夠了！」

壯漢深長地嘆了口氣，頹然地坐回矮板凳上去了。

阿興看見對方的眼光熄滅了憤怒，而且故意在迴避着他，也就鬆了口氣說：

「唉，你不願這把刀見血？」

說着阿興把刀從桌子上拔起來，藏回腰裏去。沉默了一會兒才沉思地說：

「阿哥，世道上說：結仇不如解仇，我看你是一個明白人，一定會饒過我的。就說當年那回事吧，那是我的那個老狗東家一手寫下來的血賬，你憑白地吃了他的虧。我却是鬼迷了心被他支使着亂闖一場，到頭來還不是也吃了他的虧。你丟了一個婆娘，我壞了一條腿，我的仇人不是你。你的仇人也不是我，說句見血的話，我們的仇人是那個老狗雜種！」

壯漢用牙齒用力地咬住下嘴巴，一句話也沒有說。很久很久他才把一支葉子烟遞過來給阿興。

阿興非常感動地顫抖着手接過那支葉子烟來，他欣喜而又悲酸地輕輕嘆了口氣。

阿興和壯漢雙方十幾年來結下的仇恨，就像六月的暴雨洗過的晴天般的開朗了。壯漢指着一張修理過好幾次的壞椅子讓阿興坐下，然後他起身出門去買一壺酒和一把花生回來和阿興對飲。

壯漢替阿興斟滿了一杯酒說：

「阿興哥，小弟不滿你說，十幾年前我就聽說人家沒有收到你的屍首，當時我就打量你一定是受文

傷逃跑了的。」說着他把眼睛斜睨了一下阿興，「十幾年來，我帶着我丈人一家人到處漂流，我沒有一個時候想不到我的仇人你和你老狗的！你是不會知道我沒有在一個地方落暖過腳跟的，不是這裏兩個月，就是那裏三個月。那知道今天神差鬼使我們碰了面！……」

阿興一聽到最後這句話，剛剛伸出手去端酒杯的手立即縮了回來，他疑惑壯漢話裏有刺，恐怕對方還不能輕輕把他放過的吧？

「唉，過去了的事不再提它吧！」壯漢一字一板沉重地說。「今天要不是你到我家裏來，我們的仇恨還是解不開的，不是你「四脚」朝天，就是我鼻子貼地！唉，不再提這個啦。來，我們先把這個見面杯乾了！」

阿興立即把酒杯舉起來，跟壯漢一同乾了杯。

「阿興哥，往日我們交過幾回手脚，你我各記掛了十幾個年頭。我想我姓氏名誰你都還不知道吧？我本名叫李阿虎，渾名叫滾山虎。」壯漢很高興被人家起了個滾山虎的渾名，說着又斟滿了酒和阿興對乾了杯。

阿興不耐煩一顆一顆地吃花生，他把花生米剝滿了一手掌，連皮衣也不去掉，就仰起頸子統統倒過喉嚨裏去。

「阿虎哥，好像你也比前老多了！」阿興兩杯酒入腸，就不由得有點感慨起來。

「是呵，石頭都會長青苔，鐵也會生鏽呢，十幾年來的苦日子把我們都折磨老了！」阿虎也不由得長長地嘆了口氣。

從阿虎的談話中，阿興才知道他的那個還沒有娶過門來的姑娘活活地被燒死後，因為他的丈人家沒

有男孩，他就成了女家的半子。他替女家耕種了二十來畝佃來的田，勉強地維持着丈人家幾口的日子。在那次械鬥後，而他的縣城裏派兵下了鄉，官廳是幫有錢人家的，他見風頭不好，晝夜躲開去了，而他的父親被老地主的莊客打殺了。隔年他的地主又偏偏把他耕種的二十來畝田收回去了，弄得鄉裏不能夠安身，就只得帶了丈人一家三口到外方來漂流了。這十幾年來的一長串日子並不是容易過的，他帶着像浮萍草一般的一家人東漂西蕩，常常給人家做點零工來維持一家人的飢腸。幸好他沒病沒痛，岳丈岳母兩佬，和年幼的小姨子都還能跟着他受苦。日子總算在他的手上肩上千辛萬苦地一天一天地打發過去。現在他帶着一家人到這石寮溪來，就全靠他上山砍些柴到墟上去賣燒來糊口的。

阿興在阿虎的屋裏足足逗留了一個時辰才走出門來。

阿虎把他送到門口，作了個拳揖說：

「阿興哥住左近的杓子裏嗎？」

阿興看出阿虎的拳揖作得很爽利，知道對方也是一個好拳手。他也像賣弄着自己的本領似的，回了一個拳揖說：

「不，我就住在這村角。」

「路不遠我送一送阿興哥。」說着阿虎跨下斷場的石台階。

於是他們慢慢地向前走着，在路上阿虎問到阿興的「家景」，阿興回答說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聽說大嫂就是往日幫過那老狗的？」阿虎有點不自然地問。

「是的，她原先是那老狗家裏的「使婢」，我把她帶出來的。」阿興却爽朗地這樣回答。

『今天我還得去跟大嫂陪個禮呢！』阿虎紅了紅臉，顯得有點尷尬。

阿興聽了這話，一時摸不着腦袋，但是他又不好當面追問。

一到了家，阿艾正蹲在爐子跟前搗火，給阿划煮些野生的鼠耳菜吃。她回頭看見自己的丈夫帶了一個陌生人走進門來，立即站起身子往暗角落裏走。

『呵，這個就是大嫂麼？』阿虎突然驚訝地叫起來，他記得當年阿艾還是一個多漂緻的姑娘呵，可是現在却變成怕人的蒼老了。

阿艾被叫得只好站定脚步，回轉身子來深深地打了一個「干」。

『大嫂，你不認得我了吧？』阿虎紅了紅臉笑着說，『我是特地來給大嫂陪個失禮的呢！』說着阿虎彎腰兩手握拳直舉到額門上。

阿艾惶惑地望着她的丈夫。

『哈哈，阿艾，你的眼力多遲鈍，這個就是十幾年前的李大哥呀！』阿興心裏這樣暗笑着。但是他立即又笑自己，『她又沒有跟阿虎見過面，怎麼會認得呵！』

『大嫂當真不認得我了麼？呃，你總是記得十幾年前火燒村裏的光景吧？』阿虎最後故意提醒了一句。

阿艾到這個時候才突然恍悟過來。她不由得低低地驚叫了一聲。原來這個站在她面前的人，就是當年村子大火時候，她被剝得渾身赤裸裸地背縛在村場上，這漢子嘴巴裏咬了一把刀，走前來開她的胸膛！……她只想到這裏，突然就覺得有點暈眩起來。

阿興看見阿艾的臉色突然變得很難看，他知道她一定被驚嚇了。他立即說道：

『阿艾，不要害怕，眼下李大哥不再記我們的仇囉，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啦！』

第七章

從岸上，每天都可以看見石寮溪裏的船隻，紛紛地向上游行駛。因為溪面不很寬，在接近急流的灘頭下邊，常常擠滿了船隻，等待前邊的一隻船衝過了灘頭以後，才輪到後邊的一隻船往上衝。

在離石寮村下邊一里多地的岸上，經常可以看見黑鴉鴉聚集在一塊的船隻，而且有着像一層薄霧般的煙氣瀰漫在低空。那是船夫們燒香紙求禱天神保佑他們的船隻平安地渡過這個險灘。然後他們吃飽了求禱天神的祭品——魚，豬牛肉和飯，抖擻起精神準備跟這個險灘鬥爭一番。

在浪花掀騰，嘩嘩叫嘯着的急流的灘頭上，只容許一隻船行駛。船夫們在岸上拉藤繩，古銅色的脊彎成一張滿弓，生繭的腳掙扎在騰响的石灘上，厚腳板被尖利的石子刮得發青發紫，腳趾趾在石子上碰出血來，十隻粗手指在石灘上攀爬得麻痛。繩繩深深地像刀砍般的砍進了他們的肩膀裏去。他們呼喊着，叫嘯着，而往往這呼喊和叫嘯是從他們的磨得吶吶的牙縫裏迸發出來的。領港人拿着撐篙，高高地站在船頭上，拉長聲音在指揮着船尾的舵工和鼓勵着岸上的拉繩夫們，用勁，用勁往上爬！一碰到最險的灘流的時候，領港人就又快又準地飛落撐篙點住暗礁，讓站在船頭兩邊的船夫們一齊用肩膀壓住各人的撐篙，合力把船隻掙脫險境。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一齊叫嘯着，聲音尖厲得嚇人。好像要用他們的叫嘯聲來壓倒嘩嘩轟轟的浪流聲。浪聲和人聲湊成了一個惡鬥的吶喊，使兩岸和附近山崗都震撼起來。

但是往往因為一個拉繩夫失了腳，或沒有攀爬得住一塊石頭，浪花就把船隻往下沖激得更猛，拉繩夫再也架不穩身子。領港人的撐篙點不住暗礁，舵工慌了手脚，船頭上的船夫們也手忙腳亂，就在這利

那間，水力鬥勝了人力，浪花一下子就把船隻打下灘頭，船隻遠遠地被漂到半里外的下游去了。

因此當這些受過「灘打」的船隻，再也不敢用這僅有的人力去向險灘鬥爭了。於是他們就會重新燒香紙求禱天神，又吃一次飯，同時到石寮村裏來雇人幫他們拉橇。爲了要使他們的船不再被「灘打」下來，他們對這些被雇來的漢子很客氣，用好酒好飯來款待他們。

阿興眼着自己的炭是燒不成了，在這世亂紛紛的年月，把炭燒成了往那裏去賣呢，因此他一清早把烟筒插在後頸領上。就跛着一條腿走來約他的一旦由仇人變成了朋友的李阿虎：

「阿虎哥，像這亂月日，我們窮人家就要斷烟火了呵！我的炭燒不成囉，就說你砍柴又賣把誰呢？走吧，我們「溪唇」去攬點生意，我們出力，人家給錢，拉拉棒混碗粥吃。」

李阿虎正愁眉苦臉地坐在角落裏納罕，爲他一家四口的生活發愁。現在被阿興來一說，他霍地跳了起來，高興與地拍了拍阿興的肩膀。

「走！」

于是他倆走出門來，一直往溪岸上走去。在路上，李阿虎很關心地问阿興：

「阿興哥，你家大狗仔病見好些嗎？」

「我到山上拔些草藥煎了灌他吃，總算退了燒。」阿興一想他的大兒子阿划心裏就有點難過。雖然這孩子不是他的種，但是這孩子的命根子是弱得可憐的。他想起自己過去對這孩子的冷淡，甚至冷酷，現在心裏就不禁發生了一絲懺悔。

到了溪岸上，他倆併排地坐在一棵龍眼樹下的草地上。阿興吸起烟來，望着溪裏掀騰着浪花的險灘。

「你看，船隻像『漲腳天』一樣的滿漢，腳下頭的仗一定打得不順手吧？」李阿虎遠遠地指着下游說。

興一想起前些天自己被打，在軍隊裏過的那段苦日子，想起那些土匪軍隊的一路上搶錢財和姦淫婦女的事，他的齒根就咬得叭叭響：

「順手？哼，槍箱籠搜婦道人才順手嘛！那些穿二尺五的豬狗，平日裏就知道鴉片嫖賭，聽說一個芝麻點排長就有三五個老婆，錢財迷了心肝，騷貨纏了身子，你還想他們打東洋紅毛嗎！他們的槍支子彈是留來當我們老百姓的霸王的呀！」

李阿虎沉思起來。很久很久他才說：

「我想吃糧去呢。」

阿興很驚詫地望着他朋的臉孔，很久說不出話來。

「一支槍，一根褲帶，張口吃四方。」李阿虎靜靜地自語着。

「你也着迷那箱籠，那婦道人家嗎？」阿興用力地在龍眼樹根上磕掉烟灰。

「你說什麼？我不是財迷眼，也不是X迷心！我爲的想過過那大風大浪的日子。」李阿虎很不高興地拾塊石子丟到水裏去。

「你比我年輕，幹得！」阿興默然地一笑。「我跛了腿，人家不會叫我摸到槍桿的。」

「只是有三張口仗我兩隻手，我怎麼丟得下走呵？」李阿虎說着嘆了口氣。

他倆沉默下來。阿興在煩躁地吸着烟。

他倆眼看着一隻翹首的「企領船」往險灘衝上來了，幾個拉繆夫從他倆腳邊的石灘上爬過，可是終

于在險灘浪頭最急的地方失了手脚，那「企領船」在浪花之間打了一個旋轉。

「呵，老天公，那隻企領船就會撞礁呀！」阿興大聲地叫起來。但是他的叫聲還沒有停止，那隻企領船立即就被急流遠遠地冲到下游去了。

阿興和李阿虎同時鬆過一口氣來，那企領船像失魂落魄的酒鬼般的漂遠了，好在並沒有碰上暗礁。

不久，就有一個渾身赤條條的漢子從遠遠的下游處跑來，那漢子離得很遠就向他倆招手。等到那漢子氣喘喘地跑前來了，阿興才認出他就是剛才拉繆經過他倆腳邊的一個漢子。好像這個漢子早就把他倆看的眼裏似的，特地跑來找他倆。漢子看中李阿虎格外健壯，就一把拉住李阿虎說：

「阿哥，到我們船上喝碗酒去！」

「拉繆嗎？」李阿虎站了起來。

「是呀，在鄉親忙出鄉人。船上熱了酒等候阿哥呢。」漢子只顧拖李阿虎走。

「弄甯，就我倆一同去。」李阿虎指了指阿興。

漢子看見阿興背着背在吸烟，個子又很矮小。他不置可否的說：

「走吧。」

阿興這才站了起來，跛着一條腿向漢子走上來兩步。

「搯動繆繩少說也要二百來斤氣力，搯得動嗎？」漢子望着阿興的跛腿搖搖頭說。

這話倒把李阿虎激怒了，他大聲地叫：

「你鼠眼小看人！不信你敢同他交一下手脚嗎？」

李阿虎叫聲剛剛停止，阿興就呼的一聲跳上來，「勾鐘腿」往漢子的腿臂上掃去。漢子猛不防就

被掃得險孔朝天地倒了下去。

李阿虎哈哈地大笑起來。

漢子從地上爬了起來，又驚訝又惱恨地望着阿興；一連摸着他的後腦勺：

「我剛才說着好耍的呀，你這阿哥怎麼就動起武來了！好在脚下是草地，要是石灘呢，我的頭不就開了花嗎！」

「你這算領教了吧？」李阿虎笑吟吟地對漢子說。

「請吧，兩個阿哥都到船上敬碗酒吧！」說着，漢子就把阿興和李阿虎領着往下游走了。李阿虎斜視了一下走在他旁邊的阿興，心想：「人老拳脚可不老呢！」

他倆一直被領到下游里多地的岸上，順着跳板上那隻翹首的企領船。那個帶領他倆來的漢子，向一個老花工低聲地說了些什麼。立即那個老花工就跑到前艙上來，向他倆作了一個揖，抖動着白鬚子高聲說：

「多蒙兩個阿哥肯來幫忙，「借重」了！」

立即就在船頭上擺上酒肉和飯，老花工請領港人，阿興和李阿虎入了上座，而且親自給他們三人斟滿了三大碗酒，然後老花工把放在衆人中間的一杯敬酒從人頭上潑到船首潑到兩邊的水裏，潑了半盞子，再後才舉起他自己面前的酒碗說：

「託蒙天神保佑，託蒙衆位出力，把船駛上「十八灘頭」，灘灘平安。」老花工好像在唸咒似的。

「來，衆位，先乾這碗平安酒！」

於是蹲在船頭上的一圈子人，亂像蛤蟆般的朝天仰長頸子灌下大碗酒。

阿興好久沒有筋痛快地喝酒了，因此他現在喝起酒來就格外的豪爽，一碗又一碗。一尾大魚吃完了這一邊，老舵工就勸筷子抽掉魚脊骨，繼續讓大家吃。船上忌憚把魚翻過來吃的，因為這樣不祥之兆，船跟魚一樣在水裏過日子的，船上的人認為把魚翻過來吃，就是咒他們翻船。

阿興吃喝了一個飽，就坐到高高翹起的船頭上悠閑地吸起烟來休息。他的肚子脹得利害，喉嚨裏在打着飽嗝。

到了這個時候，阿興才注意到周圍的一些船上，前艙後艙走動着一些穿得花花綠綠的客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那些客人是長久居住在城裏的，而且都是有不少的錢財，船吃水很深，水幾乎快要漫過船舷，船艙裏堆的並不是貨物，而是大箱大籠和貴重的行李。

「老伯，腳下頭仗打得怎樣了呵？」阿興問蹲在他旁邊檢查繃繩的老舵工說。

「我這船離開府城兩天囉，兩天前府城裏就聽得見砲聲，」老舵工抬頭望了望四周船上的客人，「迫得人東逃西散。你看這些船上的水客都是有幾個大洋錢的呢，還有那些窮家子就只好牽牽拖拖挑挑揹揹的逃難啦！噯，這滅人的年辰，我記得「小時候跑紅毛」也沒有這回的慘！」

阿興剛剛把頭低下來沉思，突然船頭下的水裏冒起來一件東西，把他嚇了一跳。他定住半醉的眼睛一看，原來是李阿虎。

「跳下來呀，洗個澡涼爽涼爽。」李阿虎在水裏揚起一隻手來招阿興。

阿興心裏本來就為這次打「大仗」發愁，又給李阿虎突然冒出水來一嚇，就惱怒地揀着他的竹烟筒叫罵起來：

「你這窮鳥卵，兩塊肥豬肉就把你逗得歡天喜地！」

老舵工已經把纜繩檢查完了，他拉長嗓子叫喊船夫們起錨開船。

阿興隨着拉纜的船夫們跳過跳板，走到岸上來。李阿虎也連忙從水裏走上來，跟在阿興的後邊捲起纜繩來了。

船開始慢慢地移動起來。領港人拿着撐篙很有信心地站在翹起的船頭上，而老舵工雙手把穩了舵，從船尾上定住眼睛望着船頭前邊的水面。

船的「企嶺頭」上激起浪花來了，當船慢慢地接近險灘的時候，「企嶺頭」上的浪花就越來越高，越來越大了。……

第二天五更時候，石寮村的村道上就傳來了嘈雜的人聲，脚步声，鍋碗的碰擊聲，孩子們的哭聲和村裏的狗吠聲。

阿划和阿潮從夢中被驚醒過來。阿划的病還沒有十分好，渾身出着虛汗，而阿潮却吵得利害。阿艾想盡了方法也不能夠把這兩個孩重新哄睡。

「阿興，阿興！」阿艾帶點恐怖的聲音叫。

但是阿興只在床上唔的翻了一個身，又睡着了。

「死鬼，起來！」她用力地推着他的肩膀。

阿興好不容易才被推醒過來。他慢慢地爬起來坐到床沿上，用手背揉眼睛，接連着又伸了個懶腰。他因為白天拉纜繩拉累了，今夜熟睡得不打一個翻身。

「阿興，你聽聽外面是不是過流民？」阿艾有點胆怯，把油燈剔亮了些。

阿興這才突然清醒過來，他靜靜地側耳傾聽了一會兒，霍地跳下床，一直衝去開門。

「爸爸，爸爸！」阿潮叫起來。

阿興把門呀的一聲打得洞開，他聽見阿潮的叫聲，就跑回來一把抱起阿潮，重新衝到門口，往黑漆漆的門外一跑。

阿艾連忙追到門外叫：

「莽張飛，要是過兵你又要被拉伏呵！」

從黑暗的小巷子裏只傳來憤怒的聲音：

「你這巫婆咒些什麼！」

阿潮緊緊地牽着阿興的衫角。低聲地叫：

「爸爸……」

「你怕嗎？怕什麼，有爸爸呢！」阿興只顧跛着腿，邁大步子往前走。

人聲，脚步声，鍋碗碰擊聲和孩子們的哭聲越來越清晰了，一隻狗正在阿興經過的一塊磨盤旁邊引長嗓子嗚嗚地怪吠，阿興伸腿狠狠地踢了一下狗，罵道：

「吠你媽的！像是在吠「陰兵」的嚇人！」

那狗被踢得嗒嗒嗒地叫着跑遠了。

不一會兒，阿興就看見一串絡繹不絕的黑影子在村道上幌動，他聽見在那嘈雜的聲音之中，還夾雜着一聲聲氣喘和嘆息。

在那些黑影子裏邊，有一個人被什麼絆了一跤，突然呻吟起來。

「七星伯公，你怎麼啦？」一個女人的叫聲。

『好隣居，跪你們的吧，我孤老頭子跑不動。噯！』一個老人的聲音一邊呻吟一邊說。

誰擦亮了一根洋火：

『阿嬀嬀——七星伯公給石頭撞出腦血來啦！』

那老人的呻吟聲遂着洋火的熄滅慢慢地弱了下來。

『唉唉，又是一個「路邊亡」，第二十四個啦！』人們同聲在嘆息。

『走呵，黑月天還搗路幹什麼！』後邊跟上來的人羣大聲地叫。

于是成串的黑影子嘆息着繼續往前幌動了。

一到來，阿興就低聲地吩咐阿潮不要聲張。他一直在一棵「蘋婆」樹下靜靜地站着。當他看清楚和聽清楚那村道上幌動着的黑影子並不是過路的兵的時候，他才大聲地叫道：

『鄉親們，你們打那袋來的呵？』

突然村道上的人聲靜了下來，一時之間沒有一個敢回答。

『我是本村人，不是「攔路劫」，鄉親們放心！』阿興把聲音提得更高。

『噯喲，那邊是村裏的大哥嗎？我們一家幾口餓穿肚子了呵，發發慈悲送點吃的吧！』是一個男人的啞啞而疲弱的聲音。

『你們是打府城來的嗎？』

立即那些黑影子就七嘴八舌地訴起苦來：

『府城？府城昨天就丟給「東洋紅毛」囉！』

『我們是海口上的脚力人呵。大埠頭快去才逃難出來的呀！』

「三四百里路就朗朗噹噹趕了六天六夜，噫，有什麼粗茶冷飯送半碗吃的吧！」

「原來鄉親們都是逃難來的。」阿興嘆了口氣說，「只是我們這是個窮村子，你們歇到天亮趕路不是方便些嗎？還是歇歇吧，我到村子裏叫各家戶燒幾桶湯來給你們解解飢渴。」說着，阿興就車轉身子跛着一條腿顛頭簸簸地走回村子裏去了。

一個老太婆在後邊的村道上曬曬地叫道：

「阿彌陀佛，善心善報！」

阿興一回到家裏，就對焦愁地坐在燈下替阿潮補褲檔的阿艾說：

「家裏還有點爛蕃薯吧，你趕快生火煮鍋蕃薯湯。」

「天不亮就燒飯嗎？」阿艾把針插在鬢上，詫異地望着她的丈夫。

「東洋紅毛」鬧南海，大埠頭的窮苦人家都逃難路過村子啦，我家煮鍋蕃薯湯給他們喝吧。」阿興把打磕睡的阿潮放到床上說。

「我家眼看就要斷烟火啦，大人不吃，細仔還能叫他們挨餓嗎！」阿艾心想把剩下的幾根蕃薯都煮了給人家吃，那麼自己家裏還吃什麼呢？

「常言說的「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朝難」，周濟過路的外鄉人不是理該的嗎！我們自家也要想想十幾年來受過人家多少周濟呵！」阿興不滿地吸着烟，把濃烟遠遠地噴到阿艾的臉孔上。

「就不留下兩根自家細仔吃嗎？」阿艾猶疑地走到爐邊生火，揀蕃薯。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自家沒飯吃，天亮後我到山上去挖「狗頭」熬羹。」阿興說着站了起來，「過路的人多，一鍋蕃薯塞不滿他們的牙縫，我到村裏去走一趟，叫各家都弄點吃喝的。」

于是阿興走出門去，天已經有點泛亮，他先跑去敲那個老太婆的門，但是敲門敲了好一陣子，裏邊連一點動靜都沒有。

『老伯姆，你睡進棺材裏去了嗎！』阿興更用力地敲起門來。

『誰呀？』一聲被濃痰塞住喉嚨的問話。

『這會是「夜騷子」嗎！我呀，我是阿興！』

不一會兒，門慢慢地開了，那老太婆白髮蓬亂地把頭伸出門來：

『阿興，你這五雷轟頂的惡煞鬼！天沒亮就來告喪似的，我還以為是過路的兵呢，嚇得鑽進床底下連痰也不敢咳！』

『外面不是過兵，是逃難的脚力人家呵。』阿興一邊說一邊跨進門去。老太婆的孫子點着了燈，在燈光中他看見比老太婆的孫子大上有十歲的董養孫媳，正從柴堆後面爬出來。他失聲地笑了兩聲，『哈哈，當真是兵嘛，莫說躲進柴堆，就是灰堆裏他們也會鑽進去把你拖出來的呀！』

『狗雜種，你才是鑽灰的！』老太婆罵起來。『不說這個，你說他們從那裏逃來的呀？』

『大埠頭，府城，統統都逃空啦！我們的軍隊槍口貼了封條——不打，「東洋紅毛」就像他們的老子似的，憑白把地方孝敬過去啦！』阿興一提起自家的軍隊來，總是憤憤的。

『唉唉，是天滅人的年辰呵！』老太婆嘆息起來。

『只知道唉聲嘆氣有鳥用！』阿興大聲地說，『說不準什麼時候我們都要担籬筐逃難了泥！』

『破啲，阿興，你說得好嚇人！我家還有幾畝田，粟子都還沒有收呀！』

『活在這個亂月日，看開些吧！大埠頭府城都要丟，你家的幾畝田還能揩着走嗎！』阿興勸解說。

「那幫逃難的人，老老小小，一路上餓得哭哭啼啼。老伯姆一向喜歡修橋補路做好事，熬點什麼吃的送到村路……」

阿興還沒有把話說完，就突然看見門外有一個影子一閃走了進來，這原來是李阿虎。李阿虎在隔壁聽見這邊鬧鬧嚷嚷的，就跑了過來。

「什麼事？」李阿虎揉了揉剛睡醒的黏巴巴的眼睛問。

「你沒有聽見村路上過難民嗎？我在叫老伯姆煮點吃的去周濟他們呢。」阿興說着把竹烟筒皮烟袋遞給李阿虎吸煙。

「昨天我把拉繆賺來的錢糶了升把碎米，我去熬鍋粥吧。」李阿虎只吸了半筒烟就走了。

阿興也跟着走出門去，他跛着一條腿到另外的人家去叫燒吃的去了。

天亮的時候，阿興和李阿虎就幫着人家把隔夜燙飯呀，稀粥呀，蕃薯湯呀，豬吃的「鼠耳菜」汁呀，粗糲羹呀，兩桶兩桶地挑到村路上來了。

歇在村路上的老小病弱的難民們，看見阿興和李阿虎放下兩挑熱花花的湯桶，就抖擻起了精神哄的一聲圍前來了，他們像一大羣剛出獄的餓鬼般的搶吃着桶裏的東西，而被擠落在後面的人，就嘶聲地哭喊起來。誰把那個小孩子的腿踩傷了，誰把那個老太婆擠倒了，誰把那個的衣裳撕破了，誰把一碗熱湯潑到那個的頸子裏去了，鬧鬧嚷嚷，哭哭啼啼地一片。突然嘭的一聲，一隻桶被搶裂了，又一隻桶被打翻了，熱湯迸濺出來，把幾個人的腳燙起了泡，哭聲就更加的多，但是同時又有些人爭着把碗盛起流在地上的熱湯，甚至有人蹲下去埋頭用兩手捧起地上的揜着泥沙的熱湯大口地吞進肚子裏去。

阿興和李阿虎立即抽出扁担在人頭上揮得呼呼響：

『誰搶我做碎誰的腦蓋！有福「齊家」享，有苦「齊家」嘗，都是落難人，還爭多個少個！』人們被阿興的肩担揮舞得嚇退了幾步，但是這飢餓的人羣是沒有方法可以約束的，他們立即又不顧死活地圍攏上來。

阿興和李阿虎看看勢頭不好，他倆合力奮爭的結果，才從人羣中搶出半桶熱湯來，分給那些搶不到喝的老弱瘦小的人們。

半桶熱湯不到吸幾筒烟的工夫就分得連桶底倒掛起來也滴不出一滴湯汁了，但是還有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太婆巍顛顛地走上來：

『阿彌陀佛，大善人，分點我吃吧。』

看樣子這老太婆是沒有搶到一口熱湯喝的，阿興看見她老得連脚步都舉不動，還要跟着大家逃難，心裏十分難過：

『老太婆，作孽呵，你沒有兒孫嗎？』

『我是前生作了孽，可憐我是孤老婆子一個！』說着老太婆嗚咽起來，但是却流不出眼淚。

阿興嘆了口氣，把藏在口袋裏當早飯吃的半根擰扁了的蕃薯掏出來給老太婆了。

半上午的時候，又來了第二大批路過的難民，阿興和村子裏的各家戶只能勉強湊些雜糧煮了兩桶熱湯送到村路上去。但是當下午第三大批難民到來的時候，村子裏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像阿興這樣的人家，家裏一點好吃的東西都沒有了，只得到山上去挖「狗頭」根回來熬成羹糊口。

傍晚的時候，阿興約了李阿虎沿着村路上收屍。在村子附近的一段村路上，他倆整整收了十個屍首：三個老頭，四個老太婆，一個痲漢和兩個孩子。他倆把屍首一個一個地拾到村後的山崗亂墳堆裏，

沒有薄板棺材，他倆只好向村子裏的人家討些破蘆蓆把死人們包裹。

天黑下來了，阿興和李阿虎還在亂墳堆裏揮動着鋤頭掘墳坑。

『十個，呵，够我們累到半夜的！』李阿虎向手心裏吐口唾沫，嘆口氣說。

『唉，窮人家活着受苦，死了也受罪！掘深些呵，不要給狼挖了吃！』阿興用力地把鋤頭深深地掘進土裏去。

一直到深夜，他倆才把墳坑掘好，草草地把死人埋葬了。

今夜天色很晴朗，滿天星。從遠遠的村路上，不時地傳來夜行人的聲音。那大概是零零散散的逃難的人路過村子的。村子裏的狗吠聲時斷時續。從遠處的山頭上傳來陰厲的狼嗥。

阿興和李阿虎坐在長滿了野草的亂墳堆上，他倆累得不想說話，阿興靜靜地在吸煙，而李阿虎却靜靜地望着阿興的煙火在一閃一跳。

從山崗上，阿興一邊吸着煙，一邊望着腳下的披滿了微白的星光的村子，村子死沉沉地沒有一點氣息，也沒有一點燈火，像一座古墓般的寂寞，只有那時斷時續的狗的吠聲，還使人意想到村子是在不安的半睡眠中。

石寮溪傳來了急湍的夜流聲，險灘浪花的沖激聲和擊打岸脚的波浪聲，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白天石寮溪裏不再有船隻的行駛了，從這，人們可以猜到戰事一定打得很不好。

突然一陣夜風從遠處的山上吹來，風聲中還夾帶着一聲狼的長嗥，阿興和李阿虎同時感覺到毛骨一陣森冷。

『興哥，露濃起來啦，』李阿虎摸了一下濕潤的破袖子，『回去吧。』

正在阿興把最後的燼燼敲掉的時候，突然從遠遠的夜空那邊傳來了一陣隱約的噓嚕聲。
李阿虎吃驚地望着那傳來噓嚕聲的掛滿星星的天脚，低聲地說：

『大晴天還打雷？』

緊接着又是一陣隱約的噓嚕聲。

阿興把竹烟筒插到頸領上，霍地跳了起來：

『是砲聲！』

李阿虎也霍地跳起來：

『當真那麼快就打過來啦？』

于是他倆扛着鋤頭匆匆地走下山崗，趕着回村子。

村子裏，在好些人家的屋簷下，站着稀稀落落的一些人。這些人看見從村外走進來肩膀上幌動着長桿子的兩個人，就嚇得衝進家裏去呼呼膨膨地關門。

『見鬼！』阿興大聲地吐着痰。

『呵，是阿興哥嗎？』一個胆子比較大的中年人把頭勾出門來問。

『不是我，還會是「紅毛鬼」嗎！』阿興不高興地叫。

『呃呃，我當真以為是「東洋紅毛」打來了呢，看你們肩頭上的傢伙在一動一動的，我們把鋤頭看成大槍，嚇死了！』說着中年人走出門來。

其他的人都重新跑出門來了，大家問：

『那轟隆隆響的是什麼？』

『袍！』阿興急急地跛着腿往前走，『快把包袱細好吧！』

到了李阿虎的門口，李阿虎一把拉住了阿興的袖子：

『要逃難，你先打個招呼呵！』

阿興回到家門口，從半掩着的門裏看見阿艾正在快要熄滅的燈下仰頭望着亮瓦，她的神情是含愁而微帶恐怖的，她手裏拿着針線，但是並沒有繼續動手縫補東西，只茫然地望着星光下微白的亮瓦。她支持着她的最大的疲勞在靜靜地等待着她的丈夫的回來。

『阿艾。』他叫了一聲就推門進屋。把鋤頭沉重地丟到牆角。

阿艾一邊把燈剔亮些，一邊向床上嘍嚟嘍——表示孩子們睡熱啦，不要那麼粗手重腳的。然後她鬆了一口氣站起來走向她的丈夫，低聲地：

『好像天要落雨？』

『落雨？你真會想得開呢，那是「東洋紅毛」在打袍呵！』阿興打瓢水到門口洗去臉上手上的泥土，一邊回轉頭來對嚇呆了的阿艾說，『把東西收拾收拾吧，說不定我們就要逃難了呵！』

『逃到那裏去呵，我的老公！』阿艾苦着臉孔說。

『天底下有路的地方。我們都去得，只知道發愁有什麼鳥用！你們這班婦道人射尿不上壁，一朝有事骨頭都嚇酥了！』阿興憤憤地叫。

『路上吃什麼呵？』阿艾遲緩地回轉身子去收拾那些破破爛爛的東西。

『吃草根，吃石子！』阿興叫着跑到雞籠跟前把唯一的一隻小公雞提出來殺了，然後丟到阿艾的腳邊，『把它燉了給細仔吃，在路上人都保不住，還保住「頭牲」不成！』

阿艾燒着了火，把小公鷄燻上，濃烟瀰漫了屋子。

阿興在濃烟中眯着酸溜溜的淚眼，開始在修補兩隻破籬筐，修補好了籬筐，就編織幾雙草鞋，預備上路以後使用。

從遠處的天邊傳來的砲聲越來越沉重了，已經可以聽得見村裏人們的騷動聲。一隻狗又在附近嗚嗚地吠起來。

阿興拿起一把厚重的柴刀出門去了，不到喝一杯熱茶的工夫，阿興就拖了一件很重的東西丟在門前，走進來。

阿艾看見阿興丟下的柴刀上有血迹，就恐怖地問：

『呵，你幹什麼！』

『那雜種東西吠得老子心煩，我把牠敲了烤鹹狗肉帶到路上吃。』阿興說着就把成筐的炭抱出門去生着了火。

阿興故意把炭堆得高高地燒成大火，反正他的炭是賣不掉又挑不走的。炭火燒得熊熊的，他先把狗毛燒掉，把皮燒焦，把狗爪子，狗尾巴，狗腸狗肚丟掉，放大把鹽鹵起來，然後架到火堆上烤起來。狗瘦得利害，烤不出多少油水來，但是肉香撲到鼻子上，使他連連地吞着口水。他烤着烤着就肚子裏飢餓起來，他撕下一隻狗腿大口地嚼個痛快。

『阿艾，你餓嗎？』他忘記了逃難的憂愁，高高興興地對門裏叫。

阿艾很驚訝地走到門口，搖搖頭，又回去收拾東西去了。

阿興心想有酒來下狗肉就好了。

遠處的天邊傳來更沉重的砲聲。阿興心裏明白天亮後他就該帶着家小上路逃難了。

阿興回來把破棉絮和一些破衣裳放進兩個籬筐裏去，並且留下位子來給兩個孩子坐。又把鍋碗，狗肉，炭，柴刀放進另一挑籬筐裏去。然後他把一把磨得非常鋒利的匕首插進褲腰帶，看着還有一陣才天亮，就朦朦朧朧地打了一個瞌睡。

突然一陣砲聲震落了牆頭上的灰塵，阿興猛地驚醒過來。阿艾正在端着一碗鷄肉湯餵着兩個貪饑的孩子，這陣砲聲把她和孩子們都嚇住了。

「興哥，村子裏的人跑了大半啦！」李阿虎慌慌張張在門口叫。

阿興立即跳了起來，把兩個孩子抱進兩個籬筐裏去，說聲「走！」就自己挑起一担籬筐出門去了。阿艾挑另外的一担籬筐跟出門來。

阿興和李阿虎帶着家人上路了。李阿虎只揹着一個大包袱，他看見阿艾挑了鍋子，他只留下幾個缺口碗，把一個大泥鍋丟到路邊上。李阿虎的丈人扶着拐杖，他的丈母除了扶拐杖之外，還扶着她的小女兒跟在後邊走。

村路上紛紛亂亂地蠕動着一些村裏的人，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揹着老人，有的挑着被窩，有的趕着牛，叫聲，哭聲，嘆息聲，攪成了一片。

第八章

鳳山市像一隻大爬蟲般的蟄伏在深山大嶺之中，這裏是一個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最高的鳳山像一扇鳳凰尾般的排列在市鎮的後邊，茂盛的林木到處積鬱成蒼翠的一片。在幾十年前，這裏還是一個著名的大土匪窩，鳳山頂上還有古碉堡和木寨的殘跡，而現在，這裏的居民還遺傳有他們祖先的強悍的血液，他們平日裏以燒炭過活，廣東東部的川炭差不多都是仰給於這個鳳山，人們簡稱這裏的產炭做「鳳炭」。因為這裏在民國初年曾經被大軍圍剿過，男人很少，燒炭挑炭的差不多都是女人。這裏的居民最歡迎外來的流民，尤其是歡迎年輕單身的流民，近年來已經有不少的外來流民給這地方的人家招婿，因此人烟一天一天地稠密起來，形成了一個頗為熱鬧的大炭市，在太平的年月，就是潮州、汕頭、饒平、大埔等附近縣城的大炭商都不絕地放船到這裏來大批地販運木炭。

阿興和李阿虎已經在這鳳山市安下家來了。這裏姓李的是大姓，他們一同落腳住在李氏宗祠的前面破瓦房裏，李阿虎因為年輕力壯，兩天後就有媒人來說媒問他願不願意給一家姑娘招婿。這家姑娘也是姓李，這裏的風俗只要是外來人，就是同姓也可以成親。阿虎心想自己本姓李，就是給人家招婿並不吃改祖宗姓的虧，好在遺家的日子過得還不算太艱難，而說親的結果是阿虎的丈人丈母都由這家養老，就這樣很快地說成了親，過門拜堂被招了婿。

阿興由李阿虎設法託自己女人的父親替他介紹到鳳山那邊的一家炭窯裏去做工。從這市鎮到山那邊，就要爬過那高入雲際的鳳山，山這邊上十五里，山那邊下十三里，那炭窯差不多離家三十里。

這一天，炭窖上的一個人帶了窖主的口信來叫阿興今天就到窖上去，明天就開始上工。中午的時候，李阿虎替阿興揹着一個小包袱，一直送到鳳山脚。在鳳山脚有一個小小的涼亭，涼亭裏開着一身賣酒和豆腐乾的小店家，一來供上山下山的人歇腳，二來可以解飢解渴。李阿虎把阿興拉到涼亭裏去，叫店家打來兩大「博古碗」老黃酒，還要了幾塊下酒的豆腐乾，算是簡簡單單地替阿興餞行。

阿興抬起頭來望了一陣高高的鳳山，嘆了口氣說：

「呀，高得像天梯！」

店家老頭子看出阿興是一個新來的脚色，就摸了摸他的白花花的長鬚鬚說：

「這座鳳山嘛，是仙人點化的靈山呢！上可以望得見大埔縣的鐘鼓樓，下可以望得見潮州府的湘子橋。上上下下高着呵，客人多喝兩碗酒壯壯脚力吧！」

「多喝要是醉倒在半山只合餓狼是嗎？」阿興用鼻尖聞了一下酒，對老頭子酒家取笑着說。

「不會的，我這老黃酒越喝越提神。」酒家笑瞇瞇着老眼說，「客人，再打兩碗嗎！」

「忙什麼！」李阿虎把大眼珠一翻，「你這老鳥只顧賣弄舌頭招攬生意，就不顧我倆談話嗎！」老頭子酒家被罵得沒趣地走到裏邊的一條石凳子上打他的瞌睡去了。

「興哥，你一來海量，二來是我特意替你送行，來，我倆先乾下這碗吧！」說着李阿虎高高地舉起博古碗來，和阿興一齊把一大碗酒灌進喉嚨裏去。

李阿虎回轉頭去正要叫老頭子酒家添兩碗酒，但是看見老頭子酒家瞌睡得口涎流到鬍子尖，就自己動手把那酒罈子端了過來，連提筒也不用，就傾倒罈子往碗裏倒酒。

「我這一去，說不定一月兩月才能回來一趟，多勞虎哥照顧一下我的家小。」阿興說着嘆了口氣。

「請放心。我李阿虎是一個直腸漢子，只要我手頭弄得到一分半文的，就永不叫大嫂缺鹽愁米！」

李阿虎拍了一下胸脯，把酒沫星子一直噴到阿興的臉孔上。

「想不到往日的冤仇，今日化成恩義。……」阿興很感動地說。

「不提過往的事吧。我眼下給人招婿，全是爲了兩個老的。」李阿虎咕咕唧唧地獨自灌下一大碗酒，「好在我還沒有賣掉我祖上的神牌，也還對得起我的那個『早年亡』。」

「說來說去，只怨我當年鬼迷心，害了虎哥！……」阿興不安地吸起煙來。

「這也怨不得興哥，說不定我前生燒了斷頭香，今生的報應！」李阿虎狠命地嚼着豆腐乾。於是他們長久地沉默下來。

一隻長尾鵲飛到涼亭前邊的一棵「盤龍松」上，向着涼亭裏揚動着長尾巴，腦袋一點一點地叫：

「啞啞啞啞！」

李阿虎看見阿興低着頭在深深地吸着煙，從他的神情上可以看出他心裏不好過，因此笑着說：

「興哥，阿鵲在向你看報喜呢，你到了窰上一定遂心應手的。」

阿興拾頭望了望「盤龍松」上的長尾鵲，又望了望天，站了起來：

「日頭打斜啦，我還得爬山越嶺走幾十里路呵，就這分手吧！」

李阿虎也望了望過午的天色，站起來說：

「到了窰上託人帶個口信回來。大嫂和侄子我會好好的照顧的，請放心。」

「那麼先多謝一聲虎哥了！」說着阿興揹起小包袱，拿起「爬山棍」，走出涼亭去。

李阿虎從另外的一隻窰子裏拿了幾包炒米，追出涼亭來，把炒米澆進阿興的包袱裏去。

「那天回來，先帶個口信告訴我，我就在這裏迎接你。」

阿興說盤「虎哥回去吧！」就用「爬山棍」敲着石子路往山上走去了。

李阿虎呆呆地站在「盤龍松」的蔭涼下，眼送着阿興一拐一拐地爬上山去了：

「興哥。慢慢走，我不送啦，祝你一路平安呵！」

只看見阿興在山上揮了揮「爬山棍」，就穿進一片密密的森林裏去了。

李阿虎先回涼亭，推醒老頭子酒家，算過半罐子的酒賬，走出涼亭，慢慢地往回頭路上走去。他覺得身子偏偏倒倒的，他醉了，走到路邊一座「山神伯公」的石龕前坐下，痛痛快快地嘔吐一陣子。

自從阿興離家到山那邊炭窯上做工去以後，阿艾就單個帶着兩個兒子過日子了。李阿虎住在他家，三五天才能帶些柴米回來看望一次他的丈人丈母和小姨子，而且分出一點柴米給阿艾。女家把他摺後，就給了他很繁重的活路，白天要舂米，挑水，經管一個石灰水磨房，夜裏又要搗棹土槍去看守樹山和山坡上的菠蘿田。這地方流傳有一句口頭話：「招個女婿當長工。」李阿虎確確實實就是成了女家的賣身長工。他的女人像她母親一樣的刻儉，他每次帶柴帶米回來，都要經過她的手。因此阿艾所能分到他的一點柴米，就少得可憐了，那裏够來維持一家大小三口的日子呢？

好在李氏宗祠裏駐紮有一連大兵，阿艾就每天到「營盤」大門前收些大兵們的衣裳襪子回來洗洗補補的，爭點錢來幫補家用；要是遇到下雨天，衣裳洗不成，她就跑去替人家舂米，弄些糠皮碎米回來糊口。在平常的日子裏，她家經常吃的是從「營盤」裏丟出來的菜根，餵豬的豆渣，鹽煮紅薯湯和「營盤」裏的伙夫賣的生滿綠蘿的鍋巴。只有十天半個月阿興託人帶回來一點工錢的時候，爲了可憐兩個孩子的飢饉，她才捨得從吹着海螺打門前經過的肉挑架上，買幾兩豬肉回來煮了給兩個孩子當一天的下飯

菜。

駐紮在李氏宗祠裏的這一連大兵，雖說是一連，其實人數還不到五十。聽說這一連大兵是不久以前才從前方敗退下來的，紀律非常壞。連長是一個鴉片鬼，整天又給四個窩子出身的太太夾纏個不清，除了強迫當地人攤派過多的軍糧軍餉之外，他什麼事都不管。連裏的大兵整天胡混，有的脫光身子在祠堂前的泥塘裏摸魚，有的倒戴着軍帽在樹蔭下聚賭，有的脫下褲腿當繩子到處去捉人家的狗吃，有的喝着酒對着女人們打唿哨，有的故意把搶來的女人的金鐲子戴在手上到賣淫婦家裏去炫耀，甚至有的穿着便衣帶着手槍到商店裏去勒索現款。……

每天都可以聽到這樣可怕的消息：那一條野路上在黃昏的時候發生了劫案，那條街上的商家在黑夜三更被搶了，那家的大閩女給架跑了，那家的大肚子女人被輪姦死了，那家晚歸的漢子被槍殺了……這些可怕的消息像鼠疫殺的一天天蔓延開來，使鳳市上的每個人都感到恐怖的威脅。因此在整個鳳市上，一到傍晚家家戶戶就關上門，路上就斷絕了人影。而這些搶案殺案的發生，居民們誰不知道是白天是兵夜裏是土匪的這一連敗兵幹出來的？但是他們只敢心裏仇恨，而不敢聲張。

但是有一天晚上，就有幾個強悍的壯漢用矛槍砍刀殺死了兩個兵，而且把一個兵丟進大糞坑裏淹死了。隔天這一連兵就藉口搜索「土匪」，連搶了兩條街，而且還捉了十來個漢子，交錢交保，這十來個漢子的家裏賣田地，賣樹山，賣老婆的湊足錢才算贖了身，而其中的一個單身苦力漢交不出錢，就被槍斃掉了。

這樣一來，鳳市的居民們就更加被迫害得喘不過氣來了。

一天下午，阿艾正在家裏檢洗大兵們的幾件軍服，突然她無意中摸到一件軍服的裾上有發硬的東

西，她細心地用手指磨擦着那密密地縫在裙角上的發硬的東西，那東西是細長條而又重甸甸的。她用針尖謹慎地挑開了線縫，裏邊顯出了一些耀眼的東西。一根，兩根，以至十根——這是拉成條的金戒指！阿艾突然心跳起來。阿艾心想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她把一個大兵的金條倒出來了，她猶疑着是吞沒了呢，還是重新縫進裙角裏去？要是吞沒被那大兵發覺了怎麼辦呢？還是重新把金條縫進裙角裏去吧，又會走了原來針線樣子，那麼那大兵原先就不止這十根金條呢？想着想着她就不禁戰慄起來。她怪自己剛才爲什麼要把裙角折開呵，弄得她現在左右爲難。而結果她顫抖着手把金條一根一根地收了起來，用塊破布包好，藏進蓆子底下。

「大嫂在家嗎？」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外邊叫。

「呵，是阿虎叔叔嗎？」阿艾把針線別到鬢子上，連忙迎到門口。

走進來的果真是李阿虎。大概他剛剛從他女人那邊趕回家來，滿頭大汗。他黑了許多，也瘦了許多。

「大嫂，這像老鼠屎一樣多點的柴米，只够給兩個侄子燒餐飯。」李阿虎很歉然地把一小把柴和一小袋米放到破壞了的桌子上。

「多謝阿虎叔叔，每次都送來這許多吃的燒的。」阿艾撒了一張長凳讓李阿虎坐下。「阿與離家後，就沒有備烟待客。」

「我自己有烟。呵，與哥近日帶過平安口信回來嗎？」李阿虎說着從腰裏掏出短烟筒來吸烟。

「呵，要不是阿虎叔叔提起，我這『老忘瓜』差一點記不得轉告阿與還問阿虎叔叔的好呢。」阿艾笑了笑，「他前天還託審上的朋友帶回來三個毫子，他說他是省吃食省吸烟留下來的這點工錢的。」

『是呀，興哥不怕苦了自己，只一心一意顧家，白晝裏打燈籠也找不到像他這樣的好男子漢呵！』李阿虎長長地噴着烟。『他沒說他什麼時候轉家來嗎？』

『他說他窩上活路重，看看端午節能不能轉家來。』阿艾爲剛才李阿虎稱讚自己丈夫的話堆下了一臉笑容。她望着李阿虎在用袖子擦額門上的汗珠，『我生火燒壺滾水給你解渴吧？』說着她就走向牆根動手要生火。

李阿虎爲了要節省阿艾家裏的柴，他連忙阻攔住她：

『我不渴，剛剛我還在家裏渴過兩瓢涼水來的。』

爲了不就攔時間，阿艾想一邊跟李阿虎談話，一邊做點活路，於是她拿起一件軍衣來縫補。

『阿划和阿潮出門玩去了嗎？』李阿虎望了望零散地丟在牆角落裏的瓦餅和土餅問。

『阿潮一早就把阿划拉出去野，又不知道他倆像小遊魂浪蕩到什麼地方去啦，連中飯也不回來吃』

• 『阿艾正思量着怎樣來縫補軍衣胸口上的一個破洞。

李阿虎沉默了一會兒，然一把長凳拉近阿艾的身邊，回頭望了望門，彎下身子來低聲地對阿艾說：

『這些日子街市上泥跡落禾田，亂成一片。你們婦道人還是早睡早起，半夜三更有人敲門切莫理』

阿艾紅着臉孔拾起頭來，她有點愠怒地說：

『阿虎叔叔，你是來探我的口風的嗎？我站在日頭下影子也不會斜，我吃的是山泉水，住的是苦竹菴，來去清白，誰敢說我的二話！』

『大嫂多心，我說的不是這個。』李阿虎急忙解釋。『我說的是眼下祠堂裏的那些大兵比土匪還要

騷擾老百姓，大嫂又住得離祠堂這麼近，就該格外當心……」

房子裏一時沉默下來。隔了好一會，李阿虎踟躇着想說什麼，但終于他下了決心，把嗓子壓得更低：

「那天夜裏，殺死兩個大兵，把一個大兵拋進大屎坑的事情，幹的就有我一個！」

阿艾突然把頭抬起來，吃驚地望着李阿虎的臉孔。

「我一獵叉刺穿了一個大兵的肚子，另一個伙計就用牛刀砍出一個大兵的腦漿，後來我們追上了第三個大兵，就活活地把他往路邊的大屎坑裏這麼樣撲通的一丟！」李阿虎連連地做着手勢。「我那個伙計壞運氣，跑開得慢濺了一身屎，嘻嘻。」

「噫喲，你這事鬧得十幾個人受連累，還有一個被「打靶」了！」阿艾恐怕得嘴唇變白，戰慄起來。「眼下外邊還貼有賞格，你不怕落網嗎！你趕早到阿興那邊去住幾天，避避風吧！」

李阿虎只笑了笑說：

「天高皇帝遠，大海還怕人來撈針？」

突然身後傳來脚步声，把李阿虎嚇了一大跳，他猛地車轉身子來一看，原來是兩個孩子跳跳蹦蹦地跑回家來了。

「阿姆，我肚子餓！」阿潮一邊叫，一邊把衣裳包着的東西丟在門角，渾身赤條條地就撲進阿艾的懷裏來。

「唉唉，看你野得像蛇，把你曬得身子脫亮！」阿艾吐了一口唾沫進手掌心，輕輕地磨擦着阿潮的曬脫了皮的烏黑烏黑的身子。

阿艾對着靜靜地站在牆根，長怯地望着李阿虎的阿划問道：

「你阿弟出去同人打架了嗎？」

阿划搖搖頭。然後指着門角衣裳包着的東西說：

「阿弟和我拾菜根。」

同時阿划爲了要立即證明自己在母親面前不敢說謊，走到門角把包着的衣裳解開，攤出不少的菜根和爛菜葉子。

「細仔們真動快呢！」李阿虎很感動地對着阿艾說，然後他招了招阿划：

「過來，我給你吃的。」

阿划遲疑地站着，而阿潮聽說有吃的，就立即跳出阿艾的懷抱，向李阿虎撲過來：

「阿叔，阿叔，阿潮來啦，阿潮要阿叔親親！」

「壞細仔，聽說有吃的，就甜嘴滑舌賣乖！阿虎叔叔。你偏偏不給他吃的！」阿艾笑着說。

「哈哈哈哈哈！」李阿虎朗聲地大笑起來。

「阿姆，壞種草，阿叔好，好阿叔！」阿潮親暱地依偎着李阿虎的大腿，向阿艾做了個小鬼臉。

「沒好教養的雜種仔，等一下我給你竹鞭魚吃！」阿艾假裝對阿潮生氣。

李阿虎從汗衫小口袋裏掏出幾夾「花生豆」來給阿潮吃。

「嘴甜喝得江湖水。」李阿虎撫摸着阿潮的鐵實的身子，「這細仔日後一定會在江湖上出頭！」

「阿虎叔叔不要太縱他，你越縱他越野，有朝一日屋頂都會給他析了的！」阿艾說着又把臉孔轉到阿划身上，「阿划，我要趕做活，沒有閑工夫來侍候你們兩個小野豬，你不會動手生着火把鍋子熱上祭

肚子嗎！」

「阿划，過來，還留有幾莢給你呢。」李阿虎把手裏的「花生豆」揚了揚。

「接過去呀！」阿艾心裏可憐着大兒子的長怯，事事在小兒子面前吃虧。

阿划接過「花生豆」放進口袋裏不捨得吃。他生着了火把砂鍋放上，他偷偷地把鍋蓋揭開來看，是半鍋子紅醬湯，只有稀稀落落的幾塊紅醬沉底。他的肚子餓得慌，一邊擱火，一邊細心地剝開「花生豆」，分成瓣，一點一點地吃着。

一個戴軍帽的影子在門口一晃就不見了。

「幹什麼的？」李阿虎推開阿潮，立即站了起來。

「阿潮，你趕出去看看是誰。」阿艾大聲地叫。

阿潮小身子一掙，幾步跳到門口，回過頭來說：

「一個小兵，一個小兵。」

阿艾鬆了一口氣說：

「一定是來拿衣裳的，我想他是看見家裏有客人，不願意進來。」

砂鍋裏熟花花地在冒着氣。李阿虎看着阿划和阿潮各吃了一碗鹽煮紅醬湯後，又坐了一會兒，就起身說他女人家裏還有很多活路要幹，如果耽留太久回去，是會挨罵的。

阿艾把李阿虎送到門口說：

「我想你還是到阿興家上去住幾天吧，事情一發作想走也晚啦！」

「大嫂放心。你自己倒要處處留意。」李阿虎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說，「過幾天再來看你和細

仔。進去吧，不要在門口久站「招風」。』說着他跨進了他丈人的門坎裏去了。

天剛剛黑下來，阿潮吃過晚飯就又偷偷地把阿划拉跑了。

天一黑下來，祠堂前總是冷情情的，除了祠堂大門口守街的大兵在寂寞地着吹口哨之外，「營盤」裏的大兵們差不多都不在，他們在黃昏的時候就三三兩兩地出去了。很多人家的孩子天一黑就被關在傢裏，現在祠堂前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

『阿弟，黑摸摸的到那裏去呵？』阿划不安地跟在阿潮的後邊。

『走，我們到那邊去。』阿潮指着池塘對岸的有燈火的地方。

他們繞着池塘岸走，池塘裏發出來高亢的一聲聲咯咯，那是大「田鷄」在叫夜。

『我們有釣竿就好了，釣幾隻田鷄燻鹹菜，包你口水流成丈把長呢！』阿潮說着自己吞了一口唾沫。

到了池塘對岸，他們走進了那燈火通亮的「番攤」賭場。

這個「番攤」賭場是當地的流氓開設的，平日裏以聚賭來欺騙敗家子弟，浪蕩漢和苦力們的金錢，現在因為年辰亂，進賭場來的多半是大兵們。凡是把腿伸進賭場來的人，都是從不可知的命運中貪求大利，但是事情往往得到相反的結果，這兩丈見方的賭場，却曾經吞沒過多少人的賣土地，賣山林，賣房產。賣妻子的錢。

幾個伙計高據在賭桌上，一個「裝寶」，一個「出寶」，一個「算寶」，另一個就是監視賭盤上的賭注。裝寶的人把磨得金閃閃的古銅錢裝進一個白瓷盞碗裏，等到賭客們下齊了賭注，立即這個白瓷碗就由出寶的人揭開，於是算寶的人手裏拿着一根光滑的細竹枝數起古銅錢的數目，把大把古銅錢都數完

了，才高聲地叫道「一點紅」或「梅花五」。賭中的人對賭，「中邊」的人半賭。

阿潮踏進賭場來，就拾起一根沒滅的烟蒂裝做大人般嘖起來，而且擠進人叢裏去觀看。他的腦袋只够得到高大的賭桌，但是他長久地仰起頭來很有味地看着，他替人惋惜，替人捏一把冷汗，替人高興。而阿划不敢擠進人叢裏來。他怕挨大人們的罵，只靜靜地站在人叢外面，呆呆地望着那些緊張的賭客們的汗溼的脊背。

阿潮時常注視着賭客們的失望的或是興奮的眼睛，他們的眼睛紅溜溜的，昏滯的，他們集中全身的精神在眼睛的注意力上，那些眼睛就像狼的一般的怕人。

一個喝醉了酒的大兵把他身上所有的錢都賭光了，他把一隻金錶和一套都市女人戴的金臂鐲押出來當賭注。他這最後的賭注就好像付出了他的最後的生命和希望，他想用他這巨大的賭注來撈回他的本。賭場上所有的人都驚訝地望着他，出賣的人好像有點不大信任的大聲問：

「金錶金鐲一次全押上嗎？」

「全押上！要是你們要的話，我連「鳥」都押上的！」大兵醉醺醺地翻了翻可怕的血紅眼睛，他的額門上和打歪了的鼻頭上冒出巨大的汗珠。

開寶了，監視番攤的人立即像老鷹抓鷄子般的一把把金錶金鐲抓了過去。

「不行，我要記賬！」大兵突然跳前去想把金錶金鐲搶回來。

「什麼賬都記得，世上嫖賭兩賬記不得！」出賣的人跳上來阻攔住大兵。

大兵一急，忙彎身鑽進賭桌下，掀起「福祿財神」的石香爐，跳出來把石香爐往出賣的頭上狠命地打去。那出賣的人立即就倒了下去。

那個裝贖的人看見自己的伙計被打倒了，他抓起白瓷盞寶碗猛地向大兵的臉孔上擲去，大兵的歪鼻子立即噴出鮮血來。

其他的大兵們看看有機可乘，大家呼嘯一聲，立即擁到出寶的一角，有的搬起那個石香爐打人，有的把賭桌的桌腳折斷了揮舞起來，有的掄起凳子亂打，他們的目的以打架來搶錢。

那個監視番攤收賭注的人提起錢袋慌忙打賭場後門逃跑，但是給後面的一個大兵一把抓住了衣領。『你們想搶劫嗎？你們知道我們吃賭飯人的底子嗎！你連長都還是幫口上的人呵，當我心報告上去搶斃你！』那個監視番攤的人用力地掙扎起來。

那個大兵沒說一句話，一拳打了過去，把錢袋糾住了，於是兩個就扭打起來，把袋子裏的錢撒滿了賭場。

大兵們無心打架，都爭着搶起地上的錢來了。

那幾個賭場上開賭的人，都突然抽出鋒利的匕首來，跳上來猛力踢打搶錢的大兵們的脊背和屁股：『敢搶？我一匕首送掉你們的狗命！』

大兵們漸漸被明晃晃的匕首迫跑了。

事情一開始。阿划就哭喊着跑出賭場去了，而阿潮却躲在一個角落裏。當錢撒滿一地的時候，他就比大兵們還要靈活地先搶了一把，跳回角落來，然後又跳出去搶了一把，等到賭場的伙計們抽出匕首來的時候，他已經比大兵們先一步跑掉了。

在池塘拐角的一棵榕樹下，阿潮追上了阿划，他把捏着錢的兩隻小拳頭得意地在阿划的臉孔上一

「看見嗎？這兩把錢！你不會像我抓他兩把，你沒有吃肉的命！」

阿划還在用破袖子拭着眼淚，搖搖頭低聲說：

「我怕！」

「你是老鼠胆，米粒那麼大！怪不得爸爸罵你沒出息……呵，要是爸爸在家多好啊，我這錢一定够他喝三天醉酒，吃幾天飽肉呢！」阿潮驕傲地大聲說。

一提起爸爸，阿划心就一沉，雖然爸爸前些時對他不再橫眉瞪眼，但是他總覺得爸爸沒有媽媽體貼他，現在爸爸出遠門去了，個多月不見回來。爸爸一走，他也就很少想起爸爸來了。

大兵們匆匆地從後面趕上來了，阿划心裏一慌，拔開兩條瘦腿先跑了。阿潮緊緊地追了上去，只一會兒，阿潮就追上了阿划：

「看你像隻病鷄，跑起來可就像沒窩的兔子呀！」

阿艾虛掩着門坐在微弱得像菜豆般大小的油燈下納鞋底，她藉這靜夜納鞋底，想給兩個孩子和丈夫趕做三雙鞋子，等阿興端午節回家來的時候好給他們穿着過節。她心想丈夫孩子終年終月都是光着腳板的，平日裏就向大兵們要了一些穿得不能再穿的破軍衣，湊湊集集的剪成鞋底納起來。白天裏她勞作了一天，現在熬起夜來就時不時的打瞌睡，她納着鞋底的針線常常錯了線路，她的眼睛發酸，十指隱痛。於是她伏在破桌角上朦朦朧朧地睡着了。

在朦朧中，阿艾做了一個夢，夢見她親自把那十根金條送回到營盤裏去給大兵們認領，一個大兵領了，而且和顏悅色地送她兩根金條，做爲答謝她的不昧。正在她夢得高興的時候，突然一陣狗的嗥叫，嚇醒過來，燈快熄滅了，她連忙添了點油。狗的嗥叫一直延續着，使她感到黑夜的恐懼，她捧着嘴

巴光打了個呵欠，然後嘆息起來：

「呵，兩個小野鬼當真野到那地府裏去了麼？只有他們的爸爸才管得住他們的……」

突然她想起剛才做的夢，她急忙地跑近床頭，很謹慎地掀起草蓆，把那包金條打開來重新數了一遍，金條光燦燦的仍舊是十根，一根不多，也一根不少。她把金條照樣藏起來，喃喃地：

「雖說馬無野艸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可是錢財事，一個是一個，一分是一分，阿興和我帶着孩子在世上窮滾了這些年辰，我們可以認窮，可是不能走邪道！……」

門呀的一聲被推開了，把阿艾嚇了一跳，藉着微弱的燈光，她看見孩子回來了。

「好吧，你們野上天去啦！三更半夜不回家，摸黑天，當心掉到池塘裏泡屍！」阿艾氣憤地叫。

「阿姆，你看！」阿潮歡叫着跑前來，把捏在小拳頭裏的兩把錢往桌上一撒。

阿艾疑惑地望着阿潮和阿划，嚴肅地問：

「你們那來的這許多錢？」

「阿弟從賭場上……」阿划正說着就被阿潮橫了一眼咽住了話。

「好呵，芝麻點大約細仔就上賭場是不是！」她從柴堆裏拔出一根竹枝，揮得呼呼地響，「說！不說就吃鞭子魚！」

阿划先嚇慌了，他哆嗦着說：

「阿弟從賭場拾來的……」

「是呀，拾來的！」阿潮連忙插嘴，「拾來給阿姆買肉吃呵！」

「不要你說，你蛇嘴兩舌頭！」她把鞭梢指着阿划，「你說，你說！」

「阿划怕打，兩手先緊緊地抱住頭，望了望尷尬地站在旁邊的阿潮，照實地說：

『是阿弟硬把我拉進池塘那邊的賭場裏去的，大兵們賭着賭着就搶起錢來，鬥打一陣，我先嚇跑了，阿弟也搶……』

『你們跟大兵混吧！』阿艾狠狠地打了幾鞭阿潮，咬着牙根罵起來，『小土匪，看你要跟他們一起祭砲的呀！』

阿潮挨了打，忍住痛一聲也不響就爬上床去了。

阿艾一時忘了把門關上，正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影子竄了進來，歪歪倒倒地阿艾走近來。

立即阿艾就看出進來的是一個歪鼻子上流着血的醜怪的大兵，她嚇極地叫喊了一聲，往後退到床邊。

阿划看出這個就是在賭場裏輸掉金錶金鐲被打傷的大兵，他嚇得倒退到牆根蹲下打哆嗦。

『老子問你，老子的金條呢？』大兵一直迫到床邊，滿嘴噴着酒臭，『你想吞了嗎？老子剛剛輸得沒有一文錢，丟那媽，老子的金條不想塞你的臭×！』

『金條是你官長的嗎？』阿艾看見大兵喝醉了酒的，心裏就更害怕，但是她極力鎮定自己。

『丟那媽，老子不是官長，是扛槍的二等大兵！』大兵嘩嘩地叫起來，『下午你家來了個官長打你的「砲」嗎？你想用官長來嚇老子！』

阿艾忽然恍悟到下午李阿虎來家裏的時候，有一個小兵跑來張望一下又跑掉了。她不願意聽這大兵說這不倫不類的難聽話，而自己在一個醉漢面前是說不清理的，于是他一聲也不響，掀開草蓆把那包金條交還給大兵。

大兵解開紙包來一看，把兩隻牛眼翻：

「就這兩根嗎！」

「你數數看，是十根呀！」阿艾深深地皺起眉頭。

「十一根！」大兵橫蠻地把身子一挺。

「我敢對天賭咒，要是我吞了你半根，天誅地滅！」阿艾氣憤得快哭出來。

阿潮一直是不聲不響地靠牆坐在床上的，這時他偷偷地爬下床來，從他母親的腿邊躍到柴堆那邊去。

「哈哈，半根你不吞，你要吞老子的「一根」！」大兵瘋狂地大笑起來，他使了一個蠻勁，立即向阿艾的身上撲過來。

阿艾猛不提防，一頭栽倒床上。

正在這個時候，阿潮拿把菜刀突然從後面跳了上來，使盡氣力一刀向大兵的腿上砍去。大兵猛地腿上一痛，刀口雖然不深，但是血流了下來。大兵看見是一個孩子砍了他，回轉身子偏偏倒倒向阿潮迫上來。

「狗養的，你來，你來！」說着阿潮又勇敢地撲上來砍一刀，但是這次砍落了空。

大兵知道自己醉了，又看見阿潮勇猛得很，就跛着流血的腿逃出門：

「丟那媽，老子記上這筆賬！」

阿艾從半昏迷中很快就清醒過來：

「阿潮狗，快把門拴上。……」

第九章

看情形，山外邊的仗是越打越壞了。近些天來，又有一批軍隊開進山裏來。這缺少糧食的鳳山市，已經感到喘不過氣來了。這些軍隊向當地的老百姓要糧要餉，要馬乾又要燒的，弄得老百姓們整天爲軍隊焦愁，忙碌。潮州城的炭商早就在這裏絕了腳跡，而現在梅縣大埔的炭商也因爲戰事的影響，怕路上不平靜，來販運木炭的只有零零散散的幾個了。

這裏比較殷實的人家，嫌煩駐軍的騷擾，都遠遠地搬進深山窩裏去居住了。市面蕭條得像深秋的山林似的，不要說在夜裏，就是白天街上的行人都成了寥寥可數。大兵們看看從老百姓的身上擰不出什麼油水，他們就幹起偷雞摸狗的勾當。僅僅幾天的工夫，鳳山市上已經很少聽得見狗吠和鷄啼的聲音了。

阿艾家裏的日子越過越艱難，近來阿虎很少送柴米來了，而唯一盼望着阿興的一點工錢，也差不多有半個月沒有託人帶回去。聽說鳳山山上的路口常常發生路劫，因此山前山後無形中就斷絕了來往。

在萬分沒有辦法之中，阿艾只好每天去給人舂軍米，賺來一兩合碎米或一些髒皮回家來煮粥或蘸拌藥糊口。自從那天夜裏那個喝醉酒的大兵到家裏來打擾之後，她忍受不了那種污辱，她再也不當洗衣服了。大兵們常常把破軍衣說成新軍衣，賴她弄錯了要賠，要不就是故意拿雙破襪子到家裏來糾纏，因此更使她下決心不吃這碗洗衣婦的飯。

當她一清早到地方米倉去舂米的時候，阿划阿潮兩兄弟也就出了門，鎖上門後，就到附近的村子裏去要飯去了。反正阿艾要在天快黑的時候才回家，只要阿划阿潮要了點東西傍晚回來，母子三人的夜飯

也可以勉強打發過去。阿艾一清早吃過早飯，就一直要到晚上才有得吃，好在兩個孩子餓不着，他們可以在外面討點飯在中午的時候充飢。

這裏的男人很多被拉了伕，駐軍們把鳳山上的好木材全砍了，追着男人們替他們扛到山外去賣錢。這一天早上，阿艾剛剛把門打開，就有兩個大兵跳進來拉她走：

「給老子們挑點東西！」

「傻狗，怎麼把婦道人也拉了呵？」阿艾死死地攀住門楣，掙扎着不肯走。

「丟你的老母，走，給我們挑炭去！山外邊要的是燒，老子們要的是錢！」一個大兵把刺刀抽出了鞘，威嚇着。

「官長，我家有兩個細仔呵，我走了他們怎麼辦呀！」阿艾一邊掙扎，一邊哭訴。

「兩個細仔給人「丟屎箱」，活得了！」大兵用刺刀片打了一下阿艾的屁股。

阿划和阿潮就這樣眼看着他們的母親被拉跑了。他們還聽見他們的母親從門外傳來的叫聲：

「阿划，阿潮狗，你們討飯混過幾天吧，阿姆就會回來的呵！」

這一天，阿潮和阿划都無心出去討飯，他倆沉默地悶在家裏，即使是好動的阿潮也爲這眼前的激變而感到茫然的悲哀。爸爸久沒有回家來，而媽媽又被大兵拉去幹腳力，這小小陰暗的屋子裏就只留下他兄弟倆。這一天，阿潮忽然變得愛護阿划，把家裏剩下的一點碎米和爛紅薯一起煮了給阿划和他自己吃。

隔天天剛剛泛亮，阿划就把貪睡のア潮推醒：

「阿弟，今天家裏沒有一粒米糧了呵！」

阿潮一骨碌爬下床，把一個大碗裝進破襠裏，拿起一根打狗棍：

『走，快俄穿肚子啦！』

于是他倆把門鎖上，沿着早晨白矇矇的石板路上往鄉下走去。

阿潮領頭在前面走，他把打狗棍夾在腋下，大襠聯襠掛在肩上。這大襠聯襠掛在阿潮的肩上顯得格外的大，前邊一端垂到他的腿，後邊一端就搭拉到他的屁股上了。

他倆剛剛走到一條偏僻的小巷口，突然有幾個人影子從小巷裏跳出來，把他倆嚇了一跳。立即阿潮看出這是幾個大兵，他拉長着哭嗓子說：

『官長，給一個銅元吧？』

『呸，見鬼，原來是小要飯的！』其中一個大兵氣恨恨地吐了一口痰。於是他們轉身走進小巷子裏去了。

『好險呵，那是幾個「斷路」的！』阿潮低聲地對着阿划說。爲了壯胆子，他把打狗棍敲得石板路嘖嘖。

不久他倆就走出了市鎮。天色已經大亮，路上還看不見一個行人。當他倆穿過一片墳場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大兵在一堆墳頭上叫：

『走開，要不就把你們丟進墳坑！』

阿潮和阿划嚇得連忙斜穿過墳場跑掉了。當阿潮邊跑邊招呼着後面的阿划的時候，他瞥見了有一羣大兵藏在一個大墳堆的後面，從那羣大兵中間，傳來一陣低微的女人的呻吟。

阿潮突然想起了他的母親，他的心頭一陣緊迫。他把阿划拉到一棵古老空心的大榕樹下，低聲地

說：

「阿哥，你沒聽見嗎！那裏有婦道人……」

說着阿潮把大襖聯和打狗棍交給阿划。

「你幹什麼？」阿划蒼白着臉孔問。

「你嚇破胆啦？」阿潮不屑地歪歪臉孔。

于是阿潮爬伏着往墳場那邊爬過去了。藉着墳堆，他大胆而又機警地一步一步往前爬。偶而他抬起頭來望了望前面的動靜。他輕輕地從站在一個墳頭上守望的大兵腳邊不遠的地方爬過，隱伏到一個生滿了野刺梅的墳堆後面，從野刺梅的密密的枝葉間偷窺躲藏在那個大墳下的一羣大兵。一個年輕姑娘光着下身仰臥着，鮮血模糊了兩腿。兩手遠遠的張開，像在懇求什麼援救。頭髮散亂，嘴巴裂開很大，眼睛微微翻白。而這時正有一個大兵向她爬過去……這幕情景把阿潮嚇得半暈，他差一點失聲大叫，但是自身處境的危險使他支持住理性的清醒。他怕被大兵們發覺，回轉身子，離開野刺梅的墳堆，慢慢地輕輕地一步一步地爬出墳場來。

他爬回古老的榕樹下，連阿划的影子也看不見，他心想阿划一定鑽進田裏去了，就急得對附近的稻田裏低聲叫：

「阿哥，阿哥，你是泥鰍嗎！」

「呵，我在這裏！」阿划從被蛀空了的榕樹裏鑽了出來。

「原來你是大蛀虫呀！」阿潮一把搶過他的大襖聯和打狗棍來，「走！」

阿划望着他弟弟異樣的臉孔問：

『是怎麼回事呀？』

『問他幹什麼？豬狗禽獸的勾當！』阿潮恨恨地揮了一下打狗棍。吃早飯的時候，他倆已經趕到離市鎮八里外的一個村莊裏來了。

一個擺糯米糖和花生的小吃攤的軟脚駝背漢子，在端着一個「博古」碗喝粟子粥，缺嘴巴上塗得黏黏的。他發覺有兩個孩子站在他旁邊，就很快地從「博古」碗上抬起頭來，用他的鬥鷄眼打量着這兩個陌生的孩子。

阿潮和阿划貪饒地望着他碗裏的粟子粥。

『猴子精，你們搭個大搭聯來偷鷄嗎！』鬥鷄眼翻了翻。

『討點吃……』阿划還沒把話說完，就被阿潮拉了一把。阿潮衝前一步，彎下身子，歪着頭，盯着他的缺嘴巴，『我看看你的婦道人的尿溝是怎麼生成的？』

『小雜種！』攤販氣憤地叫起來。

『你媽吃了兔子肉，給鷄公精睡覺懷了怪胎，才把你生下地來的！』阿潮連連地做着鬼臉，『軟脚，駝背，那裏像個人形？你才是道地的雜種！』

『當心老子搯你！』攤販氣得缺嘴巴裏噴出粟子粥來。他放下博古碗想站起來，但是腿是軟癱的，只好恨恨地罵，『老子入你十八代祖宗！』

『阿弟，走呵，不要同他夾纏吧！』阿划走上來拉阿潮。

阿潮也覺得肚子着實餓了，心想跟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傢伙夾纏下去有什麼用呢？于是他立即跳上去，對準攤販的駝背就是一打狗棍，笑着跑開去了。

『欺負老子，你們要半路亡的！』攤販在後面大聲咒罵。

阿潮遠遠地揮着棍子：

『我這是打狗用的！』

他倆拐到一家人家的門口。一個尖下巴的女人正在餵她孩子的稀飯。

阿潮拉了拉阿划的破衫裾，低聲地：

『叫耐聲呀！』

阿划羞澀地對着門裏叫：

『叔姆，給碗吃的吧！』

女人把頭拾起來，把眉頭一皺：

『我自家都沒得吃的呢！』

那孩子看見有人站在門口要飯，就怕自己的粥被人搶了吃，舉起一隻小手：

『打你！』

這樣，他倆一共走過了五家門口，也要不到一口吃的。阿潮和阿划餓得腿都快拖不動了。

最後，他倆拖着四條疲倦的腿來到一家門前掛着一盞天燈的門口。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太正在門口搭蓋成的灶屋裏煮着一大鍋豬汁。豬圈裏發出小豬們的飢餓的啼叫。老太太對着她的那羣小豬叫：

『不吵，不吵，老娘就把豬汁倒給你們餓餓飽飽，省得你們吵翻了天！』

阿潮和阿划很奇怪地望着老太婆的佝僂的背部，他倆一時忘記了飢餓。阿潮咬着阿划的耳朵說：

『唉唉，她把豬仔當成親生子看待呢！』

談。

阿划大聲地嘆了口氣。

老太婆突然車轉身子，瞇着老眼打量了他倆一下：

『來遲一步呵，我吃剩下來的半碗粥剛剛餓了雞。到別家要去吧。』

『老伯姆，給碗豬汁吃吧！』阿潮再也按捺不住燃燒的飢火了。

『人怎麼吃豬汁呵！』老太婆搖搖頭說。

『只要放點鹽，我們吃的。』說着阿潮從大搭聯裏拿出碗來，走進灶屋。

老太婆嘆息着接過碗去，在熱滾滾的大鐵鍋裏揀了一碗紅薯根端給阿潮說：

『我窮老婆子家裏缺少油鹽，蕃薯根總有一點甜味的。……』

于是阿潮和阿划各自檢了兩根樹枝當筷子，蹲在老太婆的門口又香又甜地爭吃起紅薯根來了。

老太婆瞇着眼睛看見他倆吃得那麼快，嘆了口氣說：

『熱滾滾的，慢點吃吧，不要燙壞了肚子呵！』

『細仔，你們這麼小年紀就出來要飯，家裏沒人了嗎？』停了一會兒老太婆又問。『你們是小』搭

『雷』嗎？』

阿潮搖頭回答：

『我們是弟兄倆。我們是跟着阿爸阿姆逃難到這山裏來的。』

『你們的阿爸阿姆呢？』老太婆對他倆發生了興味，端個小凳子坐在門邊，打算好好地跟他倆談

『阿爸在鳳山背炭窯上做工，阿姆昨天被大兵們拉佚走了。』阿潮望望空了的碗，『再給我們一

碗吧？」

同時小豬們又在叫囂起來。

「瘋殺的，老娘說兩句話也不叫安生！」老太婆又揀了一碗紅蔞根給阿潮，然後把勺子從鍋裏盛了一勺豬汁倒進豬槽裏去。

那羣小豬立即跳竄上來爭吃，「吱吱！」小豬被燙得痛叫兩聲。

「喲，只顧吃，就不知道燙嗎！」老太婆連忙添了一勺涼水在豬槽裏。然後又坐回小凳子上，醒了一把鼻涕糊到門框上，對他倆說：

「唉，你爸你媽就肯叫你們出來要飯嗎？」

「家裏沒得吃的呀！」阿潮大口地嚼着紅蔞根，「阿爸好久沒有工錢帶轉家，阿媽洗衣裳又給大兵們欺負……」

「是呀，世道亂糟糟的，不說你家是逃難的，就是像我家有三五畝田也莫想能混過這艱難日子呢！」老太婆重重地擡起一把破蒲扇，白頭髮飄呀飄的。「派糧呀，派餉呀，還有什麼團丁捐，豬捐的一大串，我說不清許多啦，像屙泡屎都要抽起捐來了呢！窮人家的日子一片摸黑，屋裏沒燈點，出得門來又不見天！聽說「東洋紅毛」打天下，這是劫數，誰也逃不掉！世上使惡的人肥腕腕，守本份的人乾菜，世道一天天壞，作惡的人一天天多，天來收人命，萬劫易逃可就逃不出這一劫！看着肥，不久就會十室九空，路上斷人跡，天上無鳥飛……」

阿潮聽得有點不耐煩，偷偷地做了一個鬼臉說：

「老伯姆在唸閻王婆咒呢！」

「你說我唸咒？」老太婆氣憤地用破蒲扇指着阿潮。

「老伯姆，我說錯啦，我說的是你在唸觀音經呵！」阿潮偷偷地擠了擠眼睛。

老太婆滿臉笑起深深的皺紋：

「保佑我家和你家吧。」

阿潮把碗一伸：

「老伯姆佛心佛腸，索性給我們吃飽吧！」

「蕃薯根吃多了會壞肚子的。」說着老太婆慢慢地走進門裏去，過了一會兒，她弄了小半合搥麵的

碎米倒給阿潮：

「等一下到別家去要點吃的，這些粗搥碎米今晚回去煮來吃吧。」

阿潮怕老太婆再囑囑囑一大堆，他說聲：「多謝老伯姆！」就拉着阿划去了。

「你吃飽了嗎？」阿潮問。

阿划哭喪着臉搖搖頭。

「東蕃薯根，甯角一包就不見了，肚子還是空的！」阿潮用手探進大襟聯裏去摸了摸那點搥碎

米，「我看還是把剛才老太婆給的碎米煮了吧？」

「沒鍋沒灶那裏煮去？」阿划說。

「我有法子！」說着，阿潮就把阿划領進了附近的一座土地廟裏去。

他倆拾得了一把樹枝，又拾得了半個破鉢子，破鉢子洗淨了裝來水，就用兩塊磚頭在土地廟的牆根生起火來，把搥碎米倒進破鉢，放到火上。

阿划蹲着在旺火添樹枝，黑烟把白鬚子的土地爺遮得模糊，看不清。阿潮坐在廟門坎上，靜靜地望着破落的村莊：一隻老母猪帶着一羣小猪，在一片倒塌的牆根下睡泥窩；兩隻公雞在一片竹籬下打架；一隻烏鴉在一棵枯死的木棉樹梢上叫噪個不停；一個光屁股孩子在用石子打走一隻拖長尾巴的餓瘦了的狗。

「阿弟，粥滾啦！沒點鹹味怎麼吃？」阿划對呆呆地坐着的阿潮叫。

碎米糲粥滾得破鉢沿鏗滿了白花朵的泡沫。阿潮摸了摸口袋，他想買點糖來下稀飯，但是口袋倒來倒去都不見一個銅子。他氣憤地對阿划叫：

「你有幾隻手呵，敢偷我的錢！」

「你身上的四個銅子，不是前日就買炒黃豆吃掉了嗎！」阿划委曲地扁了扁嘴。

阿潮一時呆住了，他想起錢當真是花掉了。他把脚一伸，懶懶地說：

「你還挑嘴呢，白粥就吃不下嗎？你不吃我自己吃好啦！」但是他突然又跳了起來，「慢點端起來，我去走動一下。」

阿潮只夾起那根打狗棍，就衝出土地廟去。他先鑽進一片棘籬圍着的菜園裏去偷摘了一把青菜，然後假裝要飯，在一家無人的廚屋裏偷了一把鹽，但是給一隻惡狗趕了回來。菜也不洗，就和鹽一齊丟進破鉢裏去：

「要不是一隻狗咬得利害，我還能弄到一點油的。」

當他倆歡歡喜喜地喝過了稀飯以後，已經快中午了。

阿划不用袖子拭嘴巴，只把舌尖滿足地在嘴唇一啣，說：

「再去討點晚上吃的。」

「不忙，睡個覺再走不遲。」說着阿潮伸了一個懶腰，先倒在廟門邊的青石板上，把大襟聯和打狗棍枕在頭底下，很快就輕輕地打起鼾來了。

阿划很羨慕地看着阿潮無憂無愁地熟睡着了。他自己只背靠廟牆坐着打了一個盹，立即就被牆角裏老鼠打洞的響聲弄醒了。他望望廟門外的太陽已到正午，心想該是村子裏的各家各戶吃晌午飯的時候了，於是他拿起剛才煮稀飯的破鉢子，跨過阿潮熟睡着的身子，走了。

阿潮一直睡到太陽西斜，才被要飯回來的阿划推醒。他揉了揉半睜不睜的惺忪睡眼，埋怨起來：

「我剛剛合上眼睛，你就來擾個不清！」

「日頭打斜囉，你還沒睡三個大時辰！」阿划搖搖頭說。

阿潮慢慢爬起來，拿起大襟聯和打狗棍：

「走吧，我們去討點東西打發晚飯。」

「這鉢冷飯還不够吃的嗎？」阿划把剛要來的一破鉢子冷飯拿給阿潮。

阿潮很詫異地望着阿划的臉孔：

「你偷來的！」

「誰都像你一樣專講偷嗎？」阿划不高興地擦起嘴巴，「是我討來的！」

「要是我出去討，就不止你這些些！」阿潮故意裝得非常不屑地把破鉢子裏的冷飯倒進大襟聯裏

去。

「趁早轉家吧，晚了路上不平靜呵。」阿划帶點憂慮的口氣說。

「怕什麼？人家還會綁我們的票嗎！」阿潮慢慢地掛好大搭聯。

這次是阿划帶頭走，因為他急着要趕回家去。阿潮突然發現他走路跛呀跛的。

「你的腿怎麼啦？」阿潮吃驚地問。

「剛才討飯的時候，給狗咬了！」阿划的眼睛突然濕潤起來。

阿潮跳上去叫阿划坐在路邊，審視了一陣他哥哥流血的右腿，腿肚子上很顯明有兩個深深的牙傷。

「該不是瘋狗咬的吧？痛嗎？」阿潮說着就拔起一些野草放進嘴巴裏嚼爛後敷到阿划的腿肚子的傷口上，然後從路邊的蕪田裏弄來一片蕪葉和一根蕪皮，替阿划包紮起來。「阿哥，你以後不要單個背着我去討飯，鄉下的狗兇得很呵！」

這一來，阿划倒被感動得哭泣起來了。

「哭什麼呵，我攙着你慢慢走吧，說不定阿姆早就轉家來等着我們呢！」阿潮用力把阿划從路旁拉了起來。

一直到第六天的傍晚，阿艾才滿身汗臭的跑回家來，她的眼圈是怕人的青腫，兩條腿一拖一拉的，長久沒有梳理過的頭髮，亂得像雞窩。

她是帶着一種不可告人的羞辱回到家裏來的。……

阿潮把要來的半碗飯熱了雙手端給阿艾：

「阿姆，你餓啦，吃點飯吧。」

但是阿艾搖頭不吃，她拖着痲痺的兩腿走到水缸邊，一連灌了幾大碗涼水。

屋子裏沒有燈，阿艾在黑暗裏靜靜地流着眼淚，低聲地嘆息着。

阿潮靠近她的腿邊坐着，他聽見阿艾的沉鬱的嘆息，乖巧地問道：

「阿姆，你病啦？」

給孩子這一提，她覺得自己果真病了。她兩眼發花，頭暈得利害。

「你的阿哥呢？」她的聲音軟弱而空虛。

「他在外面趕鷄入籠，我們這兩天討到了一兩毫子，買了一對小公鷄養着呢。」阿潮想討他母親誇兩句。

而阿艾只在黑暗裏淒然一笑：

「把鷄養大了就會裝進大兵的肚子裏去呵！」

阿艾摸黑上了床，她感覺到自己的身子好像架在火堆上一樣的發着高熱，額門上，胸脯上和脊背上冒出大粒大粒的汗珠。她覺得黑夜在急劇的旋轉，她的頭痛得像要爆開，於是開始軟弱地呻吟起來。

阿潮撲到床前，在黑暗裏用小手摸着母親的身子，他的手一陣燙熱：

「阿姆，你發燒呵！」

阿划把小公鷄關進雞籠的時候，阿潮叫道：

「阿哥，阿姆轉家來啦。」

阿划初起有點不相信，但是一聽見床上的片呻吟，他慢慢地跑了過來。低聲地問阿潮：

「阿姆怎麼啦？」

「病了！」阿潮輕輕地說。

「是阿划嗎？」阿艾伸出一隻熱燙燙的手來撫摸着阿划的頭，一邊呻吟一邊嘆息，「你們的阿姆怕

是不行了！』阿艾一想起像自己這樣勞苦的女人一倒下很難能再爬起來，心裏很難過。

阿划突然把頭伏在他母親的胸脯上，哭了起來。

『孩子，不要哭，阿姆還沒有斷氣呵！』阿艾喘息着繼續用手撫摸阿划的頭，『爐邊牆洞洞裏藏有六塊錢，要是我眞的爬不起床，你把錢拿出來同你阿弟省儉過日子吧！』

不知道什麼時候阿潮已經爬上床來，他用力地搖晃着他母親，哭着嗓子叫，『阿姆，阿姆！』阿艾用另一隻熱燙燙的手撫摸着阿潮的頭：

『乖乖，以後要好好聽你阿哥的話，不要亂鬧亂撞呵。』

阿潮變得像一隻羔羊般的躺在他母親的身邊流眼淚。

『水，喝水……』阿艾又呻吟起來。

阿划連忙離開床邊，摸黑走到爐邊去生火燒開水。

『阿潮狗，你把手探一下我的腰板，看看能不能探得過……』阿艾輕輕地拍了阿潮一下身子。照習慣上說，如果孩子的手能够探過病人的腰板或許會有救治的希望，否則脊背就躺定棺材板的了。

阿潮照話把手探進他母親的腰板，他覺得很吃力，但是他用盡了氣力總算把手探過了腰板的那一邊：

『阿姆，探過去了呢！』

阿艾嘆了口氣。

忽然門口射進來一片燈光，一個扶着拐杖的老頭子拿着一盞燈走了進來。

『老伯公，請坐。』阿划連忙端隻凳子過來。

這個老頭子就是住在隔壁的李阿虎的老丈人。

老頭子把燈放在破鼻子上，問道：

「阿划，我家的細妹仔說她看見你的阿姆轉家來啦？」

阿划望了一下爐子裏嘩剝響的熊熊火光，低聲說：

「病啦！」

老頭子從破桌上提起燈來，眯着老花眼往床上瞟：

「睡倒了嗎？」

阿划在床上叫道：

「阿姆，老伯公來啦！」

「老伯公，唉！……」阿艾在床上呻吟着翻了一個身。

老頭子把燈提到床跟前，很吃力地彎下腰，凝視着阿艾焦黃的臉孔：

「興嫂，你路上累病啦！」

「唔……」她給老頭子喚起了心頭的恥辱，她悽然地望着燈光。

「唉，窮人家是病不得的啊！」老頭子嘆息起來。

「老伯公，我怕我快不行了呵！」在燈光中可以看出阿艾的眼睛突然濕潤起來。

「不要亂想，你還年輕輕的，年輕人病一兩晚不打緊，只要買付藥煎來喝下就會好過來的。」老頭

子安慰阿艾說。

「阿虎叔叔這些天轉家來過嗎？」阿艾把草枕墊高了些，好讓自己的頭痛減輕些。

「阿虎嗎？這幾天沒有見過他的腳趾印啦，上回送來的柴米今日就吃得精光了，要是他還不來，我家就要斷煙火了呵！也不知道他忙得分不開身呢病了，還是……」

阿艾打斷了老頭子的話：

「我要同阿虎叔叔見面。」

「好的，明天一早我叫細妹仔去偷偷喊他來。」

阿划端了兩碗鹽開水過來，老頭子接過一碗呷了兩口就站起來：

「興嫂，你安安生生睡一覺吧！」

于是老頭子拿着燈走了。

隔天上午的時候，李阿虎神色匆匆地跑來看阿艾，一進門他就叫道：

「大嫂病好了些嗎？」

這次李阿虎並沒有帶柴米來，因為近些時來軍糧迫得兇，鎮上鄉裏都鬧糧荒，他的女家看管得嚴，不許他帶半點吃的出門。

當他走近床跟前來一看，阿艾正在高熱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的呼吸很急促，很粗重，額門上冒出大粒汗珠，一隻黑虱子在她的鬢髮裏爬……

李阿虎搖搖頭低聲地嘆口氣說：

「一下子就病成這個樣子了呵！」

「你的阿弟呢？」李阿虎問站在床邊小凳子上服侍病人的阿划。

「到「營盤」門前討吃的去了。」阿划啞聲地說。

李阿虎連屁股也沒有挨板凳，就又匆匆地走了。

過了好一會兒，李阿虎領來了一個戴爛瓜皮帽的抽大烟的醫生。

醫生按着阿艾的手聽脈，當他站起來的時候，阿艾的手腕上就顯出幾個深深的指甲印。

『先生，你看她怎樣？』李阿虎憂愁地問。

醫生張開黑洞洞的大嘴巴，打了一個深長的呵欠：

『風火攻心，好在你請我來得早，要是遲一步嫂夫人就難望有救的了！』

李阿虎紅着臉說：

『她是我的大嫂！』

醫生用一枝秃筆草草地寫下一紙藥方，向李阿虎多要了一毫子就很快地走出門去了。

恰巧這時阿潮要到了一大塊焦黑的鍋巴跑回來。李阿虎交給他五毫子，吩咐道：

『買藥剩的錢就糶米買油鹽吧。』

阿潮拿起米袋，就高高興興地一蹶一跳地出了門。

李阿虎搬隻凳子坐在床前，靜靜地問阿划：

『你的阿姆什麼時辰病起的？』

『昨日天黑轉家來就病在床上！』阿划說着眼圈紅了起來。

『唉，水……』阿艾從昏熱中微微睜開眼睛，呻吟起來。

阿划倒了一碗溫開水，拌了鹽端來，用把斷湯匙餵他母親喝水。

阿艾喝得滿頰子流得都是水。

李阿虎把腰上的汗巾取下來，替阿艾把頸子拭乾。

阿艾用昏黃的眼睛凝神地望着李阿虎，忽然低聲地叫起來：

「阿興！」

「唉，大嫂，我是阿虎呵！」

「呵，是阿虎叔叔？阿興呢？他怎麼不來看我呵？」她的深陷的眼睛湧出兩顆淚珠，停凝在眼角

上。

「興哥還在山那邊呀！」李阿虎難過得把頭歪了開去。

「你去喊他轉家來呵。」

「他就要轉家來的，大嫂，你安生一下吧。」

「土匪來了，土匪……」阿艾突然圓睜着眼睛恐懼地叫起來。

李阿虎吃驚地回過頭去看門，但是門外的小巷裏連一個行人的影子也沒有，太陽曬着巷子的石板

路，靜寂寂的。

阿潮氣喘喘地揹着米袋回來了，他從米袋裏掏出來一包藥，一包鹽，兩個雞蛋和一塊山渣糕。這雞蛋和山渣糕是阿潮特地買回來給他的母親吃的。他把雞蛋重新放進米袋，把山渣糕放到他母親的床頭。

然後問李阿虎：

「阿虎叔，先煮飯吃嗎？」

「先把藥煎了要緊！」李阿虎接着又對阿划說，「再倒碗開水來。」

阿潮快步走了上去把藥交給阿划：

「你煎藥，我來開水。」

李阿虎經過碗來，親自給阿艾灌開水，而且把山渣糕弄成小塊塊塞進阿艾的嘴巴裏去。

阿艾吃完山渣糕喝過開水之後，神志好像清醒了些。她把眼睛睜開了些，無力地凝視着李阿虎的臉孔，低聲弱氣地說：

「阿興什麼時候才能轉家來呵？」

「快了吧。」李阿虎把頭低了下來。

「阿虎叔叔，你在騙我，山路不是不平靜嗎？」阿艾微微地喘息着，「要是阿興一時不轉來，阿虎叔叔替我扶養這兩個可憐孩子吧！」說着她的青腫的眼眶又湧出兩顆淚珠。

「大嫂不要錯想呵，等一下吃付藥你就會慢慢好過來的。……」李阿虎把頭很快地抬了起來，「等着吧，興哥就快要轉家來了，不久我們大家要翻身！」

「翻身？窮人一生一世也翻不了身呵！」阿艾半閉着眼睛，好像在痛苦地沉思些什麼。

「不信你等着看——」李阿虎沉重地說，他的聲音充滿了自信和力量，他的眼睛閃出堅定的光。

屋子裏瀰漫了藥香，阿潮和阿划蹲在爐子跟前，阿划時不時地往爐子裏添着柴枝，而阿潮却靜靜地看着從藥罐裏噴出來的一朶一朶白色的水蒸氣。

李阿虎看着阿艾把湯藥喝下去後，才動身離開阿艾的家。臨走的時候，他安慰阿艾說：

「大嫂，你安下心來把病養好。要是興哥這兩天還不見轉家來，我就到審上去找他。」

傍晚的時候，李阿虎託人送來了一點點從他女家偷出來的「犀角」，阿艾用開水把它服下。到二更天的時候，她就慢慢地退了燒。

第十章

『阿興！』

阿興剛剛提着破褲子走出大糞坑，就聽見有人在低聲叫他，他環視了一下被像煙一般的濛濛細雨籠罩着的山野，把破褲子束緊，傾聽着聲音傳來的方向。

『這裏！』

阿興隨着聲音傳來的方向跛着一條腿走到一片滴着水珠的竹林子跟前。

『進來呀！』

阿興一手握緊頭上的破竹笠，彎身鑽進竹林。

原來叫他的是一個麻斑馬臉的大漢，炭壩上的一個專管封窯開窯的燒炭工。因為他長年久月都蹲在窯門口，身子就被窯火炙得焦黑。他身上只披了一件竹葉蓑衣，却沒有戴竹笠，水珠從他的頭髮滴到臉孔上，鼻溝上流成了兩條小河。

這漢子一把拉住阿興的胳膊，低聲地說：

『你屙泡屎就像婦道人生孩子，我足足等了妳半個時辰啦！』

『事情發作了嗎？』阿興把眼睛瞪得挺圓。

『小聲點！』漢子不安地把滴着水珠的頭伸出竹林外去張望了一下。『走，我們到僻靜處談談。』於是阿興被漢子拉着往有矮樹叢隱蔽着的小山徑上走。小山徑滑得很，容易他們才來到一棵盤盤

虬虬的大松樹下，揀了一塊比較蔽雨的樹根上坐下來。

漢子望了望被細雨迷濛着的靜謐的山野，嘆了口氣說：

『聽說我們審上要裁減人手啦！』

『呵！』阿興吃驚地低聲叫起來。

『不過沒有你，你是一個燒炭好手。』漢子把頭髮上的水珠揉乾。

『好手！』阿興氣憤地叫，『好手少拿工錢，你們每月三十只毫子，我每月十五只！』

『算囉，多這幾個臭屁錢，誰也沒有發富多長一兩肉！』漢子苦惱地皺皺眉頭。『可是裁減人手倒是千真萬確的事呵！』

『那幾個給我減了？』阿興憂愁地問。

『還不知道是那幾個。』

『你那裏傳來的風聲？』

『昨天傍晚斷臂猴從審主家裏偷聽來的。』說着漢子又添了一句，『審主對工頭提起的。』

阿興想起一個被塌下來的審門石打斷了一隻胳膊的殘廢漢子來，因為他斷了一隻胳膊，粗重的活路幹不來，就在審上和審主家裏打打雜混碗飯吃，挑水，掃地，替審主家放羊餵豬，都是他的份內事。有的時候工頭還叫他洗褲子，末了又罵他沒洗乾淨。他除了吃碗飯之外，沒有半文工錢，但是他跟審上的工人混得很好，大家喝酒從來沒有忘過叫他乾一杯，有烟也叫他隨便抽。

阿興沉思了一會兒，突然抬起頭來，直望着漢子的眼睛：

『是不是我們的事情洩漏了？』

漢子迴避開阿興鋒利的眼光，猶疑地說：

「我看還是醫上沒生意，不用這許多人手了吧？」

「我看還是事情洩漏了！」阿興堅持着說。

「這怎麼會呢？」漢子惶惑地抓了一下麻斑馬臉。

「是不是我們隊上有奸細？」阿興緊追着問。

「難道你說的是我嗎？」漢子氣憤地從樹根上跳起來。

「你多心呵！」阿興歉然地嘆了口氣，連忙把漢子拉坐下來，「我是和你「參詳」一下的呀！」

漢子平了平氣，思索了一下，好像有所恍悟似的說：

「那天夜裏我發痧守在屋子裏。工頭點了火把走過窗口，伸進頭來望了望問我：「三更半夜他們到那裏去啦？」我哼呀哼地回答他：「他們出去吃酒了。」只見他在火把光裏搖搖頭，走掉了。……」

阿興恰指一算，那正是四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和寨上的伙伴們在一个孤寡的老孀婦家裏開會：

「呵呀，那瘟鬼幾天就生了疑心呵！」

「唉唉！……」漢子用力地抓着他的久沒剃過的濕頭髮。

「他們想分散我們的人手呵！」

「這怎麼辦呀？」漢子把兩手一攤。

「誰先下手誰強！」阿興堅決地揮了一下拳頭，一個不小心，把他頭上的破竹笠打得遠遠地落了開

去。

阿興站起來，走過去拾起破竹笠戴在頭上，然後一跛一跛地往下山的小徑走去。突然嘩撲一聲響，

阿興滾跌下去，好在一把抓住一棵小樹，滿身泥漿地爬了起來。

「呵，小心！路滑得像井苔呵！」漢子站起來叫。

阿興把滾滿了泥漿的破竹笠拿在手裏揮了揮：

「你慢走一步！」

于是他的影子隱沒在烟般的細雨裏去了。

半上午的時候，雨還是像剪不斷的絲線般的濛濛地下着，阿興從附近的「墟場」上提回了一隻鵝，兩隻鴨子，兩條「紅花魚」，幾隻豬蹄子和一瓦罐酒。昨天他剛剛發過工錢，十五只毫子就花得精光。

這是一個歇審天，審工們在屋子裏圍在草鋪上「跌骰子」賭博。反正他們剛剛發過工錢，外面下雨，不願意踩着滿路泥濘到「墟場」上去逛，就只好悶在屋子裏耍起錢來了。

一個爬在窗口上撒尿的審工，看見阿興兩手提回來那麼多吃的東西，就高聲地歡叫起來：

「阿興，你今天討新娘嗎？買這麼多酒菜回來！」

阿興生怕被尿濺着，跳遠去兩步：

「大雜種，你在救火嗎？當心我一刀割下你的子孫袋！」

屋子裏的審工們撒下骰子，都擠到窗口上來觀望。

「阿興，你到「墟場」上賭贏錢啦？」一個獨眼龍的審工叫。

「阿興，想你老婆想瘋了嗎？賭氣花錢！」一個尖下巴上飄着斑白的山羊鬍子的老審工搖搖頭叫。

「呵，阿興，你是菜狼酒虎呀！」一個四方臉的審工的叫聲壓倒了一切聲叫。

「哈哈哈哈哈……」審工們在窗口上縱聲地大笑起來。

『斷臂猴在屋裏嗎？』阿興在笑聲中提高嗓子問。

『他一早給竊主叫去舂米啦。』麻斑馬臉的竊工回答。他緊接着嚴肅地問，『阿興，你做生日嗎？』

『給大家做生日呢！』阿興笑着說。他招招手，『你來，幫我下灶房去燒火。』

麻斑馬臉的竊工應聲從窗口上一翻身跳出來，幫着阿興提了幾樣東西，就跟着到用樹皮搭蓋成的廚房裏去。

麻斑馬臉的竊工是一個燒火能手，不管柴草怎麼潮濕，他一下子就把手把灶火燒着了。

阿興在殺鵝殺鴨，破「紅花魚」的肚子，刮淨豬蹄子，然後一股腦兒把鵝、鴨、魚和豬蹄子放進大鍋，摻滿水，蓋上了大鍋蓋。

『這不是燒炭竊呵，放那麼多柴幹什麼？』阿興被烟火燻得睜不開眼。

『接着還要做晌午飯呢！』麻斑馬臉的竊工掀起圍腰帕的一角拭去眼淚。『不加大火就做不成飯了呀！』

『有這麼多吃的還做飯餵鳥嗎？』阿興叫起來，『人家都是溫火燉「頭牲」！』叫着，阿興跳了過去，從麻斑馬臉的竊工手裏奪過大火鉗來，抽出一部份柴火，向冒烟的柴火上潑了兩瓢涼水。

然後阿興坐下來吸着烟說：

『這下慢慢地加火吧。』

阿興一連吸了十幾筒烟，過足了烟癮後，才把竹烟筒遞給麻斑馬臉竊工。

麻斑馬臉竊工往灶裏塞進一塊柴，吸了兩口烟，抬起頭來憂慮地說：

「你這麼花起錢來，大嫂在家裏怎麼過日子呵？」

癡斑馬臉密工是曾經替阿興帶錢回家去過的，他知道阿興的女人和兩個孩子過日子的艱難情形。

「一個月帶那麼三毫五毫子給家裏，好比是刮風夜裏點天燈，燈小風大！」阿興望着鍋裏冒出來的熱氣說。

「一分是一分，一厘是一厘，沒多也有少呵！」癡斑馬臉密工又吸了兩口烟。

「山上不是有大兵劫路嗎？你就是有大把銀錢也帶不過山去呀！」阿興嘆了口氣。

癡斑馬臉密工把竹烟筒遞還給阿興。

阿興又狠狠地吸起烟來，默默地望着烟縷沉思起來；阿艾和孩子都沒病沒痛的吧？阿潮長得更結實了吧？阿划還是那麼三天兩次害病嗎——那可憐的孩子！唉，自家好久沒有託人帶錢轉家去了，山路又不平靜，這一個半月的工錢又花在交結朋友上了。……噫，只要日子變了樣，窮朋友的脊背能直起來，大家不都好過了麼？同時他突然想起李阿虎來，想起李阿虎送他到那邊山腳下的涼亭喝分別酒的情形：他是一個重義氣的漢子，他會招呼一下阿艾和兩個孩子的吧。……

「鍋滾了！」癡斑馬臉密工叫起來。

阿興聞到了肉香，慢慢地說：

「噫，大家可以飽吃一頓了！」

阿興停了停又說：

「我來燒火，你去看斷臂猴脊完米沒有，叫他等一下回窖上來喝酒。」

癡斑馬臉密工走出灶屋去了。

不一會兒，就有幾個竈工叫笑地擁進灶屋裏來。七嘴八舌地叫起來：

『阿興，我們半大半個月齋腸齋肚的，今日又是你做東，我們不過惹呢！』

『噴噴香的，我的口水快流成河啦！』

『快燉好了嗎？酒不修喝我去打十斤！』

那個獨眼龍竈工賴着臉走上來揭鍋蓋，用筷子把一個大鵝肝撈跑了。立即那個四方臉的竈工追出灶屋的小門，在雨中嘻嘻哈哈地扭打做一團爭鵝肝吃。

已經過了晌午，阿興才把肉食燉好。

『怎麼斷臂猴還不轉來呵？』阿興望望逐漸開朗起來的天色，焦急地叫。

『他還有幾籮米要舂呢！』癡斑馬臉竈工說。

『唉，真是一世當牛馬，沒有一刻安生過！』阿興給斷臂猴留下一小鉢肉食和一碗酒，溫在灶上。

竈工們七手八脚的，端肉鍋的端肉鍋，拿碗筷的拿碗筷，提酒的提酒，紛紛忙忙地把東西搬到他們睡覺的屋子裏去。

『不把工頭請來嗎？』那個留着山羊白鬍子的老竈工說。

『他剛剛還在竈主家裏喝酒呢！』癡斑馬臉竈工把嘴一歪，『喝得像個猴子屁股！』

『請他來坐大位子嗎？我們請了那獼猴來，他就像吃喝兒子似的！』阿興一邊罵一邊替大家斟酒。

『來，大哥小弟們先乾這一碗！』阿興高高地舉起酒碗來。

誰也沒有推辭，大家一口氣把一碗酒灌落肚子。

『吃肉吧，』阿興舉起筷子指着放在中間的大鍋，『鵝頭鴨脚一齊來，大家不要「矩禮」！』

於是十幾雙筷子就七上八下地大嚼大吃起來了。

「阿興，你那來這許多錢請客呵？」老密工用他的缺牙齒嚼着一隻鷄腳，油湯滴滿了他的斑白的鬚子尖。

阿興揀了一塊肥脆脆的鴨肉放到老密工的碗裏說：「十五只毫洋換大家一頓飽吃，我「一溜」來都喜歡交朋友，銀錢如糞土，仁義值千金！大叔你說對不對？」

老密工拿起碗裏的鴨肉張大嘴巴吃着，不停地點頭。

「唉，我們這種窮漢子，有幾個錢肚子就饒得饒不過你，沒錢的時候就只好勒緊褲腰帶，前兩個月李老三害病沒藥吃，向密上求借幾毫子也不肯給，後來還不是一命歸西天！他家還有一個老娘四個孩子，老婆三十歲的那一年還迫着改嫁了人。他死的那天，一老四小到密上哭做一團，那老娘就那麼盪過去半天！阿興，那時你還沒到密上來，他的棺材錢還是我們大伙賣褲子湊攏起來的，唉，窮人的下場就是這個樣子呵……」這說話的密工是一個眉頭深鎖的黃臉瘦漢子，他很少喝酒，也不大吃肉，他說他多吃油葷要翻胃，是一個胃病很重的人。

「是呵，李老三死得真慘！他死的時候還給密主白吞了二十多天工錢！」老密工嘆息着。大家都嘆息起來。

「只要大家這次幹得順手，我們的日子就會變個樣子了！」阿興呷下一大口酒說。

麻斑馬臉密工立即接着說：

「可是我們的槍支……」

阿興連忙擺手，聲音很沉重：

『這不是說話的地方，晚上大家談吧！』

外面突然傳來一陣踩着泥漿的沉重的脚步声，癩斑馬臉密工立即跳到窗口上去看，他突然失聲地叫起來：

『跛腳！他怎麼啦？』

『什麼事？』密工們統統站了起來。

癩斑馬臉密工車轉身子一邊往門口跑去，一邊叫：

『斷臂猴！』

大家跟着衝到門口。

是兩個「種田人」，用一張破竹床把斷臂猴抬了回來。斷臂猴滿頭滿身是血，直挺挺躺在破竹床上。

癩斑馬臉密工在斷臂猴的鼻尖上摸了摸，痛苦地搖了一下頭。

阿興跛到破竹床邊辨認出斷臂猴的頭上，肩膀上，胸口上，腰上都有很深的刀口。他突然厲聲地對兩個「種田人」叫：

『他是怎麼死的！』

『你，你問我的姪子。……』其中一個快五十歲的農夫嚇得臉色「瓜青」，他指了指站在他旁邊的年輕農夫說。

『我是到屋後去找隻生卵鷄婆，剛走進竹林，腳給什麼東西一絆，我低頭一看：跛腳，是一個凶死的！你們密主是我的東家，我家種他家二十多畝山田，我認得這凶死的是你們密上的伙計。我認得他斷

了一條手臂，時常在東家家門出出入入……」

阿興大聲地打斷了年輕農夫的話：

「我只問他是怎麼死的！」

「聽東家出來洗茶的養女說，你們的工頭嫌這個阿哥米舂得太糙，不知怎麼一來他們就生起口角，你們的工頭喝醉了酒，拿把菜刀把這個阿哥砍殺了！」

「呵，無法無天的！」

「那兇手！」

密工們憤怒地叫喊起來。

「我看刀子迫到我們的心口上來了！」阿興咬着牙齒叫喊，「一不做，二不休，刀子還刀子，血還血！」

兩個密工把斷臂猴的血屍拾進屋子裏來。

老農夫胆怯地拉住麻斑馬臉密工的袖子：

「阿哥，我家要吃官司嗎？」

麻斑馬臉密工掙脫袖子，把手一揮：

「凶死有凶對頭，冤有冤報！回去吧，不干你們的事！」

密工們回到屋子裏，低頭沉默地站在斷臂猴屍體的周圍，空氣在肅穆中含着一種悲憤，誰也沒有說一句話，只聽得見沉重的呼吸聲和磨牙聲。一種命運的共鳴在心與心之間默默地彼此互相迴響。瘦個子「瓜青」臉的密工經不起內心的痛苦，在死屍的腳邊坐了下去，老密工的臉孔上靜靜地淌着兩條淚流。

四方臉密工和獨眼龍密工到「墟場」上去拾回來一副薄板棺材，棺材錢是大家湊出來的，好在大家昨天剛剛領到工錢，要不然就只有用破蓆子來代替棺材了！

阿興把袖子高高地捲起，用一盆溫水替斷臂猴抹淨身上的血。

「唉唉；七刀呵！」跟衆人圍在旁邊的癩斑馬臉密工悲憤地低聲叫。

頭上的一刀把腦蓋骨砍碎了，腦漿流了出來。當阿興洗到死人頭部的時候，臉色變得非常蒼白，雙手不停地顫抖起來。

誰把一身藍粗布衣裳丟給阿興，立即就有兩個密工走上來幫助阿興替斷臂猴穿上衣裳。衣裳寬大了些，阿興認出這是癩斑馬臉密工僅有的一身未上補釘的衣裳。

在這鬱熱的淫雨天，連地鋪上的草和掛在牆上的爛帽子都長了霉，有幾隻金頭大蒼蠅已經冒着細雨從窗口飛進屋子裏來了。爲了不使屍體腐臭，密工們把斷臂猴抬進了撒着一層熱石灰的薄板棺材裏去。

於是大家最後看了屍體一眼，棺材就蓋上了板，立即咚咚地把棺材板釘起來。

在暴雨的山徑上，四個密工抬着棺材在一溜一滑地蠕動，其餘的跟在棺材後邊。他們身上飄濕了雨珠，往一個山崗上走去。

在山崗上的一片樹林子裏，他們把棺材停放下來。立即就有兩個密工揮動鋤頭掘了一個不深不淺的墳坑，用繩子把棺材吊落墳坑，一齊動手，土把棺材掩埋起來。

在墳堆前，阿興點着兩支素燭和三根線香，插在墳前，燒化幾張紙箔。

密工們把身子跪倒在水濕的林地上，一齊向墳墓沉默地磕了幾個頭。

阿興把招魂紙引插在潮濕的墳堆上，一陣山風吹來，樹葉沙沙地响，招魂紙引長長地飄曳着。

末了，四方臉的審工點起了一小串鞭炮。在鞭炮聲中，阿興在墳前沉痛地說：

『好兄弟，瞑目吧，我們沒死的兄弟要替你報仇！』

當天晚上，雨停止了。天上薄薄的灰雲層裏，映透出來淡白的月色。

夜很靜，遠處村子裏偶然傳來一聲隱約的槍响，和狗的低沉沉的叫聲，把夜輕微騷動了一下，過後仍歸靜寂。

阿興把伙伴們的地鋪細心地「打點」一番，把每個地鋪的草弄成長形的一堆，把各人的衣裳疊在草枕上，又把每一張破被單蓋好地鋪，使遠遠看去。像地鋪上都熟睡着人。然後他把屋門拴牢，把壁上的掛燈吹熄，從窗口上跳出屋子來。

他站在牆根傾聽了一下四周的動靜，然後他跛着腳輕輕地急速地往發白的山徑上走去。

當他走進山林的時候，才輕鬆地喘了一口氣。山野一到夜裏是有點森涼的，他把胸前的扣子扣好，順着黑黢黢的山林爬上山去。

在第一個山頭上的一棵野生的大龍眼樹下，一個低沉的聲音傳出來：

『竹葉青？』

阿興連忙回答「暗話」：

『杜鵑紅！』

立即從樹下走出來一個漢子，低聲地說：

『上去老虎崖的左手邊一個洞！』

阿興照着指示又爬了一個山頭，到了一座伏虎形的石崖，然後往左邊攀攀爬爬的，這裏沒有路，

只有蕨草和亂藤。阿興的跋腿感到非常不方便，有一次失脚，差一點滾到山谷裏去，幸好他手快，抓到了一棵小樹，才繼續往前攀爬過去。

在佈滿了「檜枝」草的山溝裏，阿興終於找到了那個大石洞，他小心地爬到洞口。

「那一個？」一個在洞口低聲問。

「我。」

「阿興嗎？」

「是的。」阿興回答。「你是老獺？」

「大伙等你等苦了！」獨眼龍密工說。

「你想想打點這打點那的！都到齊了嗎？」

「早就到齊啦！」

於是獨眼龍密工拉着阿興摸索進黑洞裏去，拐了一個小彎，就突然看見燈光。

這個大石洞在七八十年前原是這地方的居民躲「紅羊」用的，現在已經倒塌下來好些岩片。洞裏默滿了二三十個漢子，在暗暗的燈光下，可以朦朧地看見他們坐着的，蹲着的，靠着的。當阿興走進來的時候，他們微微地騷動了一下。

一個額門突出的約頭漢子遞過一支葉子烟來給阿興吸。

「你們村上的陸大哥來了麼？」阿興接過葉子烟問。

「在這裏！」一個紅鼻頭滿臉酒刺的漢子從角落裏站了起來。

「那麼我們開會吧，陸大哥來當「會頭」。」阿興吸着葉子烟找到一塊塌下來的岩片坐下。

『理當阿興哥當「會頭」，我們大家等你這麼久，爲的就是這個呢！』紅鼻頭滿臉酒刺的漢子謙辭地坐下去了。

『就是阿興哥來吧，前回是你，這回逃不了！』有幾個漢子同時說。

『那麼我就不「矩禮」了。』阿興吸着葉子烟說，『好好歹歹大家談。』

『阿興，我白天對你提起的，我們的槍支還缺少得很呢！』癡班馬臉窘工性急地一下子把話拉入正題。

『是呀，我們的槍支怎麼樣？』阿興問坐在他旁邊的豹頭漢子說。

『我前天還到黃崗去一趟，游擊隊本身的人馬也多起來啦，他們說他們隊上的槍支還不够用，要我們自家生法。』豹頭漢子苦着臉說。

『那麼還是那麼多嗎？』阿興接着問。

『還是那麼多，總共十九支。』

『槍支的事情還是我們自家生法弄吧，只要大家肯跑動一下。』一個漢子提高嗓子說，『好比說我吧，我到我大伯家裏去住了幾天，就知道他家也藏有兩支槍呢！對我的堂阿哥我說有事要借他家的槍，他就答應借一支了。』

『這也是好法子，各人都肯生法弄一支槍，我們不就都跳得起來了麼！』那個紅鼻頭滿臉酒刺的漢子贊同地說。

『陸大哥說得對，自家事自家做，不要專想靠人家，靠籬籬倒，靠樹樹歪，這不是法子！』阿興堅決地做着手勢。

漢子們都點起頭來。

「我看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老密工抖動着山羊白鬍子說，「前回不是說駐紮在這裏的軍隊勾搭「東洋紅毛」嗎？要是有一朝他們裏應外攻，把槍嘴迫到大家的心口上來，想跳也遲了！」

「看他們亂姦亂搶的，就知道他們不是好軍隊！」四方臉密工憤憤地說，「昨天我的老婆還到密上來對我說，大前天丟了狗，前天丟了豬。一天半夜隔壁家的小媳婦喊救人！」

「說得對！殺人乘刀利，打鐵趁火熱！」阿興叫起來。

誰把燈剔了一下，燈光突然亮起來。

在明晃晃的燈光下，漢子們的眼睛發亮，神色是那樣的興奮。

「近日鳳山市那邊怎樣了？」阿興問一個禿頭漢子。

禿頭漢子是住在鳳山頂上的，他算是山兩邊傳消息的人。他說：

「近日山路不平靜，我只聽走險路的自家人說，那邊攪得不錯，人多槍多。」

「這就很好，能够你響我應的，事情就幹得出頭了。」阿興向大家笑着說。

「不過「東洋紅毛」越離越近了！」豹頭漢子憂慮地說。

「打聽到了什麼消息嗎？」有幾個漢子同時問。

豹頭漢子是經常跑「外方」的，他對敵人的動靜最清楚。他搔了搔後腦說：

「「東洋紅毛」打到意溪啦，離這裏只有六七十里！」

「呵！」大家驚叫起來。

「我們趕緊「跳」吧，要不，都要當「叉燒肉」！」瘋班馬臉密工大聲地說。

「我們不能眼睜睜看着老婆孩子落難，『跳』吧，要不先把這些勾搭『東洋紅毛』的軍隊斬草除根，家鄉就不保呵！」紅鼻頭滿臉酒刺的漢子就起來激烈地揮動胳膊。

漢子們騷動起來，議論起來。

「安靜一點！」阿興叫。

大家慢慢地安靜下來。

「我們『跳』得越快越好！不過衆位阿哥記住，我們的人手要生法加多起來！大家的叔叔伯伯，表
弟堂哥，能抓進我們自衛隊裏來一個算一個，兩個算一雙！大樑要衆人扛，不是『牙牙蛇蛇』的事！」
遠處山脚下的村子裏傳來了稀疎隱約的鷄啼聲，漢子們知道離天亮已經不久了，有些離家遠些的，
已經陸陸續續地摸出洞口，在蔓草亂籐中慢慢地攀爬着走了。

第十一章

五更天沒亮，突然外面響起了槍聲。槍聲很快地就繁密起來，一陣馬嘶聲中夾雜着一些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叫喊聲，流彈打落屋瓦上，發出叮噠叮噠的脆響，一顆流彈帶着火錐尾巴從亮瓦上掠過，子彈門外咻——噠——咻——噠——亂飛舞，突然門板給射穿了，一顆子彈嚙地落到床邊。

阿艾羞地爬起床來，低聲地驚叫道：

「阿划，阿潮狗，快起來！」

她把兩個孩子拉到牆角裏蹲下，她睜大眼珠恐怖地望着頭頂的逐漸明亮起來的亮瓦，病後的聲音是顯得那麼戰抖：

「老天公，是不是「東洋紅毛」打來了呵！」

阿划戰慄着緊緊地依偎着他的母親，牙齒碰撞得一陣響，好像害了可怕的瘧病。

阿潮離開他母親踏步，突然他飛跑到門後，從門縫裏往外窺望。

「哎喲，絕、滅、仔，不怕子彈把你的狗糞勾打爛花呀！」阿艾恐怖地叫。

「阿姆，「營盤」被圍籬得像個大脚盆，住家戶的人同大兵鬥打起來啦！」阿潮回過頭來說，立即他又把臉孔緊貼着門縫，「看清楚囉，那個打鐵匠也在池塘邊放土銃呢！」

阿艾知道並不是「東洋紅毛」打來，她稍稍鬆了一口氣：

「阿潮狗，回來，子彈是不長眼睛的呵！」

「呵呵，鐵匠打死了！好高大的一个壯漢呵！」阿潮惋惜地說。「唉，大兵抬出大圓筒筒來了！」立即機關槍惡狠狠地叫嘯起來。

「好利害！像個大噴筒呀！」阿潮驚叫着，「好啦，好啦，後面又趕來了一大幫人！」

阿艾扶着牆慢慢地走過門後去，一把把阿潮拉了回來：

「你這不要命的賴狗！」

當阿艾和兩個孩子都搬隻長凳併排地坐下來的时候，從遠處傳來了隱約的槍聲，轟隆一聲巨響，屋子震動了一下，灰塵從屋瓦上，牆頭上簾簾地掉了下來。

「阿媽，在打砲啦！」阿潮閃亮着眼睛驚奇地說。

「在什麼地方呵？」阿艾抱緊了坐在她兩旁的孩子。

「是後馬房吧，那裏也住有很多大兵呢。」阿潮自信地說。

阿艾忽突想起了李阿虎，好像她受到什麼很大的感觸似的，抑鬱地長長嘆了一口氣：

「衆人真真翻了麼？……」

一陣咚咚的脚步聲從石板上傳來，立即嘖的一聲門被推倒了，一個大兵像箭般的射了進來。

阿艾和阿划嚇得抱做一堆，阿潮吃驚地站了起來，

「不要害怕！」大兵一邊氣喘喘的說一邊把門板拿到門框上，然後很快地又把破桌子搬過去堵住

門。

大兵從破籬篋裏找到了阿興留下來的的一件破得不能再穿的汗衫和一條「牛頭褲」，他說下身上的軍衣連同他的手槍子彈藏進柴堆裏去，穿起汗衫和「牛頭褲」來，而且找到了一條破帶子繫住腰。

大兵這奇異的動作使阿艾恐懼而惶惑。她終于認出這個大兵是曾經拿過衣裳來給她洗的，他認識她的家。

「阿嫂，等一下要是有人搜查，你就說我是你的男人，」他把手指上的一個白金戒指塞給阿艾，「千萬記着呵！」

門外的石板路上遠遠地傳來了好些人的腳步聲，立即隔壁挑水婦的門被插開了，而且傳來一陣叫聲：

「我眼看着一個兵往這條路上逃的呵，怎麼一閃就不見了？」

「你看見鬼了吧？」

「大天白日那裏有鬼呀！」

大兵臉色嚇得像紙灰似的向阿艾移前來幾步：

「記着呵，說我是你的男人！要是我得脫身，我就送你大把洋錢！」

阿潮偷偷地在牆角裏檢起一塊瓦餅，緊緊地捏在手心裏。

嘈雜的腳步聲走近門前來了，有一個人的聲音說：

「這家的門怎麼倒過的？」

大兵連忙向阿艾這邊跑過來，蹲在她的緊邊。

「我看他一定躲在前面的「伯公廟」裏的。」又一個人在門外說。

阿潮把手一揚，偷偷地把那塊瓦餅丟出泥窗去。

外面突然叫了起來：

「呵，這家人家一定有歹人！」

立即門就被一羣人猛地推開了，堵在門上的破桌子被推翻了。一羣拿槍的人兇兇地擁了進來。一個一手捏槍一手握刀的大漢，用槍指着大兵厲聲地問：

「你是什麼人？」

「我……我……」大兵渾身戰抖得像風擺柳，他乞憐地望了阿艾幾眼。

但是阿艾吃驚得像一隻木鷄。

阿潮從牆角裏一個箭步跳了出來，指着蹲在他母親身邊戰抖的大兵高聲叫：

「他是一個逃兵！」

突然大兵跳起來，往門邊急竄過去。

叭的一聲槍響，大兵突然仆倒在門楣上，上身伸出門外，兩隻腳像雙尾蠍般的張開顫動了幾下，就僵死過去了。

阿艾被嚇昏過去，從凳子上癱倒在牆根。阿划用力地托着他母親的頭，嚇得尖聲地啼哭。

「有涼水嗎？」剛才開槍的那個大漢問阿潮。

阿潮急慌慌地打來一碗涼水。

那個大漢把汗巾泡濕了，走上去給阿艾打涼水帕貼額門，貼了一次又一次。

阿艾從昏迷中醒聲地呻吟起來。

「阿嫂，不要怕，我們是自衛隊，自家的軍隊呀！」那個大漢溫和地說。接着他把手向後一揮，「把那隻豬狗抬出去！」

立即幾個搗槍的人就把大兵的屍首抬出門去了。

漢子們走了，那個大漢最後摸了一下阿潮汗臭的頭，翹起了大姆指高興與地說：

「細老哥，你真呱呱叫！」

阿潮幫着他母親把門板靠回門上去，用桌凳，磚石和一些零零雜雜的東西擋實地，把門堵牢後，他趕快跑去掀開柴堆，拿出大兵藏起來的手槍和子彈。

「老天公，你留下這殺人的鬼傢伙幹什麼，剛才怎麼忘了交給自衛隊呵！」阿艾恐怖地叫起來。

「小心外邊有人聽見呵！」阿潮一邊說一邊把子彈帶纏在腰上，然後把手槍插在子彈帶上，「阿姆，你胆子像螞蟻點點小，阿潮狗有了槍不是可以保家了麼？」

「你玩槍，槍會把你打死的！」阿艾嘆了口氣。

阿潮雄糾糾地在屋子裏走了一圈，然後拿起一面模糊不清的破鏡子照了照自己，驕傲地拍了一下小胸脯，回過頭來：

「阿姆，你看我像不像一個兵？」

阿艾皺了皺眉頭，沒有回答。她心想這孩子是任性慣了的，日後不是成事就是敗事，俗話說的：不是若王就是賊王！

阿潮看見他母親煩惱的樣子，就頂了他弟弟一句：

「連槍都不會放充什麼大人！」

阿潮紅了紅臉，有點懊喪地坐到小凳子上，把手槍拿下來摸摸弄弄的，想弄個明白這手槍是怎麼放的。

「哎喲，你槍口亂朝人，你知道裏邊沒有子彈嗎！」阿艾叫着跑上去搶下手槍，但是她立即又驚得停下步子來。「手槍玩不得呵，藏起來吧。」

阿潮也怕真的走了火，把槍插回子彈帶上。

遠處還不時地傳來稀稀疏疏的槍聲，戰事好像還沒有完全停止。因為怕火煙冒出屋外使人注意，阿艾不敢生火煮飯，只叫阿划把幾塊生了綠霉的焦鍋巴用水洗乾淨讓兩個孩子充飢。

忽然有誰在敲門，阿艾和阿划嚇得一團抱着一團鑽進床底下。

「阿潮狗，鑽進來！」阿艾顫抖着聲音低聲叫。

但是阿潮拿下手槍來昂然地走到門後，因為門後堆滿了東西，他不能走近門縫去張望，於是大聲地問：

「那一個？」

「阿潮，是我！」門外的人答應。

「呵，是阿虎叔叔的聲音呢！」阿潮回頭對床底下叫，「出來呀，大白天學老鼠鑽洞。」

阿艾和阿划這才敢遲遲疑疑地從床底下爬出來。阿艾走到門後，盡尖嗓子問：

「是阿虎叔叔嗎？」

「是呀，開門吧！」聲音像害了重傷風似的啞啞。

「等一下！就開門啦。」阿潮叫着就幫着他母親把門後的桌凳呀，磚石呀和那些罐罐的零雜東西搬開，然後把門板抬開來一半。

李阿虎揹着一桿長槍，腰裏插着一支鋒利的匕首，頭上纏着一塊血帕，現在門口。他低頭吃驚地注

顧着門坎上的一灘汚血，沉重地說：

「這裏怎麼有血？」

「自衛隊打死了一個大兵！」阿潮很羨慕地望着李阿虎的長槍說。

李阿虎跨進門來，一眼看見阿潮的裝扮：

「呵，阿潮，你這手槍怎麼來的？你也出去打過仗嗎？」

「這槍是一個逃兵丟下他捨了來的。」阿艾連忙解釋。

還不讓李阿虎坐定，阿潮就得意地哇哇啦啦把剛才自衛隊搜查逃兵的事從頭到尾，對李阿虎說了一

遍，末了他拍了一下小胸脯說：

「阿虎叔叔，你看我像不像一個兵？」

「哈哈，像，真像一個小兵！」李阿虎高高興興地拍了阿潮一下肩膀。

「只是我不會放槍……」阿潮頹喪地低下頭去。

李阿虎取下阿潮的手槍，玩弄了一下說：

「這是一支好洋槍呢，頂呱呱的「六輪子」！」

阿潮帶着期望而又歡喜的眼光望着李阿虎的臉孔：

「阿虎叔叔會放這槍嗎？」

「我們隊上也有這麼幾支，我還馬虎使得，來，我來教給你……」說着李阿虎從阿潮的腰上取下幾

顆子彈，一顆一顆地塞進「輪孔」裏去。

阿艾在旁邊捏了一把冷汗，她怕阿潮學會了放槍害事，她連忙叫起來：

「阿虎叔叔，你老不老大的，教「細了筋」放槍呵！」

李阿虎拾起頭來，很不以為然地說：

「大嫂，眼下的世界不同啦，我們自衛隊裏就有好多細仔、韓兒、童隊的呢！」

「呵，你的頭……」阿艾看見李阿虎頭上的血帕裏滲流出一股血來。

「在後馬房給一塊砲彈皮擦傷的，不打緊。」李阿虎把手槍交還給阿潮。

「好生生的怎麼就火拚起來了呀，把我們嚇得上氣不接下氣！」阿艾拿了一塊鍋巴給李阿虎。

李阿虎狠狠地嚼着鍋巴說：

「我們的骨頭沒有被人壓碎嗎！你不拚也得拚呵！」

「那麼打得過他們嗎？」阿艾懷疑地眨眨眼睛。

「我們人多，不到三個時辰就把他們趕得雞飛狗跳的！」

阿艾望着門外，長長地鬆了一口氣：

「要翻身了嗎？」

李阿虎堅決地把下顎一揚：

「翻身了！」

「阿虎叔叔，阿興就一直沒有信息呵！」突然阿艾憂愁地把雙眉一鎖。

「快了吧，山那邊也有我們的人。不出幾天，阿興總會有信息的。」說着李阿虎站了起來，「我只是換班下來看望一下你和我的老丈人的，一下子我還要去守山口呢！」

「還是「乖打」一點吧，不要自己「傷生」呵！」阿艾就心地說。

『不打緊，子彈對好人長眼睛的。』李阿虎笑着說，但立即就收斂了笑，『我丈人家沒有聽見什麼動靜嗎？』

『沒有什麼，我想平安吧。』阿艾用眼睛送着李阿虎出了門。

『事情不打緊了，阿剗，來幫我燒粥吧。』阿艾把阿剗叫進去生火，她自己在忙着洗米。

阿潮趁了個空，一溜眼出了門，他聽見李阿虎遠在他丈人家裏談話，就蹲在古井的石圍垣下邊等。不一會，阿潮就聽見他母親跑到門口叫：

『阿潮狗，阿潮狗！』

但是阿潮把身子伏到井垣下，一聲也不响。

立即又聽見他母親慌慌張張地跑到隔壁屋子裏去，只聽見李阿虎高聲地說：

『我沒有帶他出門來呀！』

『傻啲，老天公，兵慌馬亂的，小雜種還出去野呀，唉，帶了槍呀！……』他母親頓頓着腳嘆息着。

『不打緊，阿潮連天上的鳥也叫得落到手心的呢，不會壞事的。』李阿虎的丈人家的聲音。

等了好一會，李阿虎才走出他丈人家，長槍從頸子上斜掛到腋下，邁大步子往池塘邊的路上走去。

阿潮把頭探出井垣來望了望自己的家門，然後一溜烟朝着李阿虎走過的路上追去。

在池塘轉角的那棵大榕樹下，阿潮輕捷地追上了李阿虎。李阿虎嚇了一跳車轉身子來：

『呵，是你！』

『我同你一同去打仗！』阿潮仰起小臉孔急切地說。

「你嗎？……」

「阿虎叔叔看不起阿潮狗了麼？」

李阿虎搖了搖頭說：

「你還小呢。」

阿潮看見李阿虎不願意帶他去，就紅着眼睛叫起來：

「你先別不是說自衛隊裏有許多細老哥當兒童隊嗎！」

李阿虎猶疑起來：

「可是你的阿媽知道了要罵我呵！」

「我打仗把阿爸找回家來，阿媽就不會說什麼了。」

「那麼走吧！」李阿虎揮了揮手。

「走！」阿潮高興得跳起來。

就這樣李阿虎帶着阿潮急急地往前走了。阿潮一邊挺起小胸脯走着，一邊驚異地看着一路上的情景：一扇粉白的照壁上，佈滿了子彈打過的小洞洞，就像是一個敷滿了劣等水粉的女人臉孔上的大麻點。一個老頭子被一槍打碎了腦蓋骨，躺在一扇頹壞的牆根下，一隻打斷了腿的小狗在老頭子的身邊嗚嗚地呻吟。一個幹自衛隊的漢子，頭和兩隻胳膊從一片屋簷上倒掛了下來，眼睛翻白，幾隻金頭大蒼蠅停留在他的凝血的嘴巴上。一隻老鴉不知道從那裏銜了一截死人腸子，從李阿虎和阿潮的頭頂上飛過。兩個兵一前一後地倒在街心上，一個仰天，一個仆地，一個軍帽遠遠地被拋落到街邊的舖子石階下，一個刺刀不見了，只留下一個刺刀鞘，有幾隻狗在爭吃着仰天倒着的那個兵的流滿了一地的肚腸。……

阿潮一邊走一邊看，他覺得他的頭有點發暈，腸胃作嘔得只想翻過來。

一個老太婆，剛剛把一扇小門打開半邊探出斑白的頭來，用她的突出得怕人的大眼睛向街上張望，她突然發現李阿虎和阿潮大踏步地走來，就尖銳地驚叫一聲，碰的把門關上。

『不要怕，我們是自衛隊，自家人！』李阿虎提高破嗓子叫。

『大天白日見你媽的鬼！』阿潮的心不安地跳。

當他們拐過一條小巷的時候，突然潑啦一聲响，一樣黑鴉鴉的東西往阿潮的褲筒裏一鑽，把阿潮嚇得驚叫一聲。

原來這是一隻被流彈打傷了一條大腿的小黑母鷄。

『鬼東西，把我嚇壞了！』阿潮狠狠地把小黑母鷄一脚踢開去。

同時阿潮立即停下腳步來：

『阿虎叔叔，我們把這隻鷄捉走燉吃了吧？』

『我們新編的自衛隊不許亂捉人家的「頭牲」的！』李阿虎一把拉住阿潮的胳膊，繼續往前走。

快吃晌午飯的時候，李阿虎和阿潮到了山口。

這是入鳳山必經的一個山口，自衛隊的一部份人馬就住在山口兩邊的山上，他們扼守這個山口的目的就是不要讓鳳山這邊和山那邊的以劫掠老百姓為生活的壞軍隊的連成一氣，企圖把壞軍隊截成兩半，容易殲滅。

李阿虎把阿潮帶上左邊的山上，領到一個瘦長但肌肉很結實的漢子面前：

『中隊長，我的這個侄子要加入我們的自衛隊呢。』

瘦長漢子正坐在一塊生滿了青苔的大石上，跟一個頭髮斑白了但僅到中年矮壯漢子，低着頭用樹枝在青苔上劃些什麼，在他們的中間正攤開一張附近地形的草圖。瘦長漢子的中隊長把頭抬起來，微笑着說：

「李阿虎，你轉來啦。早上後馬房一仗，你掛了「頭功」，劉分隊長亡了，你就頂他的分隊長位子吧。」

「那門「大銃」呢？」李阿虎突然問起他早上衝鋒一匕首刺殺了砲手，趕走了守砲的幾個大兵才搶過來的那門小山砲。

「「大銃」我們不會使用，只好藏在山窩裏去了。」中隊長說着把他手裏的半截香烟遞給李阿虎，「你嘗嘗這從一個排長身上搜來的香烟，味道很香呢。」

李阿虎深深吸了一口烟，把煙長長地噴出來：

「烟味真不差！……」他摸了一下阿潮的頭，「呵，中隊長，我的這個侄子……」

中隊長很快地瞥了阿潮一眼，截斷了李阿虎的話：

「你的侄子想加入大伙裏來嗎？」

「不要看他「細了筋」，胆子包得過天，勇得很呢！」李阿虎拍了一下阿潮，「阿潮，給中隊長敬禮！」

阿潮把手舉到額門上。

「好吧，把你編進兒童隊裏去。」中隊長對着斑白頭髮的矮壯漢子說，「羅參謀，你寫個字條叫李阿虎分隊長帶他到兒童隊去。」

矮壯漢子一邊用技鉛筆在破小本子上劃着，一邊嚴肅地問：

『叫什麼名子？』

『王阿潮。』李阿虎回答。

『幾歲了？』

『十二歲。』

中隊長笑着望了望阿潮說：

『長得很結實，賽得過黃牛犢呢！』

阿潮第一次害羞地笑了。

但是矮壯漢子緊接着問：

『會放槍嗎？』

『我來教會他就走了。』李阿虎挺了挺胸脯。

『那麼他身上的「六輪子」裏弄來的呢？』中隊長插進來問。

『從一個大兵身上搶來的！』李阿虎很驕傲地撫摸了一下阿潮的頭。

矮壯漢子立即把他們的白髮斑斑的頭抬起來，很驚奇地望了阿潮一眼。嘩的一聲，矮壯漢子從本子

上撕下一張紙，交給李阿虎：

『去吧！』

『快去，還趕得上吃碗飯。』中隊長揮了揮手。

于是李阿虎領着阿潮匆匆地走下山，又爬上山口對面的山上去。

『兒童隊裏好玩嗎？』阿潮在後邊氣喘喘地問。

『好玩，好玩！』李阿虎只顧很快往上爬，連頭也不回，『只是你要聽你隊長的話，不許同人打架呀！』

山上時不時可以看得見一兩個站在崖石上或坐在大樹極上的瞭望哨，有一個哨兵懷疑這爬上山來的兩個人，立即端起槍來厲聲地叫：

『口令！』

『到底！』李阿虎啞着嗓子大聲回答。

李阿虎忽然想起口袋裏的臂章，他連忙把臂章掏出來，穿戴到左臂上，這是一個寫有白「衛」字的紅布圈圈。半上午他去看阿艾和他的老丈人的時候，爲了少惹人注意，才把它拿了下來的，但是這麼一來就忘了把它再穿戴上。

穿戴上了紅布圈圈，李阿虎和阿潮就不再受到哨兵們的盤問了。

十來分鐘之後，他們就走進了一片濃密的大山林，再過好一陣子，他們就找到了一座看管山林的人住的木屋子，一個孩子拿着一支矛鎗站在木屋子小門前的小草坪上守衛。那孩子看見李阿虎和阿潮走來，就尖聲地叫：

『你們是幹什麼的？』

『你這小鬼學猴哥叫，你沒看見我的這個嗎？』李阿虎指了指他手臂上的紅布圈圈。

那孩子立即把聲音放溫和了：

『你們來有什麼事嗎？』

『我們要見你們的隊長。』李阿虎說着走了上去，從子彈帶裏拿出那張小紙條，『你看吧。』那孩子接過小紙條，倒着看了好半天，搖搖頭：

『這上面寫的是蛇溜字，好像是閩羅殿上判官的手筆！』

『小鬼，判官是你的老子嗎？你記得這麼清！』李阿虎氣憤地搶回紙條來，『這是羅參謀寫的，歪嘴結舌的，當心斃了你！』

『呵呵，這上面寫的是命令嗎？』那孩子惶惑地睜眼。

『命令你們的隊長出來見我！』李阿虎大聲地叫。

『豬耳勺，吵吵嚷嚷的什麼事呀？』一個光着上半身的大孩子走出門口大聲問。

『他們說要見隊長呢。』這邊的孩子回答。阿潮在旁邊看出這孩子的耳朵真大，怪不得叫做豬耳勺，他心裏覺得很好笑。

『見隊長有什麼事呀？』到這個時候李阿虎才聽出那門口的孩說話嘴巴有點漏氣，他一定壞了牙齒。

李阿虎高聲地回答：

『這裏有羅參謀寫的條子呵。』

『是不是叫我們的隊長到中隊部裏去！』

『不是！我們要見他！』

『我們的隊長出去打黃羊子啦，不在家。』

『隊長出去打黃羊子，你們還像個兒童隊嗎！』李阿虎不耐煩地暴跳起來。

『你這人好大的脾氣！』那光身子孩子有點生氣起來，『有什麼事對我說好啦，我是副隊長！』李阿虎立即把阿潮領到木屋的小門前，把紙條交給那大孩子：

『不是我脾氣大，你們一味夾纏個不清，我又不能不交差！』

『從木屋裏跑出來有七八個孩子，團團地圍住了李阿虎和阿潮，好像除了湊湊熱鬧之外，還想來弄清楚李阿虎和阿潮究竟是那一等脚色。於是他們彼此咬着耳朵在議論起來：

『看這漢子神氣多大，這小的是他的護兵嗎？』

『這小傢伙的手槍烏光滑溜的，是一等好洋槍呢！』

『你看他長得像隻小『烏溜馬』，一定是打衝鋒陷頭陣的了不起脚色呀！』

阿潮看出這些孩子們用羨慕的眼光望着他在偷偷地議論，就把胸脯挺得像塊山崖。

這個自稱為副隊長的大孩子看過紙條之後，就把仰天鼻子一掀，指着阿潮李阿虎問：

『就是他加入我們隊裏來嗎？』

『是呵。』

副隊長把仰天鼻子掀得更高，斜睨着打量阿潮的裝扮，好像不大服氣似的把眼睛翻了翻，眼睛好像在說：『哼，少神氣些，你不過是隊員！』但是同時他又就心這個新來的不好惹，『他是羅參謀親自派來的呢！』

圍着的孩子們又在私地議論起來：

『是來加入我們兒童隊的呢！』

『一個好伙伴呵！』

一個議論聲夾帶着諧笑：

『說不定仰天叫屁股眼要吃紅辣椒呀！』

這夾着諧笑的議論給副隊長的尖耳朵聽見了，他感到一陣不安的威脅，揮着手大聲叫起來：

『雜種們，走開，你們在看猴戲嗎！』

阿潮紅了臉，副隊長把他奚落做猴子，他恨恨地瞪了對方的仰天鼻子一眼。

『你能當家把他留下來嗎？』李阿虎皺了皺眉頭不耐煩地問。

『我們隊長不在家，我副隊長不能當家誰能當家？』副隊長驕傲地大聲說。

『那麼，好吧，他還沒吃晌午飯呢，副隊長就麻煩招呼他一下吧！』說着李阿虎拍了阿潮的肩膀，

『你留下來吧，我走啦，明天我有閑再來看你。』

阿潮望着李阿虎走了，他突然感到一陣迷惘。但是有兩個孩子走上來拉他的手：

『走，我們剛在樹上摸到兩個「撲鴉」蛋，吃碗蛋炒飯去吧！』

第十一章

阿潮吃過半碗鷄蛋炒飯後，就獨自坐在一塊銜在樹根中間的石頭上納悶。忽然從山那邊傳來了遠沉的迫擊砲聲，一陣風從鳳山頂上吹下來，又可以聽見山那邊的隱約的重機槍射擊聲。「呵，山前山後同天幹起來了嗎？」阿潮想起父親在山那邊的炭窖上，他的心就突然驚跳起來。

副隊長遠遠地把鼻孔仰得很高地叫起來：

「喂，你那個新來的阿潮，是到隊上來吃白飯的嗎！過來，換班守衛！」

阿潮把眉頭緊緊地一皺，慢吞吞地站了起來，很不高興地往草坪上走去。

「好大的架子，像是總隊長似的！」副隊長怪聲怪調地叫。

阿潮替換了那個叫做豬耳勺的孩子的崗位。

「把槍提在手裏！裝有子彈嗎？」副隊長像故意在找阿潮出氣，好在新來的隊員面前顯他副隊長的威風。

阿潮把手拿下來，惱怒地回答：

「裝有子彈！」

「記住，我是副隊長，你是隊員！對上司說話要懂點規矩！」副隊長戴上紅臂圈，昂着頭走了，他的後邊還跟着一個揹短馬槍的孩子。

阿潮遠遠地朝着副隊長的背影哼了一聲，把手槍仍舊插到腰上。

山那邊的迫擊砲聲和重機槍聲一陣陣地繁密起來。阿潮看見有一隊自衛隊在往山上去的路上一現一沒的。阿潮心想：好啦，只要山兩邊兼顧着打，仗就會打得有路數呵。

一直到半下午，阿潮的腿都站麻了，還看不見有人來換班。他恨恨地想，一定是那個叫做仰天叫的狗雜種副隊長出的歪主意，叫他多受罪。『我入你仰天鼻子的十八代祖宗！前世挖你家的祖墳嗎？今日一見面就同我結冤仇！』他心裏惡辣辣地罵。

阿潮不管三七二十一，索性坐下來守衛。

一個看上去的約莫有十六七歲的大孩子，光着上身，把衣裳和幾隻打死了鷓鴣、斑鳩、野兔掛在扛着的槍尖上打從一條山路上走來。

當那大孩子走得很近的時候，阿潮才站起來問：

『你到這裏幹什麼？』

那大孩子沒有因為阿潮的發問而停下脚步，他一直走前來。

阿潮霍地拿下手槍。

大孩子微微地吃了一驚：

『你是新來的嗎？我是隊長。』

『呵，隊長！』阿潮尷尬地笑了笑，把手槍插回腰上。

隊長閃亮着眼睛像欣賞一隻小猛獸般的打量着阿潮，笑着問：

『你叫什麼名字？』

『阿潮。』

「剛來的嗎？」

「吃晌午飯的時辰來的。」

「誰把你帶進隊長來的？」

「我的阿叔。」

「他在那裏？」

「對面山上，叫李阿虎，是分隊長。」阿潮緊接着又補上一句，「中隊部的羅參謀叫我來的。」

「剛來就叫你守衛麼，那個派的崗？」隊長皺皺眉頭。

「副隊長派的！」阿潮把嘴巴一撇。

「累了吧？我就派人來接班。」說着，隊長往木屋走去，但突然又停下來車轉身子說，「阿潮，你會喝酒嗎？」他指了指掛在槍尖上的幾隻鳥，「今晚燉了請你喝碗酒好嗎？」

「多謝隊長！」阿潮一下子忸怩起來。他奇異隊長這麼對他親熱。

隊長傾聽了一下傳來的遠沉沉的迫擊砲聲說：

「山那邊的自衛隊也幹起來了！」

說着隊長邁大步子走進木屋裏去了。

豬耳勺不知道從那裏弄到一隻大紅冠子的公雞，他低聲地問阿潮：

「隊長轉來了嗎？」

「你那裏偷來的？」阿潮大聲叫。

「你這雜種叫魂！」豬耳勺鬼鬼祟祟地朝着一片大松林走去。

『我要報告隊長！』阿潮追上去叫。

『你是新來的，不懂得我們隊上的事。』豬耳勺低聲地說，『我算是好的呢，有的還偷攢人家的豬，偷牽人家的狗呀！』說着豬耳勺親暱地拉了阿潮一下手，『大家只要瞞住隊長，有福同享，有甘同嘗，我把這隻鷄塗上泥巴燻了請你吃！』然後豬耳勺「一溜風」飛跑進大松林裏去了。

那請過阿潮吃鳩蛋炒飯的兩個孩子之中的一個，掛着一支土造的二號盒子槍，揉着昏腫的眼睛走出木屋替換阿潮來了。

『一翻就是兩個時辰，懶骨虫！』那孩子喃喃地譴責自己。

孩子從口袋裏掏出一根自製的小竹烟筒問阿潮：

『你吸烟嗎？』

阿潮有時也吸烟，但是沒有癮。他搖一搖頭。

孩子吸起烟來：

『你翻一覺去吧。』

阿潮感到對新的環境是這樣生疏，最先熟悉的就要算是這個請他吃過鳩蛋炒飯的孩子了。他不願意到木屋裏去，於是到附近生長着豐滿的深草的林邊摘了些紅莓泡子回來。

他坐在守衛的孩子近邊吃着紅莓泡子。

『阿潮，你家裏有老婆仔嗎？』孩子笑着問。

阿潮紅着臉抬起頭來，搖一搖頭。

『唉，我是多麼想我那老婆仔呵！』孩子望着遠處的山林說。

『你娶過親了嗎？』

『我的老婆仔比我大六歲，她今年二十啦！』孩子嘴角露出一絲甜蜜的笑。

『好意思！』阿潮歪了歪嘴。

『你懂什麼，沒有娶親的人留有三分乳臭呢！』孩子回他一個鬼臉。

阿潮不願意跟他的新朋友鬥嘴，轉了話頭：

『你家在那裏？』

『三里橋。橋右邊順着「河唇」走，到了三岔路口爬過一個小山崗，齊天大聖廟子後邊的竹林裏有三間茅草屋，那就是我的家。我家租種有十多畝田，爸爸是一個瞎子。……』說到這裏，孩子把眉頭緊蹙地一鎖，『前年我十二歲，年成鬧飢荒，東家的賬房來追租，我從屋頂上朝着天井打石頭，把那賬房的頭打破了！隔天我爸爸給東家的莊丁捉了去，放轉家來眼珠沒有了！……』

『呵！』阿潮驚嘆起來。

『這兒童隊還算是我第一個加入的！』孩子驕傲地說，『那個時候家裏不知道，我也不敢亂說，還是我的鄰家姜三叔偷偷叫我加入的。他就是駐紮在對山上的中隊長，瘦瘦的，人很好，你上午見過面嗎？』

『見過面，他同一個矮漢子一道。』阿潮把紅莓泡子全吃光了。

『那個矮漢子就是羅參謀。』孩子翹起大姆指。『他是一個呱呱叫的好軍師，綽號叫做養孔明呢！』

阿潮哦了一聲，然後說：

「你剛才說你是第一個加入這兒童隊的，怎樣不叫你當隊長呢？」阿潮心想要是他的這個朋友當了隊長，不就可以想辦法殺殺那個仰天叫副隊長的威麼？

「隊長是後來大家選的呀。」孩子紅着臉連忙解釋。

「呵，你們好眼色，選了那個仰天叫當副隊長！」阿潮怪笑起來。

「不是這麼說，當初仰天叫還肯幹，後來就變得大食懶做，時時欺壓人！」孩子也感到有點不平。

「大家就不能把他的副隊長翻了嗎？」阿潮用力地拔起一叢野草，遠遠地擲開去。

「報告一上到中隊部，想翻他就不那麼容易啦！」

「什麼容易不容易，大家再上一個報告不就把他翻了嗎！我看只是大家心齊心呵！」

「你這話說得也對，就是不齊心呀！看來是一鍋飯，可是粒粒分開。」

他們沉默下來。山那邊又傳來遠沉沉的迫擊砲聲。

「呵，隊長剛才告訴我山那邊也打起來了呢！」孩子先打破了沉默。

「兒童隊打過仗嗎？」阿潮突然問。

「早上打過一仗，我們的隊長還點把火燒後馬房呢，要不是他跑得快，早給機關槍打死了！」

「呵！」阿潮驚嘆得睜圓了眼睛，「他勇得很嗎？」

「隊上第一個勇脚色，這我們沒有把他選錯吧？」孩子得意地笑起來。

阿潮一連地點着頭：

「他很好！只定他的部下像田裏的蚱蟻，害人不淺！」

「呃？」孩子疑惑地望着阿潮。

『像豬耳勺剛剛就偷了人家的一隻大公雞！』阿潮氣憤地說。

『呃呃，好伙計，在隊上多住幾天你就慣了。窮家孩子沒肉吃，担保你幾天後也要偷的！』孩子說得理直氣壯，一點也不臉紅。

『平常我也偷過人家的東西的，』阿潮大聲地說，『可是我的阿叔告訴過我，自衛隊勸不得自家百姓的東西！』

『小聲點，不要給隊長聽見了！』孩子就心地望了木屋的小門。

『隊長能不知道嗎！』

『知道不知道是一回事，大家肚子餓又是一回事！』

隊長在沒有開晚飯之前。就被叫下山到中隊部去了。

開晚飯的時候，在家裏吃飯的人還不到三分之一。只有幾個比較老實的孩子陪着阿潮吃晚飯，一鉢子沒點油水的炒酸菜，一桶沒有去淨穀子稗子的糙米飯。

天黑了，副隊長才帶着那個攬短馬槍的孩子回來。副隊長提回來兩隻肥腴的淺毛乳狗。他不等那個跟他跑了一下午的孩子歇一口氣，就叫把乳狗提出去：

『不要敲，要弔，敲死流血不補養！』

立即就從那面傳來乳狗的一陣慘叫，慘叫聲慢慢微弱下去，終於沉寂。

『報告副隊長，烤呢還是燉？』那個孩子進來問。

副隊長正癱着洋火吸煙，很不耐煩地掀起仰天鼻子：

『烤焦皮再燉！』

木屋裏點起一盞燈來。副隊長突然發現阿潮直挺挺地躺在他的地鋪上，於是大聲叫：

『那是我的鋪位，你想把虱子弄到我身上來麼！』

阿潮立即爬起來。煩厭地離開地鋪。

『新來的就只許睡牆角，知道麼！』副隊長用下頷指了指那潮濕的角落。

那個半下午在草坪上守衛跟阿潮談過好一陣話的孩子走上來拉了他一把低聲說：

『同我合鋪睡吧。』

阿潮被拉到另一個草鋪上，沉默地坐下。

那孩子望了一眼掛在牆上的那串鸚鵡，班鳩和那隻野兔子。趁副隊長一個不注意，就巧妙地把那隻鸚鵡偷出門去了。

木屋裏的油燈慢慢地昏暗下來，但是在木屋裏坐着或躺着的人，誰也懶得去剔亮一下燈捻。外面有篝火的光一閃一閃地照進門來，而且傳來嘩剝的樹枝的燃爆聲。隊上很多人在外面挖「野灶」燒雞燉狗。

快到二更天，隊長還沒有回來。有些孩子已經回坐在外面的草坪上吃肉喝湯了。

阿潮懶懶地躺在地鋪上，他身上的子彈和手槍都沒有解下來，子彈壓痛了腰板他也沒覺到。聽着那外面的歡笑聲，他心裏一陣比一陣煩。『這那裏像兒童隊？還不如說是土匪窩！』阿潮的罵聲衝到喉嚨又咽了下去。他發呆地望着昏暗的燈光，他想起了家，想起了他的母親和哥哥。

『呸！』阿潮狠狠地朝着牆根吐了一口痰。

他的那個好朋友端了一碗鸚鵡湯進門來走到他的地鋪前，他立即閉下眼睛裝睡着。

『阿潮：吃碗鷓鴣湯嗎！』

他的肩膀被推了一下，他唔了一聲，把臉孔轉向牆根裝睡着。

『看你睏成這個樣子了！』他的朋友咕嚕着把那碗鷓鴣湯又端出去了。

『副隊長，出來嘗嘗狗肉看爛了嗎？』外面在叫。

副隊長霍地從他的地鋪上跳起來，像一隻大蛤蟆般的兩跳就跳了出去。

阿潮嘆口氣，慢慢地爬了起來。他勒緊了一下子彈帶，把手槍插牢，然後走出門，偷偷地摸着牆壁拐到木屋後邊去了。

不久阿潮就在一片漆黑的山林裏摸索着走，黑暗裏，他已經看不出上山來的路。他摸索着摸索着又停下來喘喘氣。但是他一心想摸索下山去，趕回家裏。他繼續往前摸索。

突然踏了一個懸空，嘩啦啦的一陣響，他滾落到一條山溝裏去。石子滾到他的身上，棘叢掛破了他的臉皮和手脚。

『那一個！』近處有哨兵在大聲叫，『口令！』

阿潮嚇住了，他並沒有在隊上問好口令，回答不出來。他把身子伏在草叢裏，一動也不敢動。

『有鬼！』哨兵叫着向這邊『叭』的放了一槍。

『呵，自家人！』阿潮叫喊起來。

『口令！』聲音是那麼嚴厲。

阿潮回答不出來，立即哨兵在黑暗裏又向這邊放了一槍。

『什麼事放槍？』有一個聲音在問。

「有好細！」哨兵高聲說。

立即就有一陣脚步聲向山溝裏走過來。

阿潮一驚，霍地跳起來，立即往溝上爬，但是他脚下的一塊石頭一滾，他又墜了下來。幸好他很快就抓到一條粗繩，奮力地攀爬上去了。

阿潮一步也不敢停留，盡力地往回摸索。當他從林隙間看見前面一堆堆篝火紅色餘燼的時候，才敢大聲地喘一口氣。

三更過後，隊長才提着一隻小燈籠回到隊上來。

隊長一回來，就告訴大家說，山那邊自衛隊白天給駐軍打了，說不定明後天駐軍就會把「東洋紅毛」招引進山裏來的！中隊部命令兒童隊放遠哨，加緊提防山那邊的軍隊夜襲過來！

「隊長，」副隊長醺醺搖搖身子站起來，仰天鼻子掀呀掀的，「把阿潮派出去放夜哨。」

「阿潮是新來的，攪不清任務。」隊長反對。「怎樣，你又喝醉了？當心敵人割斷你的喉管！」

「嘻嘻，喝一杯提神。……」副隊長揚了幾塊就倒回地舖上去了。

「提神，提你的「昏神」！」隊長大聲地叫。

立即隊長就派「雙哨」出去了。

「有冷飯剩菜嗎？」隊長對坐在他旁邊打瞌睡的豬耳勺說。

豬耳勺猛地一驚：

「呵？」

「去給我弄碗冷飯剩菜，我快餓穿肚子啦！」

『剩下的菜飯早給伙伙挑下去了。』豬耳勺說。他很想把他吃剩的半隻燻雞拿出來給隊長，但是怕挨罵。

隊長走到牆邊伸手去拿他的獵獲物：

『好呵，誰把我的鷓鴣偷吃了？』

他把那隻斑鳩拿下來，交給豬耳勺說：

『隨便煮了我們分吃吧。』

他突看見阿潮呆呆地背靠牆根坐着，於是笑着說：

『慢點睡，等一下吃幾塊斑鳩肉吧，酒是請喝不成的了！』

隔天上午，李阿虎到山上來看阿潮。他們坐在離木屋不遠的林邊的石頭上。

太陽照着遠近蔥蘢的山林，閃出綠光，那嵌在附近的山腰裏的幾畝稻田，被風送過來一陣陣爽肺的清香，那閃着小瀑布的遠山上，一隻鷹在盤旋飛翔。

李阿虎帶了一把黏泥的花生給阿潮。

『偷挖來的嗎？』阿潮抬起頭來，疑惑地望着李阿虎的臉孔。

『現挖現買的，我又沒長三隻手，怎麼是偷的呀！嘗嘗吧，又嫩又甜呢！』說着李阿虎剝開花生莢，先自吃了起來。『住在隊上慣嗎？』

阿潮把頭慢慢地低下來：

『我要回家。……』

李阿虎睜大眼睛吃驚地望着阿潮，到這個時候，他才發現阿潮的手上腳上和臉頰上都有一條條濃血

的傷痕，他搖搖頭嘆了口氣說：

「你又打架了！」

阿潮立即把頭抬起來，委曲地叫：

「沒有！」

「看看你臉孔手脚上的傷，還賴呢！」

阿潮不禁伸手摸了一下額門上和臉頰上隱隱作痛的被棘枝搥破的傷痕，他想說什麼，但是沒有說出來。

「就爲了這個你想家嗎？」李阿虎憐憫地摸了一下阿潮的頭。

「不是爲了這個。」阿潮含糊地說。停了停，「我要回家！」

「唉，吃遍天下鹽好，走遍天下娘好，是嗎？」李阿虎嘆息起來。「我昨天不叫你來，你偏要來，如今來了你又想回去，這怎麼行呢！」

阿潮沉默地坐着。

李阿虎很快地又添說：

「可千萬開不得小差呵，開小差的人都是雜種仔！」

阿潮把頭低下去。但是立即他又抬起頭來，不安地問：

「昨天半夜裏你聽見這邊山上放槍嗎？」

「聽說有好細？」

「嗯，好細……」

「聽說山那邊自衛隊吃了大敗仗呀？」阿潮突然又問。

「這有什麼法子呢？那邊自衛隊的人馬少。」李阿虎的眼睛像被一片灰雲遮住了似的陰暗下來。「要當心，「變兵」會把「東洋紅毛」勾引來的！」

「唉，我的阿爸怎樣了呵？」阿潮憂愁地望着李阿虎的眼睛。

李阿虎把頭車開去，故意裝着望那遠山上閃光的小瀑布說：

「你阿爸還在炭簷上做工呢……」

「他能轉家來嗎？」阿潮緊迫着問。

「要是他住不下去，怎麼不轉來呢！李阿虎生怕阿潮繼續問下去，立即把話岔開，「你們隊上教你放槍了嗎？」

一提起兒童隊，阿潮就一肚子沒好氣，他憤憤地說：

「沒有！大伙只知道一亮鬼混到黑！」

「我來教你，說不定今明天你就要使用它呢！」李阿虎說着把阿潮腰上的手槍拿下來，先愛惜地撫摸了一陣子，「真是一支好傢伙！」

李阿虎從阿潮身上取下子彈來，一邊上着子彈一邊告訴阿潮說：

「六輪子只能上五發子彈，空下一個「輪眼」不裝子彈，留給撞針頂個空，不走火。可是放槍的時候要當心，不要正放，要偏着手放，要子彈壳會打傷自家的！」

「撞針頂空不是不響麼？」阿潮用心地問。

「扣一下空，扣兩下不就響了麼！」說着李阿虎偏着手舉起「六輪子」，對着一片林梢，「我先試

給你看。」

「六輪子！噠啦一聲，接連着又噠啦一聲：

李阿虎一槍打出去，無意中打中了停在林梢上的一隻烏鴉，那隻烏鴉一半張着翅膀翻身跌落林地。

阿潮驚喜地叫起來，飛跑過去把那隻烏鴉拾回來：

「呵，打着了肚子！」

「吉利，吉利！一試槍就見紅，以後一定百發百中！」李阿虎高興地叫。

兒童隊派來了一個孩子問爲什麼放槍。

「試槍！」李阿虎提起死烏鴉檢視着，抬起頭來驕傲地回答。

阿潮把李阿虎送出山林，一直望着李阿虎的影子在半山上的一座敗壞的水磨房那邊隱沒的時候，他才車轉身往木屋這邊走回來。

副隊長好像有意坐在草坪上等他，看見阿潮走來了，就突然站起來，把仰天鼻子一掀：

「哼，剛才是你在試槍？」

「是我！」阿潮心想自己學會了放槍，很不在乎地回答。而心裏却在罵，「你「橫」什麼？總有一

天小老子要把你像那隻烏鴉般的打穿肚子的！」

「我早就知道是你！」副隊長惡狠狠地叫，「那個地方不能去，偏偏在隊部邊旁試槍！」

「試都試過了，要怎麼樣？」阿潮態度很強硬。

「衛兵，把他的手槍繳上來！」副隊長才「地」命令着那個昨天跟他出去捉人家的乳狗的孩子。

這孩子是副隊長的死黨，正揹着短馬槍站崗。他聽見副隊長在命令他，立即就把短馬槍摘下來提在手上，向阿潮兇兇地走過來。

『不要幹什麼！』阿潮捏緊了拳頭叫。

『摘下他的槍！』副隊長在旁邊暴跳。

立即小衛兵就伸手來抓阿潮腰上的手槍，但是不等他的手挨近，阿潮就猛力地向他一推，把他遠遠地推倒在草地上。

『雜種，你打起衛兵來了！』副隊長叫着把頭一低，像隻鬥牛般的撞了過來。

阿潮把身子一閃，一拳打落到副隊長的頭上。

立即他們就激烈地扭打起來了。

『噫，打起架來了！』豬耳勺大聲叫，『隊長，隊長！』

但是隊長一早就到中隊部去了。

那兩個炒過鴉蛋飯給阿潮吃的孩子，從木屋裏飛跑出來。他們看見那個副隊長的死黨正從草地上爬起來。舉起槍來托往阿潮衝過去。

『噫，使不得槍，使不得槍！』他們一邊叫一邊狂奔過去。

他們合力地把小衛兵遠遠地推了開去。其中那個跟阿潮同舖睡覺的孩子立即又向互相扭打着的阿潮和副隊長跑上去。

小衛兵掙扎着，但是留下來的那個孩子拚命地抱住他的腰，不叫他衝過去。

豬耳勺和另外的那個孩子也隨後跑上來拉架了。他們心裏都討厭副隊長，只一味偏心地拉住或擋住

副隊長，這滾一來，阿潮就有餘裕給他頭上，胸脯上着實吃幾拳，最後又一飛腿踢中了他的腰。

副隊長掙扎着嘶叫：

『好呀，你們都拉偏架呵！』

『算啦，副隊長，你不要同他一樣的見識，轉去息息氣吧！』那幾個孩子半推半拉地把副隊長弄到木屋的小門口。

副隊長抹了一把仰天鼻子上的血，狠狠地對着阿潮叫：

『狗雜種，老子記住你！』

那個被抱住腰的小衛兵還在那邊一掙一跳地想朝阿潮這邊衝過來。

阿潮正鬥起了滿肚子的火，他把腰裏上好子彈的手槍一抽，立即向那小衛兵衝了上去。

那抱着小衛兵的孩子嚇得鬆開了手。氣呼呼地跑上來阻攔阿潮：

『放不得槍，不要傷人命！』

那個小衛兵看見阿潮滿臉殺氣地兇兇朝這邊衝，他知道自己不是阿潮的對手，早就嚇得逃跑進一片林子裏去了。

副隊長直挺挺地躺在地舖上，連晌午飯也不吃。他的那個死黨端一碗飯放到他的頭邊，還挨了他的罵：

『我還沒有死，你就祭老子嗎！假賢孝！』

隊長陰沉着臉色回來了，他告訴蹲在門口吃晌午飯的孩子們：

『「東洋紅毛」進東隴啦，吃過飯後一齊把槍擦好，我要看大家練放槍！』

副隊長突然在地舖上呻吟起來。

隊長連忙走過去，彎下身子探視：

「呀，你流鼻血，病了嗎？」

「唉唉，我快被打死了呵！」副隊長故意呻吟得更利害。

「那個打你？那個打你？」

「俊喻，我的腰板痛呵，被踢得好重呀！」副隊長慘叫着。

「是那個打了你呀！」隊長焦急地問。

「還不是新來的，他不服從我的命令就算了呵，爲什麼打得我這樣狠毒！」副隊長一邊悲號，一邊伸訴。

隊長氣沖沖地走到門口，大聲地叫：

「阿潮，你打了副隊長嗎！」

阿潮放下飯碗站起來：

「他一樣動手的呀！」

隊長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阿潮的跟前，眼睛發怒地盯着阿潮的臉孔。

「你知道你犯了軍法嗎！」

阿潮不願意說什麼。

連飯也沒有吃完，阿潮就被禁閉在木屋裏了；隊長只罰他下午不能出門。

第十三章

隔天早晨，草葉上的露珠還沒有乾，突然一陣轟然的排砲聲震撼了山野。

一個騎着高頭大黑驢子的農民裝束的自衛隊諜報人員，像一陣風般的捲跑了。不到一刻鐘工夫，總隊部的傳令員騎着一隻小馬到山上來了。

「東洋紅毛」兩路進攻過來了，一路已經到了二十里舖——企圖直取鳳山市；一路已經到了狼頭山，企圖從那邊打過來。那些被自衛隊打散的「變兵」，現在已經在七里溪集合起來了，做了「東洋紅毛」的先頭部隊；而山那邊的「變兵」，已經跟前天開出去扼守在那邊半山上的一隊自衛隊火拚起來了。

總隊部命令守在這個山口上的中隊，立即開上鳳山去協助那邊半山上的一隊自衛隊作戰，另派一個中隊來山口接防。

當這個中隊領着兒童隊爬上鳳山的時候，可以很分明地看見整個鳳山市都在排砲的轟擊中燃燒起來，黑烟瀰漫了天空，由極多的慘叫聲匯合成的一種噪音隱約地從市街上傳來，而且在砲火光中，可以恍惚看見有成羣的灰點子在蠕動，那一定是在死亡中掙扎着的老百姓了。

中隊裏突然有一個人放聲號哭起來，這號哭像極富高度的傳染性似的，立即就有很多哭聲隨和起來。

中隊長頭上纏着一條洗臉帕，掛着盒子槍趕了來：

『什麼事！』

『嗚呼，那鎮上的大火呵！誰哭着叫。

『狗東西，眼淚能澆熄火嗎！』中隊長氣得咆哮起來。

那第一個放聲號哭的人用汗漬的破袖子拭乾眼淚，喃喃地：

『我的老婆孩子呀！……』

從鎮上，有幾條帶子向四面八方伸延出去了，那是自衛隊的人馬迎擊敵人去的。

『大家都出發了，我們中隊等着等死嗎！』中隊長揮着盒子槍怒叫。

于是中隊的哭聲全停息下來，用更快的速度繼續往鳳山上爬。雜色的槍，矛和刀在早晨的陽光中閃動着。人們粗重地喘息着，大量地流着汗，但是誰也沒有餘暇伸手去把汗水拭掉。一個人突然滾跌下去，但是他不等人伸手來拉他就自己爬起來了。

中隊到了鳳山頂上，就沿着隱蔽的山溝，森林，圍着生竹籬的散落的農家的屋子，往半山上呼嘯着槍彈的陣地上彎曲着爬伏着前進了。

在一條山泉上，大家喝了幾口水，就彎曲地爬進了陣地。

原先的這一隊自衛隊，在一個半鐘頭之內，已經折傷了大半人馬，眼看着他們就支持不下去了，中隊來得正是時候，他們憑着突兀的大樹根，生滿了羊齒植物的山岩，殘破的「伯公」廟，逃空了人的農家的籬柵，向頑強地盤據在下邊的「變兵」作戰。

自衛隊雖然據有優越的地形，但是沒有重武器，作戰的火力並不十分強；而「變兵」雖然居於被監視的地位，但是幾挺重輕機槍的集中火力，很使自衛隊吃虧。

山上的樹葉很多被子彈打落了，有些小樹竟也被打折。四處彌漫着硝煙，山地被重機槍的「連射」

震動了。

中隊指揮部暫時設立在一座古墳的背後，距離尖哨作戰的地點只有二百步遠，「變兵」的子彈帶着厲鬼似的叫嘯咻咻地從古墳頂上飛掠過。中隊長和羅參謀不時爬地到墳身上，把頭探出墳頭來督戰。

中隊長分派了一小部分人出去槍救那些死傷的友軍，把他們抬到附近圍繞着竹林的一個農家空屋子裏去。

「中隊長，我看這樣守下去不是一個法子呢！」羅參謀皺着眉頭吸起烟來，他用烟來幫助他的思索。

「呵？」中隊長提着盒子槍從墳身上爬下來，正在重新裝子彈。

「我看給他們一個側擊！」

羅參謀是受過軍事訓練的，他在省城裏當過守城軍的排附，有經驗有機謀。他出的計謀，中隊長從來不會猶疑過或拒絕過，但是這次，中隊長却有點爲難起來，他說：

「除了這正面陣地外，就沒有第二條路下得山去呀！」

羅參謀很自信地笑了笑：

「這就用得着那羣猴子了！」

「你說的是兒童隊嗎？」中隊長恍然領悟。

「猴子們目標小，身子輕便，一爬兩躍就下去了！」羅參謀看見中隊長沒有異議，「你同意吧？」說着就在本子上寫起命令來。

不到吃幾筒烟的工夫，兒童隊就接到了中隊部的命令，立即側擊敵方的右翼！

兒童隊隊長立即把孩子們召集起來了，他宣布中隊部的命令，說明兒童隊出擊的任務。

「嗚嗚，那裏有路下去呢？」副隊長的臉孔變得紙灰般的一片死色。

「這是命令，你抗得起命令麼！」隊長斜睨了一下副隊長。

「又是羅參謀出的主意吧，真是矮子多心事！」副隊長不滿地說，「下得去，就上不來呵，給人活捉罷！」

「誰不去，誰留下來！泥菩薩見水也怕，鐵羅漢不怕火來燒！」隊長叫着把眼光銳利地往孩子們臉孔上一掃。

「走，拚他一場吧！孩子們叫起來。

立即，隊長就帶着十來個孩子走了。

他們沿着一片有着密密的樹林隱蔽的地方走，這裏沒有路，野草長得人把高，他們在中間鑽着走。

「唉唉，這地方怕有蛇！副隊長跟在後邊說。

突然豬耳勺痛喊了一聲。

「是嗎？我說有蛇，蛇咬了脚吧！」副隊長帶點幸災樂禍的口氣說。

「叫你姆的X，給「變兵」聽見壞了事，我要叫中隊長打你的靴！」隊長憤憤地壓着驢子罵。

「給刺刺着了。」豬耳勺低聲說。

「子彈打進肉都還拔得出，刺着了就不會把它拔出來嗎！」中隊長突然在一座崖頭旁邊停下腳步來，低聲地命令：「就打這裏下去！」

巉崖很高很陡，巉崖前邊正好有幾棵大松樹遮蔽着，這是一個下山的好「地勢」。

「放胆跟我來！」隊長把掛在屁股上的土造三號盒子槍往腰帶裏一插，走上巉崖，翻身往下一躍。

第一個跟了上去的，是和阿潮同睡的那個孩子。阿潮看見他的好朋友開始往下躍了，他也就跟了上去。

他們找着有爬藤的崖壁上往下躍，真像一羣靈活的猴子，一個接着一個躍了下來。

副隊長最後一個跟在豬耳勺的後邊往下躍，巉崖是這麼高，這麼陡，他不敢睜眼往下看。他的手脚激烈地發抖，爬藤搖擺起來越爬越搖擺得利害。

『好點爬呵，你這麼擺個不停，藤一斷就壞事了！』豬耳勺在下面低聲叫。

豬耳勺不叫還好，一叫副隊長就嚇得個半暈，兩手一軟，突然跌落巉崖去。

幸好已經離地面不高，而且跌在草堆裏。豬耳勺被壓在底下，他連叫喚也不敢就爬了起來。他看見副隊長的一隻膝蓋在崖壁上擦去一塊皮，流了血。

『唉，不打緊麼？』豬耳勺更近地爬了過來。

副隊長躺在草堆裏，揮着手叫他走開。

豬耳勺趕緊爬着跟隨伙們去了。

孩子們一個緊接着一個跟在隊長的屁股後邊，順着一條被山洪沖成的大山溝彎着身子往前走。隊長時不時探出頭去望了望。機關槍響得像連珠砲，把山溝邊沿上的鬆土都震落了。這樣他們走了有百來步，然後小心地停下來。隊長低聲地命令大家說：

『近了。放排槍！』

于是大家小心地把各人的槍架到溝沿上，他們看見一挺輕機槍正在附近猛烈地向山上叫嘯。

『對準那挺輕機槍！』隊長沉着地說。

立即大家把槍對着那挺輕機槍陣地瞄準起來。

「放！」隊長一聲大叫。

「叭！」槍一齊響了起來，火力是驚人的，那輕機槍陣地上的幾個「變兵」只逃走了一個，其餘的人全倒了下去，那個輕機槍射擊手把腦袋重重地跌落在輕機槍的把手上。

一種奇異的力量在驅使着阿潮，他立即跳出山溝，像一隻瘋狂的小猛獸般的往被毀滅了的輕機槍陣地飛奔過去了。

「變兵」左翼上受到了這猛然的一擊，陣腳就有點動搖起來。但是當他們看見有一個小孩子衝上來，就有兩個「變兵」握着刺刀趕來了。

阿潮一把拖住了輕機槍就想往回逃，但是他很難拖動輕機槍走這一段路。而那兩個「變兵」已經快迫近過來了。

隊長看見阿潮處境的危險，他怕開起槍來傷倒阿潮，他立即把手槍一揮，呼嘯一聲跳出山溝，追上來，後面的孩子們跟着一擁而上。

他們先佔有了輕機槍陣地，開始向那逃走的兩個「變兵」射擊起來。

只聽見山上的一片呼嘯，自衛隊的弟兄們像山洪般的沖激下來了。「變兵」完全動搖了，輕重機槍一齊停熄火力，往山腳潰退下去了。

除了阿潮奪獲的這挺輕機槍之外，自衛隊又奪獲了兩挺「變兵」們來不及搬走的重機槍。

自衛隊的弟兄沒有一個能使用重機槍的，只有羅參謀奮勇地爬伏在一挺還冒着餘烟的重機槍後邊，把槍口對準潰退的「變兵」們的脊背，一手接着彈帶，一手緊握槍把，開始「咚咚咚」地射擊起來了。

自衛隊歡呼起來，開着槍。

「變兵」們全部潰退了，戰爭暫時停止下來。自衛隊在羅參謀的指揮下開始忙着鞏固新陣地上的工事。中隊長親自跑來慰問兒童隊。

「細老哥們，辛苦了！這個勝仗，你們該記第一功！」中隊長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縫。不知道什麼時候，副隊長混了進來，他把仰天鼻子高高地掀起，討好地笑着說：

「報告中隊長，這個勝仗全仗中隊長的龍胆虎威呀！」

「呵，你掛彩了？中隊長指着副隊長的流血的膝蓋說，「沒有傷到骨頭嗎？」

「唔唔……」副隊長紅着臉支吾，並不爽郎的回答。

「不要聽他的鬼話！」豬耳勺叫起來，「他裝傷怕死，爬崖壁他擦破一塊皮，就睡倒了不跟上來！」副隊長偷偷地溜到後邊去了。

隊長把阿潮從人羣中拉了出來，帶着幾分驕傲的神氣對中隊長說：

「我們剛才繳上的那挺輕機槍，就是他搶過的呵！」

阿潮的左肩膀上受了傷，臉孔蒼白得利害。這是當他跳到輕機槍陣地的時候，被「變兵」一槍打着。當時他並不知道，只覺得自己身子有點軟麻，要不他是可以拖得那挺輕機槍的。

中隊長走上來，用手輕輕地撫摸着阿潮的傷處：

「不打緊，沒有傷到肩胛骨。」接着中隊長回過頭來問，「他叫什麼名字？」

「阿潮，新來的。」隊長回答。

中隊長細細地認着阿潮的臉孔：

『李分隊長是不是你的阿叔？』

『是。』阿潮回答得有點軟弱。

中隊長拍了一下阿潮的腦袋：

『好小伙計！』

『我們另推阿潮當副隊長！』那個跟阿潮同睡的孩子突然叫起來。

立即孩子們就叫噪起來：

『推倒仰天叫！』

『貪生怕死的！』

『狗雜種！』

『死老鼠！』

『這是大家的意思嗎？』中隊長大聲問。

『我們推阿潮當副隊長！』孩子們一齊叫。

『好！』中隊長又輕輕地拍了一下阿潮的頭，『阿潮，我就另派你當副隊長！』

孩子們跳着，笑着，歡呼起來。

中隊長走了。當他臨走的時候，還吩咐隊長去找幾樣草藥，搗爛了給阿潮敷住傷口。

已經是過午的時分了。自衛隊的弟兄們從清早到現在還沒有吃過一點東西，經過這場猛烈的戰鬥之

後，大家都飢餓起來了。

羅參謀把哨兵遠遠地派出去之後，又派了一個人爬過鳳山到總隊部去報捷。然後他才命令一分隊人

出去找「鼠耳朵」，「狗頭」和「野麥子」回來煮給弟兄們充飢。

一個鐘頭後，那派出去的分隊把野生食物用衣裳包回來了，其中有些還摘回來好些野生的洋梅，洋桃，山楂果給弟兄們解渴。

立即那一分隊人就分開人手挖成了兩個大土灶，到附近的逃空了的農家裏拾來帶不走的大鐵鍋，把「鼠耳朵」，「狗頭」和「野麥子」洗回來，然後燒起枯樹「櫓枝」做飯了。

有些弟兄一邊在吃着洋梅，洋桃和山楂果，一邊在細心地檢查槍支的零件，他們心想這仗是得打下去的了。

當大家爭着吃過「野食」之後，羅參謀就叫大家一齊動手把打死了的弟兄掩埋在一片比較高爽的山林裏。他們剛剛把死了的十幾個弟兄掩埋好，太陽就快落山了。總隊部已經得到了這邊打勝仗的消息，派了另一個中隊來接防。

總隊部半下午的時候就撥上鳳山來了，鳳山市已經被三倍於自衛隊的兵力的敵偽和「變兵」佔領了。但是戰事還在繼續，自衛隊的兩個中隊被圍，一個中隊突圍出來只剩下三十幾個人，另一個中隊還在七里溪的陷圍中困鬥。自衛隊本來有五個中隊和一個兒童隊，總共六百多人馬，但是現在還不到三百，當然這中間有些傷亡，而大部份是被打散了。雖然臨時有幾十個沒槍的漢子跑上山來投入自衛隊，但是拚湊湊還不到三個中隊的人馬。

現在守這邊山口的，是剛剛突圍出來的那三十幾個人，而把早上調來守山口的一中隊人，又調到山那邊去接防。因為按照總隊長的估計，要算羅參謀的這一中隊和兒童隊的作戰能力比較高，他不願意先把這個中隊的兒童隊折損了，因此把他們調上鳳山來，隨時可以聽總隊部的命令兩邊調動去增援山前山

後陣地。

總隊部是設立在山頂上的一個獨身樵夫的家裏，四周有着密密的大森林圍護着。樵夫是一個好人，自願給總隊部打雜。

總隊長是大革命初期在海豐，陸豐一帶海邊參加過漁民和農民們的武力組織的，曾經幹過團軍事委員。禿頭，臉皮粗糙，有着一對陰沉而埋藏着憤怒的眼睛。

總隊長在屋子們前的樹林裏沉重地踱着步子，樹林裏雖然很蔭涼，但是他的禿頭上冒着汗珠。突然地揮動一隻手，對站在他旁邊的中隊長和兒童隊長叫：

『你們說沒有吃的，沒有吃的就把人家的病牛宰了嗎！』因為過於動怒，把唾沫星子噴到中隊長的臉孔上，『怪不得打仗，平日裏你們幹的就是這一套！』

中隊長和兒童隊長互相對望了一眼，沒有話說。

剛才中隊的弟兄不知道從那個地方牽來了這條走不動的病牛宰了，因為他們被飢餓迫得兇，就是病牛他們也想吃。

『是那個牽來的？』總隊長陰沉地盯着中隊長的臉孔。

『很多人圍着宰的時候我才知道。』中隊長在暮色中望着旁邊一棵滿爬了白螞蟻的樹幹說。

『那個動刀的？』總隊長迫着問。

『我走上去他們已經宰過了。』

『你給我查出來！聽見嗎？』總隊長嚴厲地叫。

『那麼大家沒有吃的怎麼辦呢！』中隊長啞嘴地說。

「沒有吃的吃野菜，吃樹皮！」

從樹梢的葉隙中間已經可以看得見稀疏的星光了，中隊長和兒童隊長才回隊上去。

中隊的弟兄們已經開始圍坐在燒着枯樹的柴堆烤起牛肉來吃了。

「中隊長，吃一塊吧，就是沒有鹽。」李阿虎在火光中站起來招呼。

中隊長看着熊熊的火燄，大聲地叫：

「你們不怕「東洋紅毛」弔炮打殺嗎，在這山頭燒這麼大的火！」

于是大家把火弄滅了，把剝了皮的牛拾到一個山谷裏去，在谷底燒起火來。

兒童隊長也爬下山谷來參加烤牛肉吃了。他走到牛跟前，割了一塊屁股肉，在火上烤起來。血水和油腥滴落火堆，嘩嘩地冒起一陣刺鼻的油烟。

「呃，細老哥隊長，你跟中隊長到總隊部去，知道總隊長要犒賞我們打勝仗了嗎？」一個滿臉大鬍子的弟兄，油腥塗亮了鬍子。

「犒賞什麼呵，在這荒山上！一個正貪饑地張大嘴巴吃着一塊烤牛肉的弟兄裂着黃牙板說了兩句，又大口地「包」起牛肉來了。

「犒賞，犒賞「肚痛丸」呢！」兒童隊長臉孔突然地陰沉下來。

「呃？」有幾個弟兄同時低聲驚叫起來。

「就是爲了這個，」兒童隊長指了指死牛，「總隊長說我們不該宰人家的牲口！」

「這是一條病牛呀，人家牽不走，眼看牠就快死了，爲什麼留着不宰吃了呢！」李阿虎在火光中睜紅了眼睛叫。

『病牛不病牛，總隊長說是人家的，是人家的，自衛隊就不許宰來吃！』兒童隊長接着又加添說；
『他正叫中隊長去查呢，他說他要軍法從事！』

『呵，中隊長怎麼個主意？』李阿虎就地問。

『中隊長倒知道大家餓得抱肚子滾地，我看他好像沒有要查的意思。』兒童隊長說，『不打緊，由中隊長硬着頭皮頂去吧！』

『管他呢，總隊長不吃把他餓成齧，我們先吃飽了肚子好使力氣打仗！』那個滿臉鬍子的弟兄叫起來。

不到半點鐘工夫，一隻整牛就吃得只剩下了頭，骨骼，蹄子和肚腸。

兒童隊長叫李阿虎幫忙把牛頭，牛肚腸，提回自己的隊上去了。

天上佈滿了繁星，但沒有月亮。入夏的夜氣在這山野之間仍然散佈着一種沒人肌膚的森涼。中隊長站在山頭上，凝望着在繁星之下微閃綠光的山野。而遠山是一片起伏的淺灰色，越遠灰色越濃，越深，以至一片朦朧的黑暗。近處，那發白的顫動的帶子，是山泉匯成小瀑布，那靜靜地伏在樹林邊的灰堆，是停止了叫喚的水磨房。

中隊長心裏有着一種鬱積的沉重。他看見腳底下遠處的鳳山市仍然冒着幾片不大不小的火光，那一定是白天被炮擊後起火的地方還沒有滅熄燃燒。他仰頭望望天空。織機星已經斜西了，他知道夜已很深，當這個夜過去的時候，就是第二個白天，他們又要有一場猛烈的戰鬥。

他是出來查夜哨的，他怕自己中隊的弟兄防衛不嚴，被敵人摸上山來突擊，于是他就親自出來走動。夜裏他一直沒有睡着覺，從天黑起和羅參謀計議到深夜，他們都焦心着目下自衛隊處境的艱險，沒

有援兵，只有苦守着這個大山上孤門，可是山上不產米糧，大家沒有吃的是很難跟「東洋紅毛」和「變兵」堅持下去的。但是，一個信念在支持着殘破不堪的自衛隊——爲了牽制敵人，爲了求得自己的生存他門非苦鬥下去不可！

中隊長嘆了一口氣，往一條傾斜而彎曲的小徑上走去了。

在每一處重要的口子上，派的都是「雙哨」。中隊長輕輕地拐過一片崖下，又輕輕地摸索過一片樹林，像一隻夜出的野獸般的，那麼的不動聲息。他已經快到一個口子上，但是夜哨連一聲口令也不發，他懷疑夜哨又到什麼地方的農家找東西吃的去了。

但是他仍然那麼像一隻夜出的野獸般的，躡尖脚步驟驟閃閃地走了過去。

在一片接近一條山徑的懸崖上，他藉着星光望過去，一個哨兵抱着槍支彎身曲膝地坐在一塊石頭上打瞌睡，另一個卻不見了。

中隊長輕輕地走了上去，一把抓過來打瞌睡哨兵的槍。

『打瞌睡的哨兵突然從夢中驚叫起來。』

一個黑影從近邊矮樹叢的凹地裏竄出來，他把中隊長誤認爲他的哨伴，他猛地拍了一下中隊長的肩膀：

『什麼事！』

這個從凹地裏竄出來的哨兵，一隻手還緊緊地提着褲腰，一看就知道他連一泡屎也還沒有拉完的。這兩個哨兵看清楚瞭然地站在他們跟前的是他們的中隊長，就都嚇呆了。

『哼，你們幹的好事！』中隊長壓緊喉音沉重地說。

「報告中隊長，我肚子痛，只去拉個稀。……」那一個也顧不得褲襠裏的一片濕臭，把褲子束好。

「我只是低頭想心事。……」這一個吶吶地說。

「辯你們的姆×！」中隊長憤怒地低聲叫，「叫你們放哨，你們只當是「噶里牙蛇」！人家的刀架到你們的鳥頸上你們還不知道做了冤死鬼！」

「我們下次不敢了，中隊長！……」

「哼，下次，下次還敢這個樣子，我報告總隊長，叫他把你們軍法從事！」中隊長恨恨地說，然後把槍還給那個打瞌睡的哨兵。

但是哨兵剛剛伸出手來接槍，中隊長又把槍收回去。他扭開槍機，在星光下睜大眼睛看槍膛：

「怎麼你這沒頭鬼連子彈也懶得上膛嗎？當心人家給你一槍你回手不得！」

說着，中隊長親自在哨兵身上取下子彈來，押上了槍膛然後才把槍交還哨兵。他回過頭來問另一個：

「你的槍呢，子彈上膛了嗎？」

「上好啦。」

中隊長終於走了，這兩個哨兵才鬆了一口氣。

在山那邊的一條山路上，有幾個黑影在星光下蠕動。中隊長立即拔出槍來大聲叫：

「那一個？」

「哨兵！」那幾個黑影停住了。

「口令！」中隊長疑心爲什麼會有幾個哨兵聚在一塊的呢？他立即把土造盒子槍舉起來對準那幾個

黑影。

「殺敵！」那邊高聲回答。

「你們幾個一塊上山，有事緊事嗎？」中隊長收回槍來問。

「我們押送一個奸細！」

一聽說捉到一個奸細，中隊長就很快地往山路衝了下去。在星光下，他看清楚幾個自衛隊的弟兄押着一個被細繩綁着的背部微駝的矮漢子。

「那個地方捉來的？」中隊長問。

「山脚。是他們四中隊的弟兄捉住的。」一個弟兄指着其他兩個架着矮漢的弟兄說。

「老哥，你不知道他東撞撞西撞撞來探我們中隊的陣脚呢，給我們一個放槍的弟兄捉住的。」其中的一個架着矮漢的弟兄說。

「這個是我們的中隊長！」哨兵連忙糾正說。

「呵！」那兩個四中隊的弟兄一同叫起來。「中隊長，我們奉我們中隊長的命令把這個奸細押到總隊部去的。」

「你轉去放槍吧，經心些！」中隊長對帶路上山的哨兵說，「我來領他們到總隊部去。」

於是他們往山上的路上走了，

中隊長忽然看見矮漢子一跛一跛地：

「怎麼，你們把他打傷了嗎？」

「我們那個放槍的弟兄是放過一槍的。」

中隊長把他們領到總隊部。一個守衛的弟兄攔住他們說：

「慢一步進去，總隊長有事！」

立即就聽見總隊長在屋子裏叫：

「好呀，你當了分隊長就帶着弟兄幹起壞事來了！你們的中隊長不給我查，可是我自己把你查出來了！你混得過去麼？」

「我知道錯了！」聲音顯然是李阿虎的。

中隊長渾身一震，心裏暗自叫：「壞事了！」

「不管你宰的是好牛病牛，但終歸是牛。宰了人家的牛就要軍法從事！」總隊長嗓子都叫啞了。

「我將功抵罪好嗎？……」

正在這個時候，那個樵夫提着水，桶出門來提水突然看見有好些人站在門口，以為是「變兵」撲上山來了，就嚇得倒退回去，大聲叫起來：

「哎呀，不好了！」

「什麼事？總隊長在裏面提高嗓子問。」

門口的衛兵連忙回答：

「報告總隊長，中隊長等久啦！」

「怎麼不早請他進來呀！」

中隊長領着兩個弟兄把奸細架進屋裏去了。

「報告總隊長，四中隊的弟兄押來了這個奸細！」中隊長指說矮漢說。

只聽見李阿虎驚叫一聲，就向矮漢身上猛地飛撲過去：

「興哥！」

屋子裏的人呆住了。

阿興被李阿虎撲得踉蹌了兩步。立即李阿虎就攔腰把他抱住了：

「興哥，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呵！」

阿興沒有說什麼，只指了指桌上的瓦茶壺。

總隊長親自拿起瓦茶壺倒了一碗涼開水遞給李阿虎說：

「他是誰？」

「我的好朋友，在那邊炭窖上做工的！」李阿虎接過碗來，一邊給阿興喝水，一邊回答。

「解繩子！」總隊長命令站在旁邊的弟兄。

立即阿興身上的繩子就被解掉了。

「坐下，我來問你。」總隊長指着一隻凳子。

阿興又喝了一碗涼開水，軟弱地坐下。

「呃，你怎麼當起奸細來的？」總隊長把身上靠在桌沿把禿頭從桌那邊伸了過來，半信半疑地問。

阿興搖了搖頭，聲音空虛而軟弱：

「先給我一點吃的吧……」

在燈光下，阿興的眼睛是那樣的昏暗，突然瘦削下去的臉孔上顯出幾道棘掛的傷痕，鬚子亂刺刺地，嘴唇是兩片暗紫，背部比前駝得利害了些。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飢餓得快倒去的人。

總隊長從自己口袋裏掏出兩個烤熟了的山芋遞給阿興。

阿興像一隻餓狼般的咬起山芋來了。

等到阿興吃過山芋後，總隊長問：

「你吸煙嗎？」

一聽見煙，阿興的眼睛就一亮。

總隊長遞給他一支煙，他深深地吸了起來。

阿興先環視了一下屋子裏的人，然後對總隊長說，他是山那邊炭窰上的一個窰工，而且是自衛隊的組織人之一。三天前的早上，那個殺了他們窰上的伙伴斷臂猴的工頭帶了四個揸槍的兵回到窰上來了，他不帶兵回窰上還好，一帶兵就更惹起了伙伴們的氣憤。最先跟工頭過不去的就是那個四方臉的窰工，他隔着窗子對準工頭的頭上拋去了一塊磚頭，把工頭的額門打出血來。立即就有一個兵向窰裏放了一槍。正在這個時候，大家忽然聽見山這邊響起了碗，誰大聲地叫：「起來，一同火拚吧！」於是窰工們像一羣瘋狂了的野獸，從地舖底下摸出刀槍來衝出門去了。那四個兵來不及散開，就被打倒了兩個，然後又一個倒了下去，另外一個逃掉了。工頭跑得慢，就被四方臉窰工追上去一匕首結果了。

阿興說得有點氣喘，突然停頓下來。

「後來呢？」總隊長急着問。

阿興又一連吸了幾口煙，煙蒂燒到了他的手指，他才把它丟掉。

後來，後來窰工們跳去抄窰主的家去了。可是窰主聽到了窰上的槍聲，先一步逃掉了，只留下一個老婆子，窰工們問她東家往那裏去了？她恨恨地說那老狗往屋後跑掉了。窰工們追到屋後，雨後的路上

可以看見有很多腳印，伙伴們就順着腳印追去。這條路是通到附近的營盤裏去的，阿興自己因為跛腳，趕不上他們，也喊不住他們，心想他們要吃虧的。果然不到一會，「變兵」的隊伍就往這條路上趕來了，審工們人少，槍支又不齊。有些還拿的還是刀棍呢，給「變兵」一打，就散了！

「呵，你們沒有約好旁的人手！總隊長搖頭嘆息。

阿興接着說下去：

山那邊的自衛隊人手本來就少，而且又住得那麼零散，剛剛集合起來就被「變兵」打散了！

「那麼你被捉住了吧？他們叫你當奸細嗎？」總隊長突然嚴厲起來。

阿興微微地吃了一驚，連忙說下去。

他自己眼看着伙伴的被打散了，知道什麼都完了，就跑上山躲到那個晚上開會的山洞裏去，他想的不是被打散的伙伴也跑來，他想集合一部分武力來重新幹一下，但是他完全失望了。三天以來，變兵們滿山遍野在搜索着逃散的自衛隊，時常響起槍聲。他三天一直不敢露面，只是黑夜裏爬出山洞來摘些野菜子充飢。

「總隊長，你看我餓成這個樣子是奸細嗎？只有絕子滅孫的人才幹奸細呵！」最後，阿興憤憤地說。

總隊長同情地搖搖頭說：

「我也不相信你會是奸細的。」

這個時候，李阿虎把一隻手放在阿興的肩膀上，對着總隊長說：

「是呀，我的興哥怎麼會是奸細呢？他的孩子還是我們兒意隊的副隊長呵！」

「他是阿潮的阿爸嗎？」中隊長急忙插進來問。

「阿虎哥你說什麼？」阿興驚喜地站了起來，捉住李阿虎的胳膊，「阿潮加入自衛隊了嗎？」

「是他硬跟了我來的。」李阿虎把阿興按回凳子上坐下。

「那麼阿划呢？」阿興昂頭問。

「我想他一定跟着大嫂逃難了……。」李阿虎心裏突然感到黯然，他想起了自己的老丈人老丈母和小姨子來了。

阿興和李阿虎都悲痛地沉默下來，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很久阿興才嘆了口氣說：

「我知道我的阿潮是有出息的！」

「老哥，我們叫你受驚了。」總隊長說着又遞給阿興一支烟，「你眼下要到那裏去呢？先在我這裏打個盹吧。」

阿興把烟夾在耳朵上，迷惑地說：

「總隊長說我到那裏去呢？」

「到那裏去呵？同我和你的孩子一齊幹吧！」李阿虎叫起來。

「你的腿被哨兵打傷了嗎？」中隊長很注意地望阿興的腿。

阿興搖搖頭說：

「沒有打中，我本來就是跛腳的。」

李阿虎想起阿興爲了他的緣故才把腿弄跛的，他不安地撫摸着阿興的肩膀。

總隊長在考慮着收了一個跛腿漢子怎麼叫他打仗呢？但是他終於說了：

「留下來吧，自衛隊用得着你呢。」

樵夫養着的一隻公鷄在雞籠裏啼唱起來了，但是第一聲剛剛啼過，就突然聽見山下傳來一陣槍聲，槍聲裏夾雜機關槍的呼嘯。

「呵，又打起來了！」總隊長叫着第一個跳出門去，其餘的人都跟了出去。

在山頭上，他們看見山脚下飛劃着無數子彈的火線，突然傳來喊殺聲。

「守脚下山口的只有三十幾個弟兄，你派一個分隊趕下山去！」總隊長大聲地命令中隊長。

「派我的分隊下去！我剛才同總隊長立得有「軍令狀」！」李阿虎對中隊長大聲叫。

「總隊長，給我一支槍，我隨阿虎哥一同下山去！」阿與恨那個捉他的哨兵把他的槍繳掉了。

但是總隊長一把把他拉住了。

李阿虎跟着中隊長匆匆地走掉了。

忽然山那邊也傳來了重機槍的呼嘯。

「呵，全打起來了！」總隊長帶着阿與回總隊部的小徑上走。

總隊長心想山那邊有一個中隊的人馬把守，總還支持得下去。他只派了那個他的唯一的衛兵到山後

邊去打探一下消息。

總隊長把身上的手槍取下來交給阿與，他自己只留下一把匕首：

「你給我把門守好。你還餓嗎？」說着總隊長從另一個口袋裏掏出兩個烤野山芋來，給了一個阿

與，他自己吃了一個。但是他只吃了一口，就把野山芋放下，大聲地叫着樵夫，「王三叔，你去把羅參謀

請來？」記住呵，口令是「殺敵」！」

好一會兒，羅參謀才跟樵夫到總隊部來。本來自衛是沒有參謀的，羅參謀是一個中隊附，但是因為

他有機謀，所以大家叫他做參謀，一叫溜了嘴，他就不再叫他做中隊副了。

總隊長是有要緊事情叫他來商量的。

阿興坐在門口的瓜架下，把夾在耳朵上的烟拿下來，跟樵夫娶了火，一邊兩手遮捧着烟，靜靜地吸起煙來，一邊傾聽着山腳下的繁密的槍聲。

只聽見總隊長和羅參謀在屋子裏聲音忽高忽低地談着話。阿興無意中聽見他們斷續的談話聲：「一定要把幾十里地內的「種田人」攙好！」……「死守沒有用處，最要緊的是能够派人到「東洋紅毛」的防地裏去翻他們一傢伙！」……「總得先安排一條出路，當然他們一步步圍上山來！」……「唔。不錯，鐵箍瑣！……」

一個黑影在前面的樹林邊一規，阿興警覺地立即站起來，舉起槍：

「口令！」

「殺敵！」

「幹什麼的？」阿興大聲叱喝。

「急報！」

「立即一個漢子氣喘喘走跑攏來問：

「總隊長在家裏嗎？」

「那一個？」總隊長在屋裏大聲問。

「九分隊的急報！」

「進來！」

那個漢子立即跑進門去。大聲地告訴總隊長說：

「九分隊支撐不住了，請總隊長派救兵下山！」

只聽見羅參謀大聲說：

「我領八分隊下山去，我還放得來機關槍，用機關槍壓壓陣使弟兄們壯壯威吧！」

「你把兒童隊一同領下去，叫小鬼們到屁股上摸他們一下！」總隊長最後吩咐了幾句。

羅參謀和那個派上山來的漢子各自急慌慌地走掉了。

天已經微微泛亮，東邊天際映出了一片淡淡的紅暉。

阿興朦朧地看見在不遠的山路上有兩個漢子抬着一個人爬上風山來。

不久，中隊部就派人到總隊部來報告總隊長說，九分隊分隊長李阿虎陣亡了！

阿興連報告一聲總隊長也沒有，就偷偷地跟着那個中隊派來的人走了。

在中隊駐紮的一片「英雄樹」的遮天林子裏，阿興看見李阿虎直挺挺地躺在林地上。他的腦蓋骨碎得不像樣子，膿血滲透似的腦漿還繼續往外流，一看就知道是被機關槍打的。

阿興感到一陣頭暈，再腿一軟坐了下來。但是一種極大的悲哀震醒了，他慢慢地爬了過去，突然撲倒在李阿虎的僵硬的屍體上，放聲大哭起來。

悲痛的昏迷中，他隱隱約約聽見一個抬李阿虎上山來的弟兄對中隊長報告說：

「李分隊長帶了剩下的十一個弟兄領頭打衝鋒「東洋紅毛」的幾挺機關槍一同向他掃射，他就在一

片「金瓜」田邊倒下了！」

一個弟兄走上來把阿興拉開：

「死都死了，傷心有什麼用呵！」

中隊長走到李阿虎的屍體跟前，深深地彎下身子，悲嘆着說：

「死得好慘呵！」立即把聲音提得很高，悲壯地叫，「李分隊長，這血仇我們要替你報！」

總隊長隨後趕來了，他蹲下身子，把李虎阿的手腳放正。望了望冒出遠山的太陽，含着兩泡眼淚說：

「他本來不該死，只是同我先立下了「軍令狀」，他說他要將功抵罪，他死了，他沒有罪，他的功比出山的「日頭」還要耀人眼……」

沒有香燭，也沒有紙箔，總隊長命令弟兄們在李阿虎的屍體跟前排好隊伍，朝天放了一排槍致祭死者的英靈。

第十四章

距離鳳山市十二里的曲水村裏，住的有一隊僞軍，村子裏的居民們全被趕出村子來，四周村牆上架上了機關槍和小鋼砲。僞軍的隊部設在村子裏的一個尼姑庵裏，迫着尼姑給他們挑水，洗衣，晚上就陪他們睡覺。

村子裏的居民們被迫到村外的一條小巷裏住下，這小巷裏原先是雇農們住家的地方，現在却滿滿地擠了人，比較有錢的人家都逃跑了，只留下這些跑不動的窮人家和從市上逃出來的一些人。僞軍叫他們在村子四周挖戰壕，每天給他們兩頓粥吃。村子裏新收過穀子的飽滿的穀倉，全被僞軍沒收了，他們的生活是付出大量的勞力而仰給於僞軍的兩頓粥。

阿興被派下山來，挑着兩隻破籬筐裝扮成一個游走討生的修桶匠，在一個傍晚就兜到這條陰濕的小巷裏來了。在這裏他找到了，他的阿艾和阿划。本來阿艾是帶了孩子和李阿虎老丈人一家逃出鳳山市來的，她們逃到離這裏不遠的一個山坳裏去，但是兩個老人餓死了，阿艾把他倆掩埋之後，就帶着阿划和李阿虎的小姨子，跟着幾個漢子到這裏來給僞軍挖戰壕混兩頓粥過活。

貧窮和疾病往往是孿生兄弟，居住在這小巷裏的窮人們十之六七是殘廢的，有害過一場大病掉盡了頭髮的黃臉婆，有被蒼蠅追逐逐清的滿頭癩痢的孩子，有被扁担壓彎了脊背的漢子，有咳血的老頭子，有因求生而沾染不潔的害着癩瘋症的年輕寡婦，有因飢餓而偷竊被打斷了胳膊的游蕩漢，有害「七日癩」的姑娘，有把眼害瞎了的媳婦……，這些這些就構成了這小巷裏的「窮人圖」。僞軍之放心他們居住在

這村邊，而又可以用最賤的代價來換得他們大量的勞力，原因也就是爲了他們易於管制。但是他們不知道深藏着的痛苦的熔岩，會爆發成憤怒的火山。

當阿興到來的第一天晚上，阿艾在黑暗裏靜靜地對着他低聲哭泣。除了阿興夫婦之外，還有他們的孩子和李阿虎的小姨子一同蜷伏在一個陰濕的角落裏過夜。因爲同屋住的還有一些人，阿艾把哭泣盡量壓低不使同屋住的人驚動或討厭。

阿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低聲說：

「儘傷心有什麼用呵，這日子還是要變下去的……」

「李阿虎那絕滅鬼把阿潮引走了呵！」阿艾繼續在哭泣，「我前生燒了「斷頭香」，今生他來挖掉我的心肝，他那個賊骨頭！……」

一想起李阿虎的墳頭該長上綠草星子了，阿興就含怒地責斥一句：

「你咒些什麼呀！」

「你們男人的心長在脊背上，那裏會疼孩子呀，他是我懷胎十個月生下來的，漂草也長有水根！……」

「算了吧，」阿興遲疑了一下，然後咬着她的耳根吞嗟，「請放心，我的阿婆！我前些日子還看見阿潮，他驍壯得像一隻小「雄馬」呢！」

「哎喲，你看見他就輕輕放過了麼？你怎麼不把他帶回來呀，你這「老煩頭」！你……」

阿興真想不到她大聲地叫了起來。他連忙把巴掌掩住她的嘴巴：

「你叫死！」

而同時、阿划被叫聲驚醒了，他睜眼望着黑暗，一動也不敢動，而蜷伏在旁邊的「阿妹」，却在發着夢囈：

「姊夫，你回來啦！……」

緊接着是小女孩的一片悽咽的「夢哭」。

阿興渾身戰慄了一下，他蜷地坐了起來，伸手摸索到小女孩，輕輕地拍着她的身子，她慢慢地安靜下去了。阿興發呆地望着面前的一片漆黑，悽然地掉下兩滴眼淚。

同屋的一個老頭子，本來就睡不着覺，給阿興夫婦一吵，就從破蓆子上爬起來點着紙捻吸烟。從時不時吹着的紙捻光中，阿興很清楚地看見老頭子的皺做一團的臉孔，他的鬍子只有稀疏的幾根，嘴是缺了的，當他吹紙捻的時候，顯得那樣的費力，耳朵少了一隻，也許是年輕打架的時候被割掉了的。

「老伯伯，還沒有睡嗎？阿興把身子靠着潮濕的牆根問。

「唉，年歲一老骨頭就「牙叉叉」的了，睡在地上硃得合不下眼。」老頭子嘆了口氣說。

「沒有整穀草嗎？」阿興望着那忽然吹滅了的紙捻光中的一團皺臉。

「穀草？這是個出鬼的年辰啊！穀草全給村子裏的大兵收去做「馬鞍」啦！」老頭子憤憤地吸着烟，烟火點子一閃一閃地。

他們沉默下來。

但是不到一會兒，老頭子把烟和紙捻雙手遞過來給阿興：

「阿哥，吸筒烟吧。」

阿興只接過紙捻來說：

「請吧，我有烟。」

于是阿興從放在牆角裏的籬筐底摸出一根葉子烟來吸着。

「阿哥是打從那個地方來的？」老頭子咳嗽了兩聲，問。

「我是到處打旋旋的，給人家修補修補腳盆水桶糊糊口。」阿興小心把烟灰彈掉，不讓掉到孩子的赤條條的身上。

老頭子把身子移近過來，低聲地問：

「那麼你阿哥一定知道這仗是這樣打的了？」老頭子頓了頓又說，「聽說有什麼刺蝟隊？」

「聽說叫做自衛隊。」阿興糾正着說。「我也不大清楚，只聽到人家說自衛隊是自家老百姓編起來的隊伍呢！」

一個漢子忽然醒了過來，迷迷糊糊地說：

「阿舅，半夜裏你還『齋公』嚇鬼——吹法螺，吵死人！」

老頭子氣憤地回過頭去：

「你懶得餓豬，只知道貪睡，天塌下來也不干你的鳥事！」

漢子坐了起來：

「阿舅，你還有烟嗎？」

「烟？你爬到烟窗上去過癮去！」老頭子不高興地咕咕着。

「阿舅，你真是金牙銀口，一早到黑就只會奚落我！」漢子長長地打了一個呵欠。

「枉你是一個漢子，你阿媽把你倒生下來的！」老頭子罵着又回頭來對阿興說，「我這個外甥，大

食懶做，他的一個花花媳婦就在他的「懶」字上跟人跑掉了！」

「你含血噴人！」那漢子在黑暗裏氣憤地叫起來。

「你是「吠夜狗」麼，你不怕那些「黃毛賊」把你拉出去活剝皮！」因為大家把日本兵叫做「東洋紅毛」老頭子就把偽軍叫做「黃毛賊」。

「你才真是「吠夜狗」，夜裏不睡覺，吠個不停！」

「好呵，你罵你的老子輩，你這惡代的！」

「呵呵，算了吧，算了吧！」阿興小心地把半截葉子烟弄滅，放進汗衫的口袋裏。

「阿哥我在問你打仗的事，他偏偏來打岔，孫猴子鬧天宮，氣死玉皇上帝！」

漢子在黑地裏摸到了烟，擦着洋火吸起烟來，笑嘻嘻地說：

「呵，阿哥在問打仗的事嗎？到底打得怎樣了呀？」

「「自來火」不是「藤打樹生」的，是白花的銀錢買來的，你不會把紙捻點着麼？」但是老頭子一想他的外甥也關心起打仗的事情來，就把聲音變溫和了，「你也知道知道仗打得怎樣了麼？真是火神爺做生日，通天大亮起來了呢！」

漢子聽話點着紙捻吸烟了，從紙捻光中，阿興看出那漢子相當壯實，只是眼睛昏昏茫茫的。長得一副懶相。

「阿哥，你說說仗是怎麼打的？你看看自衛隊能打得贏「東洋紅毛」嗎？」老頭子又低聲地說。

「聽說自衛隊的人馬倒不少，只是少了大家老百姓的幫忙，眼下他們守在鳳山上。」阿興輕輕地說。

「你說大家老百姓怎麼幫忙法呢？」老頭子急急地問。

「大家幫着打呀！」

「赤手空拳打嗎？」老頭子在黑暗中搖頭。

「也不一定非要拿槍幫着打。就好比說眼下大家給「黃毛賊」挖戰壕，戰壕挖來幹什麼用呢？還不是「黃毛賊」用來防自衛隊，打自衛隊？可是大家挖戰壕就沒有想一想，挖了戰壕不是幫同「黃毛賊」打自家人的嗎？」阿興堵不住自己的嘴巴，一說就是一大串。

「這是爲了它呀！」老頭子拍了一下瀟肚子。

不知道什麼時候，那漢子又倒回蓆子上去熟睡了，大聲地打着呼嚕，

「呃，你聽聽，我說他像豬還會錯嗎？真是枉爲一條漢子，沒出息的雜種！」老頭子在黑暗裏無可奈何地一連搖了幾下頭，「說我是他的阿舅我就臉孔羞赤，我的阿妹前生唸了「倒頭經」，今生養下他這個「沒頭神」！」

阿興只在黑暗裏笑了笑。

老頭子接着正正經經地說：

「爲了不使肚子餓成棺材板，我們才給「黃毛賊」挖戰壕的呀！你說是不是？」

「不過法子總好想的，當面吃他的，背後抽他的筋！……」阿興說，「還有……」

突然一陣機關槍聲和小鋼砲聲震動了屋子，阿興的話被打斷了。

「不要着驚，」老頭子連忙說，「「黃毛賊」又在癡神見鬼的亂放槍砲，前天夜裏爲了一隻野豬，他們也放槍放砲的呢！」

阿划和小女孩都突然蘇醒過來，小女孩哭了起來。

那個漢子只翻了一個身，又睡覺了。

「細妹，不要哭。」老頭子溫和地說。同時他告訴阿興說，說不定等一下「黃毛賊」要出村子來看，最好大家不作聲，免得他們敲門查問。

於是他們一齊睡下去了。

天剛剛亮，一小隊偽軍就到小巷裏來吹哨子了。這鬼叫似的尖銳的哨聲是集合「民工」們去做工的。人們像蜂子出窩似的從每個小門洞裏鑽出來了。從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十一二歲的孩子排成了一長串，于是被這一小队揹槍的偽軍押到野地上去了。

阿艾帶着阿划和李阿虎的小姨子也雜在人羣的中間，而阿興由那個缺嘴的老頭子替他向偽軍報了名，也扛把發下來的鏽蝕的鋤頭，跟着大家走往野地。

離村子約莫有里把地的野地上，已經開成了一條長長的戰壕。村子那兩面被一條曲水繞了半圈的，偽軍們可以據河守險，用不着築工事，而這兩面因為是平野，偽軍們就計劃着把戰壕兩頭挖到河邊，而戰壕和曲水相接的地方留下兩條通路，只要在兩邊路口架上兩挺重機槍，他們就萬分保險了。

這條戰壕是從荒墳，田畝和疎林中間穿過的。荒墳上的白骨被掀起來，丟在兩邊，野狗常常盤據在挖過的荒墳上，想吃一吃未腐化完的一點骨髓或一星筋肉，一股股臭味漫溢出來。

這一天，「民工」們挖的是疎林的一段，老頭子，漢子，女人，孩子一齊動手，他們用鋤頭掘，用鏟子挖，用「糞箕」提土。偽軍們捧着槍拿着鞭子站在旁邊監視，而幾個像斑長模樣的漢子却遠遠地坐在陰涼的樹根上吸煙說笑。

一個漢子因爲病了，動作很遲緩，就被一個偽軍用鞭子狠狠地打着光脊背：『丟你老姆，裝死！』

那漢子的脊背上立即浮起一條條烏紫的傷痕，靠着溝壁上呻吟起來。

『都是中國人呵，對自己人「橫橫擊」幹什麼的呵！』一個聲音從那邊的人羣裏飛起。

那個偽軍立即摘下槍來跑過去找那個說話的人，但是那些人都沉默着，他惡狠狠地叫：

『那個敢出來頂老子呀？老子一槍打死他！』

但是人們還是沉默。

那個偽軍在那邊發洩不出氣，就又跑了回來，舉起槍又打那漢子。

那漢子仆倒下去了，塗滿泥巴的嘴巴吐着白沫。

另外的一個偽軍走上來，拉住他的發狠的同伴：

『算了吧，死一個人不如活一個人。』

但是那坐在樹根上的幾個班長遠遠地跑過來了：

『什麼事？』

『報告班長，這傢伙想逃反！』那個發狠的偽軍立正說。

其中有一個班長霍地拔出刺刀來，跳下戰壕，對準那漢子的脊背上就是幾刺刀。

人們仍然憤怒地沉默着。

那個班長跳上溝沿來，朝着死了的漢子狠狠地吐了一口痰，把刺刀上的血在鞋底擦乾淨，然後命令兩個「民工」把漢子的屍體遠遠地抬開去。

於是他們壓抑着心頭的憤怒，在僞軍監視之下，默默地仍然彎着脊背挖掘壕溝。

忽然一個孩子看見有幾隻野狗圍攔那剛被殺死的漢子的屍體跟前。他拾起了一個石子，對準那幾隻野狗遠遠地擲了過去。

但是其中一隻格外兇殘的野狗咬了一口肉跑掉了。

「呵！」有幾個人同時驚叫起來。

「不好生生做工，你們又要吃刺刀嗎！」那個惡狠狠的僞軍把鞭子揮得呼呼響。

已經是晌午歇工的時候了，那一小隊僞軍走了，有幾個漢子跟去挑粥。

於是「民工」們零零散散地走到疎林的蔭涼下，老頭和漢子們把他們瘦得骨稜稜的身子疲乏地躺下乘涼；姑娘們在藉這歇工的空閒時間互相捉着汗濕了的頭髮裏的虱子；孩子們在狼狽地抓着他們的癩癩頭；媳婦們解開她們的破衫子，露出烏黑的臍乳在喂着她們剛從背上解下來的餓昏了的嬰兒；老太婆們在解開她們的鬆散下來的裹腳布……

「唉，田螺哥就這樣送掉了一條命！」那缺嘴的老頭子感嘆起來。忽然他看見幾隻野狗又圍攔前那屍體，他滿着氣吸了一聲，「瘋狗，爛肝腸的！」于是他很快地從樹下爬了起來，對大家說，「快把他埋了吧！」

「再也沒氣力動鋤頭啦，吃過粥埋吧。」誰在說。

「等一下「黃毛賊」來了，還肯叫你埋田螺哥嗎！」老頭子不滿地叫了起來。立即他找到了他的外甥，「走，同我去動幾下鋤頭！」

那漢子打了一個呵欠，懶懶地說：

「我氣都喘不過來啦！」

「看你的豬相，丟給野狗不吃的！」老頭子氣憤憤地扛起一把鋤頭，打算獨自去掩埋那死了的漢子。

「老阿伯，我同你去！」阿興在阿艾的身邊站了起來，扛起他的那把壞鋤頭走上來。當他們走了十幾步，後面就有兩個扛着鋤頭的漢子趕了上來。

他們走到屍體跟前一看，除了腿上被野狗咬一塊肉掉之外，不知道什麼時候，鼻子和左手掌又給野狗咬跑了！

「鬼東西，瘟牠個四脚朝天！」老頭子生氣地叫，但是他立即又悲傷起來，「年歲輕輕的，就死得這樣慘，那天火燒五雷劈的殺人賊呀！」

他們立即開始挖掘墳坑來了。

「挖深些呀，連幾塊板子也沒有，作孽呵！」一個老太婆在疎林裏朝着這邊叫。

他們使出最後的氣力把墳坑挖得深些。

他們把那死漢子掩埋起來了。

過午的時候，那幾個漢子才挑着粥桶來了，而且又另外來了一小隊僞軍。

「民工」們一早到現在才等得到一頓粥吃，大家拿起各人帶來的碗，亂哄哄地擁到粥桶跟前來了，祖母喊孫兒的聲音，母親喊孩子的聲音，漢子們互相吆喝的聲音，姑娘媳婦們尖銳的叫聲，孩子們被踩痛了腳的哭喊，老頭子們的嘆息和喃喃聲，奏成了一片。

一個僞軍用厚重的釘鞋踢翻了一個擠在他腿邊的孩子，一個僞軍用鞭子抽了幾下一個擁上來的漢子

，又一個僞軍狠狠地搥了一下一個媳婦的肚子。哭喊聲更加掀起。

「民工」在拳打脚踢之下，被迫得往後退了兩步。

一個僞軍班長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木勺子在分發粥了，「民工」們各人雙手在端着一個大碗，但是倒進的只有小半碗見底的稀粥。

沒有菜，也沒有鹽，只有留在碗底的來不及拭掉的泥沙，但是他們是多麼小心翼翼地用小半碗稀粥從擁擠的人羣中端出來的呵！

突然一個孩子的碗被一個漢子的手肘碰落了，碗打碎了，稀粥灑滿了一地。另一個站在緊旁邊的漢子，立即彎腰下去把地上的粥粒刮起來吃了。那個孩子哭喊着追出人圍，緊跟在那漢子的後邊要賠他的粥，那漢子連忙把他碗裏的稀粥幾大口就吃下去了。一個老太婆可憐那孩子，就把吃剩的幾口粥讓那孩子吃了。

一吃過稀粥，大家剛剛把碗放下，僞軍們就大聲地吆喝着他們上工了。

于是大家又彎腿勞動起來。一個班長到處挑剔着溝身不够深，不够寬，機關槍座位不够低，不够圓，要大家改正過來。

大家沉默地挖掘着，鉤着，提着土，只有揣在媳婦們的背上的嬰兒偶而軟弱地啼哭幾聲，

阿興滿身流着臭汗在一下一下地揮動着鋤頭，他感到腰骨像斷了般的酸痛，他的眼前是泥塗的腳，泥土，石子和樹根。好像有一個影子在他頭頂的溝沿上繞過來，又繞過去，一次又一次，但是他沒有去理會。終於那影子在他的頭頂的溝沿上停下來了，他留心地平視了溝沿一眼，兩隻穿着厚重的牛皮靴的腳，好像就站到他的肩膀上似的使他難過。他想一定是一個僞軍在站着監視他，他只好加快地揮動着鋤

頭，沒敢抬頭。

可是一個很低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朵裏來：

「呵，你是阿興嗎？」

阿興猛地把頭一抬：

「哎喲，你是大肉瘤！」

是的，這個揸槍的偽軍，頸子上多生了一個大肉球，正是阿興在家鄉時候老地主家裏認識的大肉瘤長工。

「阿艾呢？她……」

大肉瘤的話還沒有說完，他的一個班長就往這邊走過來了，他裝做沒事的樣子慢慢地走開去了。

一直到暮靄籠罩着四野的時候，他們才歇晚工。

他們又排成了一長串，被一小隊偽軍押着回去。四野上的暮靄越來越濃，他們帶着酸痛的身子想極力把步子邁大，爲的是要趕回去吃第二頓稀粥。

當天晚上，阿興住着的屋子突然有人來敲門。

正在和阿興低聲地商量什麼的缺嘴老頭子，立即警告阿興不要開門：

「又是那幫「黃毛賊」偷偷出來找女人了！」

但是那敲門聲又響了起來，一下一下地，輕輕地。

阿興有什麼預感似的，沒有聽從老頭子的話，終於摸索着開門去了。他把門開了一個縫，低聲地問：

「誰呀？」

「我呢。」

這聲音似生疎又似熟悉。阿興緊接着又問：

「是大肉瘤嗎？」

「是呀！」

阿興把門開大了些，讓門外的人進來，然後把門反手拴上。

「不點燈嗎？」大肉瘤在黑暗裏問。

「那裏來的燈呵！」阿興摸索到了大肉瘤的胳膊，「隨我來吧。」

但是一道白光照亮了屋子，大肉瘤把手電筒弄亮了。

阿興立即看出大肉瘤只穿着一身汗衫褲，手裏提着一壺酒和一大塊鹽煮的馬肉，他連槍也沒有帶。

老頭子假裝睡着，但是眼睛却眯成兩條線，偷偷地打量着這個深夜裏來找阿興的僞軍，他感到惶惑而又驚奇。

大肉瘤在牆上找到了一根掛滿了蛛絲的繩子，動手把手電筒倒掛起來。

「喂，喂，」阿興搖撼着熟睡着的阿艾，「大肉瘤來啦！」

阿艾突然從夢中驚醒，很快地爬了起來。

但是大肉瘤已經走到角落裏來了：

「阿艾，你好呀！」他看見睡在她旁邊的兩個孩子，「你早就當阿嫂啦，孩子都這麼大了呢！」
阿艾驚喜地望着大肉瘤：

『你長胖了，要不是你的肉瘤，我真不敢認呢！』

『鬼打滾，多吃了幾碗黑良心飯！』大肉瘤愧悔地笑了笑，他回過頭來對阿興，『老朋友十幾年不見面啦，我提了酒肉來叙叙別情呢。』

『你怎麼知道我們住在這家屋子的？』阿興興奮得吸起烟來。

『忘記我隨着你們從野地上一同回來的嗎？我看着你走進這家小門，你這門口不是有一個石脊臼嗎？』大肉瘤頓了頓又說，『半夜三更出村子來真不容易呢！村門把守得嚴，只好在一個僻靜的村牆上，用根繩子拴在樹杈上吊出來的呵！』

阿艾感動地嘆息起來。

『拿把刀來切肉吧。』大肉瘤對阿興說，他突然想起了什麼，立即改了口，『你那把豬刀呢？』阿興突然紅了紅臉，他想起爲了大肉瘤在老地主面前造他和阿艾的謠，他曾經在一片樹林裏用豬刀嚇殺大肉瘤的那回事：

『你還記恨呀？豬刀不是早丟了麼！』

『哈哈，我記恨嗎？我記恨當年就不會割斷繩子把你放跑了！』頸子上的大肉瘤笑得顫動起來。『老伯伯，你那把小刀呢？』阿興走上去問老頭子，他知道老頭子在裝睡，就添說了一句，『來的就是我的老朋友。』

老頭子從口袋裏把小刀拿出來交給阿興，阿興又交給大肉瘤。

小刀鏽得滿是赤斑，大肉瘤搖搖頭說：

『我們用手撕來吃吧。』

他在阿艾的地舖上找到一個碗，擲起酒來：

『來吧，阿興！阿艾，你也喝幾口。還有那個老伯伯一齊來！』

阿興把老頭子拉了過來。

於是他們四個人輪流地端起碗來喝酒。

大肉瘤先撕下兩塊馬肉放在一邊：

『留給侄子吃的。』

然後他們吃起馬肉來。

大肉瘤端起酒碗來喝一口，感嘆地說：

『阿興，你老多了！』

『嚶，老多了！鐵打羅漢也有消蝕的一天呵！』阿興大口地咀嚼着一塊馬肉。

『你的腳傷得利害麼？』大肉瘤注視着阿興的腿。

『我變成鐵拐李啦，只少了一個葫蘆。』阿興嘴裏說得爽朗，心裏却難過起來，他一氣喝了幾口

酒。

阿艾咽下一塊馬肉，興奮地說：

『你知道那個同阿興鬥得翻江倒海的男子漢嗎？他……』

但是她的話立即被阿興打斷了：

『大肉瘤，你日子過得亮晃晃的呢！』

『呢？』大肉瘤愕然地望着阿興的臉孔。

『你怎麼幹起「東洋紅毛」的兵來了呵！』阿興非難地正視着大肉瘤的眼睛。

『你不要這麼望我好不好？』大肉瘤有點氣憤，『你以為我們隊上就統統是戴龜壳的嗎？』

『呵？』

『各人有各人的苦處，我給他們騙來當兵，你給他們追來做工，不都是一樣！』大肉瘤的眼睛濕潤起來。

阿興和老頭子很有深意地互相對望了一下。

『蟬脫壳蛇會褪皮，人就不會變的嗎？』大肉瘤痛苦地嘆了口氣。

『是的，會變的！……』老頭子喃喃地說。

『會變的不祇你我，還有許多人！大肉瘤，你說對不對？』阿興拍了一下大肉瘤的肩膀。

大肉瘤點點頭：

『這就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酒喝完肉也吃完了，夜更加深了。

大肉瘤起身走了，阿興把他送出門，低聲地說：

『有閑工夫你就來吧，我還有很多話要對你說。……唉，你怎麼叫開村門呀？』

『那根繩子還掛在村牆外。』

阿興眼看着他朋友輕輕地走掉了，那影子很快就消逝在黑暗中。

他回到屋子裏來，摸起一把鋤頭，輕輕地對老頭子說：

『是時候啦！』

手電筒給大肉瘤帶走了，屋子裏仍舊一片黑暗。老頭子聽了聽他外甥的鼾聲，摸起了一把鋤頭，跟着阿興出門來。

阿艾在門邊顫抖着聲音好像在呻吟：

『千萬小心呵，不要給捉住了！』

第二天一早，僞軍們突然戒嚴了。村牆上加添了很多機關槍，佈上了密密的哨崗。不許這小巷裏的人出巷口一步。只要遠處的路上有一兩個行人，他們就放槍射擊。就是連在曲水上大膽地行駛着的一隻小船，他們也用機關槍把它掃沉了。

空氣是恐怖得怕人，除了驟發的槍聲之外，大地是一片沉寂。

這恐怖空氣的造成，就是因為戰壕接近曲水的一端，被人掘開了一個大口，把水引到戰壕裏，把戰壕完全淹沒，戰壕很多地方被沖毀了。僞軍殘心這是自衛隊派人在夜裏幹的事，他們嚇得連村門也不敢開，生怕自衛隊就要打來。

小巷子裏的人們飢餓得勒緊腰帶，他們眼看着今天是吃不到東西的了。有一個餓不過的孩子，爬出巷口，企圖着到野地上去採些紅莓泡子吃，就一槍被打死在野地上了。

小巷子裏的窮人們聚集在家家戶戶的門口軟弱而又興奮地議論着今天所發生的事。

『這樣子餓下去。只要三天我們這巷子就成了死人坑呵！』一個老頭子咳出一口帶血的痰，喘息着說。

『這是那個掘開了水口的呀？他就沒有想到我們要飢死的嗎！』一個老太婆嘆息着說。
『掘吧，掘吧，把那些地煞星都淹死了才好呢！』一個漢子大聲地叫。

「自家的軍隊什麼時候才打來呵，我們要天開見日頭！」一個年輕的媳婦望着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而那個爬到野地上被槍殺的孩子的老祖母，坐在稀薄的石板上啼哭着她那個獨孫。一個女人在勸她：

「這年辰，誰也保不了誰的命，死的已經死了，哭也哭不活啐！」

巷子裏佈滿了人，嘈嘈囂囂的。

阿興和缺嘴老頭子坐在破門坎上默默地對吸着煙，好像在傾聽着什麼，又不像在傾聽着什麼。

突然村牆上的機關槍噠噠噠地响了起來，機關槍彈帶着尖銳的嘯聲從小巷子的上空飛過，人們的騾音立即停止。但是機關槍掃射了一陣後。大地又沉寂下來。

一直到隔天中午的時候，偽軍才解嚴，押着「民工」們到野地上去屏戰壕裏的積水。但是戰壕很多塌了下來，又需要好幾天的挖掘修補。

這一天，阿興沒有烟吃，連連地打着呵欠。大肉瘤怕他辱水慢了挨打，就偷偷地丟給他一包香烟：

「掐斷了當烟頭吸，要不他們要盤問你煙從那裏來的！」

但是大肉瘤的舉動突然給他的一個班長瞥見了。那班長走了過來用鞭梢指着大肉瘤：

「你丟給他什麼？」

大肉瘤立正說：

「一包霉了的烟。」

「是的，一包霉烟，剛剛他給一根我都不吸。」站在旁邊的一個年輕偽軍幫着撒謊。

那個班長懶懶地走開去了。

那天晚上，大肉瘤又偷着來看阿興，他帶來了一大紙盒的煙蒂子和一瓦罐酒。他知道阿興喜歡喝酒，而且要用烟來提神。

『昨天我和另外的十幾個弟兄，正巴望自衛隊打過來，可是空等一場！』大肉瘤坐下來低聲說。

『怎麼，你想立功高升嗎？』阿興好像在用鼻孔說話。

『立烏功！我說的是要是他們真的打來了，我們就跑過去！』大肉瘤說了拍了一下大腿。

『呵，你當真想改邪歸正嗎？』阿興驚喜地說。

『這鬼打滾的日子過下去真不是法子，我也是中國的老百姓呀，這樣下去我不知道死了埋到什麼地方去呢！』

阿興長久地沉思下來。

『你以為我說假話嗎？要是我說假話大砲把我打成灰！』大肉瘤賭起咒來。

『你能帶些人過去也好。』阿興辯辯地說。

『可是沒有路子呀！』大肉瘤嘆息起來，『唉，入十八層地獄容易，上一層天難呵！』

『你要是真想過去，我可以給你生法。』阿興沉吟地說。

『呵，我的阿興！』

『只是你要先賭個「絕咒」！』

『我賭——』大肉瘤把手高高地舉了起來，『皇天在上，我要是有三心二意，就死在亂槍下！』大肉瘤臨走的時候，阿興交給他一根煙筒。

「朝東北方走十幾里就是鳳山，衝上山去，自衛隊的總隊長，他認得我這根烟筒，你們放心，他一定收留你們的！」

「那麼你是自衛隊的人了？」大肉瘤高興地捉住阿興的胳膊。

「不瞞你說，我是山上派下來的！」

「呵，那麼你同我們一伙回去不好嗎？」

「我還有事，過幾天回去看你吧！」阿興嚴肅地說，「行事萬萬小心，要不你我都死命一條！」

「放心吧，我們早就「鋪排」好了！」

大肉瘤走後不到一個鐘頭，就突然聽見一陣槍响，緊接着一隊馬從村子裏衝到野地上，奔騰着遠去了。

後邊有人呼喊，放槍，而且有另外的一隊馬衝向野地，但是遠處傳來一陣槍聲之後不久，那追擊的馬隊零零落落敗退回來了。

天還沒亮，小巷就突然被包圍起來了。偽軍們沿門挨戶的從巷頭檢查到巷尾。阿興的屋門被粗暴地踢開，一小隊偽軍擁了進來，幾支手電筒一齊照着屋子。

「報告隊長，就是他，就是他！」一個偽兵指着被手電筒的強光迫射着的阿興叫起來。

阿興突然認出叫他的就是白天看見大肉瘤丟烟筒給他的那個偽軍班長。

偽軍班長狠狠地給了阿興一耳光。

「給我搜！」

偽軍們立即在屋子裏搜查起來。

阿艾和兩個孩子突然號哭起來，缺嘴老頭子發呆地坐在蓆子上，而他的那個外甥蹲在牆角裏發抖。

『你是他的一黨？』一個僞兵用槍指著蹲在牆角發抖的壯漢。

『我……我……』壯漢抖得牙齒亂响。

僞軍們什麼也搜查不出來。有一個僞軍發火地重重打了阿興幾槍托，又一個僞軍陰狠地用手槍嘴子截了兩下阿興的右腰。

『嗚嗚！嗚嗚！……』阿興慘叫起來。

立即，阿興和壯漢就一齊被縛走了。

天亮了，太陽高高的升起。突然一陣陰慘慘的喇叭聲傳來，膽子大些的人們都擁到巷口去觀看，只見一隊刺刀上槍的僞軍押着阿興和老頭子的外甥走出村門，號兵在最前邊反覆地吹着令人毛骨森冷的喇叭——叮……叮……，响……响……。

押令官騎着馬跟在末後，阿興和壯漢的背上都插着一支圓珠的紙令牌，背縛着被幾個僞軍前拉後推的，他們渾身都是傷痕，渾身都是血。阿興用昏茫的眼睛往這人叢中搜索着他的女人和孩子，但是阿艾已經昏倒在人叢中，阿划正伏在他母親的身上帝哭。

喇叭陰慘慘地吹着，除了阿划的哭聲之外，人叢中死般的沉寂，偶而可以聽見幾聲嘆息和幾聲哭泣。……